水戸黃門

吉川英治

水戶黃門

吉川英治

WOOLIN

WOOLIN

293

水戶黃門

一部千錘百鍊的日本歷史小說

吉川英治著

武陵

SUNNY BOOKS

「水戶黃門」是日本歷史小說中一個很熱門的題材，寫過它的作者很多；此書是日本最著名的作家一吉川英治，以其深厚的文學修養，爲讀者所寫的一部千錘百鍊的劃時代巨著。

這篇小說的故事背景發生在綽號「狗將軍」的第五代將軍綱吉統治日本的時候，當時，隨侍在綱吉身邊壟斷政治的權臣是柳澤美濃守吉保，而他的兒子吉星，以及水戶藩的家老，也就是演戲出身的陰謀家藤井紋太夫一群人，卻在此時暗中進行推翻水戶黃門的事。

連水戶城下著名之毛筆廠商的兩位美麗的女兒——千鶴和阿藤也被捲入這場糾紛的漩渦之中，而千鶴事實上是水戶老翁的親生女。故事開始於水戶黃門及隨行的兩位年輕武士從水戶西山莊出發，前程未卜，危機四伏，在他們的前程將發生一連串的有趣而驚險的故事。

• 水戶黃門

定價120元

SUNNY BOOKS

武陵出版社

水戶黃門

一部千錘百鍊的日本歷史小說

吉川英治著

武陵出版社印行

目錄

蝶戀花　三
黃鶯出谷　一四
木頭人　二五
竊竊私語　三八
聚會　四九
花與花　六九
莊內風雲　九三
蒼生　一〇五
神哭鬼嚎　一三九
大慈大悲　一五〇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一五九
街頭巷尾　一七〇
寵臣　一八九
影子　二〇〇
銀河　二一七
空谷子　二三二
春雷　二三八
殺一敎衆　二八四

蝶戀花

一

春的脚步已悄悄降臨大地,但,這二月天裏，迎面拂來的陣陣春風，仍讓人不住地打着哆嗦：眼前，這一片寬廣無垠的大地，毫無怨言地接受寒風的洗禮。

春的陽光也高高升起，然而，在春陽未能照拂的角落、霜柱仍似刺猬的尖針般銳利難當！遠山頂上的積雪，仍像是嚴冬時候，閃着利刃般森寒、耀眼的光芒。

「踏麥！踏麥……踏芽！踏芽！」

田野中傳出聲聲蒼勁有力的「踏麥」「踏芽」聲，或許是那位正在農田裏工作的老人，爲消除初春的春寒料峭，而發出的喊叫，那聲音聽來一聲高似一聲：

田野的這一頭，也有兩個男人正用鋤頭鬆土。

「這聲音聽來是老人家在喊叫嘛！」

其中一人聽了一會兒後，停下手邊的鋤頭，對同伴這麽說。

「哈！哈！可能是這陣陣『春風』讓他消受不了，於是乎，只好一邊工作，一邊吟誦他喜愛的字句！」

「不對！不對！」

先前開口說話的那名男人，用手托着耳背，仔細地聽了好半晌，才說：

「嗨！他像是說『踏麥』『踏芽』呢！」

沒多久，或許老人家也注意到他們了，只見他停下手邊的工作，望向這一頭。老人家長垂胸前的銀白色鬍鬚，在微風中映着陽光閃閃發亮。

隔不了多久，他們聽到老人的喊叫：

「喂！」

那兩個人，忙將鋤頭擱下，較年輕的一個對

另一人說：「哎！老人家在叫我們呢！」

說着，他們就拔腿跑進前去！

「老人家，您找我們有事嗎？」

瞧他跪坐田壠上的姿勢，和斧頭擱置一旁的樣子，怎麽也無法料想他只是一個平凡百姓！眼前，這主僕三人，雖都是一身莊稼漢的打扮，但是，那老者實在不像種田的，在凜凜寒風中，他那紅潤臉龐上，自然流露出一股威嚴，頗具「大人物」的氣概呢！尤其是高挺的鼻梁、頦下的白鬚、雪白的兩道長眉，更替他添上幾分高貴的氣質。

「林助！悅之進！」

「是！」

「後天可是我們這兒每月一次的聚會？」

「是呀！」

「這個月該輪我主辦吧！屆時，你們可要賞光喲！」

「我們一定準時到達！」

「……杯、盤等器皿可能不夠吧！」

「那天，安排了什麽特別節目？」

「劍持與平正爲這件事傷腦筋呢！」

「其實，也別爲準備節目而費神，我覺得，我們聚會的目的，只是把杯歡談，共度一個愉快的夜晚！對啦！那天晚上，我替大伙兒準備了最好的濃湯。我用的材料有山豬肉，和我自己所種的蘿蔔、牛蒡……。飯後的甜點，我想用街頭買得到的浙江餡餅，舜水先生最欣賞這種甜點，他曾對我說過，浙江餡餅做得和他媽媽的手藝相差無幾，當時，他一直想回中國去。時間過得眞快，舜水先生業已逝世十年啦！我們邊吃餡餅邊回憶先生的風範。」

「好哇！我們這就去『葛屋』買！」

「不！不！我自個兒去！好久沒上街呢！我還有點私事待辦！當然，如果你們眞想上街，就一道來吧！」

說完，老人家掉頭就走，他們也隨後跟着。

這片田地在西山莊之前，距村莊約有百餘步。他們住的房子是茅草屋。牆壁是用一塊塊泥土和着稻草，壓成的大方磚所築成，屋簷是用竹子編成的，倒是屋樑都是上好的原杉木，規模較一般地主的屋宇要遜色！

「嘿！沒有人在家嗎？」

林助這麽說時，也未等老人家的回答，逕自拿起大門入口處放置的大水缸內的水杓，舀出清水洗淨手脚上的泥土。

這位西山莊的主人，就是已經退隱的水戶權中納言光圀。

二

「裏面沒人嗎？」

聽到老人家頗具威嚴的喊叫，兩隻漂亮的梅花鹿，由陰暗的角落站了起來，緩緩走近老人的身旁。

老人瞧見了，忙着騰出手來，拍拍牠們的頭說：

「不是你們，我才不是叫你們！」

莊內養有十隻梅花鹿，隻隻馴良，老人家排開迎向自己的小鹿後，走到那間用來堆放雜物的小屋去，將鋤放妥，脫下工作服。然後，他才到隔壁的小房間休息。

這兒佈置得十分雅緻，迎面就是一扇圓型窗戶，窗戶旁是一張光潔的小石桌，桌面還擺着一小盆盆栽，平日，老人家喜歡待在這兒看書、寫字、作畫或獨自沉思，這兒，就等於是他的書房了！

管家劍持與平神色匆忙地跪在房門外，說：

「您何時由田間回來的？我怎麽一點也沒聽見聲響……將軍的屬下牧野物左衞門剛來這兒，我和他閒聊了一會，所以，沒注意到您……」

「喔！原來是牧野物左衞門來了！」

「他有事想請您幫忙！」

「一定是以前那一回事，他提過好幾回了！」

」

「我也這麽想——聽說，您以前答應過他！」

「我？我答應過……」

「牧野物左衞門告訴我，您曾說過『現在，我不能見你，等我退隱之後，再給你機會！』……」

「嗯！我記起來了！當年，離府之際，我在途中的客棧，似乎曾這麽說過。但是，已經十年啦！他的記性眞好！」

「卽使物左衞門忘了這件事。但是，那位一直等待的人，至死也忘不了呢！或許，物左衞門因而耿耿於懷！」

「哈！哈！哈！對他來說，這的確是種負荷！好吧！你轉告物左衞門，這囘我一定幫忙到底！」

「他一定要親自見你，還在外頭等候呢！」

「我正要上街。你告訴他，要他隨我們一起去，我們邊走邊談好了！」

「哇！您要上街呀！」

這段期間，江橋林助和渡邊悅之進也換好便服，等在院子裏。

「替我把草履拿來！」

老人吩咐他們後，站了起來。

由西山莊到水戶城，起碼有五里路，就算老人的步履健捷，也得走上大半天。因此，江橋林助和渡邊悅之進替老人拿出草履後，又忙着備馬。

「馬兒！這趟又要辛苦你了！」

老人輕撫馬鬃這麽說後，才跨上馬背。

「出發囉！」

劍持與平對着裏間喊了一聲，立時，那些映着梅樹、花影的紙門、木門都被拉開了。西山莊內的傭人，全都拖着草履，在莊門前列隊送行，有男有女還有負責應門的童子，不下十餘人。

老人騎馬離去的當兒，還不時揮着手對他們說：我走了！我上街去……

老人喜愛臘梅，選擇西山莊爲退隱之所，是因在西山莊至白阪沿途，遍植有梅樹。入冬以後，梅花綻放得熱鬧非凡，放眼盡是簇簇的花海。

老人的身影逐漸隱在一片花海中，愈來愈小了。

「糟糕！已經走了那麽遠啦！」

從後面急急追趕而來的是，將軍的家臣牧野左衞門，今天一早他就等着要面見老人了。

三

江橋林助是位年約二十許的青年，渡邊悅之進則有二十七、八歲了。他們兩人自幼就投在老人門下爲徒，隨着年齡增長，學得一身武藝後，就成爲老人的貼身侍衞。平日，老人吟詩作畫、述書撰文時，他們靜坐一旁聆聽學習；老人下田活動筋骨或外出旅遊時，他們也都隨侍左右。「林助，你怎麽啦？是否着涼了？」

老人關切地詢問片刻之前才打了噴嚏的江橋林助。

林助聽了，連忙從懷中掏出手巾，擦擦鼻子說：

「是呀！好像是着涼了……鼻腔好癢呢！害得我直想打噴嚏……讓您老人家瞧見這種狼狽德性，眞不好意思！」

「年紀輕輕的，開春還是第一次下田工作呢！你就感冒，也未免太不中用啦！身體不該那麽壞嘛！」

「老人家，我不是下田耕作時感冒的！」

「哎！你還要強辯嗎？我倒眞想聽聽你是如何着涼的！」

「事情是這樣，入冬以來，我和悅之進約法三章想比比耐性，我們每天拂曉時分就起床，我操槍千遍，悅之進則抽刀三百囘！」

「噢！我明白了！每天清晨由後院傳來，像

是牛隻哞叫的奇怪聲音，原來就是你們在……」

「打擾老人家的熟睡，眞該死！明晨開始，我們揀個離您睡房遠些的地方練武！」

「胡扯！那時候，我已沐浴淨身，正在看書呢！」

「唉！提到『沐浴淨身』……老人家，我就在那間浴室裏受了涼。您知道，舞過千囘槍後，總是汗水淋漓，渾身搭黏得難受，是不？因此，練習過後，我們總要沖沖涼，換上乾淨的衣裳——但是，今晨，我們依樣沖涼時，却發現一件重要的東西丟啦……」

「噢！我猜猜，是雙刀嗎？」

「不！是包雙刀的東西哪！」

「包雙刀的東西？……」

「是呀！」林助懊惱地囘答？

「奇怪？那有這種玩意？又有什麼影響？」

「我……不好聽，我不說了！」

「哼！用和語自然不好表達，你爲何不用漢音呢？如何？我老人家替你說出來吧！」

（和語是指純粹的日本白話，漢音是日語的古文體）

「您已猜出來啦？」

「犢鼻褌！」老人故意字字吐出。

「是，是的！」林助搔着頭說。

「——所以，我慌了手脚啦！是誰搗蛋把它拿走了呢？我張望了好一會兒，才發現是您所飼養的鹿，正起勁地扯着它玩呢！多可惡啊！」

「嗯！那些鹿的確頑皮了些！」

「爲了搶囘犢鼻褌，我衣裳也來不及穿好，就衝了出去！或許，速度太快嚇着小鹿了。唉！牠們可眞能跑，我怎麽也趕不上牠們！結果，我沒逮着，反而受涼，整得我渾身不對勁哩！」

「有趣！有趣！這是近日來我聽到最妙的消息！悅之進！你忘了把米糠餅給小鹿吃吧？別忘囉！」

「知道了！但是，方才林助說的還不太詳細

。依我當時所見，他光着身體追趕小鹿的模樣，既可笑又可憐哪！我簡直找不出形容詞來描繪，老人家，您眞該躬逢盛會！」

「哈！哈！那種情形，我可以想見！」

馬背上的老人，高興得大拍膝蓋！

觀他們行路時彼此所保持的距離，確實是主僕的關係，但是，他們的談話却像上述那般，毫無拘束！老人本身也喜歡這種親密一體，如迎面春風般的溫馨氣氛。

「算了！算了！您老人家別盡是取笑我了。您不也常像瘋子那般自言自語？且讓我數給您聽聽！」

林助頗不服氣，他以開玩笑的口吻說著。

四

「什麽？你說什麽？我聽就是！」

「譬如，離開西山莊之前，您輕撫馬鬃說；馬兒，這趟路可要辛苦你啦，然後，才跨上馬背……」

「這又錯啦？」老人不解地問。

「若是騎在人背上，或許該這麽說。但是，您是騎在專供人乘坐的馬背上呢！何需如此客套？」

「林助，你的看法眞是這樣嗎？」

「不對？我的想法錯了嗎？」

「嗯！我以爲，你的觀念錯啦！」

馬兒依舊載着老人，緩緩踱下略微傾斜的坡道，對於這主僕三人的對話，不過是馬耳東風罷了！

一行三人來到鄉村，一些來往道上的百姓，和正在田間工作的莊稼漢，遠遠望見老人，都慌忙地跪伏道路兩旁。老人端坐馬背上，頻頻點頭，並說：

「好！好！今天的天氣晴朗，日麗風和呢！」

他的態度和藹、親切，就像一般莊稼人家彼

此的問安。馬兒載着他快步通過跪伏道旁的人羣。

「老人家，您還沒告訴我，怎麽錯的！」

林助不顧罷休，離開人羣一段距離後，又緊盯着問，老人的臉色瞬間變得嚴肅，臉上毫無笑容——

「你不懂？那麽，平常我爲什麽要到田間工作？按說，我這位退休的老人，於公不過是個無用的閒人，如此這般的老漢，想到五里外的街市去，都得麻煩馬兒，你不覺得過分？雖然，馬兒每天都得吃草料，但是，如果，你讓牠耕田種地，牠的能力遠勝過一個人的能耐；如果，你讓牠載運貨物，牠的力量也不比彪形大漢遜色！——在如此足堪珍惜的動物背上，一位退隱山莊閒居的老人，竟替牠配上馬鞍，悠哉地乘坐其上，而不知體諒牠的辛苦，合理嗎？倘若，馬兒有知，也能言語，牠一定會要我們看看，不畏寒暑，終日在田裏辛勤工作的農人。林助，牠還可能將騎在牠背上的無用老頭摔下馬背呢！」

「老人家，我太無知、膚淺，竟……」

「我不敢嘗試摔落馬背的滋味，自然先得和馬兒招呼一聲，讓牠明白我的感謝。這樣，牠才會心甘情願地供我乘坐。若說，我的行爲過於惹眼，那是我的錯！」

「老人家，還有一點我也不明白！今晨，我們在田間翻土時，好像聽您大聲地喊著：『踏芽！踏芽！踏麥！踏麥！』這又是什麽意思？」

「林助！林助！這一囘你還是錯啦！我瞧見地面上剛剛突破積雪，萌發嫩芽的麥苗，實在不忍心踐踏，但是，繼而我又考慮到：如果，我用力踩它，麥苗的根部會貯存力量，等它再度突破障礙，必定茁壯得更堅強，將來的結實更豐美。因此，我改變主張，不由自主地喊道：『芽要踏！芽要踏！』『根要發！根要發！』」

「啊！您是說『芽要踏』、『根要發！』……」

「這些冒出地面的麥芽，正代表普天之下的百姓，無論我仕官或退隱期間，百姓都遭到各地領主的壓榨！我憐憫他們的遭遇，心中爲此忿忿不平，不由自主地更賣勁踐踏它們，期望它們能迅速茁壯。」

老人語重心長地說着，他的眼神充滿對這片大地和百姓的關愛，林助和悅之進也改變方才嘻笑的不恭態度。

「部分農夫、工人、商人，甚至你們這批武士，都以爲這片寬廣無垠的大地，只是一個遊樂場所，而過着驕奢無度的生活。現在——已經是元祿五年囉！江戶和京都地方都沉溺在奢華的習尚中。水戶不同，我們一直很嚴謹地踏着芽……長久以來，就是如此！」

接着，老人欣慰地說：

「當初，我一直抱着這個理想，努力在根部積存實力，以期長治久安，你不覺得這些勤奮、簡樸的人民十分可愛嗎？」

五

主僕三人若有所思地繼續前進。

這時，由後方追趕前來的牧野物左衛門也趕上了。

「請讓我跟隨您上街去吧！」

物左衛門以聲音通知馬背上的老人後，恭敬地跟在馬後行走。

老人聽了這話，囘頭對他說：

「物左衛門！快到前面來，並列前行也方便談話嘛！——哎！他們把我的囘話轉告給你了？」

「多謝您的垂問！劍持與平把您的交代告訴我了。如果把您老人家的意思轉告她，不知她會多麽高興呢！」

「她……多大歲數啦？」老人遲疑地問。

「我算算……五十六、七歲囉！」

物左衛門扳着指頭仔細計算後，才這麽說。

「喲！這種年紀也該當祖母了！兒孫多嗎？」

「子息倒不旺，她有位年方二十的標緻姑娘和一位尚未成年的毛頭小兒！」

「記得那年，我是二十四、五歲吧……她才到水戶藩來，唉！這都是四十餘年前的舊事……昔日的美人……她改變很多嗎？……」

「——老人家已經答應了！屆時，您不就知道了嗎？物左衞門也不好多做言語，您打算何時見雪乃？」

「——嗯！」老人停頓了半晌不說話。然而，在他內心却有股衝動——「愈快愈好！」

眼見馬背上的老人半天不吭聲，物左衞門不禁催促道：

「應該早點決定呀！雪乃盼望這一天的到來，已經耗盡青春年華了！您不該讓她失望！」

「後天……後天是否太匆促？」

「後天？不成問題！我們這就說定了！」

物左衞門毫不掩飾內心的喜悅，笑盈盈地說。

「後天傍晚帶她來吧！那天，剛好是我們每月的例行聚會，我還約了好多人呢！」

「哎喲！那可熱鬧極了！雖說這是個絕好機會，您的年紀也不小。但是，女人總歸是女人。何況……何況……她想見您的理由也較特殊，所以……」

物左衞門似乎顧忌雪乃可能不好意思參加這種聚會。

「雪乃是躭心外頭的風言風語？還是只爲了害羞？我是個六十五歲的糟老頭，雪乃也是快六十歲的人了，那個無聊得非管兩個老人的事不可？叫她別害羞了！」

「是！既是如此，我將您的意思轉告雪乃！」

這時候，結伴並肩走在最前面的江橋林助和渡邊悅之進，他們不禁相視莞爾一笑。

由方才那段無意中聽到的談話內容，林助和悅之進不約而同地聯想到某一件事。其實，那已經是段褪了色的故事。但是，西山莊的家臣們在閒暇時，總會談些主人過去的趣聞逸事，自然，他與雪乃的這段戀情，也成爲他們的談話內容。

老人在年輕時代，曾有數段戀情，雪乃在服侍他時，曾和他發生感情，從那時開始光圀的觀念就起了明顯的變化。

年輕的光圀在這之前，自以爲風流倜儻而恣情地享受青春，完全像個紈袴子弟。結識雪乃後，他對愛情的觀念驟改。他認爲，愛情就像盛開在路旁的野花，而任意攀折野花，對一個男人來說，是費時無益的行爲，光圀之所以會有此種轉變，其一是因內向而純情的雪乃感動了他，再則光圀的父親賴房，曾嚴厲地約束他的狂妄行爲。當時，光圀的侍讀小野角右衞門，曾進諫道：

「您若不改變態度，專心向學。我小野角右衞門只好以切腹來向主君表示歉意！」

凡此種種皆影響光圀的行動和思想。不久，他和雪乃的戀情也因多方阻撓而結束了。

日後，雪乃在光圀的姊姊絲姬的安排下，嫁給水戶藩的家臣白石助左衞門，過著平靜的日子。

黃鶯出谷

一

天空仍是灰濛濛的一片，但是，水戶城內的南、北兩大市場，早已開始例行的買賣交易。放眼所及盡是擁擠的人羣，盈耳所聞亦皆市集小販的吆喝和討價還價的聲音。

嘶嘶鳥鳴、商賈響亮的吆喝、陣陣炊煙和波波人潮，在在顯示這個社會的繁盛和人們的購買力。

「哇！他們起得眞早，好辛苦呢！」

說著，老人穿過人叢，走進水戶城去，看見街市繁榮的景象，和人們忙碌工作的情形，他欣慰得頻頻頷首。

昨晚，他們一行四人在城外的昌久寺，宿了一夜。今晨，他和牧野左衞門分手後，帶着林助和悅之進一同進城。當他們要通過城門口時，隨行的昌久寺僧侶，對負責看守城門的衞兵說：

「這位老先生是昌久寺的客人！」

因此，看守關卡的衞兵未察覺他就是退隱的幕府副將軍。老人曾一再警告他的侍從說：

「我已退隱閒居，進城不過想到處逛逛，如果，讓人發現我們的身分，必會引起許多不必要的騷動，我可不願擺官架子！通過城門時，想點法子騙騙他們，千萬不能讓他們認出我是光圀，」

老人退隱西山莊後，這是第二次進城來。先前的一次，他是爲了指導當今水戶藩藩主綱條的施政，而公開至此，綱條是老人的嫡子。當時，他無論內政或外交，均予以詳盡剴切的分析，期望水戶藩的百姓能得英主治世。

當綱條成爲水戶藩藩主後，光圀對他說：

「我已經是世外無用之人，未來國之盛衰與亡，就全看你的施政是否得當了！」

當時，國內的情勢並不安寧，於內政，於外交均有暗流橫梗其中，雖然如此，光圀還是決定提前讓綱條繼承藩主之位。他以爲「亂世出英雄」，這正是讓綱條樹立威信的時機，何況，自己也能避開戀棧不去的惡名。

「悅之進！」老人回頭看了自己的隨從。

他已把座騎留在昌久寺，拄着由西山莊內的梅樹上砍下的梅枝做成的梅龍杖進城來。這根梅龍杖上雕鏤一條虎虎生威的巨龍，替老人增添幾許威風，事實上，老人的身體十分硬朗，根本不需枴杖輔行，但是，爲防路途中可能遭逢意外事故，拿着枴杖權充刀劍也可擋上一陣子！

「是，——您有什麼吩咐？」

他們相距約有十步之遙，林助和悅之進聽了老人的呼喚，忙地快步趕上前去應道。

老人兩眼望着沿着街道建立的店舖，說：

「這街道是否比以前繁榮？綱條即位後，是否注意民生呢？」

「這……這……老人家，這是無法比較的，明眼人一看就了然，您又何需我們點明呢？總之，水戶藩的百姓，對您老人家退隱之事，頗爲失望。市面自然不可能與昔日您在位時相提並論啦！」

悅之進坦白地表示自己的意見。

「你的意思……是大不如前？」

「悅之進的話，或許不中聽。但是，那的確是我的感受。縱使，今日的街市繁榮一若當年，我們也無法由生活其間的百姓身上，尋回那分熟悉的蓬勃氣象！」

「悅之進，爲什麼會變成這種現象呢？」

「這……我也不清楚呀！我不懂！」

「喔！」或許，老人心中已有底數，遂輕輕點頭，不再向他追問原因了。

主僕三人一路默默無言地繼續前進，當他們來到一處十字路口時，迎面走來一位令人側目的美麗少女！

只見她芙蓉似的粉白臉上，脂粉未施。然而，她所散發的青春氣息，却讓人們的眼光在她臉上流連不去，尤其她懷抱着文宮（放置書籍和文房四寶的木箱）的模樣十分可愛，替清麗的她添了幾分秀氣，看來應是有相當地位的武士的千金才是。

「……？」老人瞪大了眼睛看她，雖未作聲却是滿臉的驚訝。爲什麼？

——太像了！簡直一個模樣……。

老人彷彿看見昔日的愛侶，心中暗想着。

少女像是羽毛已豐的黃鶯，正通過馬路朝他們走來。但是，當她瞧見落在老人座騎後的悅之進慌忙地搖了搖頭時，她略顯詫異地停下步伐。

二

她注視着悅之進的眼光，似想述說些什麼，然而，眼見悅之進的神色倉皇，她也紅着臉走開了。

老人等少女的身形離去，才開口問道：

「悅之進，方才那位少女是那戶人家的閨女？——對了！你還是個大男人呢？怎麽彆彆扭扭地不敢和她招呼？」老人似在指責悅之進的無情。

頓時，悅之進滿臉通紅，他尷尬地說：

「對……對不起！」

「這句話該對那位姑娘說才是。你沒有向我道歉的必要！」

「是！因爲……在大馬路上，而且，我是隨您出外，因此，我不敢貿然地……她的父親和家父交情不錯，所以，我們才認識她！」

「是府中那位家臣的女兒？她父親是誰？」

「她父親已經過世了！名叫白石助左衞門！」

「什麽?!白石助左衞門！她眞是他女兒?」

老人原已有所波動的心思，此時更興起軒然大波，想不到，悅之進所說的答案，竟與自己所

想的不謀而合。

——難怪！難怪！這麽說來，由方才那位少女身上，清晰浮現昔日情侶的影像，也非偶然囉！唉……

雖然，白石助左衞門已經亡故。但是，他曾是雪乃的丈夫！

「喔！這麽說，她是雪乃的女兒?」

「是的！」悅之進恭敬地回答。

「你尚未娶，是否和她訂有婚約！」

「不！不……沒那一回事！」

「嗯？也該差不多了吧？哈！哈！」

「這……這……」悅之進羞紅着臉，不知如何作答。

雖說，悅之進的年齡已近三十，然而，瞧他這副困窘的模樣，只怕這輩子還未碰過女人呢！

悅之進自幼師事朱舜水，習得精湛的槍術，又得新陰刀法的眞義，並曾向心越禪師學禪，舉凡一名武士應俱備的學養，悅之進不但兼俱，且有相當的成就，是位難得的人才。——但是，在老人眼裏，這一回的表現未免太差勁了！

「哈！哈！哈！悅之進，這回你可說不上話了！遇到這種情況『禪』也幫不了忙，是不？你怎麽不提平日常掛在嘴邊的『禪的定力』呢？……」

「不行！不行！」

悅之進只覺一股熱潮直竄而上，尷尬得拚命搔首，半晌才喜孜孜地說：

「唉！自然沒法和您老人家比較短長啦！您年輕時候，最擅此道嘛！」悅之進滿臉得意地報了一箭之仇。

「啐！全是你胡言亂語！」

說完，老人挺了挺身子，箭頭轉向林助說：

「林助尤其不中用，但是，你可以向悅之進學刀習武，可別把他一派胡言的本事也學上喲！」

旋即，他又笑着說：

「這趟我進城來，原想順便查訪民生輿論的，怎知只顧和你們瞎扯。算啦！今午，我們就到又左家刁擾一頓！你們先到又左家去，我要到『葛屋』買甜點！」

於是，他不等林助和悅之進多說話，逕自轉向葛屋的方向鞭着馬兒前進。

林助和悅之進不敢違抗老人的命令，却又不放心讓他單獨前往，遂直直地立在原地，目送老人下馬，進入那家老店以後，才轉身朝人見又左衞門的府邸走去！

老人暗自打量了這家餅店的店面，入門處的上方，還掛著那面寫着「浙江餡餅」的橫匾。

他拄着拐杖，走進店裏，喊道：

「賣餡餅的不在家嗎？你們不做生意嗎？」

三

老人並未聽到任何回答的聲響。

在等待回答的瞬間，老人突覺一路行來，還眞累了呢！既然沒人出來招呼，餡餅又是絕對必須買到的東西，乾脆在這兒歇歇腿吧！他便在角落上坐下來。

老人坐下不久，又來了一位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乞丐。看他那副模樣，八成是來這兒找店東救濟衣食吧！

豈知，他進來店裏，便扯開喉嚨嚷道：

「喂！賣餅的！沒人看顧店面嗎？」

只見他邊吼邊敲着身旁所倚的桌子。

裏面的人或許聽到他的喊叫，匆忙中回應了一聲。然後，才見到一位老板模樣的人，由門簾處閃了出來。

「請坐！請坐！怠慢處請您多包涵，工人剛送貨去了！所以……您買那種餡餅啊！」

老板一雙白胖胖的手，不住地在圍裙上又抹又擦地這麼招呼來客。但是，當他抬眼發現眼前直挺挺地站着一名乞丐時，他臉色忽地一沉——

「原來是你！哼！你窮嚷些什麼？」

聽老板的口氣，好像和這名骯髒的乞丐很熟悉。

「耶！是我又怎麼樣？」

乞丐很不服氣地斜瞟了店東那圓圓的胖臉，接着又說：

「我要這兒最好的餡餅！老板，這回，我可不是向你乞食！你看，我有好多錢；我要買餡餅哪！」

說着，他故意將口袋裏的錢弄得嘩啦！嘩啦地響！

店東乾脆在櫥窗後的長板凳上坐下，毫不客氣地說：

「誰都可賣，就是不賣給你！」

「什麼？你說什麼？」乞丐怒聲喝問。

「我的意思是不賣餡餅！」店東毫不遲疑地回答。

「你這兒不是商家？如何對客人這般無禮？門楣上懸掛着『浙江餡餅』的招牌，焉能不賣餡餅？天底下還沒瞧見這種怪事呢！」乞丐得理不饒人似的咄咄逼人。

「天底下沒這回事？眼前的你不就遇上了？」

「可惡！你瞧不起我這個乞丐？我並不是上門乞討，你怎能對顧客表現此種差別待遇？」

「我的態度就是這樣，你能如何。」

「我……我可要給你顏色瞧瞧！」

說着，那名乞丐就在店裏的走道上坐下，一把抓下已經變成灰黑色的白頭巾，看來，他是想讓店東看清自己的眞實面貌，一樣是個有鼻有眼的「人物」呢！

「你別看走眼啦！瞧你白白胖胖的，像透了你親手捏成的餡餅，難道你不認識那河川原的勘太郎？」

「哼！正因爲我知道你是那河川原的勘太郎，我才不願賣你餡餅。說句良心話，我家的餡餅

，還眞不適合你吃！」老板一副不屑的表情，把端坐地面的勘太郎，氣得呼呼直喘氣。勘太郎口不擇言地罵道：

「你……你說什麼？白餡餅，老子要你把話說淸楚！」

「哼！『我有錢！把最好的餡餅拿出！』聽聽！這是一個乞丐說的話嗎？眞不知羞恥！餡餅是正餐之外的零食、點心，是賣給辛勤工作的人，才不賣給不務正業、遊手好閒的懶漢！我們雖然是做小買賣的，可也知道些道理！我討厭你這種好吃懶做的寄生蟲！」

「算了！別和我談大道理！大凡做買賣的都是見錢眼開，見利忘義之輩。你開價吧！不管多貴的餡餅，我也買了！」勘太郎也氣壞了，他賭氣地說。

「不錯！一千名商人中，或許有你所舉的那種商人，但是，你要考慮人性是否原就如此？絕對不是的！你該知道，想吃好的餡餅也該像人們那般辛勤地工作。你四肢不動就想收穫？還想吃農夫們都買不起的最好的餡餅！不是蹧蹋五穀嗎？瞧你的年紀不過三十出頭，怎會變得如此？虧你父母還給了你健康的身體，不覺慚愧嗎？回去吧！等你改頭換面重新做人後，再來這兒。那時，別說用錢買了，我會請你吃這兒最好的餡餅！」

四

勘太郎原先瞪着一雙大眼，像是要把人吞了一般的兇狠，這時，聽聽店東一番義正詞嚴的話，不由得羞愧地垂下了頭，半晌，才吶吶地說：

「……打擾了！」當他站起身來，退到店門口時，又回頭對店主人說：

「老板！總有一天，我會再來買你的餡餅！」

不知他想些什麼，只見他若有所思地走了。

突然，店東急急忙忙地喊了一聲！

「喂！等一等……」

勘太郎聽到喊叫，緩下步伐回頭觀望。

店東或許覺得自己的一番話太多餘；或許奇怪勘太郎，怎會在瞬息間變得像波斯貓一般溫順，趕忙由鍋裏挑了幾個餡餅，用白紙包好，塞入勘太郎手裏說：

「我這番話可不是故意羞辱你，請你別介意！當然，如果你能了解我的心意，我更高興，這些餡餅只是一點小意思，你嚐嚐看，是否合你口味，算我請客！算我請客！」

「謝謝！謝謝你！」

勘太郎雙手接過餡餅，但是，却邁步回到店裏。他恭敬地將餡餅放回桌上，對店東說：

「老板！這些餡餅暫且寄存在這兒，數年後，我會回來這兒，取走它！」

說完，快似旋風般地衝了出去，完全不理會身後的聲聲呼喚。店東知道自己趕不上他，只好怔怔地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街邊的轉角處！

片刻，他返車欲回到裏面去時，才發覺角落上，端坐着另一位客人。他趕忙招呼道：

「啊！眞對不起！浪費您寶貴的時間，讓您久等了！」他快步走上前後，又不知該如何招呼似的，喃喃說道：

「……我以爲是誰，原來是西山莊的老先生！」

「老板！」老人喊了他一聲：

「是！」

「你不該以這種態度對待上門的顧客！方才那名乞丐，可能會來找麻煩呢！」

「那……那可眞遺憾！」店東低聲地說。

「但是，你所說的道理十分有趣，武士有武士之道；農夫也有爲農之道；看來，從商的也有獨門見解囉！朱舜水先生曾說，你親手捏製的餡餅，風味絕佳，吃過水戶藩內的餡餅店，也沒找着像你這般高明的手藝呢！是否其中摻有你的獨門之見呢？否則怎會如此引人？」

「陋室太簡，您若不嫌棄，請裏邊談談！」

「不！不客氣！我馬上就得走了！我來貴寶號也是爲了餡餅。對了！你現在所做的餡餅，是否還存有朱舜水先生當年所喜愛的那股風味呢？」

「只要他來訂做，我一定能讓他滿意！」

「哈！哈！那麽，麻煩你在明天傍晚替我們送點餡餅，到西山莊來，好嗎？我想，隔了一宵的餡餅味道可能就要差一點兒！」

「好的！但是，今天一早已經有人吩咐我，明天傍晚送餡餅到西山莊去，是否搞錯了？」

「啊！眞有這種事？是誰幫我預定的。」

「白石家的寡婦，她家的姑娘挺標緻呢！」

「我明白了！物左衞門一定把我的話轉告給她，她知道我喜歡吃你的餡餅。所以，拿餡餅當禮物。」

「訂多了也是浪費，我想，白石家寡婦買的餡餅足够您的需要，您就甭再買了！」

「是呀！够了！够了！唉！人老了可眞不中用，難得出門辦件事，都無法如願！」

老人笑笑地自我嘲解。

「方才，我要來這兒時，還遇見白石家的姑娘，想不到她竟是到這兒來買餡餅！哎！老板，白石家的姑娘比傳聞中的漂亮多啦！她有多大年紀？」

老人神色認眞地問着店東。

五

經老人這麽詢問，店東像是被提及得意事那般，意興飛揚地述說起白石家姑娘的種種，彷彿她是自己的女兒。

「白石家的姑娘今年已經二十一、二歲了。我聽大夥兒都喊她『蕗子』。蕗子十分孝順，雖到了適婚年齡，却因擔心自己出嫁後，沒人能照顧老邁的寡母，而遲遲未傳出喜訊！」店東像是找着知音一般，滔滔不絕地說着蕗子的日常生活

，連一些老人未及詢問的事，他都說了。

「我還聽說，她除了美麗的外表，還有顆慈善的心。她練得一身功夫，不但掃刀、連匕首都能得心應手的施展，已經有好多媒婆上門提親啦！至今，還沒個確定消息，我想，或許，不單單是爲了她母親，可能另有原因！」

「嗯！……應該另有緣故，讓這麽一個絕色佳人，獨擁憂愁寂寞地過日子，現在那些年輕人，眞該覺得羞愧！」老人毫不覺得驚奇的冷淡口氣，聽在店東耳裏，頗不是滋味，像是自己的說話內容，未得到預期的效果。他接着說：

「是嗎？或許，她是迫於人情義理，才未到江戶，您知道嗎？她原先要到江戶去！」

「江戶？江戶那兒有她的婆家？」

「我也不淸楚！不該是這麽一回事吧！」

「唉！你把我攪糊塗啦！你說什麽？」

「我也是聽白石家的女僕說的。聽說，蕗子姑娘原是要到江戶某諸侯家，侍候諸侯呢！」

「喔！是誰出面介紹……」

「他是將軍府邸的重要家臣，地位極尊，也頗具威望。只是，他的大名，在下礙難明說！」

「有這麽回事？」老人的好奇似被引出。

「眞抱歉！在您老人家面前，說了這麽多廢話，您就當沒聽見這些事吧！」

「我已經是個退隱山林的老朽，不管聽了什麽消息，也不會替自己惹麻煩，你放心！」

「如果，您不嫌棄這兒只有粗茶招待您，請到裏邊歇一會！」店東再次邀請光臨。

「謝謝！只是，我已經通知了人見又左，不能讓他久等。否則，他會以爲老朽出了意外呢！」

說着，老人起身離座，對店主人拱手爲禮，請他有暇到西山莊賞梅，才步出葛屋。

店東親送老人至門口，微傾着身體表示敬意。

從背後望去，老人被微風吹拂而微微上

白髯，迎着春陽逐漸湮沒喧嘩的人羣中。

「……好像是作夢一般……」

店東喃喃自語，彷彿方才與老人的對話是一場夢，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竟能與幕府的副將軍對談。店東這麽說時，眼光仍定定地望着那漸去漸遠的身影。

老人頭上所繫的茶褐色布巾，終於消失在十字路口的右轉身處。

穿過熱鬧的街市，遠遠就可望見仙波詔湖，湖面平靜，其上或有水鳥嬉戲，使得湖面白色點點，像是有人打破胡椒瓶，灑落一湖的胡椒粉。

「到了……」老人的語氣，透着幾許興奮之情，這也難怪，舊地重遊，一些美好的記憶已爭先恐後地鑽入腦海中了！眼前，這幢古木環抱的清幽宅院裏，入門處依稀可見「卜幽齋」三個字，只是寫這三個字的扁額上的褐色油漆，因爲年代久遠而斑斑脫落了。

「唉！可惜人見又左已不在這兒！」

觸目景物依舊，人事已非，方才因重遊故地而興起的喜悅，霎時又因老友故去而黯然神傷。

現在住在卜幽齋的是人見又左的獨子又四郎。但是，由於，向來就稱這兒是又左府邸，老人也不願改口。

木頭人

一

老人推開輕掩的木門，朝裏頭喊道：

「又四郎、又四郎在家嗎？」

聽到老人的呼喚，馬上跑出三條人影。

原來是方才先到這兒的林助、悅之進和又四郎。

「書房和寢室，我都替您收拾妥當了！」

說着，又四郎率先走進屋裏去。

老人一面欣賞庭院內的景致，一面頷首誇道：

「眞好！又四郎，你照顧得眞好！」

又四郎逕自往裏衝，並未回頭理會老人的誇讚。

未曾聽到又四郎的回音，老人只好隨着他走進那間座落在這幢宅院正當中的書房。

卜幽齋書房的佈置，與一般武士家的書房不同，除了主書房外，還有一間門戶相通，但規模略小的次書房，裏頭除了擺着書籍，還有蘭花盆栽、細緻的陶器、文房四寶……等，均是中國的古物。由此，不難想見這幢古宅的主人，是位何等風雅的人物，只可惜他已亡故。

甫入座，又四郎便急急地這麽問。

「是否該進餐了？您餓了嗎？」

老人挺了挺腰，笑着對又四郎說：

「不餓！不餓！時候還早嘛！」

「已經是午時啦！」又四郎急急答辯。

「噢！這麽晚啦！雖然，我身子仍很硬朗，但是，畢竟是年歲到啦！腿勁不如前！唉！」

老人以輕描淡寫的語氣，掩飾自己的困窘。

「我去吩咐厨房，替你準備食物……」

「好！我也不與你客套了，但是，簡單些，我過慣了山林生活，也習慣了清淡食物！」

「是！」又四郎輕聲應道。當他正要離去時，老人又叫住他說：

「又四郎，先別急着要他們上菜，我們泡壺茶，先聊聊吧！好久沒聽到你的消息呢！」

「是！」

於是，又四郎喚來僕人，要他把自己的意思轉達給厨娘，自己便在老人的下方跪坐下來。

「又四郎，你的年紀不輕，也快三十歲吧？」

「是呀！我和悅之進同年，和他比較看來，我眞是痴長歲月，慚愧之至！」

「何需如此，眼前是你們的時代，前途正大有可爲！」

「雖是這麽說，但是，我却只能留在父親所遺下的書齋裏無所事事！」

「紙上談兵無濟於世，你該努力充實自己，以期他日能光耀門楣呀！」

「唉！像我這般庸材，如何能有所作爲！」

「庸才自有其可貴處。一些平時默默地埋頭耕耘，而嶄露頭角的人，總比那些置身名利，自詡才華出衆的不肖之徒，要值得崇敬！」

「但是，我也沒有那種能力！」

又四郎依舊是一副不愛搭理的模樣。

他的體型和卜幽人見又左相似，容貌則不似其父俊逸，非但如此，他在幼年時，不幸感染天花，病菌雖未奪走他的生命，却在那原本不甚完美的臉上，留下醜陋的凹痕，或因此種緣故，長大後的又四郎，個性變得陰沉、古怪，不喜歡與陌生人來往。

（──難怪他無法和家臣藤井紋太夫相處……）

老人注視着又四郎，心中暗忖。

眼前，這位不善與人交際的孤僻青年，未來前途若何？光圀無法爲其視見，其父卜幽人見又左，倒是一位令人敬佩的武士。

人見又左是丹波地方的人，他離開家鄉到江戶，就學於林羅山門下，素以苦學而聞名於京都的士紳之間。

光圀的先祖聘其爲侍講，施政之餘，偸閒聽他說書，幼年時，光圀本人亦曾拜人見又左爲師。

光圀十八歲那年，他突興編纂「大日本史」的念頭，由於，此部巨擘關係國家聲譽，係國家大事，非比尋常。光圀首先便考慮需與人見又左商量，他說：

「我想編纂日本史，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由此，可以想見光圀對他的尊敬。奈何，寬文十年，卜幽人見又左却因病去世。在他獲知光圀編史計劃後，卜幽人見又左日常的活動範圍，就只在江戶館和自己的大宅院。當然，光圀受封水戶藩後，他自然也常逗留水戶。

卜幽人見又左逝世後，光圀思恩圖報，而將其獨子又四郎，收留藩內，怎料又四郎生性孤僻，不愛理睬他人，終於和家臣藤井紋太夫發生衝突，而被藤井一黨嫉恨，卒至回歸田園，過着鬱鬱寡歡的日子。

──這根木棒依舊，即使面對眼前的光圀亦然。

二

遇到這麽一個對手，既無表情，又不健談，老人命他留下，他就端坐那兒，也不懂得寒暄問安，莫可奈何之下，光圀只好主動問又四郎說：

「又四郎，你回到這兒以後，日常做些什麽事！」

「四處閒蕩，無所事事，甭提它了！」

「無所事事？這種閒蕩的日子，你不覺無聊？」

「我才不這麽認爲？」

「該看一些書吧？你看了那些呢？」

「唉！我對書本也厭倦了，雖然，我也想充

實自己，只是，多半是半途而廢，無法持之以恆！」

「爲什麼？你以前不是這種態度呀！」

由於，又四郎的語氣含帶不滿、怨恨，老人遂這麼問，怎知，又四郎反唇相譏，他說：

「我以爲，頭顱太大，四肢將無法與之相稱。」

「喲！你下過相當工夫吧！」

「唔……我很小心，免得頭顱膨脹！」

「這種態度不像卜幽人見又左的兒子！」

「又四郎以父親爲借鏡，深怕重蹈覆轍！」

「這又是爲了什麼？說來我聽聽！」

「我以爲所謂『儒者』均是不中用之輩！」

「不中用？怎麼解釋呢？又四郎！」

「耽於思想，不見於行動。一旦着手實際工作，却無能力可言。例如：江戶將軍府的彰考館和小石川府邸的史館，網羅了當代著名史家，從事大日本史的編纂。但是，您仔細想想，那些著名史家可曾把握大原則而努力？他們只會追究細枝末節，虛度時日罷了！」

「又四郎！」老人的聲音明顯地表示了心中的不悅。

「是的！」又四郎神色依然，漫聲應道。

「常聽人們談論，『卜幽人見又左的獨子怪異』、『卜幽人見又左的兒子十分不肖』，哼！這也難怪他們這麼說……你剛才所說的那番話，未免太過分了。若非，自幼我就看着你長大，今天，我可不會原諒你！又四郎！我警告你，這些狂妄的論調千萬不能在外人面前胡扯！」

「是！又四郎聽您的教訓。但是，請您老人家允許我在您的面前放言。您老人家若生氣，命我切腹自殺，我也樂於從命，絕無怨言！」

「你還想說些什麼？」

「悶在心裏的事太多了，快把我的肚皮撐破啦！」

「說吧！」

「我們會滅亡。……如果讓目前的情勢繼續發展……」

說時，又四郎的雙肩突然高聳、脖子一縮，只見他迅速抬起右臂，用力搓揉着鼻子。老人不明究竟，斜溜一眼才發現，眼前的又四郎竟淚眼婆娑，涕泗縱橫……

「哈！哈！哈！你說些什麼呀！」

老人想以笑聲緩和室內的尷尬氣氛！

又四郎抑不住內心的激動，他跪伏疊蓆上說：

「老人家！這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我們眞正面臨滅絕的危機。或許，這種危機不會出現您的眼前，可是，只要您老人家有了萬一，那……馬上……」

又四郎哽咽得接不下話語，乾脆把頭埋在臂彎裏，哭倒疊蓆上，這位原本像是一根木棒的又四郎，此刻，好像支撐體重的木架被拆卸一般，露出原來的面貌，再也無法掩飾自己的感情了。何況，眼前的光陰對自己的個性了解透徹，他嗚咽得無法抬起頭來。

老人的表情木然，他嘆了一口氣說：

「唉！我明白你爲何不能見容於藤井紋太夫一黨了，志不同，道不合，你們怎能同處一棟屋簷？卜幽、卜幽，你還眞留下一位個性執拗的孩子！」

接着，老人苦笑地催促仍在啜泣的又四郎說：

「湯飯可準備好了？又四郎，我肚子餓啦！」

三

又四郎輕應一聲「是」，原以爲他會起身命厨娘送湯飯來這兒。怎知，他把頭搖了搖，賭氣地說：

「不！不請您吃飯。如果，你不採納我的意見，我可沒有請你吃飯的必要！」

又四郎還眞與光圀氣上了呢？

老人聽他這麼說，不禁呆楞半晌，好一會兒才開口：

「以『飯桶』要脅別人！哈！哈！哈！這眞是令人無可奈何的絕妙奇招！到底要我替你做些什麼？」

「請您肅清奸臣，否則，我們太危險了！」

「閉上你的嘴！」老人這一會兒才正色喝罵他。

「奸賊？那來的奸賊！水戶藩內所有的百姓，都是主君的良民。尤其，他們都是由我照顧長大，並與我同甘共苦、患難與共的規矩百姓！」

「不！我是說奸臣！」又四郎重覆說明。

「那更不可能了。現在輔佐綱條的家臣，均是我在位時的老臣，他們不可能毀掉曾親自參與奠基的家園！」

「會！」又四郎固執地堅持自己的看法。

「不可能！」老人也像是對自己過去的家臣，有十成的把握，語氣十分堅決。

「請問，在您老人家眼裏，藤井紋太夫和藤田將監這批人，正策劃什麼？陰謀何事？」

「別說了！」老人家把頭一偏，望向一旁侍候的江橋林助和渡邊悅之進，他們不知老人將會做何種決定，一臉憂慮地替莽撞的又四郎擔心。

「您老人家有何吩咐？」他們齊聲問道。

「吵死人了！快替我把這根木棒攆走。」

「木棒？」林助和悅之進詫異地問。

「哎！就是眼前這個人，他不像木棒嗎？」

「是！」

林助和悅之進連忙膝行向前，勸說又四郎一同離去。

「……」

四周又恢復沉靜，在這段等待進餐的期間，老人臉上的表情，不像是爲又四郎的無理而生氣，反倒是責備自己。向來，光圀在檢討得失時，總秉持「責己」的態度，卽令是退隱西山莊後將

藩政完全交給嫡子綱條和重臣後，他仍無法完全置身事外，因此，光圀十分注意水戶藩內的政治情況。他曾暗自認爲：

（水戶今日所面臨的窮困和貧乏，皆種因於自己在位時的施政不當，絕非別人的過失！）

十八歲那年，他立志編纂大日本史，而今，光圀已是滿頭霜髮的六五老人，在這四十七年間，編纂的工作却只完成二分之一，這原非容易事呀！

當初，他將自己的抱負告訴卜幽人見又左和辻了兩位史家時，他們都曾勸諫說：

「此種志向固然值得嘉許，但是，編纂國史絕非兒戲，就以您目前貴爲幕府副將軍的身分和擁有的財力，要想達成此一心願也非易事，成功的希望太渺茫了。」

他們兩人均不表示支持。唯，光圀堅持己見，他說：

「卽使光圀無法達成此願，後代子孫必會秉承祖先遺志，繼續這能藏諸名山的偉業而努力！」

他這麼發誓，並積極地展開編纂的工作。

因此，當他面臨各種阻撓時，他總以開朗的態度，坦然迎接，他常暗自思付：

（——不能怨天尤人，不能推卸責任！）

藩內的家臣直到現在仍有人不諒解他的決定，而對這目前的藩政覺得不滿。在當時，也有些短視之輩，乘機組織羽翼妄自尊大。——但是，老人的態度一若平常，他將所有後果，一肩擔下。

四

——難哉！要令人心服可眞不容易。

今年已是六十五歲，且退隱在野的光圀，回顧數十年來主持藩政和參與幕府決策的經驗，不禁慨然喟嘆！

編纂國史，原只是基於生於斯、長於斯，欲將身受的宏恩以具體的事實回報於萬一而做的決

定，怎知在別人眼裏，這種決定竟被誤解爲「追求名利」呢！

連那些光圀認爲頗有見識的諸侯，以及參與藩政決策的友伴，都冷眼旁觀他所受到的嘲諷，他們以爲：

「水戶爲了這種『高級娛樂』，恐必已花了不少財力！」

嚴格說來，這種將他的修史大業，視同修建屋舍，蒐集珍玩似的說法，還算」是較爲仁慈的，有些人甚至以更令人難堪的說詞，來曲解他的編史目的。

直至目前，還有人這麼埋怨着。

（如果，光圀大人不編纂國史，從事這種渺無可期，耗時費貲的工作，我們決不至於過着目前這般困窘的生活，想當日水戶藩內的繁華，光圀大人實不該耗費那些貲財，是他陷我們於此種困窘之中！）

這些不滿的分子，不知何時已暗中滙集成一股惡勢力，想找機會破壞藩政。

光圀仍在位時，他尚能壓抑這些不滿的情緒，使他們的陰謀無法得逞。但是，自從他退隱西山莊後，這股惡勢力就像破舊草蓆遮掩下的綠豆芽一般，驟然接觸溫煦陽光的照射，全都披上欣欣向榮的綠芽鑽出地面。他們在藤井紋太夫的領導下，竟然化暗爲明，公開聚集黨羽與藩主爲敵。當然，爲了壓抑這股惡勢力，另一批正義之士亦組成勢力。只是，他們勢單力薄，只要稍有行動就可能獲罪失勢。

藤井紋太夫的勢力非只限於水戶而已，他連江戶幕府內亦安排有黨羽。加以，當時家臣的心理狀態，卽使支持正義，擁護公理，却不一定肯付諸於實際行動中，因此，儘管正義的旗幟似乎遍豎，但是，面臨需要爲正義挺身呼吼的時刻，却少有人肯表示自己的正義感。

綜觀水戶家臣中多數騎牆派，他們靜觀局勢，一會兒阿諛奸佞，一會又扛着正義的旗幟吶喊

！這些人的作風，正像順流而下的小舟，能巧妙地躲閃小河中的亂石。爲此，一些堅決主張正義的人，稱這批人爲「木筏派」。

然而，在光圀眼中，無論高舉正義旗幟的血性武士、剛毅老臣、奸佞或木筏派的家臣都各有所長，並非完全無法任用的臣屬，因而使他困擾萬分。

於是，他將所有的過失歸諸於自己，他認爲那些家臣，雖各有短處，各懷鬼胎却都是那麼的可愛。

「——他們不懂能誕生此處是何等的榮幸，他們也無法明白，爲了報答國恩將自身短苦蜉蝣的生命，獻於此種能藏諸名山的編史大業的意義所在！」

在光圀中，他只覺得那些反對他的家臣是一羣可憐蟲、無知的人。這數十年來，自己與藩內的家臣已建立一種不僅僅是主君和家臣的從屬關係，他視家臣爲自己的孩子，卽使是如同木棒一般的又四郎，在他眼中也是可愛無比。

五

卜幽家的女僕替光圀端來湯飯。

悅之進和林助也回到房內侍候老人進餐。女僕送來的餐食，除了飯以外，還有粒梅子、味噌湯和一小盤小魚乾。

老人發出輕脆的咀嚼聲，他的牙齒、食慾均不遜於年輕人，此刻正津津有味地嚼着蘿蔔乾。

「悅之進，那根木棒怎麼啦？」

飯後，老人一直沒再看見又四郎，遂這麼問。

悅之進笑着回答說：

「他說在您老人家面前出醜，必須閉門思過，所以，自個兒躲到小房間去了！」

「因爲哭了，才覺不好意思吧！」

事實上，他也只是坦白自己的赤誠罷了，又四郎的本意並不是要侮辱老人，何需如此？或許，他是爲了自己竟抑制不了內心的激動而流淚，

覺得難堪吧！

「喊他過來吧！」光圀吩咐悅之進。

「只怕他不肯走出木屋呢！」

「告訴他，就說是我下的命令吧！明天，我們要舉行例行的聚會，讓他趕快收拾點東西，隨我們到西山莊去。」

「是！」悅之進起身離去。一會兒，他回來報告老人說：

「又四郎說，正在閉門思過中，不能出來。」

「眞是個固執的傢伙，我並沒有責怪他呀！告訴又四郎，我並不怪他，要他快出來見我！」

於是，悅之進再度回到那間木屋。

「——我將您的思意轉告他，好不容易才將他說服，這頑固的又四郎，眞是賣乖又占便宜！」

正當悅之進這麼批評又四郎時，老人以眼神暗示他，並壓低嗓門警告道：

「小心，他在那兒！」

悅之進悄悄地回過頭去，果然看見有個人弓着身，正低頭整理老人的草履和拐杖。

「……是他嗎？」

悅之進說完，不禁掩嘴暗自竊笑。

又四郎也不瞧悅之進和光圀，他背着他們坐在那兒，靜待老人出發回西山莊去。

「好吧！悅之進，我們回家去！」

步出房間，又四郎還是悶不吭聲，他只是靜靜地望着老人低頭穿鞋。

天氣晴朗，也比昨天暖和多了。

主從三個，加上又四郎一行人來到昌久寺，將昨日寄飼此處的馬兒領回。

一路緩緩行來，他們在太陽未落山前，已回到太田里。

村道上人聲混雜、喧嘩，老人的座騎停了下來不肯上前，雖然，老人不斷拉緊馬轠命馬兒前進，只是，馬兒似乎被眼前擁擠的景象、喧鬧的聲音駭住了。

路旁，攤販用來遮擋烈日的彩色花陡

傾，險些倒在老人的身上，老人這才恍然道：

「噢！今天是太田里百姓例行的祭典嘛！」

「又四郎！又四郎！」

馬背上的光圀，把又四郎喚至身旁，彎下身在又四郎耳邊不知低喃些什麼。只見，又四郎排開人羣，站在老翁座騎之前。突然，他拉開嗓門大吼，那種氣勢，足以使對面戲臺上的鑼鼓喧天戛然而止，他說：

「讓開！讓開！大高新右衛門的座騎來到。快……快……快閃到一邊去，那個斗膽想擋大高大人的路呀！」

又四郎這麼一喊，只見眼前老老少少的百姓，全像飽啖稻田美食後的蝗蟲，倏地讓出一條路來，連頭也不抬就跪伏地面。

老人的座騎迅速通過人羣後，他對又四郎說：

「又四郎！這會兒你心中的鬱悶，是否發洩了？鬱悶的時候，若能大吼一聲，定能一洗憤慨！今後，你若再遇到不愉快？何妨像方才那樣，朝空吐氣，撫平內心的不平。」

六

「——是的！您老人家說得不錯，此刻，我的心情平靜多了！」又四郎含笑地回答，並以笑容迎接老人慈藹的眼光。漾在他臉上的笑容純似稚童，一點也不像木棒。

——眞懂得年輕人的心理呀！

又四郎打從心底讚佩老人的見識，不由得對他肅然起敬。只是，剛剛……似乎另有深意隱在其中，不單純只是讓自己宣洩內心的氣悶！

老人似乎知道他想問些什麼，未等又四郎把話說出，便接口應道：「什麼事啊？又四郎！」

「您老人家……」

「我不懂……若單是要趕開人羣，讓出路來，那種理由辦不到呢？為何，您就要我大聲嚷嚷

大高新右衛門的名字呢？」又四郎坦白說出自己的疑惑。

「噉！這件事啊！」

說着，他坐在馬背上，朝左右張望了一下。然後，像是要對同時懷抱相同疑問的林助和悅之進解釋道：

「新右衛門是太田里的父母官，我是趁着這個機會，試探他在太田百姓心裏，究竟有何等份量罷了……看看眼前的情景，他還眞是良官良吏呢？因爲，官吏毫無威嚴，可是辦不了事的！辜且不論那些人是否全都眞認識新右衛門，我們就當百姓中有部分的人認識他吧，若非他是良官，他們肯如此服從？——因爲，太平歲月的善政，人民不會存有感恩心理，絕對必須有威嚴才行。依我的觀察，新右衛門在這太田里，還眞有辦法！」

向晚時分，天色漸漸暗了下來。

他們走在緩緩的坡道上，遠處田野的竹林縫裏，透出的暈黃燈光，有股溫馨、祥和的氣氛。

微風偶爾飄來一陣薰香的味道，細細聞它，原來是附近的野梅花！

「哎！林助……林助到那兒去了！」

悅之進這才發現林助不知何時落後，而回頭望望。

光圀聽他這麽一喊，也發現了，他說：

「也不知何時就沒聽見他的聲音！是否落在後頭？」

老人也偏着頭，四下張望了一會。

過了好些時候，才見江橋林助氣喘噓噓地從坡道下面跑了上來。老人問他說：

「林助，你溜到那兒去了？也不告訴我們！」

「河邊有個行踪詭異的人，我去探個究竟！」

林助這麽說，然後又壓低嗓門道：

「可不能掉以輕心呢！老人家！」

又四郎聽他的語氣，心中不免也起了疑心，他說：

「那個人可是一身浪人打扮？」

「不！他自稱是到處行賣的商旅！」

「那麽……你聽清他的口音？」

「嗯！聽來是江戶一帶的腔調！」

「單只他一個人嗎？」又四郎追問了一句。

「是呀！就瞧見他一個人！」

「他在河邊做什麽呢？」

「他說，途中不小心傷了腿，就留在那兒休息！」

「奇怪，……你這麽問問就回來啦？」

「我問他什麽，他答些什麽。他對答如流，我也瞧不出破綻啊！不回來又當如何？」

「這……這未免太大意了，我再去找他來問話！」

當又四郎這麽說時，光圀才彷彿乍聞此事一般，開口道：

「算啦！算啦！別去追究了！」

「但是……您老人家剛才不才提到，如果沒有威嚴……」

「別曲解我的本意，一個已經退隱的老人，不至於引起太大的騷動。何況，商旅這一路上也累了，別去打擾他的清靜吧！我們快走，家門就在眼前。」

山莊口的梅花正怒放，不過隔日工夫，景致好像與昨日不同呢！老人靠林助的協助下了馬。

悅之進拉着馬韁，朝馬廐的方向走去。

原來清晰可聞的藥碾子搗藥聲，或是聽到馬蹄「的答的答」的聲音，已不可聞。取而代之的是家僕們急促的脚步聲，他們爭先恐後地簇擁着老人黑黑的身影。

「您老人家回來啦！」

「一路上很辛苦吧！」

燈籠的亮光，映得花兒明麗，老人對這關切的聲聲詢問，報以親切的笑容。

竊竊私語

一

翌日，由於晚上莊內將舉行盛會，使得平日寂靜、悠閒的村莊，也添上幾分熱鬧的氣氛。

你聽！「嚎！」「嚎！」的劈柴聲和進出門戶的匆忙步履，總在有意無意間透出他們的忙碌。

儘管如此，在院中悠然漫步的鹿兒和隔壁藥房所傳出的搗藥聲却絲毫不受影響。

在那間藥房，無論晨昏都可以聽到搗藥聲或剪刀剪斷藥材的細碎聲音。不管女僕、厨師、老家臣或年輕武士，只要偷得空閒，總會溜進這兒，消磨時間。

其實，老人並未規定他們必須如此做，他只是曾在偶然的機會裏，無意中提及這件事，告訴他們隨時都可到藥房幫忙搗藥，整理藥材罷了！

或許，整理藥材的確有趣吧！某次，厨房的厨師匆匆地跑了過來，雙手不住地在圍巾上搓拭，他說：

「老人家，您讓我來試試看吧！」

當時，還有其他的人在場，老人笑問他們說：

「你們都很喜歡這份工作，到底是什麼吸引了你們？」

對於這個問題，他們因身分、年齡的不同，各有各的見解，聽來十分有趣。

首先，我們聽聽負責管理書房的鹿野文八的回答，他說：

「專心搗藥時，思慮趨於清純統一。這時，腦海中可能浮現平日無法解決的書中難題，我便趁這個機會反覆思考，結果，常能使我茅塞頓開呢！因此，這段時間對我來說，無意是在翻閱另一本無形的字典！」

老人的從僕太田九藏，他以爲：

「近來，我常向渡邊悅之進討教槍術，夜晚躺在床舖上，或許是太專心的緣故，常覺得悅之進的長槍迎面刺來，而被嚇得渾身冒汗——通常，我和悅之進過招，遇到方才那種情況時，總無法閃過矛尖。因此，我想：面對藥碾，穩定情緒，一旦練成氣功，通體變得柔軟後，呼吸自會趨於自然、順暢，那時，我可不怕悅之進的長槍。」

另一位在厨房工作的平八郎則說：

「我聽說您老人家要把這些藥草，全都佈施給藩內貧窮的百姓治病。因此，當我忙着搗藥時，正像是協助您老人家行善一般。事實上，我心中有股感激之情……我一直想將此身所受到的恩惠能回報於大衆，因爲，我也是曾受人恩惠的貧寒子弟。搗藥之時，當我思及手中的藥草，將能救活一些貧病無依的老弱婦孺時，心中自然湧現一種難以形容的快慰感，您說，我怎會不喜歡這兒呢？」

除此之外，一些老人還說：

「搗藥就像坐禪一般，能讓人全神貫注！」

也有些女僕這麼說：

「我不懂得深奧的大道理，但是，老人家要我們這麼做，準錯不了的！」

最後，光圀問那位負責管理藥房的鈴木元和說：

「元和，你也忙着搗藥嗎？」

「不！我沒有……」元和唯恐老人罵他，又不敢欺瞞，只好惶恐地據實以答。

光圀又回過頭，問身後的醫生宗典說：

「你呢？」

宗典尷尬地搔搔頭，誠實地回說自己不常做搗藥工作。

「噢！這麼一回事呀！是這樣……」

老人並未責備他們，自然也不會誇讚啦！他點點頭這麼說後，逕自走出藥房回書齋去。

——這天，中午時分，有位住在西山莊附近的農夫，來到不斷傳出搗藥聲的藥房外，喊道：

「江橋大人，山猪吊在那兒？」

他名叫彥兵衞，擅於下棋，是位農夫。

二

江橋林助聞聲，並未拉開紙門出來招呼，他在裏面應道：

「山猪？……噢！是鶩尾覺之丞大人送來的？」

「是呀！」

「你到廚房問平八郎嘛！」林助有點不耐煩地說。

「但是，廚房沒見着他的人影啊！」

「沒人？那怎麼可能呢？他該在廚房呀！」

「我眞沒瞧見他呀！聽女僕們說，他爲了準備今晚的宴會，到田裏採收蔬菜去了！」

「討厭！怎麼那麼嚕囌嘛！唉！」

林助嘴裏嘟噥地罵着，邊走出藥房來。

「你要山猪幹嘛？」林助粗聲地問。

「吔！今晚宴會上不是要用山猪嗎？我想到遠處的河邊，把山猪宰了！」

「噢！你是想『料理』山猪啊！但是，那不是廚房的事嗎？」林助對彥兵衞宰山猪之事，覺得詫異。

「不行，老人家的鼻子太靈光了，器皿上稍稍沾上山猪的血腥，他就受不了！我們也難過……」

「噢！難怪他們把山猪趕得那麼遠！你知道嗎？好遠呢？我帶你去吧！」

說着，林助邁開步伐，率先前行。

彥兵衞默默地跟在他身後，通過庭院，來到接近田野的地方。那兒有一間獨立的茅草屋，堆放些廢棄不用的農具，而那條山猪就被關在裏面。

「哇！這麼壯的山猪！怎麼辦？我這兩隻胳

膊那能消受得了！江橋大人，你幫忙我一起抬山猪到下邊的河旁吧？」

「不行！今天忙得很，你瞧見我坐在藥房裏，就該知道，必定另有緣故才是……」

「？……哎！經你這麼提醒，我才注意到，江橋大人的脚有點毛病，怎麼弄的？疼嗎？」

彥兵衞關切地提出成串的問題。

「不痛？我都難過死了！」林助低聲地埋怨。

「你是怎麼弄傷的？我瞧瞧傷口好嗎？」

「不准告訴別人喲！」

說着，林助拉高褲脚，露出傷處。在他左大腿上，紮着綳帶，殷紅的血液滲出，形成黑赭色的斑點。

「像是刀傷，你和誰打架？」

「昨晚，我和老人家一行回到莊前的坡道時，有個行踪詭異的人，蹲在橋下，似在等待什麽。我覺得詫異，暗中溜下橋去，當老人家的座騎通過橋樑時，他突然躍起身——」說到這兒，林助攤手做了個莫可奈何的表情。

「嗄！怎麼會有這種人呢？這一帶……原先是佐竹的領土，我聽說直到現在，還有些武士領佐竹家的俸祿呢！會是他們派出的奸細嗎？對啦？你和那位怪客怎麼了？」

「我看得怒火中燒，一把衝上前去，想擒住他，誰知，就在我撲向他的那一瞬間，對方突然抽刀砍殺過來！」

「他的工夫眞不錯！」

「什麼？你竟誇讚敵人的武藝不凡，眞可惡！對了！這檔事我只對柳清友大夫提起，你可別替我到處渲染。如果，我再聽到其他的人談論此事，唯你是問喲！」

「那怎麼成？你這麼一跛一跛地走路，明白人一眼就瞧出不對勁了，還用得着我替你嚷嚷？」

「知道就知道吧！那也沒辦法啊！但是，老

人家知道後，準會罵我，其實，挨罵事小……我只是不想讓他操心！」

「前天，我才挨他罵呢？」彥兵衞這麽說。

「咦！你挨罵？老人家不是常找你下棋……老人家下棋時，也罵人嗎？」

「像我這等平凡百姓，若非懂得下棋，也無法面見老人家。其實……如果，我規規矩矩地在棋盤上佈陣用兵，也就沒事……只怪我忘了身分，提出唐突要求！」

彥兵衞露出兩顆大門牙，笑得十分尷尬。

三

這位擅長棋藝的農夫彥兵衞，農閒時，經常被光圀招來對弈。正因此故，他在西山莊出入自如後，心中突有一種怪念頭——一種他未曾奢望的慾念！

（他們都能佩刀，我若能弄把刀佩戴該多好！）

按當時的習慣，社會上唯有武士階級才能賜姓佩刀，一般平凡的耕稼人家，根本沒有佩刀的資格。

老人的個性隨和，日久以後，彥兵衞和他竟也成了無所不談的朋友。某日，彥兵衞對他說：

「我經常來往武士家，但是，只我一個人無法佩刀。唉！那種時候可眞難堪，就像身着內衣在外行走似的，讓我無法不覺自慚形穢，能否請老人家允許我佩刀！」

光圀心想這還不容易嗎？他點點頭對彥兵衞說：

「想佩刀得向官府申請，你去找鷲尾覺之丞嘛！」

於是，彥兵衞興沖沖地趕到鷲尾覺之丞那兒，請他儘速批准允許自己佩刀。

但是，鷲尾覺之丞說：

「說謊！光圀大人絕不會口頭傳話，要我批准如此重大的事。你這個欺騙官府的混蛋！」

說完，下令侍衞逮捕彥兵衞。彥兵衞嚇得往後退，偏又一脚踏空，直滾至階梯下，跌得結結實實的，好一會兒，他才爬起來，拾起脫落的草履落荒而逃。

彥兵衞痛得哀哀直叫，他扶着腰趕到西山莊來，對老人說：

「鷲尾覺之丞太不講理了，當我提出要求佩刀的申請時，鷲尾說：『那老頭兒算什麽？』我說：『老人家已經答應讓我佩刀了！』他却推了我一把，害得我直滾落階梯下。哎喲！疼死人了！」

老人聽了，却含笑問道：

「痛嗎？」

「是呀！痛死了！」

「彥兵衞，可別忘了這一回的教訓！」

這時候，老人才正色對彥兵衞說：

「農夫無法佩刀，自有好處可言。如果，他忘了自己所擁有的悠閒、無拘無束的生活，只爲貪慕虛榮，而想用佩刀誇耀身分，可就錯囉！——而且，鷲尾覺之丞不賣我的面子，拒絕你的請求，正表示他是一位忠於職守的好官，是位值得尊重的人。你應該明白，我現在是個退隱的老人，早已不親藩政，這種事，我可辦不到！」

「……嗯！我明白了！我再也不會提出此種不合身分的非分要求了？」

當彥兵衞哈着腰這麽道歉時，光圀又對他說：

「如果，你眞想佩刀，就該做些對衆人有益的事。你不妨勤勞地耕種，擴大耕地，立志讓村中沒有飯吃的人，都能靠你這把鋤頭活命。等你有了這種決心後，再來談佩刀的問題，也不遲呀！是不？」

「是的！是的！……」

彥兵衞覺得背上的汗愈流愈多，怎知，老人又開口道：

「彥兵衞，我們相處倒無需拘束禮儀，但是

，這種非分之想，你得千萬杜絕喲！」

彥兵衞唯唯諾諾地不敢搭腔。

「好吧！我們再下一盤棋！」

自從認識老人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挨他責罵。雖然，就只這麽一次，但是，日後彥兵衞只要思及此事，就羞愧得無地自容，甚至冒出涔涔汗水。

「世上再沒有比光圀大人更令人尊敬，更令人敬畏的人！」

彥兵衞就站在那間關着山猪的茅草屋前，對林助說了自己的這段遭遇。

四

說完，彥兵衞才警覺到，這段話眞就擱了不少的時間。他七手八脚地卸下山猪，順手招了一名僕人過來幫忙，以便把山猪扛到小河邊去屠殺。

林助這才覺得累了，他找了一處乾燥的稻草堆上，坐了下來，解開腿上的綳帶，想重新繫好。

或許，與彥兵衞交談的時間太長，林助坐下來後，才覺得傷口疼得難受，他不禁低低地呻吟——

「喂！——江橋林助！」

不知是誰喊得這麽大聲，林助無法判斷這是誰的聲音，他循聲望去！

原來，離自己不遠的草屋外，有位青年抱膝而坐，他正笑吟吟地望着自己。林助發覺年輕人的身旁，擱着一把劈柴用的柴刀，和一本像是剛被人翻閱的書。

「……是又四郞嗎？」

「江橋，過來這邊，我們好好談談！」

「咦！你在這兒做什麽？」林助好奇地問。

「晒太陽呀！你不覺得今天的太陽分外可愛？」

「喲！又四郞，你挺悠哉的！」

「沒事幹呀！難道有我能幫忙的活兒？」

「當然！今晚西山莊有個聚會啊！」

「要我扛着掃把？還是要我刨地瓜皮？呿！無聊！」

「又四郞！難得瞧見你看書，是唐詩選？」

「是否看唐詩選又有什麽關係？先別談我了？怎麽啦？昨晚，你怎麽讓人給溜走？」

「昨晚？昨晚，我沒碰上對手啊？」

「算了！別裝蒜！你瞞得過老人家，可騙不了又四郞呀！別低估我的判斷能力！」

「林助！你太不小心了！或許，你認爲那個人無關緊要，但是，若能捉住他，我們可能找出幕後主使人物！」

「讓他溜了，的確是我失職。當時，我是認爲無關緊要，不可能發生嚴重的事故吧！」

「讓你這種睜眼瞎子隨侍老人，怎能保護他呢？你是否知道，爲何光圀大人會從副將軍的職位退下？」

「老人家不滿意目前的幕府政治，綱吉將軍也非肯納忠言之輩，與其終日深鎖眉頭、長吁短嘆，還不如早些退職，回水戶藩來安度餘年。」

「哼！這種表面理由。別說是你，連我又四郞未曾隨侍光圀大人的身旁，也都知道了！」

「好吧！我告訴你，老人家有意推薦甲府繼承綱吉將軍之職，但是，將軍本人却屬意紀伊家。此外，佞臣柳澤吉保視老人家爲眼中釘，而向後宮和將軍進讒言。或許是他們逼得老人家不得不告老還鄉！」

「德川家的問題，對豪邁的光圀大人來說，根本不可能構成威脅，他們絕不能迫使老人退位。」

「……你怎麽解釋？」林助反而請教又四郞。

「因爲，光圀大人……」說着，又四郞突然停頓不語，他拿眼迅速瞟了四周的情況。

這位被光圀形容爲木棒一般，感覺遲頓的人

，如今却懂得細心地觀察周圍的環境，並且貼近林助的身旁……他的舉動，令林助覺得自己似乎被一股神秘的氣氛所圍繞。

「……依老人家的看法……林助，你可知道？光圀大人認爲，縱使德川幕府垮臺亦不足惜？他是德川家康的嫡孫，又是幕府的主要樑木之一！……」

又四郎對林助的耳語，尚未說完，林助便急急打岔道：

「你……你怎麼可以胡亂造謠？」

「造謠？我那是造謠？」

「這種事關人命的話，你怎能胡亂說！」

「說說有什麼關係，你又不是幕府派來臥底的人，你也不可能是柳澤吉保派來的刺客，是不？——吔！你該不會和水戶的毒蛇藤井紋太夫搭上線，想勾結柳澤吉保，圖個出身立名的機會吧？」又四郎故意這麼說。

「你……你這根擀麵棒，鬼扯些什麼？」

「你說什麼？擀麵棒！」

「怎麼樣？如果，你再侮辱我的人格，我江橋林助絕不會輕易饒你！」

盛怒下的林助，迅速膝行向前，擺出拔刀術的姿勢，他的手雖觸到那把柴刀，但是，柴刀却不適合用來施展拔刀術。

五

「你這隻呆鳥，有什麼好氣的？剛才，我不說過，你不是那種出賣節操的武士嗎？」

又四郎跪坐原地這麼說。

此刻，他也改變了坐姿，他張大兩腿，雙手撐在膝蓋處，用以支持上半身的重量，這種姿勢使他的頭顱自然而然地前傾，就像山豬頭一般，幾乎要觸及林助的頭了，林助雖然握着刀，却無法行動。

盛怒之餘，林助抬眼瞪了又四郎一眼，却見迎着自己滿面怒容的，竟是清純若稚兒的微笑。

他望着林助說：

「林助，你到底是怎麼啦？」

又四郎臉上那顆顆圓圓的凹痕，像是笑渦一般，滿盛着笑意。他以低沉有力的聲音問林助說：

「我知道你不是凡夫俗子，所以才找你商量，你願意幫助我嗎？」

「……又四郎，你的葫蘆裏賣什麼藥？」

「哈！哈！哈！爲了光圀大人，我想豁出這條性命。其實，單爲家父卜幽所受的知遇，我也該這麼做。」

「……？」林助尚未弄清又四郎的意思。

「我不懂！對我而言，爲老人家犧牲性命，乃理所當然之事。以這一點來看，我們的心意相同……」

「嗯！」又四郎笑得皺縮了鼻子，像巴兒狗那般。

「林助，你不愧是光圀大人的親信隨從！」

又四郎低下頭，半晌，才下定決心說：

「我們再不想出應對之策，水戶就要完了。我很擔心光圀大人的安危，不僅如此，光圀大人窮畢生精力和水戶藩的財力所專注的編史工作，也可能遭到厄運。江戶幕府可能會將編成的部分史籍湮滅，並阻撓今後的工作。」

「江戶那方面，眞想這麼做嗎？」

「其實，問題的關鍵在於光圀大人，爲何要編纂國史？我以爲光圀大人編纂國史的目的是，闡明君臣有別，欲將日本的原貌據實記載下來。——光圀大人是位有遠見的愛國之士，爲了目前混亂的局勢，考慮到國家未來的安危，他才不顧一己的利益，全力以赴。林助，這是我對老人家爲何編史的看法！」

「對！」

「自然錯不了！但是，問題的癥結也在於此。因爲，他這麼做，對幕府來說已構成叛逆之嫌，不是嗎？身爲家康將軍的孫子，他的行爲是不

忠不孝。而對於那些已經得到保證，能餘蔭後代子孫的幕府閣僚和諸侯們，不使他們憂心忡忡嚒？他們害怕地位被奪，自然也會排擠老人家！」

「聽你這一席話，老人家這輩子所受的委屈，我們這些屬下，還無法完全體會呢！」

「唉！但是，我方才所談的，畢竟是以後的事。眼前，就有一股壓力逼迫着光圀大人，打從老人家退隱西山莊就開始了，我可不願坐視這個危機成爲事實，因此，我不惜捨命以阻止此事發生。當然，我做這種決定，絕不是憑着偶發之興！你能了解嗎？」

「嗯！我懂了。你是爲了此事，才變成一根不喜歡與人談笑的木棒吧！」

「林助，你既然了解我悶悶不樂的原因，可願意幫助我？我一直無法將自己從那密佈的黑雲中解脫。我們的話題似乎扯遠了，談談正題吧！我決定到江戶去，找機會接近柳澤吉保，我當以正義說服他，進而逼他切腹自殺，因此，絕對要有對老人家效死的決心。」

「……」江橋林助怔怔地望着又四郎，不知想些什麼。

「江橋！如果，你不願意，不妨直說，我絕不會怪你，一些和我抱着同樣看法的朋友們，曾主張先把水戶藩內的奸臣藤井紋太夫殺死。但是，我可不以爲然。像藤井紋太夫這類人，在整個陰謀中，只不過扮演着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眞正足以影響大局的禍源是江戶！」

聚會

一

劍持與平小心地把燭臺擱在一處無風的地方。

然後，他緩緩退到房門口，對光圀說：

「大夥兒都到齊了，全聚在廳內等您出去！」

今天，對老人來說是一個較特殊的日子。從早到晚，他既未荷鋤下田，也未見他硏墨執筆，更未見到他翻閱書籍。這會兒，他剛沐浴過，正等着夜幕低垂。

「嗯！知道了！我馬上過去？」

說着，光圀朝洗手臺的方向走去。

才是黃昏時分，紅紅的太陽猶自戀眷着大地，不願西沈。屋簷下，一隻小鹿發覺老人的身影，它親熱地迎上前去，老人只是頷首笑笑，並未伸手觸摸它。

當老人再度經過這兒，想到聚會場所時，小鹿依舊頑皮地繞着他奔跑、打轉，但是，老人還是笑笑。

在緊鄰厨房，一間寬廣的房間裏的紙門已被拉開，此刻，約有十二、三人靜坐那兒。

夕陽殘照的微弱光線，正斜斜地投射在紙門上。

座中人士，身穿着業已洗刷得泛白的黑色大褂、手織長褲，膚色則被陽光曬成健康的古銅色。

一陣沉穩，堅定有力的脚步聲，逐漸由遠而近，他們知道一定是光圀大人到了，遂一起把頭低下。

光圀環顧座中人士，他覺得這間古樸的房子裏，也有二件美的化身。一是投映在紙門上，參差交錯的梅影；一是在座武士所表現出的剛毅氣

質。

此種剛毅氣質，正是所謂的「水戶氣質」，也就是這批仰慕光圀的年輕武士，自然流露出的神采。

「你們都肯光臨，我很高興。我知道你們平日對少將（當今水戶藩主綱條）十分忠誠。」

他們保持原先的姿勢，靜坐那兒，未敢貿然抬頭。

「好！別拘禮了，抬起頭來。」

聽到老人這麼說，他們一起坐正身體，望着光圀。

老人的眼光依序在他們的臉上停留，在他的感覺裏，這些年輕人和往常一樣，一點也沒改變。

他們也直直地望着老人的眼神、膚色、銀白的鬍鬚、和談話的聲音，想由這些細微處，判斷老人是否硬朗如昔？站立着的光圀大人像是一位久別家園，如今又重回故里的慈父，眼神透出無限的慈愛，清越的嗓音依舊鏗鏘有力。

雖然，光圀是位已經退位的藩主，但是，直到目前，他還擁有這批年輕人對他的敬愛。

「這兒是農莊，可不是王公貴族的官邸，大夥兒可以盡情地玩樂，千萬別拘束。今天，我不過是將軍領下的一名平凡百姓，你們是將軍的部屬，我們的身分相同——是不？我想，大夥兒到了這兒，更該歡愉相處。」

然而，這些年輕的武士，如何能馬上放鬆心情？

這時，劍持與平和渡邊悅之進，從旁起鬨道：

「快呀！拿出年輕人的魄力！老人家既然這麼表示，我們怎能辦不到呢？大家隨興談笑吧！」

來客當中，有位年歲稍長的武士便說：

「那……我不客氣了！」

說着，他改變坐姿，選了個自認爲是最舒服的姿勢坐下。

只要有人搶了先鋒，其餘的人自然隨後跟進，不一會兒，這裏的氣氛便與先前迥然不同。

莊內的家僕，陸續送上酒食，置於房間的中央。

悅之進和劍持與平說：

「各位，我們代替主人替各位斟酒。」

說着，他們走到房中央，拿起酒杓替客人裝滿酒杯。

「我也不再多說了，今晚是個輕鬆的聚會，希望各位能盡興歡飲，不必拘束！」

「我們也不客氣了，今晚得暢飲一番！」

座中人亦紛紛表示對老人的謝意。

「方才，我來西山莊的途中，曾到卜幽齋邀約又四郎同行。卻聽說，他昨晚就隨光圀大人先到西山莊來了。這會兒怎麼沒看見他？那根木棒究竟如何？」

「哎！是呀！又四郎呢？怎麼也沒看見林助的影子？悅之進！悅之進你快去找找看！」

光圀已和客人連飲三、四杯酒，聽到有關又四郎的詢問，才察覺他和林助均未在座。

二

悅之進遵照老人的囑咐，去找又四郎和林助。

但是，已經過了好一陣子，卻未見到悅之進回來。

大夥兒正納悶他們會到那兒去時——

「老人家，我找遍莊內的房間，都沒看見他們。」

悅之進對座中的老人和來客這麼說。

「傍晚時，還有人瞧見他們兩個。厨房的工人們說，林助和又四郎換了新草履，走出莊門。按說，他們不會未經您老人家的同意，擅自不來參加今晚的聚會，我正想到街市找他們時，卻在村外的梅樹林中，發現奇怪的東西。」

「什麼！什麼奇怪的東西。」

聽到這兒，大家都把手中的酒杯擱下，望着悅之進，靜待他進一步做更仔細的解釋。

光圀眼裏有股懼意，他似已預見某種不祥。

「山莊前左側的田野上，不是有株老梅樹嗎？雖然天色已晚，但是，還能清晰地看見，梅身上有段樹皮被整片削下，那種削法乾淨俐落，我覺得奇怪，遂走上前去瞧個究竟。老人家，梅樹上寫着：

「莫讓天機乘隙溜走！」

看那濃黑墨汁所寫的字，像是出自又四郎的手筆。除了「莫讓天機乘隙溜走」外，還有這麼兩行字體較小的句子：

——無論梅樹的種子遺落何處，

終會綻放清香撲鼻的梅花——

這兩句話倒是林助寫的。我想，他們兩個一定有什麼企圖，大概逃離西山莊了……」

座中有二、三人，不約而同地說：

「哇！他們兩人開始行動啦！」

那種口氣，像是早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似的。

事實上，不單只是這二、三人，今晚在座的武士均明白林助和又四郎的動向，說得坦白些，這些人彼此心意相聯，看法相去不遠，只要有人行動，其餘的人都能清楚地了解他的企圖。

自然，光圀心中也知道他們的所思所想，年輕人的團結絕不容輕忽。儘管，由外表看來，只像是一座巨大的火山岩，但是，其間可能蘊藏足以驚動天地的怒潮。

如果，只為貪圖眼前的短暫和平，而壓抑這股怒潮，土壤可能失去本身的靈氣，而使萬物無法生長。

然而，這股力量未能妥善處理，却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後果。他們可能將無法宣洩的情緒，轉而尋求刹那的歡樂和刺激，一旦沉溺其間，滅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眼前，無論江戶幕府或其他較具規模的都市，全都被奢侈的弊風所襲，這種風浪多少也影響了水戶藩。但是，今晚，圍坐在老人身旁的年輕武士，却是例外的一羣，他們以堅定的態度，過着純樸的生活，完全不為絢爛奪目的享樂主義所迷惑。

「悅之進，替我把燈籠拿來！」

說着，光圀站起身來，想到莊外去。

瞧他低頭觀望的樣子，站在他身後的武士，知道他想找的東西，便急忙趨前放下一雙草履。

「那棵老梅樹，究竟在什麼地方？」

「老人家，我帶您去看看！」

悅之進提着燈籠，率先走在前頭，因為燈光的微微搖晃，光圀的白鬍鬚在衆人眼中也忽暗忽明地閃動。

看見老人神色凝重地朝外走去，座中半數的武士亦皆惶惶然地隨後跟着。

三

「老人家，就在這兒。您看！」

悅之進把燈籠湊近梅樹，回頭對光圀這麼說。

這棵古梅的樹齡久遠，壯碩的樹身須雙人聯手合抱才能團團圈住。樹幹上的粉綠色斑點，將這棵老梅樹點綴得像條巨龍，那片被刀削去的樹皮，留下大約二尺見方的空白，而龍飛鳳舞的字，正逐一寫在上面。

只要你靜靜凝視這些字句，總會有一種感覺，彷彿這棵老梅樹的精靈，已化身這幾個字中——不！老梅樹藉着這些哭泣的墨字，表達受傷害的憤慨。

「……」

光圀的眼睛直直地盯在那棵樹上，不發一語。隨着老人出來，此刻立在他後面的武士亦皆默然佇立。

他們十分了解老人家的心情，因爲，無論是又四郎或是江橋林助，都是老人從小看着長大的。

對光圀來說，林助和又四郎不僅僅是個隨從或家臣而已，他們是老人按着自己的理想，依着自己的敎育方式，所培育長大的子女。然而，他們却無視老人平日的諄諄勸告，竟捨棄這份親情，毫不眷戀地走了。

這種行爲不啻是背叛了光圀。因此，他們可以由老人的眉宇間，窺見一種無以宣洩的憤怒，同時，也可以察覺老邁却遽失親人的孤寂和悲哀。

——他們一個個在星夜下默然垂首。

長時期的沉默，他們開始耽憂老人是否承受得了。夜涼如水，冷風颼颼，儘管，夜空上的星星依然耀眼，此刻，任誰也無心抬頭冥想了。

「混蛋——」

突然地一聲大吼，似夜風撕裂絹帛一般。

大家怔怔地望着老人的手——不！凝視着古梅的樹幹。

老人正用白紙揩拭已拔出劍鞘的冰冷利刃，空氣中猶有絲絲淡淡的樹汁香味迴盪。

又四郎和林助留在樹幹上的墨字，已被光圀削去。

「又四郎和林助本非將軍的臣屬，從今夜起，我將禁止他們再踏入西山莊。你們都是我的證人，記住！林助和又四郎已被我逐出莊門了！」

他的語氣，完全表露了內心的震怒。

光圀轉過身對周圍的武士這麼說後，邁步離去。

但是，不過十步開外，光圀的情緒已恢復至原先的模樣。

「好！我們回屋去喝酒吧！別讓這點小事，減低我們的酒興。今晚，我這個老頭兒也該痛飲幾杯！」

他的語氣，像是有意討好這些年輕人。

這位出身高貴門第，個性剛愎的老人，從不委屈自己向他人諂媚。但是，今晚，他似有意與這些人打成一片。

「……咦！前面……不是一頂轎子嗎？」

當他們快要回到莊門口時，突然聽到後邊有人這麼喊。

「不錯！是一頂座轎！他們有三盞燈呢！哇！看樣子腿勁不弱嘛！跑得好快呢！」

「會是誰呢？……」

「會是誰？準是今晚未到場的人呀！」

雖然，夜風吹得人微微發抖，但是，爲了好奇，大夥兒仍立在門外等候逐漸走近的座轎。

先行進屋去的光圀，這才宣布說：

「轎中人是我今晚特意請來的貴客！我們這種集會可沒規定，只准男人來參加吧？難道，你們不覺得沒有女人在場，就像有了梅樹却沒月亮的夜晚？爲了不使各位像是粗暴的老虎，我特地請了一名女客，只是，女客……我只請了一人，何以會有三盞燈籠呢？」

四

座轎停在離莊門不遠處的梅樹林中。

在老人宣布來客的身份後，武士們紛紛坐回自己的位置上，只一會兒工夫，席間又響起談笑和行酒會的吆喝聲。老人只命悅之進一人留在外邊，迎接客人。

座轎的燈火在接近西山莊時，逐漸消失；——相反地，三條人影却愈來愈見清楚。

「喲！那不是物左衞門大人嗎？」

悅之進朝着走在前頭的男人，高興地喊着。

牧野物左衞門對他笑笑，並將手中所捧着的盒子，交給他說道：

「喏！這是雪乃帶來的禮物。是老人家最喜歡吃的餡餅，請你替雪乃送進去，並通報一聲！」

物左衞門將來意說明後，逕自退至一旁等候

。

——哇！

悅之進的眼睛頓時一亮。原來，門外有兩位美人悄然站在那兒望着自己。

其中一位是正值雙十年華的年輕姑娘，另一位年約六十許，如許年紀仍稱之「美人」或許不太妥當，但是，總不能因她年歲已大，便否認她的出色姿容啊！

只見她緩緩走向悅之進，並說：

「多謝你託物左衞門轉告我，請我參加今晚的聚會，我完全遵照光圀大人的意思，準時到達這兒。我想，時間也差不多了，能否麻煩你入內通報一聲，就說白石的寡婦雪乃來拜望他。」

眼前微微欠身的老婦，能不說她是美人嗎？雖然，她雙鬢飛霜，略嫌瘦弱，身材也微顯佝僂，但是，她那楚楚動人的風韻，仍給人一種屬於女性的天生媚態，這種情形，或許用「老梅亦是梅」的比喻，較能讓人會意！

「是！是！老人家已經聽說，正在裏面等呢！」

正當悅之進想前行引路時，牧野物左衞門又說：

「這位蕗子姑娘，是雪乃的女兒！」

聽到牧野物左衞門的介紹，蕗子忙地把頭一低，匆忙地向悅之進敬了個禮。

「是！」

悅之進只應了一聲「是」，便避開蕗子的注視，爲她們帶路，經玄關入內，不知爲什麽，這段時間裏，悅之進的態度，一直表現得很不自在。

「呀！老人家！您怎麽……」

跨進門檻的悅之進，被眼前的景象嚇呆了，只不過轉眼工夫，室內的情況却全然改變。

方才，整整齊齊地排列在衆人面前的碗盤，已零亂散置，大夥兒全圍在那隻由天花板間垂掛下來，落在疊蓆中央的火爐上的大鍋四周，鍋內

的濃湯由於爐火熾熱已沸騰，撲鼻的香味，令人垂涎三尺。

「悅之進！我在這兒！」

聽到悅之進喊叫的老人家，看見悅之進的表情，忙出聲招呼。這時，悅之進才在那堆黑髮中發現皤皤白髮的所在。他正舉箸向鍋中的「獵物」進攻呢！

「哎！您老人家在這兒啊！」

「我的客人……是她來了嗎？」

「是的！她正候在外頭，等着見您！」

「是雪乃和牧野物左衞門？」

「是……」悅之進回答這話時，略顯遲疑。

「那麽，另外一位是誰呢？」

「蕗子姑娘！她是雪乃的女兒！」

「噢！就是那位姑娘嗎？」

說時，光圀故意望了望悅之進。

悅之進尚未答話，坐在老人旁邊的其他武士，却已聽見「蕗子」的名，遂興奮地喊道：

「喲嗬！蕗子小姐到這兒來了呢！」

一時間，舉座哄然，有些武士像是喝多了酒一般，霎時紅透了臉龐，有些故作正經，裝出冷冷的模樣，更有些個性坦率的青年，乾脆露骨地說：

「哎！想不到，水戶的第一美人竟會光臨，口嚐山豬肉的鮮美，同時又有美人相伴！哈！哈！哈！卽使登臨仙境，也未必若此呀！」說着，就高舉酒杯，大聲嚷道：

「各位！爲今日的好運道乾一杯！」

他那誇張的語氣、滑稽的動作，又使室內喧騰！

五

這是一個隱伏危機的時代，但是，單只放言恣談國是，算是憂國之士所當爲者嚒？

不！這個時代需要的是，另一種形式的愛國表現，譬如：重視自己的生命和責任！

這是憂國者應有的基本認識，雖然生命屬於自己，但是，也該是國家的所有，不是嗎？國家的生存是由國民的生命凝聚而成。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一旦國家面臨覆亡的危險，個人也該排除萬難以解國憂。

平凡百姓都該有這種體認，何況身爲武士呢？

因此，這批愛國憂民的年輕人，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提議按月輪流舉辦聚會，以發洩心中的鬱悶。

驟然觀之，這種聚會像是老饕的聚首，他們宣稱不在會中批評時政，攻訐個人，而以培養個人的浩然之氣爲目的。通常，這種聚會都是公開性質。

「在今日藩政窮乏之時，這麽做不很無聊嗎？」

起初，有很多人持此種反對的論調，但是，在多次聚會過後，參加的成員亦逐漸固定了。

那些只在口頭上憂時的人，和一些只求形式不肯踏實去幹的武士，漸漸退出這個聚會。這類「僞君子」離開這一個團體後，還四處誹謗說：

「那是個牛飲的集會，在這應該刻苦勤儉的時代，他們的行爲，實不可取！」

雖然，僞君子們四處搬弄是非，却不影響這個團體。

「──眞有事發生……」

這兒，就有一羣願意捨棄生命以保衛國家的青年。雖然，他們並未公開說明自己的態度，然而，他們的行動却已明白地昭告世人。當然，他們不惜捨命保衛的目標是水戶藩，而水戶藩的精神象徵就是光圀，這批年輕人如同膜拜神祇一般地崇拜着他。

去年，光圀退隱山林的舉動，雖令他們失望，但是，這羣武士感泣於光圀所發表的告諭，決意更加團結一致，因此，他們的聚會也一直持續未斷。

光圀本人是在退隱之後，得知藩內有這種活動，而熱心地表示：

「我想參加你們的聚會，可以嗎？」

他的加入，對這批年輕人而言，簡直是無上的光榮，可是，也有人反對道：

「這是我們年輕人的聚會，以他老人家的身份，參加這種聚會，未免太不恰當！」

基於此種顧慮，他們不敢答覆光圀大人的要求，但是，光圀笑道：

「我可不認爲我是一個老人；退隱之後，我也不過是個平凡百姓罷了！其實，若按我正在進行編纂的大日本史來看，我還是個年輕小伙子呢！以年齡來判斷這個人年輕與否，不太恰當吧？你不也遇見過一些年僅二十出頭，却如槁木枯樹般毫無生氣的人？」

日後，他們在卜幽齋舉行聚會時，光圀已不請自來。當時，他興沖沖地對武士們說：

「哇！這種聚會的確有趣！下回在西山莊舉辦！」

這，也就是今晚聚會誕生之因。其實，深感藩政紊亂前途多難而需強壯身體，堅定意志以備萬一的憂國情懷，光圀要比任何人都強烈許多。

這次的聚會地點在西山莊，或因過分接近光圀大人，大夥兒都覺不太自在。但是，此刻却因水戶的美人蕗子姑娘的來臨，氣氛頓時變得輕鬆、活潑。那種情形，就像需要圍爐取暖的淒清冬夜，突然化成春日的溫暖夜晚一般。

只是，這位愛捉狹的老人，却說：

「噢！是她們來了！好吧！悅之進，你吩咐僕人替她們泡杯上好茗茶送去！」

光圀的語氣似乎無意讓白石寡婦和雪乃入內？

六

氣氛霎時冷淡下來，座中人士的臉上也起了些微的變化，光圀暗自在心中竊笑呢！

「今朝有酒今朝醉。各位！喝酒呀！」

「哎！哎！莫讓金樽空對月，喝吧！」

雖然，也有人這麼應和，聲音却無精打采的。

「劍持與平！劍持與平！快去儲藏室拿酒！……什麼？你說甕中酒還有一半呀！哎呀！你爲何不勸他們喝酒呢？快！快！過來和他們乾杯。」

「好哇！老人家，我肚裏的酒蟲可要耐不住寂寞了！」劍持與平笑嘻嘻地說着，走上前來。

「嗯？那邊還有一個人，是誰呀！」

光圀突然瞧見厨房也有人影，遂這麼問。

「是彥兵衞，他來幫我們宰殺山豬的！」

「好哇！是我棋盤上的仇家嘛！劍持與平，你怎麼讓他躲在角落邊上？快讓他和我們一道喝酒！」

「老人家！由於上回申請佩刀的事，彥兵衞這會兒聽到你的咳嗽聲，都會嚇得發抖呢！」

「哈！哈！哈！眞是不講理的傢伙！彥兵衞以爲是我從中搞鬼吧！唉！」

「老人家，您不覺得施藥過量麼？」

「煩！煩！說話還眞是一門藝術！彥兵衞，我已經被劍持與平難倒啦！你還不過來喝酒？」

「嘿！嘿！嘿！」彥兵衞顯得十分尷尬。

「躲在門外幹嘛？快進來呀！」

「是！老人家。但是……」

「就當是來找我下棋吧！別怕！哪！這是酒杯！」

「是！」彥兵衞恭敬地拿起酒杯。

「哈！瞧你！來到這兒還發抖呢！怎麼那麼膽小，別因爲無法佩刀而覺自卑！武士和農夫各有一條寶貴的生命，並無尊卑之分，只要守分就值得尊敬！」

「是！多謝您老人家的指點！」

「自卑最不足取！別畏縮得像過街老鼠那般。否則，和我下棋也將是件痛苦的差事！」

「不！那個時候我才不管您是誰呢？我只想贏您！」

「對！就該有這種氣概。你該多找機會和這些年輕人接近！」光圀如此勸說原先畏縮門外的彥兵衞。

而在他們對談的這段期間，劍持與平已和座中的年輕武士對飲了，只聽到他以豪邁的口吻說：

「雖然，我不若你們這般年輕，但是，無論戰技或酒量，我都不含糊，絕對贏得你們心服口服！」

「如何？不信？就由你來當挑戰先鋒！」

看見年輕武士的懷疑眼光，劍持與平乾脆向那名武士挑戰。但是，未及那位武士回答，已有人高喊道：

「實盛大人（亦即劍持與平）！我這就瞧瞧你的功力若何？」

說着，他拿了一只大酒杯走了過來。

劍持與平拿起酒杓，替他斟滿後，笑着說：

「好小子！有勇氣，一口乾了它！」

「什麼！原來是這種比賽法，慢着怎能這麼……」

「怪哉？還沒下肚就害怕啦？」

「不！我不在乎！可是，我一口氣沒法……」

他閉起雙眼，分成兩、三次才將烈酒下肚，待他喘口氣，睜眼看看劍持與平時，却見他依法泡製已讓三、四名武士執杯豪飲，並和跟前的武士低語些什麼。

「喂！實盛大人！您太卑鄙啦！」

儘管如此大嚷也沒用，劍持與平根本充耳未聞，他正開懷大笑，似乎天下至樂莫過於此。

「喂！」那名武士過了好半天，或是不服氣吧！他踏着踉蹌的步履，衝向劍持與平，攔腰抱住他後，一把將他扭轉身來。只見劍持與平睜着惺忪睡眼說：

「高興！高興！今晚太過癮了！」

兩名醉漢就此相擁互相取笑對方。

老人看到這種情景，紅紅的臉上亦浮起快慰的笑容。

七

原本稍嫌拘束的聚會，在黃湯下肚後，又經劍持與平的起鬨，氣氛已完全改觀了。

這時，座中有人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他一手拿着酒杯，一手執酒杓——

「喂！老兄，你想到那兒去？」

旁邊有人拉住他的褲腳，唯恐他站立不穩。

「我……我要敬老人家酒……酒！」

他自以爲能走得很穩，怎知話未說完，他就歪歪斜斜地倒了下來，灑了鄰座滿身酒味！

「老人家……」他乾脆這麼喊。

「喔！你找我嗎？」光圀高興地舉起酒杯示意。

「謝謝你！我喝了！」光圀還將杯底朝他一映。

「但是，我要用你手中的酒杯喝酒！」

「哎！不都是一樣的酒杯嚒？」

老人口中雖是這麼說，還是將手裏的酒杯遞給他，按當時的習慣，能獲得地位尊崇者賜其酒杯共飲，正表示自己贏得他的信賴，而能坦誠相見，暢懷論談。

武士勉強坐直身體，恭敬地捧着酒杯作揖後才飲下。

「老人家！」那名武士又喊了一聲。

「什麼事？」

「……您老人家……」武士不知如何啓齒。

「喂！到底有什麼事？快說呀！」

「我實在猜不透您老人家的用意！」

起初，這名年輕武士的表情略顯扭曲，似乎受了委屈，待他把這句話脫口，竟嗚咽地哭了起來。

他的雙手由於身體啜泣時的抖動而滑下疊蓆，淚水模糊他的視線，他傷心得趴伏蓆面。

「……啊！你也哭啦！怎麼水戶的年輕武士都愛哭呢？有個又四郎已經可以啦！」

「老人家，難道傷心時也不能哭？」

他的語氣帶有幾分指責，似不滿老人的玩笑口吻。

「不錯！就算我愛哭！但是，我從來不爲我自己落淚！——我只爲父母去世、國家有難而泣！」

武士義正嚴詞，鏗鏘有聲地說出自己的原則。這時，房間的某一個角落，傳出聲音說：

「開始啦！大村五郎八又要找老人家的麻煩了！」

大夥兒全神貫注地望着他們，期待一場好戲的上場。

值此酒酣耳熱之際，情緒尤其容易衝動，原先的突發性暴笑、慷慨激昂的辯言……都沉默了。

最近幾次的聚會，他們像是忘了當初的約束，竟三五成羣地談論時政、詬議個人，或許是因那些僞君子，均已退出聚會，他們既覺同心一志，就認爲無需受限於那些原則吧！自然，這種意志會影響他們的言行和舉止。

光圀雖已察覺這種轉變，却未曾出言指責，他反而主動地與這批年輕人打成一片。

「什麼？只有雙親過世、國家有難才落淚？你眞是個不忠不孝的傢伙！」

「老人家，你怎能這麼說呢？」

這位名叫五郎八的年輕武士，倏間挺直腰幹這麼抗議，頓了一會，又追問道：

「您得解釋清楚，何以說我不忠不孝？」

「好！我問你，你所謂的『哭泣』，只是流眼淚或是痛心疾首？」

「哼！自然不像娘兒們，只掉眼淚！」

「這麼說，大村五郎八，令尊令堂未死，你

就不會痛心，對國家也是一樣，唯有哭泣時才痛心，是嗎？」

五郎八後面，已經有人不耐煩地喊道：

「五郎八，你退下！」

隨着聲音，那人一手推開五郎八，坐到光圀面前說：

「老人家，我是小西景助！」

「嗯！景助有事指教嗎？依我判斷，要說你已醉酒可能還早吧！嗯？」

「不！不！我沒喝够，我來向你要酒喝的！」

「你該不會又是一隻哭蟲吧！……瞧！五郎八還沒擦乾眼淚呢！你快問他為何哭得那麼傷心？」

「不必了，我知道他為何流淚！」

「啊？你了解他的心意，能當他的代言人？」

「屋內都是志同道合的人，我們的思想也一致，——老人家，您為何退居山野？為何不肯繼續奮鬭？」

小西景助瞪大一雙令人害怕的眼睛，直視光圀。

他，只有藉着些微酒意才敢如此不遜：

「您認為副將軍之職不值得眷戀，功名如塵埃，利祿如浮雲，皆屬身外之物？但是……我告訴您，副將軍的責任會是何等艱鉅，上自天皇，下至螻蟻蒼生都期望着您，期望一位有作為的忠臣……」

小景西助或覺自己的眼神不足以表達內心的憤怒，他竟伸手直指向光圀，繼續說道：

「我們的盼望如許殷切，您是否思及？」

懾於老人的凛然眼神，小西景助靦腆的縮回伸出的手，他伸舌舔舔上唇，換了一種語氣說：

「您從來沒想過這點吧？」

「……」

「正因您未曾以此為念，所以，才會像拋棄

一個舊包袱那樣，將官銜、榮職輕易甩掉！豈有此理！太不像話了！」

「豈有此理、不像話！你聽聽！」

老人笑着對唯恐發生意外事故而走近來的劍持與平說。

「劍持與平，他說我是個不像話的老頭子！你快替我為他斟上一杯酒，讓他消消氣！」

「不！不要了！」

小西景助張開雙臂，挺挺腰說：

「如果，您不把您的眞正目的表明，即使是您所賜的酒，我也不喝！」說着，他把酒杯甩開。

「您說吧！請您快點說呀！」

「哎！你要我說些什麼呢？」

「說什麼？你為什麼退隱西山莊？」

「年歲已大自然得退位，好讓年輕一代有表現的機會，這種『新陳代謝』是天經地義的事！」

「按常理來說，這種解釋已能讓我們心服，但是，您老人家是目前唯一肯替國家前途着想的人，怎能以此種標準決定退休的時期？那些只求虛名、文過飾非的官吏多如過江之鯽，隨口都能舉出幾個，例如：柳澤吉保、松平××，只有您才有資格當天皇之臣！」

「景助，你言過其實，絕無這種事！」

「不！這是事實。我們的勢力雖很單薄，但是，只要有心人，他們都會贊成我的看法。您老人家不顧一切退隱西山莊，未來的日本前途實堪擔憂！您的退位只能讓親者痛，仇者快！柳澤吉保那批人一定會為去掉眼中釘而暗暗欣喜，他們更能為所欲為了。放眼今日奢侈、淫蕩、賄賂、貪污到處可見，無論官吏、百姓都如此，我以為不出一、二十年，人心士氣都將腐蝕殆盡，日本也就完了！您老人家是否也留意到這些現象呢？」

「……」四周一片寂然，並無任何回響。

小西景助發覺老人不知何時已闔上雙眼，原先還以為他是睡了。但，景助睜大朦朧醉眼，仔細地瞧，才發覺光圀大人並未瞌睡，當下他不由得精神大振，扯開嗓門繼續說：

「為什麽您老人家不肯與那些利慾薰心之徒和腐壞純樸世風的惡習相對抗呢？您應該守住那個職位，以施展救國救民的抱負，您老人家可還有當初那股衝勁？無論國內起了任何變化，您都無動於衷嗎？……人見又四郎為此流淚，五郎八也哭了，現在，我……我也快忍不住了！水戶藩的年輕武士之所以愛哭，全是為了您老人家太不爭氣了，這是您的責任啊……」

小西景助紅着眼眶，淚水幾已滿眶。

八

正當此時，突然傳來一聲悅耳的琴音。

細聽琴音傳出，似在身旁只隔一、兩扇紙門處？

「……是誰發弄琴弦？」

「噢！多悠揚、輕巧的樂曲！」

景助與五郎八的慨嘆、席中武士的侃侃而談，都頗有劍拔弩張之勢的熱烈氣氛，立即緩和，隨着十三弦的旋律，而趨於沉默，片刻的沉寂過後，又是一陣柔美的歌聲伴着琴音傳來——

「何株白菊訴秋聲，欲問秋訊且植花，
朝朝暮暮盼花時，喜見白菊更欣欣。」

歌聲歇而又起，反覆唱了二回。

「咄！這不是皇宮的御歌嗎？」

只聽得粗布摩擦疊席發出「唰」的一聲，他們個個正襟危坐，動作的整齊劃一，就好像一支久經訓練的隊伍。

輕柔的歌聲和弦音像淡淡的雲煙，逐漸逸散而歇止，但是，約莫過了半盤茶的時間，絃音續唱——

「但望粼粼秋水寒，孤鷲哀哀啼聲殘，
為表寸心寄相思，衷情所在復何言。」

這正是光圀常吟詠的詩歌，座中武士聞此歌聲，均低垂着頭。

前曲「詠白菊」是老人當年選擇水戶藩內的丸山十景，建築淵明堂、開闢公園所舉辦的文人會中，頌下的御詩。當時，這批崇拜光圀的憂國武士，均被詩文所感，並按御詩的弦外之音，做了一首詩以示回響——

縱然，莠草叢生蔓成野；縱然，
醜花怒綻蔚成毯；
看守御門的英勇武士們，
誓執護衞天府的大刀，
為了這片淨土；為了端正世風；
斬除莠草、除盡醜花，
讓純潔白菊永遠吐露清香。」

後來，有人替它譜曲，於是，這批年輕武士，經常三五成羣，毫無顧忌地圍在水戶城下高歌。

怎奈，光圀認為這首歌，極易招惹是非而下令禁唱。雖然，年輕人對光圀這種處處維護幕府的舉動，深覺不滿，却又因崇拜英雄的心理而暗自隱忍。

今晚，大夥的情緒已因接連發生的意外事故而變得激昂，這會兒又遽然聽見御歌及老人的作曲，他們也不管是否會被取笑，竟全低頭啜泣……

優雅的琴音，在室內一片沉寂後亦不再響起。

老人朝紙門合掩處張望了一眼，問道：

「彈唱的人，是雪乃嗎？」

「只想為各位助興，……未經您的允許，我就讓路子彈了幾曲，若有得罪處，還請您原諒！」

「喔！妳說彈琴的人是路子？」

「是的！唱曲部分由於需要時間練習，所以由我這位老太婆獻醜了！」

「雪乃，妳好嗎？妳還像當年那般有顆善體

人意的玲瓏心思，妳唱得眞好，眞好！」

老人隔着紙門對雪乃這麽說，然後，他回首環視座中的年輕武士，對他們宣布說：

「我現在拉開這扇紙門，各位意下如何，裏面的人是我年輕時候的好朋友！」

花與花

一

自然，沒有人會反對這個決定，他們巴望老人這麽做的，只是，經老人這麽客氣的詢問，他們反倒覺得羞慚，有人訕訕地回答說：

「老人家，您無需如此客套啊！」

光圀看了那名說話的武士，才對劍持與平說：

「物左衞門在另外一間房裏？我是說陪雪乃母女同來的男人，那位叫牧野物左衞門！」

「是的，他在另外一間房裏，等您的吩咐！」

「喊他進來吧！」

「是！」

劍持與平起身離座，他雖與座中的年輕武士對飲不少烈酒，走起路來却未見酒態。

老人看見物左衞門進來，高興地對他說：

「物左衞門！辛苦你了，今晚偏勞你……」

「——退隱後，我所住的地方你都看見了，窄得沒法找出適當的房間接見她們，而且，雖說彼此的年歲已大，哈！哈！就說是『老木仍存色香吧！』，爲了避免旁人胡亂猜疑，我才決定在今晚和她們見面——你拉開紙門吧！」

牧野物左衞門十分了解老人此刻的心境。按說，這該是一段褪色的戀情，已經隔了四十年之久，不是嗎？但是，在分別的四十年間，彼此未曾會面，卽使驚鴻一瞥的經驗也未有過，因此，在光圀和雪乃心中，相互間仍存着四十年前的影像，仍保有青春的戀情。

據云，光圀和雪乃的愛情十分純潔，他們分開不久，雪乃就下嫁白石家，無論如何，雪乃是別人的妻子，儘管，她現在是名寡婦……

「——是！這種場合，反而更恰當！」

老人的心意，雪乃必定也能諒解，他希望能保持純潔的友誼……

物左衞門心裏這麽想着，繼續又說：

「聽了您老人家的指示，我明白您的意思，事先也對雪乃說明……方才，是因爲她在一旁……覺得無法幫上忙，因此，我建議她何不替您彈唱幾曲……」

「喔！我明白了，原來如此。」

光圀心中有種莫名的感動突然閃過。

跟前那些年輕人，紛紛動手收拾狼藉的杯、碗，各自走回原先所坐的位置去，偶爾，聽見一陣竊竊的私語：

「聽說，那段戀情的年紀比我們要『老』多了……我是說老人家和雪乃……嗨！當年可眞轟動一時！」

「眞的?!我怎麽沒聽說呢？」

於是，他們抱着靜肅的態度，靜觀這對曾是戀人的老年人，如何揭開重逢的序幕。

當他們重新啓宴，物左衞門便在那扇紙門旁坐下。

「——雪乃！蕗子！光圀大人準備接見妳們了！」

說着，他打開紙門，並退至一旁靜候。

雪乃和蕗子母女兩人跪伏在疊蓆上，謙恭的態度，由他們深深鞠躬的姿勢中表露無遺，她們像是要將整個頭顱埋進疊蓆之中。

她們那間房裏，毫無擺設，室內空盪盪的，只有粗陋的泥牆上，開着一個圓形的窗子。

或許，就因室內一目了然的空洞，雪乃和蕗子的姿勢才會如此突出地映現衆人眼前。

光圀靜靜地望着她們，誰也無法知道他心裏想些什麽。

「好久不見，請進！妳們靠前來吧！」

好半晌都過了，老人才開口說話。

二

既得光圀的允許，雪乃才領着女兒來到老人面前坐下。

光圀親自爲雪乃斟滿酒杯，問道：

「妳多大年歲啦？」

當衆被詢問年齡的問題，雪乃似有幾分羞窘，但是，她還是爽快地回答說：

「當年小您七歲，現在，自然也是那個數字呀！」

「喔！我們相差七歲嗎？雪乃！」

老人的眼光望向空白的遠方，似在追憶往事。

「那三、四年間所發生的事，我幾乎全給忘了……那些年，我是個狂妄小子，毫無忌憚！」

「嗯！當年，您的確狂放不拘！」

「當年的行徑十分可笑！我像個暴君似的蠻橫無禮，若拿當年的我與眼前這些年輕武士相較！他們是何等善良、聽從勸告！」光圀的嘴角浮現一絲苦笑。

「經您這麽說，我還想起許許多多的往事……當時，您確實替令尊和令姊惹出不少麻煩！」

「嗯！再沒有比我更不孝的兒子……我是父親賴房的側室久子所出。聽說，母親懷我時，曾在家中掀起風波……父親在徹夜苦思後，流着淚說服母親別讓我誕生人世，母親無可奈何地點頭，而被送到水戶三木仁兵衞家裏……」

「看來，您連懷胎十月都與常人不同！」

「是呀！光圀的生命原該在尚未成形時，即告結束，想不到，我竟然活了六十五年，這眞是一段奇妙的生涯！」

「或許，這是上天的安排！」

「仁兵衞夫婦違抗主命，鼓勵母親留下腹中的胎兒……有時候，上蒼還眞會假藉人心傳達旨意。」

「表面上，您是三木家的子嗣。但是，您在四、五歲時，無論個性、擧止都與平常人家的子弟不同，大夥兒只要提到三木家的千代松，就會

豎起拇指誇好。您當時可是名聞遐邇呢！這些都是我長大後聽來的！」

「哈！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三歲神童在他二十歲時，簡直就像一匹野馬似的。唉！童年的千代松……或許，我自己這麼形容，你們不會相信。但是，我的確認爲自己是個難得的不世神童呢！記得我小時候，常拆穿和尙們的謊言，並駁得他們心服口服地……我還記得五歲那年首次進入水戶城、七歲那年及冠、參見將軍、公開被認定爲世子等的情景，不瞞妳說，我的確爲自己的表現感覺驕傲，對了！那時候照顧我生活起居的奶娘是小督。」

「小督？……我記起來了，她又如何呢？」

「小督的皮膚黑、個性剛強，身材也粗壯得像個男人。現在回想起她，還眞替她抱不平哩！……倘若，她是個男人，必定不會幹奶娘這一行，我記得，府裏好多女傭都拿她當取笑的對象，她也深爲自己的體格和深色皮膚而煩惱，……有一年的初秋，不知怎地突然飄降大雪，或許是無聊，又或許同情小督吧！我寫了一首詩，貼在女傭們經常來往的某扇門上，妳聽聽，我這麼寫——

『紛紛飄落的雪花，像是小督的白粉。

用手捧起白粉兒，贈與小督抹抹臉。』

從此以後，再沒有人嘲笑小督了！哈！哈！那就是我寫的第一首詩呢！」

三

光圀和雪乃忘情地追憶共同的往事，他們將周遭的世界完全遺忘了，更漏已深，話題未盡……

——多麼美好的景象……

——在這多難的一生，有幸得此紅粉知己……

武士們暗自爲眼前的景象心生羨慕。

——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却四十年未曾謀面……這……難道也値得我們羨慕嗎？

武士們也反覆地這麼詢問自己。

從藩內老一輩武士的口中，他們也聽到不少有關老人在童年至青年時代的種種軼事。

猶記，他們還曾懷疑有關光圀大人的事蹟，是否屬實？但見眼前的景象，他們漸漸相信那些事情不是杜撰的。

此事發生在光圀八、九歲時——

江戶小石川府邸的後面，是佔地寬廣的後樂園。園內有一處遍植櫻花的溜馬場。某天，家臣之一的永野九十郎，竟不顧身分而與一名能樂演員，同席歡飲，不幸被將軍賴房瞧見。賴房以爲，此種行爲有辱武士身分，親手斬了永野九十郎，棄屍林中。根據老一輩武士們的說法，永野九十郎的屍體，距離府邸起碼有三、四百公尺。

那天晚上，忽然聽到野狗狂吠不停——

「——糟糕，那顆人頭……」

家臣們爲了這事，個個蹙緊眉頭。

賴房對坐在身旁的兒子千代松說：

「千代松，你能把首級取回來嗎？」

千代松點了點頭，於是，賴房給了他一把刀。

那個地方，即使光天化日，也沒有傭人願意涉足，何況是夜裏？千代松壯太膽子，獨自來到這兒。

割下首級後，他才眞正面臨大難題，他萬萬沒有料到，人的頭顱竟會如此沉甸，感覺上像是提着千斤錘一般，年僅八、九歲的千代松，如何提得起這顆頭顱？於是，他找來一根繩子，繫牢頭髮，就這麼「喀！喀！喀！」一路拖了回來。

對於此事，賴房並未特別誇讚他。

但是，數日之後，賴房曾問他說：

「如果，我在戰場上不愼摔倒，你怎麼辦？」

「爹！我會越過您的身體，奮勇殺敵！」

奇怪的是，這話聽在賴房耳裏，似乎頗爲受用。從這次父子對答後，他更加寵愛千代松。

當然，賴房的寵愛方式，絕不是將他抱在懷裏、擱在膝上的嬉笑、逗弄，而是一種男人對男人的期望。

賴房不斷地找些難題，藉以磨練千代松，譬如下面所舉的例子，是發生在千代松十二歲那年的夏天——

七月中，某次暴風雨過後，隅田川的河水逆流，使得附近的民房全毀，有段時間裏，整條隅田川漂流著沖散的木塊、木板和人與家畜的屍體，而不見渡船。

這天，賴房帶着千代松步出府邸，欲登渡船橫渡比原來寬上兩倍的川面，到對岸的三叉去。

父子倆將接近目的地時，賴房突然對千代松說：

「千代松！我要你游回對岸去！」

隨行的家臣聞言，全都變了臉色，紛紛勸阻說：

「主君！河面寬濶，又有雜物橫阻其間，怎能讓幼君下水游回對岸呢？太危險啦！」

「連這種小小的苦難都無法克服，將來如何能承擔起人世間的種種大風險？倘若，他眞是如此懦弱的小孩，不幸在隅田川裏丟了性命，我也不覺可惜！」

說完，不顧從人的阻攔，便將猶疑躊躇的千代松，投入急湍的河流中。

置身激流的千代松，憑着一股求生的勇氣，拚命划動手臂向前進。渡船上的父親，目擊自己最疼愛的兒子，竟然毫無懼色地與濁流搏鬪，心中自有幾分得意和不忍。

不久，賴房也脫下衣服，躍入水中，陪着兒子橫渡河川，在到達對岸之前，他充滿慈愛的眼神一直注視着千代松奮勇不懈的努力情形，默默地跟隨身旁鼓勵他。

——這些都是賴房敎育千代松的方式。

四

其實，在那個時代，如此嚴厲的父親，不單只是賴房一人。一般說來，諸侯家的子弟都曾接受類似此種嚴苛的考驗，甚至平常百姓家，爲鍛鍊身體，也用類似的方法。

「不可思議……怎會有這種敎育方式？」

這可能是任何人都會產生的疑問。但是，如果，你了解當時的社會風氣，自然能理解這種現象。

在光圀少年、青年這段期間，戰國時代尙武之風仍普遍存在巷陌之間，更何況是有權有勢的諸侯之家？人人都想將自己的權勢留傳後代子弟。

到了正保、慶安、承應、萬治……至元祿時代，隨着時勢的推移，無論社會風氣或武士精神，都起了驚人的變化。原先，在正保、慶安這兩個時期，有人不滿社會風氣轉趨驕奢淫逸，而起來反抗，這種呼聲在承應、萬治、延寶年間，可謂到達了高潮。探根究由，這種反抗是基於一股圖強意志，而興起的反動。

然而，一進入元祿時代，那股不滿的情緒逐漸銷聲匿跡，舉世沉溺逸樂之中，似無所憂煩……但是，隱約中似有暗流潛伏，讓人有種莫可奈何的茫然感。

若從時代環境來看，光圀的父親會以如此嚴苛的方式鍛鍊他，自是不難理解。因此，光圀在青、少年時代所表現的行爲，毋寧用社會風氣影響所致來解釋，反倒恰當。

譬如：他自喻是位不可理喻的暴君，或者，就形容他是一位難於侍候的年輕主君吧！非但如此，當時的光圀，經常隨興之所至，竟日騎馬獵禽、游泳、鬪毆，否則就像瘋子一般閉門苦練劍術，因此，在他身上隨時都可以找到靑紫的瘀痕、紅腫的刀傷等。

某日，他夜遊歸來，發現大門的門閂已上，光圀也不開聲喊門，他只想着：好！你不開門，我就硬衝進去。而將門板旁的鐵片扭斷，當他瞧

見聞聲出來察看者，一臉的無可奈何時，反倒樂得呵呵大笑。

他也常在服侍他生活起居的女傭面前，將撥弄炭火用的火鉗扭彎，並以得意的口吻問道：

「妳看看我的功力如何啊？」

他將喜愛玩樂的純眞本性，毫不隱瞞地表現在日常生活當中，有時還眞讓人覺得他的愚昧。

由於，他接觸女性的機會多，自然較一般平常人家的同齡子弟要早熟許多，加以自幼即飽讀詩書，胸中的筆墨自然使他顯得老成。

又或許是社會風氣使然，光圀在小時候就有同性戀的傾向，他喜歡「歌舞伎」並由其間學會只有女人才撥弄的樂器——三味弦。

他衣着華麗，即使出外打獵時也不例外，他最常做的打扮是，一身天鵝絨的衣服，並在衣襟上以金絲線綉上一隻福雀，福雀是水戶藩的標誌。

光圀在藩內做如是打扮，他甚至出遊他藩時，也是如此地招搖過市，因此，常聽得人說：

「想不到德川將軍竟出了這種子孫！」

一般對光圀的風評愈來愈壞，逼得負責教導他的師傅小野角右衞門，不得不倣效織田信長的貼身隨從——役平手中務捨命進諫的例子，對光圀說：

「倘若，您再不學好，我只有切腹自殺，向將軍陪罪……」

小野角右衞門語重心長地勸諫他放棄不良的嗜好，專心向學。光圀也被感動得涕泗縱橫，他說：

「我錯了！今後，光圀一定努力上進。如果，讓您老人家切腹自殺，光圀更寂寞了！」

儘管，他發誓改進自己的言行舉止，但是，多年養成的習慣，令其旦夕革除，終非易事。不久，光圀故態重萌，還是過着他浪漫的愜意生活。

至於，他後來的轉變，則與寬永二十年夏，

光圀隨同父親賴房到鎌倉一事有密切關連。

五

寬永二十年，亦即光圀十六歲那年的八月裏——

為了參加祖母逝世週年的祭典，光圀隨同父親賴房及數名家臣，同赴鎌倉的英勝寺。

對光圀來說，「祖母」遠比「母親」更具有意義，祖母也比母親久子更疼愛他。但是，去年八月的某個夜裏，這位最疼愛他的長輩却溘然長逝。

祖母去世距今整整一年，雖然，他並未改變自己的言行，但，午夜夢廻，清晨乍醒時，他不知默念過多少回「祖母！祖母！」，他也反覆地詢問自己「祖母已不在人世嚒？」

這一次，是他在祖母離去後第二度回到英勝寺。當他盤坐在這座位於蓊鬱樹林中的寺廟，瞑目靜聽衆僧誦經的呢喃聲和夏蟬成串的「知了」「知了」時，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念頭的閃入，就像夏日迅不及掩耳的雷聲那般快速，它深深地震撼了心靈——

（不！祖母並未死，她老人家仍活着……）

（……但是，祖母在什麽地方？）

他駭然地睜亮眼睛，眼前是一尊巨大的佛像。

——噢，祂和祖母有幾分神似……

但是，光圀心中的祖母，並非這尊佛像啊！當他重新闔上雙眼時，腦海明顯地浮現祖母的慈顏！

（噢！祖母活在我心裏。死亡對她老人家來說，只是喪失了一具軀骸罷了！祖母活在我心裏！）

轉念至此，光圀不禁淚潸潸……

衆僧誦經的聲音終了，該是捻香的時刻。

除了父親，自己是第二位替祖母上香的人，光圀雖有兄長，但是，光圀却擁有水戶藩世子的

身分。

「光圀，怎麼啦！快站起來！」

賴房發現他呆愣地坐在那兒，低聲催促他離座。

「是！是的！父親。」

光圀慌忙擦拭臉上的淚痕，低頭上前捻香後，回到自己的座位靜靜地坐好，那種神情不像平日的他。

後來，賴房曾問及此事，他說：

「孩子！別太傷心！」

那天，光圀一直到晚上也沒開口說話，賴房自然也察覺他的態度有異，遂將他喊進一間無人的禪房裏問話。

「不！爹！我並不傷心……」

說着，光圀止不住滿眶的熱淚，任其奔流。

「怎麼啦？光圀！」

「我是太興奮了！我終於明白，無論是祖母、母親、您老人家，甚至我自己在死後，都不會消失！」

「嗯？光圀！這是怎麼一回事？」

「當親人去世時，起初，我覺得死亡是殘忍、恐怖的，除此以外，死亡便毫無意義。但是，今天，我突然領悟死亡既不殘忍、恐怖，它也非毫無意義！我發覺離開我們的祖母，仍然活在我這兒！」

「她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這兒！」光圀指了指自己的胸膛。

雖然，光圀並未進一步地說明，賴房也未細問根由，但是，他明顯地感覺，光圀像是脫胎換骨似的，竟完全改變從前的態度。他變得喜歡沉思，經常靜坐半天也不言語。

他在九歲那年，受家光將軍賜「光」字，十三歲時，被封爲「右近衛權中將」。雖說，當時的光圀還僅是不經事的年齡，却因他的少年老成，和自然流露的高貴氣質，使人不覺得「右近衛權中將」的爵位與之不襯。

五年後，也就是光圀十八歲那年。

當他翻閱史記，讀到「伯夷列傳」時，不禁爲伯夷友愛手足之情而感動得落淚。對他而言，這則故事是一種從未有過的震撼，光圀雖有兄長，却與之爭奪世子之位，雖然，整個事實並非出於自己的謀略，但是，對於自己目前貴爲「世子」之尊，他感覺到從未有的罪惡感。

爲了減輕這分罪惡感，他久經思考後，決定傾其一生之力，著手編纂大日本史。因此，史記伯夷列傳無疑是促使大日本史誕生的主要動力。

六

——進行吧！這是迫不及待的大事。

——不是嗎？著此春秋大業捨我其誰？

光圀心裏這麼想着。

當然，未下決定之前，他在無數個夜裏，爲此事而輾轉難眠，他不斷地爲這個偉大的志願設想更周詳的計劃，總算，他下定決心了！

當時，光圀編纂大日本史（後來，才訂此書名）的目的是——團結國人，匡正歷史，爲一脈相傳的天皇世系正名分，以期獲得應有的尊敬。

他以爲，唯有如此，才能將日本的精神流傳後世，讓往後的億兆百姓，不至在各時代遺留下的文物中迷失方向。因此，編纂一部足以令亂臣賊子懼的史書，就成爲他的責任了，這是年僅十八歲的光圀所懷抱的理想。

某日，光圀召來藩內的名儒卜幽人見又左和辻了的。

「如果，光圀能得兩位前輩鼎力相助，縱使爲此身敗名裂，亦無所遺憾。敢請兩位助我完成心願！」

在卜幽人見又左和辻了的兩人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光圀提出自己的計劃，並要求他們幫忙。

卜幽和辻了的在突來的震驚過後，稍事收斂自己的情緒後，才結結巴巴地開口問道：

「歷史的確是十分有趣的學問，少主若有興趣，亦可提筆記上幾回，敢問少主喜歡國史中的那一段？」

「不！光圀既非學者，亦非史家，如何能提筆著此經世大業。我是想將與兩位一般的博學之士集中起來，共同編纂一部能匡正歷史流傳千古的史籍。」

「那……這個構想需費時……」

未待卜幽把話說完，光圀便接口道：

「是的！綜觀目前所有的史書，中古以前有『古事紀』、『日本紀』；中古之後有北島親房卿所撰的『神皇正統紀』，除此之外，再沒有値得稱頌的史書了。——再說現今存於坊間的史書中，也常有謬誤，甚且有些史書，連日本的立國精神都未能把握！我是爲了糾正這些錯誤，而想編纂史書。——倘若，此書無法在我光圀的有生之年完成，我會遺令子孫，將此視爲水戶藩的責任，繼續編纂。」

聽得光圀表露心跡，卜幽和辻了的皆啞然無言。

「兩位對我的計劃，究竟有何看法？」

經此詢問，卜幽和辻了的只好坦白地說：

「這是個偉大的理想，只怕不易辦到！」

以光圀貴爲藩主之尊，編纂史書將遭遇何種困難呢？卜幽人見又左首先舉出三點——

「編纂國史需要有豐富的參考資料，而目前除了『古事紀』、『日本紀』和六史之外，史料極爲缺乏；其次，雖然從事史學研究者衆，但是，眞能執史筆的人才却不多見；末了，我該說明的是，如此龐大的計劃無疑會是一樁盛擧，自然也可能花費一筆驚人的費用……」

在卜幽說完後，光圀馬上回答說：

「這些倒不成問題，我不認爲國內沒有能執史筆的人才。我以爲，國內史學家的出路太窄，根本無法令其施展所長，只要我登高一呼，必定不乏擧世之才。至於史料問題……我們不都認識

一位藏書豐富的收藏家——日本？我發誓只要存於國內的史料，我會想辦法取得，卽使要我親自登門求借也不推託；費用問題……我雖不太明白，但是，傾我水戶藩三十餘萬石之財亦不可爲？」

七

卜幽人見又左和辻了的，雖不否認光圀的才華出衆，但，無論如何他還只是年僅十八的少年，在這兩位漢學家眼中，他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呀！

而這位乳臭未乾的小子，竟在他們面前大放厥辭。

「……費用不該成爲阻撓計劃的原因，兩位無需爲此煩憂。若是爲了個人的私慾，而花費公帑，光圀於公於私俱覺愧疚。但是，眼前是爲了天皇啊！縱使命令水戶藩民從此節衣縮食，他們也不會有所怨言的！」

光圀滔滔不絕地說着，一點不讓卜幽和辻了的發表意見。事實上，此刻，如果他們另有異議，只怕光圀也無法採納，他完全沉醉在偉大的計劃中。

「——慢着，目前最重要的是，決定這部史書的宗旨，坦白地說，現在是漢學的黃金時代，我對漢學亦略有所聞，你們更是個中翹楚啦！只是，那些漢學家所編纂有關日本歷代的記事，實難稱之爲『國史』。那些人自以爲是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大長篇，却連立國精神都未完全把握！譬如：林道春的『本朝通鑑』就是衆所周知的例子。」

卜幽人見又左見他說得太不像話，遂以教訓的口吻說：

「少主！本朝通鑑是部規模龐大的史書，共計二百七十三卷，難道您的計劃更勝於此？」

「哈！哈！我還沒把本朝通鑑放在眼裏呢！我曾想把那部書的版本，放把火燒了！林道春根

本未認淸日本的立國精神，他的眼中只有幕府，你們認爲這種人能負責編纂國史？這未免太豈有此理！」

「此外，當今人士常以『國君』稱幕府將軍，甚至尊之爲『大君』。似此這般任意以相當帝王所用的尊號，稱呼將軍，也只有寡廉鮮恥之輩才願從之。我正要將這些謬論和扭曲的史筆刪除，讓後世子孫明白事實的眞象。總之，匡正歷史是我唯一的心願，你們能了解嗎？」

「明白了！但是……」

卜幽人見又左呑呑吐吐地不敢直言。

倒是辻了的，只見他瞪大眼睛，破口罵道：

「少主！敢問您是誰的子孫？」

「嗯？這還用問麼？我是賴房之子！」

「那麼，賴房將軍是誰的兒子？」

「辻了的！家父是德川家康將軍的第十一個孩子！」

「嗯！換言之，您是德川家康將軍的孫子囉！自然也和當今的將軍有親密的血緣關係！」

「是啊！那又有何關係？……」

「少主！您今日的決定，是否影響宗室？」

「你的意思是，我將如何向將軍交代？」

「……似乎有點……」

「究竟如何？你坦白地說，別呑呑吐吐！」

「還請少主三思而行……」

「我不明白！你還是乾脆地說出來吧！」

「自從德川家康登上將軍之位，幕府施政的基本方針是……，如果，您將我國立國之本揭櫫於世，不就……」

「閉嘴！」光圀突然暴喝一聲。

「是……是！」辻了的駭得只敢唯諾稱是。

「你胡說些什麼？辻了的！」

光圀稍稍停頓了一會兒，才又繼續說道：

「揭示立國的精神，是身爲國民者應盡的責任，此事與我身爲德川幕府宗室的身分無關。其實，將軍也是天皇的臣屬，理當爲天皇效忠才是

。幕府政治代有更迭，無論德川家或尾州的紀伊水藩，都有衰落敗亡之時。唯，天皇一系應永垂千秋，立萬世不朽之基業。只要能了然此番春秋大義，將來，即使德川幕府爲他人所取代，我亦了無遺憾，兩位是否明瞭我的意思呢？」

辻了的被這番言詞駭得冷汗直冒，直覺盤腿坐處的疊蓆，似被汗水濡濕了。好不容易在卜幽人見又左的協助下，他們才由光圀的住處告退回家。但是，這兩位忠耿家臣，細細思量後，仍覺不妥，乃悄悄要求拜見賴房，並將光圀召喚他們談話的經過，鉅細不遺地據實稟告。

八

「喔？……他這麼說嗎？……嗯……」

賴房靜靜地聽着，偶爾也出聲詢問不明處。

眼前，兩位家臣滿臉驚懼、憂慮地說出與光圀談話的內容，並再三強調他的行爲對水戶藩而言，是莫大的危機。

賴房却十分鎭靜，臉上絲毫不見慌亂之色。

當他聽完光圀所說的大話，弄淸他著書的眞正意圖後，他反倒笑着問卜幽和辻了的說：

「哈！哈！他眞是這麼說嗎？」

賴房似有幾分喜悅，微微上揚的唇角不正表示他內心的歡愉麼？辻了的和卜幽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壓低嗓門說：

「我們以爲，少主這種念頭無疑是與幕府作對，他的叛逆行爲，足以影響水戶藩的存亡。我們會想辦法說服少主放棄這個念頭，但是，還得請您老人家從旁協助！」

他們甫將此趟求見的眞正意圖說出，賴房却詫異地說：

「你們……這算什麼呢？——好不容易讓這位頑皮搗蛋的小孩能專心地做學問，我爲什麼要反對？前陣子，我還眞擔心他成天舞槍弄棍會把身體弄壞呢！他總是那麼任性，這件事就由他去吧！」

賴房的決定或是出於爲父者對子女的溺愛，只是，聽了賴房的話，辻了的和卜幽也不敢再提出異議了。

「——光圀的話，未嘗不是道理。嗯！還眞是一番義正詞嚴的春秋大義呢！若將他的看法，解釋爲對幕府制度的叛逆？哎！你們的見解未免太膚淺了。光圀這番對天皇的忠誠，也可以說是維護宗室的利益！你們可知道有了天皇才有日本，也才有將軍之職？——哈！這孩子眞不錯！」

這倒是平日難得聽到的讚語。

「如果，水戶藩眞會因而遭遇削藩的厄運，那也是整個社會的錯誤，絕非光圀個人之非。——記得，那年他未滿十歲，我曾問他說：『倘若我在戰場上倒下，你將如何？』他回答說：『我會越過您的身體與敵人拚命！』如此一個不同平凡的男孩，在他十八歲的今日，會以水戶藩爲賭注，以從事編纂國史的大業，亦不足爲奇啊！我倒希望兩位本著『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的精神，以前輩、專家的身分幫助他完成這分心願！」

卜幽和辻了的跪伏地面，久久無法抬頭。

（難道這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這是他們生平所受的最大教訓，他們難以想像賴房的心胸，何以寬濶若此？

顯而易見，光圀的獨到之見是卜幽人見又左和辻了的這兩位漢學家，從未考慮過的，更難預料的是賴房竟也同意他的見解，父子間思想的契合，就如同他們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一般。不！這股血液非僅只流動在這對父子的脈搏裏，事實上，生活在這片土地的所有國民身上，都流動着這種血液，只是個人的私慾、文化制度和社會的種種現象，致使它由原先的單純統一趨於複雜混亂。

「我想，我該重新審視自己的思想！」

卜幽人見又左在歸途中，對辻了的這麼說。

同樣地，賴房和光圀的話語也不斷地在辻了的胸臆中翻攪……

終於，光圀編纂史書的計劃，付諸行動了。但是，這會兒還只是處於籌備階段，一直到明曆三年，亦卽光圀三十歲時，才正式進行實際的編纂。

他將築於駒込的別邸，改建爲修史館，網羅國內著名的史家，一起工作。

然而，事實也像卜幽所預料的那般，光圀爲了編纂史書所花費的貲財，多得令人咋舌。

九

寬文十二年，光圀四十五歲。

這是他立志修史的第二十七年，也是正式動手編纂史書的第十五個年頭。

同年，他將史館遷至小石川的府邸，訂名爲「彰考館」。小石川的府邸築於高丘上，是個著名的風景勝地，登臨其上，可以望見後樂園內繁茂似錦的櫻花；更可越過常盤木，與嫵媚秀麗的富士青山相見；南面則是宏偉的江戶城，那是幕府的所在地。

光圀在「彰考館」的匾額下，貼了一張館則，寫着：

1.辰半（辰時與巳時之間）入館，未時可歸。

2.愼用圖書，勿汚損或使之散落。

3.客觀公正地以文論事，若想駁斥不同的意見，需虛心處置，切勿惡言攻訐。

4.工作期間，不可怠惰放肆。

常時，卜幽人見又左和吉弘元常親率板垣矩、中村帆、岡部仙、松田效、小宅順、田中犀東等，及另外十餘名人員，實際參與工作，幫助光圀蒐集史料、考證並編纂史書，他們整日埋首史料堆中孜孜矻矻地忙着抄寫資料或謄寫原稿。

此外，佐佐十竹和吉弘元常等人，爲了蒐集史料，經常由奈良出發，到各處去採訪。

不久，光圀迎聘安積澹泊負責總編纂的工作，而由家老藤井紋太夫主持彰考館的業務。

秋山孟慶和丸山可澄更是藤井紋太夫的得力助手。

翌年，佐佐十竹和丸山可澄兩人奉命跋涉全國，以收集古文獻，他們的足跡遍及山陰、山陽、西海、北陸等地。當然，史料的來源不僅限於民間，後來，大串元善就常携帶光圀的親筆書信，拜訪京都的菊亭內府，要求借閱宮中府庫所收藏的重要文件和圖書。除此之外，元善還奉命探尋吉野時代的事蹟。

光圀既然向宮中府庫要求借覽珍藏的史料，自然也不會放過那些喜愛藏書的公卿之流。只要他聽說那位藩主家中藏有他所想要的東西，他總不辭辛勞地前往請求借覽。由於這些資料均屬珍品，雖然，光圀以水戶藩之名，憑着滿腔熱誠，爲遂心願，也頗費周章呢！

「聽說××地方有人出賣秘書古籍！」

「傳說某家藏有珍貴史料！」

一有上述這種消息，他毫不猶豫地派出親信，前往收購。因此，彰考館的書庫裏，有關日本這個國家歷史的參考資料，不多時即似汗牛充棟般堆滿倉儲。

相對地，光圀也爲這些資料，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尤其是財力方面，而這些金錢全來自水戶藩內的百姓。

不僅如此，一些脫稿的文稿付梓時，還需增加大批的工作人員，屆時必定還需支付爲數可觀的費用。

時至元祿四年，光圀的彰考館整理完成的計有「修史義例」、「彰考館總目錄」以及光圀親筆所寫的六國史跋文。——這些許成果在他整個計劃中，不過一小部分而已，對於整部國史將於何時編成，需耗時數十年或數代之久，誰也不敢仔細估量。但是，有一件事却是擺明着的事實——無論如何，生命總有盡頭。

十

從事這種流傳千古、功在邦國的偉大事業，自是值得誇讚稱許。但是，光圀的計劃過於龐大，至少以他有生之年來看，能親眼瞧見的成果，究竟幾何？

曾有一位有心之士，替他考慮這種情況時，不禁憂心忡忡地提醒光圀。但是，光圀却反問道：

「您的領地內，是否有栽種紅檜、杉木的山丘？」

他提出風馬牛完全不相關的問題後，在那位藩主尚未答話之前，又逕自做了解說：

「一棵紅檜或杉木，要能砍划利用，最起碼要經數十年的時間……我在藩內四處巡行時，經常可看見一些六、七十歲的老翁，在落日餘暉的映照下，仍忙着把杉、檜的幼苗栽種在山坡上。……倘若，我將您的問題請敎他們……我問他：爲何如此辛苦地栽種杉、檜，它們要數十年後，才能長成棟樑之材，那時，您能眼見它橫架在華麗的屋宇中，並享受應得的喜悅嗎？……我想，老農心中必定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事。那麽，他爲何如此辛苦地栽種樹苗？……餘話，我想也無需細說了。」

光圀做了一個「您該比我更清楚」的表情，攤攤手後，突然又開口說：

「對啦！姑且認爲我是想死後賞花吧！存於世間的時候不談，死後也想賞花，這也該算是人類的慾求之一……我覺得那些不計後果，不望回報而默默地種植樹苗的那些老農的慾望十分崇高。或許，光圀的慾望較常人更熱烈，所以，才會選擇在您眼中覺得愚不可及的事吧！」

此外，下列這段話也是光圀常向左右隨從發表的，他說：

「許多人認爲，含苞待放或已綻放七分之時的花朶，最爲美麗。但是，我却不願苟同，我以爲花謝之時，才是它顯露至美的時候。你可知道其中的道理？……因爲花在凋謝的同時，也主動

地播出種子。——換言之，花朵喪失生命的片刻，也將生命遺留世間。——這是一種令人不由得產生憐憫之情的本能行爲。當你明白這些道理，你自會了解人類的悲哀。二十歲時立下志願；三十歲時致力行之；到了四十歲時，總會隨着氣勢之盛而產生種種慾求，因此，似我們這般平凡之輩，如何擺脫私利私慾的困擾，而成爲大公無私的人呢？自然，我們必須將個人處於非常時期，或是因剎那間的衝動而做決定的情況摒除。但是，除去這些特殊情況，我們在平常時候，要想達到大公無私之境是何等不易啊！唯，當我們年老，而達知天命的年紀時，自會像將凋謝的花朵一般，也想在生命終了時，遺留些許鱗爪，這也算是人類的本能表現吧！不是嗎？」

由這兩段話，不難想見光圀之所以會興起編纂史書之念的根本動力之所在了。

「我想，大凡人們要在退隱之後，才會專心從事一些有益大衆，不爲私慾的事業。」

「——當然，我的意思並不表示，當一個人正值壯年，或剛屆老年時，絕無法專心於造福人羣的事業。我只是就自己的態度舉例罷了。每年，我都覺得自己的觀念有所改變。青年、壯年時，我尚無法忘懷功名利祿對我的誘惑，然而，踏入老邁之境……那些權位、財富都不重要了，我倒不是暗示自己在這時候，突然變得清高……」

光圀這麽說時，淡淡地笑了笑，才又繼續說：

「——我決定編纂國史時，還自以爲全國上下，就只有我光圀一人，懷有憂國之情，當年，我不過二十出頭，現在回想起來，那種自負簡直令人羞愧。……何況，我當時的行徑還眞像個浪蕩子，吃、喝、鬧事、歌台舞榭，那兒沒有我的行踪？對於外界給予的毀譽褒貶，我更是耿耿於懷，嚴格說來，那種憂國情懷並不完全……但是，有一件事，我以爲除非當年，否則永遠不會實行。那就是決定編纂國史和不顧萬難去實行……

我以爲那是個關鍵，對國家而言，年輕人究竟比老年人要來得重要。」

十一

光圀亦曾暗自思索：

（是誰灌輸自己這種忠於天皇的思想？）

無疑地，他心底會有回音告訴自己，是父親賴房。

光圀的父親是德川家康第十一個兒子。

賴房是位虔誠的神道信徒，生前，他到藩內參拜鹿島神宮不下數十次。他特地由京都請來一位名叫荻原的神道家，以師禮事之，並潛心向他請教有關神道的問題。

簡言之，神道的基本精神在於敬神，只要根據流動在體內的血液，上溯遠古的祖先，自能明瞭根源之所在。將這種態度應用在探究國體的眞貌上，不也很容易解釋嗎？

賴房就是這麽一位，自認受神感召的藩主。

雖然，他是與幕府關係最親密的藩國之一，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幕府」只是一個臨時性的機構，最多只能算是代替朝廷施政的代務府罷了，絕不可能取代天皇的地位。

因此，在新年度的慶典上，每當那三百餘名藩主，異口同聲地高喊：「幕府萬歲！萬萬歲！」時，賴房心裏只覺可笑。對他來說，此舉就算是善意的謊言，他也不願啓齒。

賴房他根本不認爲德川家康所遺留下的幕府制度，是一種能永久存在、經得起考驗的政體。據此，我們可以說，今日的光圀是賴房的化身。

光圀編纂史書的目的，旨在闡明國體，既不考慮幕府的意向，也不將本藩的興亡置於胸臆，爲了天皇，他情願做任何犧牲。當賴房明瞭光圀的抱負後，他曾說：

「光圀，他眞不愧是我的兒子！」

聞知父親的看法，光圀恍然悟道，自幼父親在有意無意間，卽已將忠於天皇的觀念灌輸給自

己。

除了父親，幼年時影響光圀較深的是一名女性。

她就是三木仁兵衛的妻子——亦即光圀的母親久子懷孕期間，寄宿於棚町三木家的主婦——武佐子。

光圀誕生於三木仁兵衛家裏，直到五、六歲時還認武佐子爲乳娘，因此，光圀算是她一手拉拔長大的小孩。

「奶媽！奶媽！妳快說好聽的故事給千代松聽嘛！快說，快說啊！我睡不着嘛！奶媽！」

每到晚上，她來侍候千代松睡覺時，千代松總這麼纏她。所幸，武佐子的口才還眞不錯，總能獲得安穩的好睡。爲此，武佐子還贏得「說故事媽媽」的稱號。

她能贏得「說故事媽媽」的綽號，是因武佐子尚未嫁至三木家之前，曾在京都皇宮內服侍嬪妃。其間，武佐子就因口齒伶俐而常被後陽成天皇的夫人召去講述故事。自然，她能輕鬆地應付千代松啦！

武佐子每晚爲千代松說些什麼故事呢？

不外歷代的民族英雄、天皇的故事和一些流傳民間的傳說吧！這些英雄事蹟和種種傳說，早在年幼的千代松心裏刻畫了痕跡，而影響他日後的行爲。因此，武佐子對光圀來說，不僅僅是給予身體所需的奶水而已。

十二

「咦！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嗎？」

坐在疊蓆上小几旁準備進餐的光圀詫異地問。

「既然我沒記錯，爲何替我送來這麼豐盛的餐食？」

「——正因今天是您的生日，所以我們特地到那珂港，買新鮮的鯛魚，並準備了紅豆飯。」

「你敢忘了我的吩咐？我不是交代過，遇到我光圀的生日，只需給我送來稀飯和一粒梅乾？」

「啦！這會兒，我記起來了！」

於是，這位家臣匆匆忙忙地替他換了食物。

由於，生日一年僅一度，所以，侍候他進餐的家臣，常忘了他的吩咐。日久以後，倒是每個人都知道他這種思親的情意。據說，光圀是在生母久子去世之後，才決定這麼做的。他曾對身旁的隨從表示說：

「慶生日，是爲了不忘母親在產褥中的辛苦！」

光圀也常說：

「再沒有比我更幸福的人了！我擁有雙親的疼愛；生存的土地上，又有如日中天、赫赫有名的天皇，更能不斷地欣賞到四時不同的花朵！」

光圀並非一位佯裝置身幸福的人，但，年歲漸長後，那種對萬物感恩的心理，確是日益深濃。

「光圀身受的文化陶冶，無不承自前人之賜。倘若，身後無法給後人留下建樹，這趟人生也白走一遭。」

由他坦率、誠懇的言詞之間，我們不難窺見他的高尙情操。也因他有這種認識，所以，他對古人的尊敬比常人更深幾分，光圀最崇拜的人物是楠木正成。

爲尋找史料、考證遺跡而四處奔波的家臣佐佐十竹，在行旅途中託人捎信回西山莊，信中有云：

「……我在河內某一座寺院中，發現楠木正成的神牌，上書『贈三位左中將』等字……」

自然，佐佐十竹也在字裏行間吐露內心的感觸。

昇平之時的元祿時代，提及楠木正成，或許，任誰也不知道他有何種事蹟？但是，若是談論足利尊氏時……也許會觸動某些人的記憶，而想

起楠木正成是何許人物呢！

「……眞讓人痛心疾首。只要發現蛛絲馬跡，卽便掀起草皮、挖空泥土，也要詳細地調查。」

這是光圀在佐佐十竹出發前，對他的反覆叮嚀──因此，當他看完佐佐十竹捎回的信函時，他不禁叩首蒼天，老淚縱橫地喃喃稱謝，或許眞是誠摯感天吧！

翌日清晨，他喜孜孜地對隨從說：

「昨晚，我高興得徹夜未瞌眼！」

於是，光圀接連發了二封信給佐佐十竹。

許是，光圀眞要把遺落擷河泉，遍灑楠木正成一族忠烈碧血，如今或已長滿靑苔的大石，搬運回湊川，在湊川籌建一個紀念碑吧！

（眞該由光圀大人做這件事嗎？）

聞知光圀心意的人，不禁爲他暗暗擔憂。

× ×

如果讓回憶的怒潮狂嘯不去，只怕酒冷燈焰也將殘！此章雖以宴會爲題，似也談多了題外之話，姑且讓我引您回到雪乃和蕗子那兒，將那焦黑的燈芯剪短，讓燭火再度燃亮，溫暖座中諸人的心扉。

莊內風雲

一

「──好吧！」雪乃頓了一會兒，這麽說。

多年的心願，今夜既已了遂……終於面見光圀了。

儘管，意興正濃；儘管，話題仍多；無奈，多有盡時。何況，圍在他身旁的還有這麽些人……雪乃只好對蕗子說：

「蕗子！我們也該向老人家告辭啦！」

正當這對母女起身時，光圀突然喚道：

「雪乃！妳們等一會。悅之進，喚物左衞門進來！」

光圀考慮到雪乃母女在歸途中的安全問題，遂喚來牧野物左衞門，問他是否備妥坐轎？

然後，他又望向雪乃，對她說：

「我也差人替妳們準備坐轎，這段時間我們還可以多聊聊！再待一會兒吧！」

說完，光圀又命人由地窖拿出好酒，再行斝酒。

「倘若各位不嫌棄，就讓老朽和小女替大家斟酒！」

雪乃說着，就領着蕗子拿着酒杓爲大夥兒斟酒，間時雪乃也高興地與他們寒暄問安。

蕗子亦從容地跟隨母親身後，以纖纖玉手替他們斟滿酒杯，一些年輕武士爲此興奮得執杯的雙手，猶微微抖顫！

適巧，有人來報──「座轎已經準備妥當！」

於是，雪乃讓牧野物左衞門將帶來的浙江餡餅，送給光圀，才在物左衞門的陪同下離開西山莊。

臨離莊門之時，雪乃面露遲疑，似有隱言未吐。

光圀或許也發現了。但是，他却說：

「有空再到西山莊來吧！再見！」

雖然如此，從光圀的表情看來，他也爲未能促膝長談，做澈夜之歡而略顯惋惜吧……

負責送雪乃母女到莊門外的劍持與平，回來後告訴光圀說：「看來，雪乃很希望與您老人家單獨談談！」

「眞的嗎？劍持與平！」

「眞的！……好像是蕗子姑娘遇到麻煩事兒！我想，雪乃這趟前來西山莊，是想請您老人家幫忙，或是聽聽您老人家有何高明的意見……」

「前天，我進城時，也聽到一點消息。但是……我想沒什麼關係，才讓她們這麼回去！」

「但是……可能有重要的事！」

「早知如此，我該問問她才是！」

「改天，雪乃該會再來拜訪您！」

在這一瞬間，劍持與平彷彿望見光圀眼裏的隱憂：

「我在那家餡餅店聽到有關蕗子的消息……難道，這些話裏，另有含意？……」光圀喃喃自語。

美酒、濃湯盡爲厨房裏的人端走了，年輕武士的面前，各放着雪乃帶來的浙江餡餅。

餡餅外裏有一層透明的紙，閃閃的油光，格外誘人。一些武士已禁不起餡餅的香味，囫圇吞進肚裏去，有些武士則小心地納入懷中，想帶回家細細地品嚐。

光圀一面喝茶，一面撕開油亮亮的那張紙——

由這會兒開始，他們才算進入閒談的氣氛，雖然，夜色深濃，星兒綴在闃黑的夜空中，更顯得璀璨奪目。但是，任誰也無意在此刻踏月歸去！

然而，就在他們享受夜的恬靜、言語的趣味時，一件萬萬沒有料到的事，却發生了。

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自業已深掩的莊門，驚擾了室內和樂融融的氣氛。

二

推門入內的是方才護送雪乃母女回家的轎夫，和一位住在附近的農夫。

「出事了！出事了！快去幫助他們！」

他們衝進西山莊後，這麼喊着。

「快呀！再遲些時候，轎裏的女人也完了！——原先在轎旁侍衛的牧野物左衞門，遭到突然現身的兩、三名怪客的偷襲，已經受了傷啦！」

「什麼？中途攔刼坐轎？誰？是誰？」

坐中的武士有人驚恐莫名的大叫。

當他們全體起身離座時，室內也只剩下一半的人了，其餘的武士在聽到這件意外發生的同時，全都衝到那間儲放槍矛刀劍的小屋去，少數人顧不得該拿把刀或槍保護生命，逕自朝莊外跑去。

「聽着，全都給我坐下來！」

光圀出聲制止武士們的莽撞，在他看來，衝出去的半數武士，應付來襲的武士已綽綽有餘。

院內，光圀的家臣，一面拿好言好語安慰驚慌失措的轎夫和那名農夫，一面想由他們的口中，探聽事情發生的經過情形。而這段期間，光圀和那些武士盤坐疊蓆上，四周的紙門全被拉開了，燭芯被夜風吹得搖擺不定，他們就這麼靜坐在似閃電般的，一亮一亮的燭光下。

不一會兒，劍持與平匆匆地走進室內，將聽來的消息，報與光圀知道。

「出了莊門以後，不過走了一千公尺……剛巧來到增井川的桃源橋頭，就遇上幾名怪客由附近的松林裏竄了出來。他們首先把物左衞門殺傷，圍住蕗子的坐轎……以下的情形，轎夫和那名農夫未來得及細看，便趕來向您老人家通風報信了！」

「嗯！他們到底來了多少人？」

「一個說是五、六人，另一個說是不只這個

數目，慌亂中，他們的眼睛都給嚇花了！」

「那麼，來人的裝束如何？」

「也不太清楚，說是像一批浪人，又說像是賭徒！」

「劍持與平！你和悅之進提把燈籠到四處查看，看看是否有行迹可疑的人出沒！」

「悅之進這會兒不在莊內，方才，他一聽到消息，就急急忙忙地衝出去了！」

「混蛋東西！這個遇事不知輕重的傢伙！他怎麼能未經我的允許，擅作主張呢？──算了！算了！我以後再找機會教訓他！你和文八一塊去吧！」

「是！」

劍持與平和文八走了以後，光圀又喚來兩名隨從說：

「你們去通知鷲尾覺之丞和大田村的巡廻役大高新右衛門處理此事。……其實，他們可能早就聞訊趕去了，但是，爲防萬一，你們還是跑一趟吧！」

緊接着，一陣匆忙雜遝的脚步聲走近了。二、三名氣喘吁吁的武士，張大着嘴說：

「牧野物左衛門大人，已經死了！」

其中之一，抑不住滿心的悲哀，以帶泣的嗓音說：

「蕗子姑娘和雪乃也失蹤了……他們將轎子刼走……我們得分頭去找她們的行踪！」

說完，未待老人有所反應，回身就往外衝，一會兒就不見了身影。隨後，西山莊就這麼人來人往地，亂成一片。

正在這忙亂的時刻，鷲尾覺之丞無聲無息地出現在西山莊內，身爲負責維持此地安危的主要官員，覺之丞自覺對於此次意外的發生，無法推卸責任。

他已下定決心，將以自裁贖罪。

覺之丞立在灰暗的院裏，望着隔着一段相當距離的老人。突然，他「咚」的一聲，跪伏地上。

「小的罪該萬死……」他的額頭緊貼着地面

三

「……鷲尾覺之丞！你不是少將府的臣屬嗎？到我西山莊來，有何貴幹！哼──」

光圀的眼睛，此刻看來特別有神，炯炯的眼光令人不寒而慄，他望着覺之丞這麼罵說。

「是的……是……」

失職的愧疚和自責，已使覺之丞陷於手足無措的窘境。他腦中所想的，只是「切腹」「切腹」，混亂的思緒，使他無法流利地表達自己的意思。

「糊塗！眞是糊塗！別忘了你是藩府的官吏，到我這兒請罪幹嘛？我已經不是藩主啦！何況，這件事還未塵埃落定，你急什麼？……去！去！去！快去處理雪乃和蕗子失蹤的事……哼！混帳東西！」

「是……我已經吩咐下面……牧野物左衛門的屍體，我也檢查過，現已停屍瑞龍山本堂。至於，追捕兇手的事，我派大高新右衛門負責分派！」

「可有把握逮着兇手？」

「這……不瞞你說，相當棘手！」

這句話是覺之丞在職時不該說的，但，既已決定以自盡來承擔全部的過失，何妨坦誠一切？

「……眞那麼困難？」

光圀的語氣明顯地透出內心的失望。

他未再多言，靜靜地闔上雙眼，像是默認了這件事，然而，事實眞如此單純？不！其間另有隱情……

在覺之丞跪伏地面，光圀坐在熒熒燭火的室內瞑目沉思的此刻，遠處傳來隱約的喧囂聲，細細聽來像是圍捕兇手的武士們，互相呼應的喊叫。

——夜風的頑童，穿梭室內，讓燭火似夏夜的螢火蟲，跪伏地面的覺之丞，稍稍抬頭說：

「我不會將今晚的事傳揚開去，但是，我萬萬沒有料到，他們竟敢在這種情況下動手，太猖狂了！」

「也該怪我一時失察，才會發生這種意外。」

「……幸好，您老人家平安無事！」

「我想，他們是無法接近我，以致原該落在我頭上的災難，竟降在雪乃母女身上……災禍總欺負弱者！」

「眞難令人嚥下這口悶氣！如果，這件事能公開處理，或許，明、後天就能將兇手逮住！」

「算了！算了！」

光圀立即搖頭否決，看來，他不希望這事被擴大渲染。或許，他只想將今晚的意外，當作任何一個村莊都可能發生的平常事吧！

（可是，萬一兇手已經越過村界，逃入鄰藩……，屆時若想追查兇手行踪，勢必要與鄰藩交涉……）

光圀不願此事發展至那種情況，於是，他說：

「覺之丞！」

「是的！」

「天亮之前，還未能將兇手逮捕，也就別再追究了。同時，你得下令所有參與追查兇手的人，絕口不提此事，提給藩主的報告中，也別胡亂寫。——總而言之，死者無法令其復生；被擄去的人，暫時也無法回來！」

「……所以，這是我的過失！」

「不！不！這是無妄之災，倘若，繼續追查而將對方逼急了，可能對雪乃母女不利，萬一，他們殺了雪乃母女，棄屍山野逃亡海外，不就完了！依我之見，目前，我們暫且靜觀變化，探明對方何以搔擾我的清靜再說！」

更漏已深，參加聚會的武士也都各自散了去。

四

西山莊的莊門已上門閂，該是入夢的時刻啊！

「睡吧……那個人還讓房裏的燈亮着？」

光圀許是看見那間房內，還有燭火跳躍吧！他站在洗手檯旁高聲地罵着，音調雖高，却帶有長者的慈愛。

光圀的語音尚未落定，房裏的燭光就滅了，室內的傭工們，也許正悄悄地在咬耳根子說：

「喂！再也別去打擾老人家……」

燭火既已吹熄，他們各自鑽進被窩後，輕輕地闔上雙眼，想早入夢鄉。只是，不久之前所發生的意外事故，重又襲上心頭……其中，鹿野文八更大睜着眼。

只要稍有動靜，也不管是否風兒的戲謔，鹿野文八都全神貫注地豎耳聆聽——是悅之進的腳步聲嗎？

（悅之進該不會瘋了吧——）

某次，悅之進曾對鹿野文八提及他與蕗子姑娘的事，據說，他與蕗子有指腹姻緣。不管眞相是否如此，他們自幼青梅竹馬，長大後也彼此傾心對方的容顏和才幹，可是不爭的事實。然而，蕗子和她的母親雪乃，却被來歷不明的怪客所刼，是此，悅之進在事發後的焦急之情，鹿野文八多少能體會的。

方才，老人家爲了悅之進未獲指示，即擅作主張趕去事發處而震怒異常，認爲他是不知輕重的莽漢。若以主人的身分而言，老人家的指責，容或有理，但是，他或許並不知道悅之進和蕗子姑娘的親密關係吧！

「……如果我是悅之進，我也會不顧一切地衝出去！」

鹿野文八十分同情悅之進，他之所以遲遲不

願入睡，也是擔心悅之進回來，無門可入而想替他開門。

——只是，悅之進一直沒有回來。

躺在被窩裏暗自焦急的鹿野文八，在久候悅之進却又未得半點聲息時，不禁胡思亂想了！他心想：是否悅之進緊追怪客之後，最後却在某處山林裏爲怪客所害，因爲以寡擊衆畢竟不是件容易的事！

這羣怪客的來歷究竟如何？莊內的人都不知道——

（老人家和鷲尾覺之丞或許知道……）

突然，鹿野文八想起，前天傍晚江橋林助在增井川附近，發現一名行跡詭異的商人。是否和今晚的事有關呢？

腦海裏盡是這些問題，鹿野文八愈想愈不對勁——

（糟糕，老人家的安全也是大一疑問呢！）

轉念至此，鹿野文八晶亮的眼睛在黑夜裏溜轉得更靈活，彷彿黑暗裏，有某種危機潛藏。

但是，當他再追問自己，那會是何種危機時，却又茫然，思索不出個究竟！因爲，事發迄今，眞相仍未明朗。儘管情況撲朔迷離，鹿野文八自己認爲：

（德川幕府十分忌諱老人家的作爲，而一些忠於幕府的學者，也一再地向將軍進讒言，他們異口同聲地指責光圀對將軍懷有貳志，並指出光圀目前正在編纂的大日本史，就是他叛逆幕府的明證。此外，那位在將軍跟前，正是炙手可熱的權臣柳澤吉保，更是打心眼裏敵視老人家的一切行徑。這些人爲因素，極可能影響老人家的安全。或許今晚的歹徒是他們派來的？只是，這又和雪乃母女牽扯上什麼關係呢？——也許根本是兩回事……）

「不懂！不懂！……悅之進怎麼搞的？」

鹿野文八翻身換了個較舒適的姿勢。

——屋外，清晰聞得夜鶯的鳴聲。

五

「唉！也該闔眼，歇它一會兒了！」

思及明日可能會有的忙碌，鹿野文八使勁地闔上眼睛，想讓自己安睡片刻。怎知，尚未睡熟，却聽到玄關處傳來一陣輕巧的開門聲。

「……會是老人家起來了？」

鹿野文八倏地爬出溫暖的被窩。

若在平時，這會兒，悅之進一定週到地一旁侍候老人，可是，悅之進一夜未歸哩！

鹿野文八趕忙穿好衣服，快步來到老人的房裏。

——奇怪！怎沒看見老人家的影子？

他繼續往裏邊一間間房子找去，眼看已經是最末一間啦！那是老人的書齋，約只三張疊蓆的大小。

鹿野文八上前拉開紙門時，才聽到略帶沙啞的嗓音，低低喝問：「誰啊？」

——噢！老人家原來在這兒。

聽到紙門被拉開，光圀才回頭詢問，並看了一眼紙門拉開處。當他發現來人是鹿野文八時，他說：

「我說是誰呢！原來是你！」

鹿野文八額頭貼着疊蓆，恭敬地與老人道了早安。老人却是輕哼一聲，就轉頭面向書桌，繼續寫字。

——渡邊悅之進還沒回來嗎？

鹿野文八心裏一直盤算着老人這麼問他時，該如何回答才妥當！但是，他却聽到——

「昨晚睡得遲，你今天起得可眞早！別去打擾其他的人，讓他們多睡一會兒吧！」

「是！老人家可有什麼吩咐？……悅之進，尚未回來！」

「水開了嗎？文八！」

「水已經開了，正噗噗地叫呢！」

「你替我泡杯茶來，好嗎？」

「是！」

於是，鹿野文八以不甚熟練的沏茶法，替老人準備了好茶。在文八眼裏，老人家的神態和平日毫無兩樣。

「文八，你認得這些詩句嗎？」

說着，光圀把桌面上的詩稿遞給他。

文八暗自在心底喃誦一遍後，再以低沉的聲音吟哦——

「忙裏山看我，閒中我看山，
相看相不似，忙總不及閒。」

老翁含笑地點了點頭，並說：

「正是！正是！這是我面對青山，突的記起的詩句，可惜不是我的作品，但是，不管作者是誰，這是一首好詩，意境不凡，令人嚮往，不是嗎？」

「是！」

嘴邊這麼應着，實則文八心裏不甚明白其中含意若何？

老人一直沒提及昨晚的事，他又拿出一張紙，說：

「我得靜靜地想些事情，今天閉門謝客吧！文八，你就替我看門！如果，來人堅持要見我，只請把這首詩，拿給他過目，別忘了！」

文八雙手接過白紙，定睛一看——

「諸位休見怪，山城好閉門，
此山無長物，唯有野清鶯。」

這也不像是老人所寫的，或許是明人的作品。

「老人家，把它貼在門口行嗎？」

雖然聽見文八這麼建議，老人却未置可否。他還是望向眼前灰綠一片的青山。

鹿野文八拿着那張紙，走出書齋。

——嗯！這一夜，大夥都未睡好。你看！山莊的門窗全都打開了，或許是受情緒的影響，今朝不似往常的清晨那般清新可愛呢！平時，盈滿笑聲人語的厨房，這會兒却是靜悄悄的，只有偶

爾發出碗碟碰撞屬於瓷器的清脆聲音。

文八呆站在屋外，拿著那張白紙，一時也不知是否該把它黏貼在房門板上。——眞糟糕！

突然，一陣像野狗般的低吼，響自身後。

文八嚇了一跳，忙不迭地回頭一看！

——哇！悅之進，你回來啦！

文八要不是回頭探看究竟，還眞無法分辨那低沉的吼叫，竟是發自悅之進的喉頭？沒料到一夜之間，他的聲音變得如此雄渾，低啞充滿了野性。

——不！他簡直像是換了另一個人，一頭亂髮、破裂的袖口、眼尾像是要裂開一般，更可怕的是他的眼神，就像提在他手中的白刃，閃著逼人的光芒。

六

隨著一聲低喊，兩人都分別靠攏前來。

文八開口問他：「情況如何？」

悅之進却像跋涉千山萬水的落魄行旅，累得話也懶得交代似的。也許不單只是肉體上的疲勞，這會兒，他連思緒也理不出頭緒。只見他抬手攏攏亂髮，答非所問地說：

「……老人家已經起床，還整夜未闔眼？」

他的語氣，像是唯有此事最值得掛懷。

「老人家睡了一覺，今早他和往常一樣，已經坐在書齋裏看書、練字了！」

「……是嗎？」悅之進稍微鬆了一口氣。

「文八，幫我把乾淨的衣裳拿來，這副模樣根本無法見老人家！」

悅之進邊說邊朝大井的方向走去，他是想略略梳理外貌，換上潔淨的衣服，除去僕僕風塵的狼狽。

「好哇！你等等，我這就去拿來！」

鹿野文八飛快地跑進屋裏去。

趁著這段時間，悅之進忙著梳理、刷洗門面，待他換上整齊的衣服後，他又略帶不安地問他

的朋友說：

「今朝我沒在旁侍候，他還好吧？」

「和往常一樣啊！沒什麼改變！倒是你自己，……瞧你方才那個模樣。悅之進！你一定和對方遇上了，是不？快告訴我，你是否抓到人了！」

「……不……！」

任由鹿野文八怎麼追問，悅之進只是搖搖頭。但是，他那一臉悲痛欲絕的表情，讓人覺得，若是不識趣地繼續追問，必定會使他傷心落淚。

鹿野文八不敢再追問，他默默地望著悅之進。

悅之進努力抑制內心的激動，想讓情緒平穩，好半晌，他終於恢復常態，對鹿野文八說：

「麻煩你替我通報一聲。你別笑話我朝夕侍候老人家的人，竟還要人替我引見老人家，我擔心他老人家見了我，會氣壞身體……昨晚，我未經他的允許，擅自跑開……今天早上又來不及回來侍候他……我眞該罰！」

「老人家宅心仁厚，不會與你計較的。如果，你不好意思單獨見他，我陪你一塊進去就是了！」

於是，文八走在前頭，悅之進隨後跟著由書齋的側門入內。按說，老人家由窗口就可發現他們，只是，光圀一直裝作沒看見，鹿野文八逼不得已，只好開口說：

「老人家……悅之進剛剛回來了！他對於昨晚，未得您老人家的允許，擅作主張；以及今早未能侍候您……覺……覺得愧疚，將來向您老人家賠罪！」

鹿野文八吞吞吐吐地替悅之進找了好些理由，但是，未待他把話說完，老人家就說：

「爲了渡邊悅之進嗎？如果眞是悅之進，我想他也不必回西山莊了，我可以讓他恢復自由。文八，你就這麼告訴悅之進好了！」

說著，老人家由裏面拉上紙門。

蒼生

一

這兒是緊鄰道路的一片田野，過往行旅都可看見。若詳細地說，這塊地是尼崎城主青山家的領土，位於兵庫的坂本村內。在遠古時代，楠木和足利兩家，爲爭權奪利而在延元元年五月所引發的著名戰爭，正以此地爲戰場。

其地西南方約四、五町處，有湊川流經，因此，這一帶被人稱爲「湊川」。

身臨此境者，縱無芭蕉（古詩人）之才，也難免興起吟哦詩詞之情，以一吐胸臆。

八月，暑氣未消，屬於夏末的餘韻猶盪漾其間。

眼前，視野所及盡是白茫茫的一片，不時由河床那方向吹來的習習暖風，摻雜著絲絲似有還無的焦味，更令人興起思古的異樣情懷。當這片蒙上一層白灰的野草，隨風翻滾起伏時，藏匿草叢間的蝗蟲受了驚嚇，紛紛躍起另覓新居，綠色的小點只這麼一閃就不見踪影了。

鏗……鏗……鏗……

那是鋤頭用力敲在土中的聲音，聽來，每一鋤頭都充滿勁道。這時，突然聽到有人說：

「大人！大人！您再這麼認眞工作，我們連吸烟、休息都得免了呢！拜託您歇一會兒，擦擦汗吧！」

石匠權三郎說完，將手中的鑿子放下，擦擦額頭的汗珠。在他的身旁，還堆放著好幾塊壇石，那些正拿著鑿子埋頭工作的學徒們，聽到師父這麼說時，也都伸直腰身，喘喘氣，其中之一還湊熱鬧地對那名男人說：

「佐佐大人，眞是這樣哩！我老早就想停下來休息，抽口煙，吹吹涼風。但是，每一抬頭都瞧見你汗流浹背的埋頭工作……抽煙、吹風的念

頭只好打消啦！哇！眞受不了呢！拜託您別這麼『折磨』我們好嗎？」

「哈！哈！哈！看來，我眞做錯囉！」

鋤頭耕地的「鏗鏗」聲，總算停了下來。

放眼四周，是一片平野，就只那名男人站立處是一個隆起的土丘，看來像是無人照拂的荒墳。

據說，楠木正成在延元之役戰死這兒，那麼，這坏黃土……會是楠木正成忠魂義骨的歸宿？

他正把荒墳的泥土挖鬆、耙平，聽到石匠權三郎和他的學徒連連抱怨時，笑著說：

「休息嘛！歇一會兒沒什麼關係，反正，你們也不必爲此擔憂，還是當工人比較舒服！」

他是位年約四十上下、膚色黝黑的中年武士，由於，天氣太熱，外衣已被脫置一旁，身上僅存的白色衫褲，也因泥土、汗水弄得一身的灰黑。

他倚著鋤頭柄，滿臉含笑地望著那些年輕男子，髮際、和衣襟敞開處的濃密胸毛，均有晶亮的汗珠滾動，湊川的風兒，毫不吝嗇的拂過他的鬢髮。

從開春時候，他就馬不停蹄的來往湊川和奈良之間，偶爾，還得趕往住吉，挑選適合製碑的石材。這個中年武士正是奉光圀之命，籌建楠木正成墓碑的佐佐介三郎。「佐佐大人，您怎能這麼說呢？」

權三郎的學徒，名叫爲吉的年輕人，突然叫了起來。他是位爽朗、風趣的人，這會兒，搖著手抗議道：

「喔！你說，我們是工人，所以才能休息……這麼一來，我們怎能心平氣和地休息呢？佐佐大人，依我們的經驗，您這種工作態度，實在不值得鼓勵！根本無法持久嘛！」

「嗯？說來我聽聽，你怎麼解釋？」

「您拚命地工作給我們瞧，目的是要我們這些嘍囉手脚也勤快些。當然，您覺得疲倦時，隨時都能找機會休息，隨時都可以撒手不管，可是，我們……」

「這個可惡的傢伙！明裏是罵佐佐大人，實則罵我！呿！何時學會這套指桑罵槐的本事啊！」

權三郎拿手推了推爲吉的腦袋，爲吉誇張作態，雙手緊護著頭顱，半晌才抬眼偷窺他師父，權三郎也不理他了。這時，他又轉換目標對佐佐介三郎說：

「這會兒，我想到廣嚴寺轉轉，向那些小和尚騙些苦茶和煎餅來嚐嚐。佐佐大人，您可有話要小的替你轉達給廣嚴寺的住持，我一定不會饞得連話兒都吞進肚裏去的，這一點，請您放千萬顆心哪！」

說完，他就像陣風似的，奔過草原的中央。

二

「哈！哈！哈！這傢伙的確有趣！多虧有他一起工作這兒才無時不洋溢著笑聲！或許，這類脾氣的人極易遭人欺負，但，實在是不可少的人物！」

佐佐介三郎從墳塚走下來時，這麼說。但是，權三郎却以玩笑的口吻駁道：

「佐佐大人！這些話可不能當著爲吉的面前說喲！否則，他不樂得忘形才怪！」

於是，這兩人併肩走向那間用粗木頭和木板所搭建的小屋去。入門後，映入眼簾的是一塊業已完工的巨大石碑，它橫擺在小屋的中央，上面雖覆蓋一張薄薄的白紙，但，依稀可見碑文是一手練達的隸書。文曰：

「嗚呼忠臣楠子之墓」

這是光圀親筆書寫的八個大字。

除此之外，將深埋這塊墓碑之下的石棺，也在權三郎的督促下鑿製完成，棺內平放一面圓鏡，鏡面上寫著：

「楠木正成之靈　源光圀造立」

難怪這間簡陋小屋的屋簷下，懸掛著草繩。通常，稻草繩是掛在神殿前，旨在提醒衆生禁止入內；或是新年期間懸掛門前，取意吉祥的東西。這兒也張掛稻草繩，自然表示閒雜人不可入內，以示對楠木正成的尊敬了。

一些代表楠木正成御靈的物件，都已準備妥當，剩下的只是用於佈置墓地的墻石和龜石。一旦，這些東西雕鑿完畢，紀念這位忠臣的墓園即告完成。

「權三郎！這件工事已完成大半了！」

「是呀！」說時，他將斜靠在牆上的草蓆拿來，平鋪在地上，兩人同時盤腿坐下。

「權三郎，開春以來就讓你忙到這會兒，報酬又低，要求又嚴，眞難爲你們……」

「不！這麼說，我更慚愧了！」

「爲什麼？」介三郎不解地問。

「您的話，讓我想起剛剛接受這件工事時——當時，您將計劃告訴我，我一聽說雇主是水戶大人，心裏暗自盤算，對方貴爲一藩之主，這下子該可以發筆橫財才是——坦白地說，當初，我是想從中大撈一筆！」

「喔？那太對不起，讓你失望了！」

「不！不！這是件令我終生感覺驕傲的事！我非但不後悔沒賺到那筆錢，心裏還感激您給我這個機會……倘若，我眞如當初所想，在這件工事中發了橫財，只怕下半輩子也過不安穩！甚至可能爲此遺憾九泉。佐佐大人！這塊墓碑是永遠不會腐爛的呀！」

「我也將你慨然相助的義氣和工人們辛苦工作的情形，告訴住在西山莊的光圀大人知道。」

「這些不都是承您的教誨。……若非，您每天不厭其煩地以淺顯的語句，爲我們講述楠木正成公的事蹟，讓我們體會他的偉大……工作期間，我們極可能背著您偷工減料……這……這可是很難預料的事！」

權三郎說到這兒，尷尬地搔搔頭髮，繼續說：

「但是，我們由您那兒，澈底了解楠木正成公與其夫人、子孫、族人的偉大事蹟——我不知該如何表達，只是，自從我們知道他的忠義之後，工作態度亦判若兩般，我不禁爲自己曾打算從中漁利的念頭，而覺羞愧難當。不單是我，連那些工人也像換了個人似的……雖然，我們只是一個石匠，手中拿的只是一把鑿子，但，我們從心底認爲自己是立在御旗下奮勇作戰的勇士……彷彿，楠木正成公仍活在世上，您不覺得嗎？」

三

「是呀！正是如此！」

佐佐介三郎略略頷首，表示同感。

「其實，不只是正成公而已——古人皆與我們同在！」

「……嗨！眞是這樣嗎？」

聽到佐佐大人這麼說，權三郎又迷糊了。

對權三郎來說，有關楠木正成的英勇事蹟他已了然於心，自然能感受那股精神的感召，但是——提及古人皆與我們同在，一時間他還眞想不透呢！

介三郎耐著性子，爲他解釋說：

「聽說，你虔誠信奉法華教？我就拿宗教當個例子吧！當你面臨困難而想克服難關時，是否會想起日蓮上人堅毅不拔的精神？你是否會藉著他的堅毅精神鼓勵自己？」

「……是的！日蓮上人的確曾遭遇許多困難啊！」

「再如，豐臣秀吉如今不過是一堆白骨，但是，對一位處身逆境的年輕人來說，只要思及豐臣秀吉幼年及少年時代所遭遇的困阨，自會安慰自己：目前所遇到的逆境算什麼？而興起奮鬥的勇氣……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他總能在決定不下是否放棄之時，產生一種不能成爲豐臣秀吉第二，也該對將來存有希望的念頭，而鼓起勇氣。」

「我出生貧寒——自幼又體弱多病，有時，常想生不如死……但，每當我有那種絕念時，自己又不期然地替自己找個藉口——譬如某些偉人，以鼓勵自己。當然，這些人都是業已去世的人物！」

「雖然，生活在我周圍的人，才可能給我實際的幫助，但是，人情冷暖，世事豈堪預料？誰也不知道先前有恩於你的人，在下一刻是否依舊仁慈？何況，要想和這些人成爲知己，實非易事——古人却不然，只要你心中有這種渴望，他自然就成爲你的知己、甚且良師！」

「因此，我們才說古人未死，皆與我們同在！」

「不！不！還有其他理由——譬如：遇有國難，人們會想起當年時宗驅逐敵人的英勇而振奮人心，在浮華奢侈過後，人們自然嚮往純樸清淨的生活，而憶起親鸞上人和道元所遺留下的精神遺產；國內或是某地發生饑饉時，人們會重新爲那些原在豐衣足食時不覺重要的農夫，給予新的評價；國家板蕩時，盼望忠臣出現等——大概就是這一類的道理吧！」

「喔！原來如此！」

「因此，這些業已埋葬土中，化爲枯骨的偉人，在國難期間，極可能被後世子孫引爲英雄人物，而活躍在他們的胸臆中。這些偉人藉著文字、繪畫或口傳等的傳播，自然而然地留駐後人腦海，或溶於血液裏。」

「喔？是這樣嗎？」

「是呀！古人的精神意志，總在不知不覺中注入人們的體內。就以你爲例，這半年裏，你日夜面對著正成公的石碑專心雕鑿，正成公的意志，就如滴滴鮮血，自然流注你的體內，我這麽解釋，你是否明白呢？」

「嗯！我好像懂得那麽一點了！」

「因此，古人雖生猶死，他們藉著後人的軀體和靈魂，繼續生前的未竟之業——」

「嘿！這道理挺有趣的嘛！」

「不！怎能以有趣形容呢？那是一種實際存在的可怕現象，你且細心思量，個人的生命不過五十寒暑，而却可能影響千秋萬世，只要有國土、有生靈，他的意志便能一代一代地傳遞……」

「哎！這層道理我不懂，太難了！」

「簡單地說，目前正進行的建碑工作，其影響是無限的！」

「對了！佐佐大人，水戶的黃門大人爲何緣故，想替楠木正成公重建石碑呢？總該有個緣起……」

「黃門大人認爲，有必要將埋葬地底的正成公喚醒，重新活躍世間——否則，若想祭弔一座荒塚，只需平常的出家人就可辦到，何需借助老人家的威望呢？」

四

畢竟權三郎只是一名石匠，初時，他根本無法了解這許許多多的道理。但是，這半年來經常與介三郎接觸，他多少也受了影響，而開始思索人類生存世間的價值問題。

除了權三郎以外，另有一人特別喜歡聽介三郎談道理。每當，介三郎爲工人們講述楠木正成的事蹟，他總是全神貫注地傾聽，連介三郎與其他的人談話時，他都默默地立在一旁注意。正像此刻，他悄悄地站在門外。

這人就是幫忙打雜的勘太。今年五月上旬，佐佐介三郎回西山莊請示光圀後，帶著光圀親筆書寫的碑銘「嗚呼忠臣楠子之墓」，趕返兵庫時，在箱根地方收留的漢子。那天，介三郎雇了一頂轎子，抬轎之一正是勘太。

雖然，勘太年輕，體格壯碩，但，抬轎的步履却不穩，沿途中，每每遭受同伴的奚落——

「勘太！好好走，別東倒西歪的，我還想活呢！」

偶爾，轎夫們的罵話不堪入耳，轎內的介三

郎忍不住出聲詢問究竟？這時，轎夫才訕訕地說：

——這個傢伙根本不是抬轎的材料，他在一個月前才到這兒謀生的外鄉人，抬不穩轎子呀！

介三郎心底十分同情他，又因沿途寂寞，遂常與他說笑，拿他當開心果，一路來到三島，在某家茶棚裏歇息時，勘太主動走到介三郎的身旁，問道：

——大人！您手中拿的究竟是什麽東西？這一路來，我就沒看見您把它放下，眞那麽珍貴嘛？

於是，介三郎對他明說，那是某位顯要人物的墨寶，並簡單扼要地把爲楠木正成建碑的事告訴他，墨寶則是楠木正成的碑銘，勘太聽後，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這麽說，您大人是水戶嘍？

勘太臉上流露他鄉遇故知的欣喜。

介三郎未來得及解釋，勘太就被同伴喊去了。

當介三郎抵達目的地，辭退坐轎，行至千本松源附近，却聽到後面有人喊叫道：

——大人！佐佐大人！請留步！

原來是勘太，他一臉誠摯地懇求介三郎將自已收留身旁扛行李，介三郎婉轉的拒絕了。

然而，勘太却不願放棄機會，他苦苦哀求介三郎帶他到兵庫，讓他挑泥擔水幫忙打雜，只要有活可幹，任何苦頭他都能忍受。介三郎礙於箱根到三島這段不算短的路途中，彼此已建立良好的友誼，又見他懇切相求，實不知該以何種理由推諉，何況，勘太已將抬轎的謀生之道給丟了。於是，介三郎暫時留下他看顧行囊，回到兵庫後，再與權三郎商量，請他派個工作給勘太。

勘太工作認眞與其他的工人不同，既不喝酒鬧事，夜晚也不到花街柳巷尋歡作樂，因此，同伴們瞧他不起，而常在言語裏譏笑他是一毛不拔的吝嗇鬼。

但是，也因他賣力地工作，權三郎才未將他資遣，讓他繼續在手下工作。

這會兒，他默默地站在小屋外，全神聆聽介三郎對權三郎所說的道理。可是，在同伴的眼裏，勘太這種行爲分明是想偸懶而躲在一邊涼快，雖然，這些工人們也在休息，只見他們一管長煙在握，嘴邊不時噴出裊裊輕烟，一副快樂神仙的模樣。其中之一却喊道：

「嗄！勘太！到河邊挑些水來！」

「是！對不起！我這就去……」

慌忙中，勘太這麽答應著，然後，三步併做兩步匆匆趕到小屋後頭，挑起水桶就往河邊跑去。

聽到這段對話，介三郎和權三郎才發覺屋外有人，而以一副若有所失的神情望著勘太的背影。

五

肩擔著扁擔，兩端各垂掛著一隻空桶，步履匆忙的勘太，這會兒已來到湊川河畔。

河床附近的石塊被炙熱的陽光曬得燙人腳心，勘太蹦蹦跳跳地走過一長段盡是大石塊的河床後，驟然接觸到冰涼的河水，他不禁駭得大叫

——「哎喲喲！好涼的水啊——」

爲了不耽擱時間，他顧不及來自腳底的那股刺激，將兩隻空桶裝滿後，他彎下腰想擔起水桶——勘太的眼光却被河底的東西吸引了。

那是一個滿是鐵銹的頭盔，或者，它只是一隻銹壞的鐵鍋？勘太稍稍遲疑了一會，他想：

——說不定，這是那位忠義之士在延元之役不幸喪生，頭盔跌落這潺潺的川流……

勘太腦海中迅速閃過楠木正成的偉大事蹟，尤其是楠木正成在就義之前，慷慨激昂地對浩浩長空宣誓道：

——余爲護國，誓必七度轉生爲人。

「——對！佐佐大人所說不假，死亡對某些人來說，只是軀體的毀滅，精神絕不會消失！」

呆立淺流中的勘太，一任思緒在腦海中翻滾，他喃喃道：

「……豈只七世而已，那將是永生——」

思及此處，勘太頓覺熱血奔騰，但，他也不得不爲這將近三十年來的荒唐行爲悚然而驚。

「……來得及！還來得及！我不過二十餘歲，只要我下定決心，下半輩子的努力一定能彌補以前所造成的罪孽。」勘太的眼光又被水桶裏浮現藍天上的一抹白雲所吸引了。另一隻木桶的水面該也另有一番景致浮現吧？

「喂！你呆站在那兒幹什麼？難道踩著鰻魚不成？」

聽到有人大聲的催促，他不得不提起脚跟踩上炙熱的岩石——噢！原來是爲吉。

爲吉手裏提著一只大茶壺，另隻手拿著吃的東西，正迎著自己走了過來。

「爲吉，你到那兒去了，誰給的東西？」

「噢！我到廣嚴寺拿苦茶——碰巧，今天那位住持在廟裏，我仔仔細細地數落他一頓！」

「喔？說來我也聽聽吧？你罵些什麼？」

「還不是怪他小氣！由於建碑的緣故，黃門大人必定捐給他食用不盡的白米和香油錢！我問他，是否能讓我們這批幹粗活的人分享、分享……反正，他明白我的來意！」

「哈！哈！哈！他怎麼回答呢？」

「他呀！他今晚請大夥兒到廣嚴寺吃麵，不但有熱呼呼的麵，還有別人送給寺裏的酒！」

「哇！眞有這種好事？你騙人！」

「騙人！騙你就是地上爬的！我已經和住持約好時間了！佐佐大人和權三郎也得去呢！」

就這麼一問一答，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已回到了工地。

「喲嗬！水來囉！」有人這麼嚷著。

「嘿！嘿！嘿！爲吉也來啦！」

大夥兒瞧見他們的身影，老早就擱下手邊的工作，瞪大眼睛巴望著這兩人快快回到跟前。

不等勘太把扁擔放下，他們已蜂擁前來，扯下擊於腰間的毛巾，舀一勺涼涼的水，將毛巾打濕、擰乾，然後抹抹身子，讓自己涼快一番，也有人一把奪下爲吉手上的茶壺，搶著喝杯消暑解渴的苦茶，在迭聲叫好之中，大夥暫且忘了殘暑裏工作的辛勞。

爲吉和勘太對眼前的熱烈景象，不禁莞爾一笑。

這天，他們忙至薄暮帶來的灰黑完全籠罩大地，才收拾妥工具，各自歇息去了。

從早，介三郎就拿把鋤頭幫著整地。雖然，他明知自己不精於此道，自己的幫助對整個工作來說，不會有多大助益。但是，面對這坏黃土，思及埋葬荒草之下長達數百年之久的忠魂義骨……他情不自禁地拿起鋤頭，一鋤一鋤的揮落、舉起，介三郎以爲——

（就算挑泥擔土也是一份榮耀。）

鋤頭觸地的鏗鏗聲、鑿子敲打石塊的叮咚聲——還有工人們想把石塊推上墓塚，而發出整齊，嚮亮的吆喝聲，廻盪在田野之間——傍晚，地面散發出的熱氣，在透過一層深綠的草皮後，仍然悶熱難當。

距離田野不遠的道路旁，正有幾名過往的行人，好奇的停下步伐，詢問田野間的情形。

「他們在那片田裏忙些什麼？」

「不清楚！大概是建墓碑吧！」

「墓碑？是替那個人修建啊？」

「是呀！到底是誰的墓碑？」

六

一位路人瞧見帶著工具正要回去休息的爲吉和勘太，連忙喚住他們，向他們打聽究竟。

「請問，你們在那兒搭建的是？……」

「碑！」爲吉很不客氣地吐出一個「碑」字。

「我也料想到是爲了建碑，只是，是誰的碑呢？」

「嚕囌！我每次經過這兒，總讓別人給擱了下來問話。哎呀！不知道就算了嘛！過些時候，這墓碑修建完成時，你不妨帶著家人來此祭弔，屆時不就知道了？」

「在這片田野修建墓碑……看來工程不小……難道是那戶富賈想在這兒奉祀守護神？」

「你這傢伙，胡說些什麼？」

「噢！我是……」

「噢！噢！噢！什麼玩意嘛！」

未待路人把話說完，爲吉粗魯地打斷他的話語。

「別生氣呀！慢慢談好吧！」

「呿！能不讓我動怒？居然……哼！富賈修建守護神……你說這話到底是何居心？」

「我……我這是稱讚呀！那塊碑看來挺像樣的，所以……所以我才……」

「你給我閉嘴！乍看如此，但是，我們所做的工作和你腦袋所想的事，完全是兩回事！」

「喔？……那倒底是誰的墓碑？」

「仔細聽好，我們修建的是楠木正成公的墓碑，你沒瞧見田野中，那間小木屋外，不是張掛稻草嗎？告訴你，我們在工作之前，全都齋戒沐浴呢！」

「楠木……？他是何等人物？」

「他就是正成公！難道你沒聽過正成公的名字？」

「我……我沒聽說哩！對不起！」

「哎！哎！我不是對牛彈琴嗎？勘太！」

勘太站在一旁衝著爲吉笑了笑。

「你說嘛！倒底這位楠木有什麼來歷？」

「渾蛋！我能站在這兒和一位竟然不知陣亡於湊川的楠木正成之人談正成公嘜？白費唇舌！

」

爲吉氣不過，把頭偏向一邊，不欲理睬此人。

但是，他轉頭時却發覺那兒站著的四個人也正好奇地聽他們的對話，瞧這些人的打扮應該是過客吧！一位是渾身髒兮兮的浪人，此外，較胖的中年男人像是商賈，另一位短小精悍模樣的漢子，該是船夫吧！那位女子……或許是其中之一的同伴……爲吉這麼想。

「嗨！瞧你的裝束，雖是浪人，也算武士之流。我想，你一定知道這個人，麻煩你告訴這位孤陋寡聞的傢伙吧！我可懶得和他說話呢！哼！」

爲吉不願多言，想請武士替路人解說。

「啊？你要我告訴他什麼呢？」

武士未明究竟，一臉狐疑地問爲吉。

「唉！告訴他正成公的英勇啊！」

「我不認識……我弄不清楚是否有此人……記憶裏……彷彿小時候聽廟裏的和尚提過這個姓名，只是……只是……我眞記不清楚啦！眞有此人？」

這時，那位船夫模樣的漢子，突然岔嘴道！

「你所說的楠木正成，可是曾與足利尊氏作戰的那一位？我曾在市集聽說書的老頭說過這段歷史——他就在這兒陣亡的？……」

說完，他滿臉驚訝地打量四周。

浪人心想，區區一名擺渡舟子都具有這般知識……他突然記起自己的武士身分，遂嚷道！

「喲！就是被那位足利將軍的祖先……我是說被尊氏的祖先殺死的賊寇嗎？他們父子倆個死得眞悽慘。」

浪人的胡謅，聽者亦覺可笑。奈何，他未察覺路人臉上表情的變化，繼續侃侃而談。

原本心有不悅的爲吉，聽了這番胡言亂語，更是怒火中燒，他一個箭步衝到浪人面前說：

「你這傢伙胡說八道，簡直……」

爲吉氣得連話兒都接不上了，他鐵青著臉瞪

著浪人，隨手就甩他一個清脆的耳刮子！

浪人本能地抬手撫摸挨打的半邊臉頰，怔了一會才誇張的大嚷，只聽得浪人恨恨地罵說：

「哎！痛死我了——你想幹什麽？」

「挨我一巴掌，還不知道我在做什麽？你當豬八戒是怎麽死的——笨喲！」

「哇！好！你狠！」浪人的臉脹成赭紅一片，他伸手腰際欲抽刀劈殺爲吉，但是，盛怒和驚愕之下的浪人，身手反倒不如平時俐落，爲吉又補了他一個耳光說：

「倘若，你明說不認識楠木正成公也罷！何苦不懂硬充內行？你够格當名武士？——投錯胎啦！」

爲吉說完，回頭催促勘太說：

「勘太！我們快跑！」

勘太只覺好戲似未登場，猶戀戀地望著眼前這些人，經爲吉推了他一把，才不捨地提起脚跟快跑。

七

無論如何自己總是一名武士，浪人從後頭大吼道：

「小子！有種的別跑！」

然後，他也緊緊地追了過去。

「快跑呀！危險……」

仍留在後頭的那些路人，眼見浪人已抽出長刀。而且，閃著寒森劍芒的白刄就要揮落了，不覺齊聲警告爲吉危險！

這時，爲吉忽地閃身跑向路旁的草叢。但是，只不過轉眼工夫，爲吉却倒臥地面，他被牽扯滿地的芋藤給絆倒了。浪人武士喜見千載良機到來，掄起長刀往爲吉的腦門劈下，怎料，躺在地面來不及爬起的爲吉，飛快地踹他一脚，「聽得「哎喲！」一聲，浪人痛得甩下長刀，雙手捧住小腹，哀哀地叫着跪了下來。

「哼！非宰了你的頭……不可？」

浪人恨得咬牙切齒地罵道。

「你再說！身在矮簷下，膽敢不低頭？」

已經站起來的爲吉，故意攘臂挑釁！

浪人氣呼呼地撲了上來，爲吉差點被撞倒，好不容易站穩脚跟，却又被對方一個過肩，摔落草叢。

既爲武士，多少學會幾招工夫，爲吉被摔得滿天金星，方才神氣兮兮的挑釁也無處尋覓了。

他仰倒地面，上身和雙手被浪人壓住無法動彈，只好踢着雙腿，掙得滿臉通紅，使勁喊着勘太的名字。

「勘太！勘太！救救我啊！」

浪人樂得呲牙裂嘴，嘻嘻怪笑。只是，這好光景也維持不了多久，他又莫名其妙地被人踢了一脚，翻落下來。

不遠處看得過癮的人羣，立時響起一陣爆笑。

原來，步伐邁得起勁的勘太已後來居上地趕過爲吉，這會兒聽到爲吉的求援，才回頭相助。那名浪人正是被他揚腿使勁踢落的！

「爲吉，你先回去！這兒由我擋住！」

勘太這麽說後，伸手抓牢浪人的衣領，用力幫他站直身體，隨後又補上一記老拳，浪人不支再度倒地！

「你……你給我記住！」

勘太將浪人摔得暈頭轉向，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摔，口中却逞能地嚷着，逗得不遠處的觀衆傳來陣陣笑聲。或許，這陣陣笑浪消減了浪人的氣勢，他終於邁着踉蹌的步伐逃了！勘太拾起浪人遺落地上的長刀，朝街道的方向擲去，並對浪人說：

「喂！別把你吃飯的傢伙忘了啊！」

爲吉被勘太的俐落手脚嚇呆了，直到勘太拍拍手對他說：

「走吧！跟這種人打架沒意思！」

爲吉不發一語地跟着勘太沿着河岸走去，或

許是夕陽餘暉的溫柔光彩，爲吉覺得這會兒的勘太和往日傻楞楞的模樣簡直判若兩人。

「勘太！你打起架來，一點也不含糊地！」

「甭提了！是那個傢伙手脚太笨了！在我的家鄉……哎！不是我吹牛，不管行商或船夫的手脚都比他俐落！」

「唧！我想起來了。勘太！你到這兒也有一段時候啦！我還沒請教府上何處呢！」

「喔！東方！」勘太的聲調似不太自在。

「東方？東方有多大啊？到底是那兒？」

爲吉一點也不放鬆，更進一步地追問。

「箱根附近嘛！」語氣更加冷淡了。

「哎！你爲何不乾脆說出來？」

「喂！已經到門前町啦！今晚，廣源寺請客哩！」

勘太的態度躲閃，而且經常顧左右而言他，爲吉知道他不願意回答，也就未再繼續追問。

「門前町」是一處只有四、五十戶人家的村莊，這些住家全都以廣嚴寺爲中心，而散落其四周。

由於工作緣故，權三郎和他的學徒暫且都寄宿於這兒。勘太和爲吉各自回到住處後，連忙鑽進洗澡間，想藉潔淨的冷水，冲去一身的疲憊。

今晚，大夥既已接受廣嚴寺的邀請，爲吉和勘太在換上乾爽的衣服，將自己梳理妥當後，便急急趕往寺裏去。

「爲吉！這兩棵樹長得蠻好的，不會枯萎啦！」

勘太一跨進廣嚴寺的院落，便朝那棵紅梅和老松望去，這兩棵樹原先種植於楠木正成的荒塚旁，由於建碑緣故，介三郎早在今年梅雨開始飄落時，將它移種寺裏，

八

佐佐介三郎擅吹洞簫，當然，若與洞簫名家拮較，他的功力或許略遜一籌。但，較之一般

吹簫者，介三郎的洞簫可要高明多了。

工人們在喝完美酒，飽食美餐之後，藉着些微的酒意，紛紛嚷着要佐佐大人表演——

「大人！請您吹簫助興吧！」

「師父！麻煩您到佐佐大人房間拿洞簫好吧？」

他們再三拜託廟裏的和尚，請他取來佐佐介三郎的洞簫，介三郎借宿於廣嚴寺內。

「門前町」雖非荒郊野地，却也屬於僻靜之所，因此，漫漫長夜對這些異鄉客而言，總覺難以排遣，除了早早熄燈歇息外，偶爾三兩同伴一起到鬧市尋樂，只是，這種機會十分難得。在這種情況下，介三郎的一管長簫也漸漸地受歡迎了。

「好哇！我到施主房裏取洞簫。」

不單是這些工人，連寺廟裏的和尚都喜歡洞簫幽怨，淒迷的低沉調子。

洞簫取來後，介三郎不得不接下，雖然，他已年過四十，但，只要幾杯黃湯下肚，略顯醉態後，他變得和小兒、小女一般性情，對任何事情都覺有趣，經常笑得縮成一個，這會兒也是，只見他縮着身子邊笑邊喘着說：

「好吧！我答應就是了！」

「佐佐大人，有我們在座捧場，您很樂意表演吧？」

一名醉薰薰的工人這麼取笑介三郎。

「胡說，與其吹給你們聽，我倒不如站在曠野間獨自陶醉來得更愜意呢！」佐佐介三郎故意如此反駁。

「喲！開始啦！佐佐大人眞清高！」

「難道不是嚒？我眞這麼認爲呢！」

「你當我們是牛，自己是對牛彈琴囉！」

「嗯！我有這種感覺！」

「佐佐大人，這未免欺人太甚啦？」

工匠權三郎和他的學徒裝出一副憤怒的神情。介三郎並未理會，他對準吹口後，微微提動雙

肩。

這時，坐在角落邊上的勘太突然開口說：

「就當我們是人吧！只要吹者有心，我們必定能懂！」

介三郎聽了這話，愣了一會，才回頭循聲望去——

「勘太嗎？你由那兒聽來這個道理？」

「道理就寫在這兒啊！」勘太這麽說。

「什麽地方？」介三郎語氣裏夾帶幾分詫異。

「不就掛在牆壁上嗎？」

介三郎抬眼望前，原來，牆壁上掛着一幅對聯——

「岩松無心風來吟，水源無聲撫石鳴！」

「勘太！你懂得這兩句的意思？」

「……差不多……」

「果眞了解……的確不錯！」

「這種句子，在故鄉無論轎伕或擺渡的舟子都能解釋。」勘太不以爲然地說出心裏的不服氣。

「噢？……你府上那兒呀？」

「吱！」勘太只是應了一聲，並未回答。

「我問你府上那兒？你是那兒的人？」

介三郎以爲他沒聽懂意思，遂爲他這麽解釋。

「是……是在東方！」

勘太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滿臉盡是悔意。

「你這傢伙……奇怪！」

介三郎笑了笑，並不以爲忤。

隨後，他走到門外，倚在廊柱旁，將洞簫的吹口湊近唇邊用舌舐了舐。但，他像是又想起什麽，闔起雙眼說：

「各位可以隨意躺臥，我並不以你們爲聽衆，你們是一羣蟄伏草叢的夏蟲，我的簫音是吹與浩渺的穹蒼！」

「……啊？我們又變成小蟲了！」

「哈！哈！哈！唯恐各位以嚴肅的態度度此夜晚，我只好這麽形容啦！千萬別喪氣喔！精神放鬆後，各位便可隨着簫音神遊，懂嗎？放鬆精神吧！」

說完，低低的簫音卽傳揚開來。

九

像夜晚荷塘裏的青蛙，工人們各自採取舒適的姿態靜靜聆聽着美妙的樂曲。他們或坐或臥，有人將頭顱埋在雙腿之間，有人躲在被窩裏躺着。

——你們要讓思緒隨着由洞簫竹孔流瀉出來的音符，遨遊於渺渺長空，才能領略其中奧妙！

由於，介三郎在吹簫之前，總不忘如此叮嚀他們，這些工人也就認眞地閉上雙眼，依樣葫蘆了。嚴格地說，他們是那種只懂得全盤接受，未能另創新意的保守分子，因此，這些人究竟對簫音的內容領略多少？介三郎心中自有底數。

介三郎以爲，洞簫聲音美妙與否，全繫於聽者的一念之間，這種道理和「境隨情遷」是相同的，樂者的技巧反倒變得不重要了。一旦，樂者與聽者能靈犀相通，那時，聽者的感受更不相同，彷彿聆聽仙樂一般。所謂神乎其技，也不過如此罷了。但是，若只樂者一人，他如何能將這神妙讓別人分享呢？這種道理並不只限於聆賞樂曲，高僧說道，劍術名家講述劍法，甚至爲政者的施政全都相同。

一曲終了，工人們彷彿由仙境回到人間，個個交口讚譽佐佐大人的洞簫是人間仙樂，也有人表示說：

「啊！簫聲的確美妙，像極一幅引人入勝的繪畫。」

「嗯！我好像遊了一趟太虛呢！」

雖然，他們未必全然領略曲音的內涵，卻仍連連稱讚，這種讚美是發自心靈的滿足，而非拍馬逢迎。

他們聽完佐佐介三郎的簫聲後，眼見時候不早，各自結伴回農舍休息去了。

「勘太！你怎麽啦？難道聽了簫聲就會流淚？那來的好習慣呢？哈！哈！」一名工人這麽取笑勘太。

介三郎聽到這話，轉而注視勘太的神情，勘太察覺後，連忙將臉撇開，介三郎關切地問他怎麽了？

「沒有的事！佐佐大人，您別聽他胡說，我沒掉眼淚，也沒有他所說的那種莫名奇妙的習慣。」

忙着找草履的勘太急急的回了話，語調確實不甚自在。或許，佐佐介三郎的簫聲確使勘太感動而潸然落淚，再加上這句溫暖的詢問，勘太由於情緒的激動，益發急切得找不着草履。介三郎見狀，命人拿一雙新草履給他，勘太推却不去只好收下，稱謝後才告辭離去。

久旱不雨，寺院內的泥地已現出如皺紋般細碎的裂紋。勘太擔心那棵松樹和紅梅因而缺少水分，臨離廣嚴寺時，特地向和尚要了些水澆樹，復又在樹旁再三徘徊，之後，他才獨自離去。

出了廣嚴寺，是一段坡度平緩的階梯路，當勘太低着頭一階階地往下走時，突然有條暗影，像蝙蝠般翩然飄落身旁，勘太尚未來得及偏頭看個究竟，一道細針般的光芒一閃而過——「哇！」——

痛楚立時傳來，勘太的步伐一個踉蹌，身子栽倒後直直滾落階梯下，昏死那兒。

適巧有一名僧侶步出廣嚴寺欲掩山門，瞧見這種情形遂暴喝一聲，只見浪人打扮者，恨恨地對昏死過去的勘太說：仔細聽好，下次，老祖宗再找你算帳。

浪人丟下這句話後，便朝湊川的方向遁去。

這時，佐佐介三郎已回到自己的房裏，正解下腰帶想更衣就寢。忽聽得那名僧侶的喊叫，重又抓起腰帶邊朝山門那兒跑去，邊把腰帶繫上。

或許，對方學藝不精，這一刀斜劈在勘太的背部，傷口雖長却不深，只是鮮血染遍了全身，令人有觸目驚心的感覺。

「沒關係……佐佐大人，我可以撐回去！」勘太一直不願麻煩介三郎，但，介三郎未予理會，他以肩膀支撐着勘太的體重，將他扶到自己的房裏。

十

勘太的傷勢不重，即使粗通醫術者也能替他醫治，但是，為了慎重起見，介三郎還是請廣嚴寺的僧侶，連夜趕到城裏請來大夫診治。據說，傷勢不至於危及生命，可是，勘太必須在床上靜養半個月左右。

次日清晨，當佐佐介三郎按照往常的時間起床，準備到工地整地時，勘太居然也忍着疼痛坐了起來。

介三郎問他想要什麽，他可以替勘太拿來。怎料，勘太一臉認眞地說：「到工地去！」

無論介三郎怎麽勸說，甚至威脅他不讓他繼續留在湊川工作，勘太還是堅持要到工地去。

末了，勘太把介三郎惹惱了，他粗着脖子大罵道：

「混蛋！不知死活的傢伙！」

之後，他踏着大步伐，頭也不回地走了。

介三郎來到工地時，一眼瞧見石匠權三郎、為吉和其他的工人，一動不動地站着，他們的雙手交抱胸前，雙腿岔開直立，臉上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

「怎麽了？發生什麽事情？」

氣氛似乎不同於往日，介三郎連忙問道。

這時，他才發覺，原先收藏在小木屋裏的工具箱，全都被人搬出來，裏面的工具也被人丟了一地……整理完畢的地面，更被人破壞、踐踏……

「一定有人故意搗蛋，才會亂成這個樣子。

」

順着權三郎手指的方向望去，他發現小屋的屋簷處有被燒焦的痕跡。顯然，有人在這兒縱火

「準是昨晚那名浪人，也是襲擊勘太的人。那個膚色黝黑的傢伙！佐佐大人！怎麽說今天也得收工，非得把他找到，好好與他算這筆帳不可！」

爲吉氣急敗壞地對介三郎說。

其實，不單是爲吉一個人生氣，介三郎發覺一字排開的工人們也都怒容滿面，額上青筋怒張，看來，不讓他們狠狠的發洩怒氣，還不肯安心工作呢！但是——

「不可以！忍耐吧！我們要工作！」

「佐佐大人！爲什麽？」爲吉問。

「不值得呀！找他算帳就和拿銅板擲小偷一般，毫無意義不說，反而平白損失銀兩！」

「可是……可是，我們怎能嚥下這口窩囊氣！不消消心中怒火，我們沒法工作！」有人這麽說。

「只要你們專心工作，在工作中自然能發洩情緒。好啦！別再多說了，我們動手吧！」

「不！那個想動手，那個幹吧！他把我們吃飯的傢伙弄得一蹋糊塗……非但如此，連師父每日齋戒沐浴過後，才敢動手雕刻的碑銘，也被一雙臭脚踩得髒兮兮的。我們怎能說說就算了呢？你們工作好了，只有我自己一個，我也得把那個傢伙找來算帳！太可惡了！」

爲吉還是很不服氣地數說着。

聽他強硬的口吻，看他盛怒的表情，似乎眼前就站着那名浪人武士一般。

介三郎知道昨日所發生的事，遂開解他說：

「爲吉，你的勇氣實在可佩。但是，萬一，你被那些浪人追殺，可怎麽辦？而且，看這種情況……到這兒搗蛋的絕不只一個人，起碼也有三個人……你獨自前往，能應付嗎？行嗎？別輕舉

妄動啊！」

「……」爲吉被介三郎問得啞口無言。

「算了！算了！這件事由我介三郎來處理！權三郎，你還不快點下令開始工作？晚上，我再吹洞簫替各位解悶……動手吧！拜託各位快點呀！」

說完，介三郎率先脫下外衣，走上那個隆起的土丘，像昨天那樣，一鋤鋤地開始整地。

「好吧！各位，暫時忘了這件事——」

權三郎見介三郎已經開始整地，只好大聲地吆喝工人們一齊動手，但是，他臉上的不服氣却比在場的任何人要濃烈許多，只是礙於工作，不便發作罷了！

十一

一整天，他們緊閉雙唇，半句話也不吭地默默工作。

第二天，他們的態度不變，仍舊綳着臉孔。

第三天，情況依舊如此，未見緩和。

他們就像是一羣不懂得七情六慾，甚且可說是沒有感情的人，只是埋頭工作而已。

這會兒，總算聽到一聲輕輕的嘆息——

「哼！想起來就惱火，氣死人了！」

這是爲吉的聲音！

聽到爲吉這麽抱怨，權三郎和其他工人的心裏，似乎好過些。介三郎聽了這話，自我解嘲道：

「那些傢伙很可惡，怎奈佐佐大人不喜歡動粗！」

倘若，那批浪人不再尋釁，事情可能就此雨過天晴。但，事發七天之後——

這天，他們汗水淋漓，滿身汗臭的埋頭工作時，聽到一陣粗魯的對話，由遠而近。

「……正是這批龜孫！吭聲都不會……」

「喔！就是這些工人嗎？簡單！簡單！」

「什麽玩意？既是武士還握鋤？」

「聽說是由水戶那兒來的……」

「唔！水戶來的？怪不得！」

來人共有三位，全是浪人打扮，看他脹紅的臉龐，比手劃脚的誇張手勢，八成也喝多了黃湯！

他們一會兒朝着田野那角落抬抬下顎，一會兒輕浮地對他們眨眨眼睛，裂嘴傻笑……旋卽，一陣曖昧的爆笑聲傳遍田野。

爲吉憋不住，回過頭瞪了他們一眼。

「嗄！就是到這兒搗鬼的那幾個！」

爲吉只覺一股怒氣由中升起，一時間新仇舊恨全部湧上來了。其他的工人也紛紛指責道：

「這些混蛋！竟然還敢到這兒挑釁！簡直無法無天嘛！砍傷人不說，還把我們的心血胡攪一遍。可恨哪！這幾個該殺千刀的傢伙！老天爺無眼，竟讓他們如此橫行！」

他們全都轉身瞪着那三名浪人，雙拳緊握，準備隨時應戰，權三郎手裏拿着鐵錘，擺好架式，他心想：果眞敢過來找碴，必定率先衝去敲他腦袋。

其中，尤感憤怒難消的是，刀傷未癒而勉強上工的勘太，此刻他眼露兇光，完全不似平時的溫順。雖然如此，他很快又低下頭來認眞地敲打石塊，想藉工作掩飾自己的情緒。只是，由他所敲出的叮咚聲，部能察覺勘太內心的忿恨不平。

「喂！權三郎！還有其他的人！怎麼啦？……爲什麼停了下來？快點工作，弄完了我們提早收工。」

介三郎自始卽未理睬這些浪人，逕自揮動手中的鋤頭，這會兒發現工人們的情緒受了影響，才出聲吆喝。

「我不是告訴你們許多道理了？怎麼還弄不清醒？……工作時，總難免會有些蒼蠅、小蟲干擾我們，如果，我們耿耿於懷，就不必辦事了——繼續工作，藉着工作忘記這些瑣事吧！各位——快點！」

介三郎既如此表示，他們也不敢反抗，只好回到各自的位置上繼續敲敲打打。

介三郎所料不差，這七天來，建碑工程的進度，的確有出人意表的突破，或許，憤怒眞使他們更賣勁的揮動雙臂。這些天，他們重新整地，打好地基，同時也將擱置楠木正成公靈源的石棺，埋進土裏。

剩下的工作，只是將已經琢磨完畢的石塊，按計劃一塊塊的堆砌，卽告竣工。

「嘖！嘖！嘖！瞧瞧這些野蠻人！」

又是爲吉最先發現異狀而怪叫着。

「這些浪人眞野蠻，竟然對着我們灑尿！——這下子……佐佐大人無法忍耐吧！在如此神聖的工作場合，無端來了這三隻不懂禮貌的『野狗』！」

「爲吉，別嚕囌！閉嘴工作吧！」

介三郎的喝罵，嚇得爲吉不敢吭氣，同時也壓抑了大夥兒，因憤怒而造成的浮躁！

十二

任這些浪人百般挑逗，大聲叫囂，介三郎全都忍了下來。——或許，他們將介三郎當成沒脾氣的糟老頭吧！

從那天以後，浪人們每天結伴到工地前挑蕩，偶爾，他們和一些地痞無賴爲伍，偶爾，帶來幾位面如白牆、粉似鮮血的妓女模樣的女人到此招搖，甚至，光天化日下，不避耳目的相互調情，那種旁若無人的囂張氣焰，眞讓人氣得五臟翻騰，七竅生煙！

——勿視、勿聽、勿言！

介三郎以此警告工地內的工人，約束他們的行爲，工人們迫於無可奈何，也只好咬緊牙根，硬將滿腔怒氣嚥下，讓它化作千斤臂力，狠狠的敲打石頭。

這一天，豎立石碑附近的墳石，全都鋪好了。

時序進入九月，他們便開始夯土，將墓地四周的土壤夯緊。同時，也在欲立石碑方圓丈餘處，建築一道石牆。十月初，欲雕於石碑背面的「楠公贊」一文，也由執筆者岡村之者親自送到湊川來了。

權三郎親赴京都挑選來的六名工匠，正和他一起在小木屋裏日夜趕工，想盡早刻成。

有關「楠公贊」一文，並非光圀所寫，而是由最爲他所敬重恩師朱舜水的文集摘錄的。

負責筆墨的岡村元春，則是介三郎的老友。

當初，介三郎鑑於碑之正面刻有光圀親筆的「嗚呼忠臣楠子」等筆力遒健的八個字，碑後却一片空白，無法相襯，而向光圀建議，在空白處刻上有關楠木正成的生平事蹟，這是「楠公贊」一文的來由。

「權三郎，建碑工程能否在年內完工？」

「若按計劃進行，絕對不會躭誤。佐佐大人請放心。」

權三郎信心十足的向介三郎提出保證。

「請你多費心啦！早點完工我也能早向老人家交差！我想，他聽到這個消息一定很高興！」

「好的！我一定準時完工！」

秋去多來，轉眼間多風已瑟瑟吹起。

在這段期間，每逢連夜驟雨，湊川的河水便氾濫成災。水患雖不至危害生靈，但，這片墓地却常因而崩塌，使基石動搖、移位，平添無數困擾。因此，眼看年關已近，工程距離竣工，還需要一段時日。

介三郎仍像往常那樣，來往於京都、大阪之間。只因惦記建碑的工程，又擔心浪人與工人們發生衝突，徒然招惹禍事，每趟都是來去匆匆，不敢久躭大阪。

屈指數數，距年關不過十天光景，「楠公贊」一文也已刻在石碑的背面。

勘太已經來回湊川數趟了，他忙着挑水洗刷這塊石碑。數百年後，或許無人知曉光圀的姓名

，那時，又怎麼會有人知道此刻默默擔水洗碑石的勘太呢？

「……」勘太擔着水，走回工地時這麼想。

突然，他瞧見四、五個男人由另一個方向朝工地走去，勘太怔了一會，背後的傷口隱隱作痛！

——哼！就是這些個傢伙……

除了那三名浪人以外，另外兩個漢子是這地方的混混頭兒，看他們四下張望的樣子，像是要收購土地——

「這一帶挺不錯，只可惜石頭太多，要想蓋房子，可能麻煩些。那片原是稻田的草地，十分理想，只可惜那兒豎了一塊石碑之類的東西！」

說話者是綽號「花隈熊」的混混頭兒，他的爲非作歹，早讓附近百姓驚得聞聲喪膽。

站在花隈熊身旁的瘦長個兒，則是當地的無賴，名叫生田萬，也是個兇狠、毒辣的角色。

那三名經常到工地胡鬧的浪人，可能是受雇於花隈熊和生田萬的保鏢，腰間各挿一把長刀，對他們的態度亦十分恭順。

「對啦！那邊的小木屋正空着，若以那兒爲賭場，屋旁搭建草棚，讓小販做買賣不也頂理想？好吧！頭兒，你在這兒等一會，我過去和他們商量，讓他們歇工三日，我想，那些工人聽了不樂昏頭才怪呢？這叫做各取所需，皆大歡喜哩！等一會！我馬上回來！」

浪人之一與奮地叫嚷着，並吆喝同伴一道過去。

十三

建碑的工作已接近尾聲。

多陽穿過雲層，散放光與熱給這片草原，權三郎手下的工人們佝僂着身子，默默地幹活。

介三郎與他們隔着一段相當的距離，凝視着石碑，權三郎則站在介三郎的身旁。一時間，空氣裏只廻盪着風吹草動的窸窣聲和工人們敲打石

塊的叮咚聲。

——這時，三名浪人大搖大擺地闖了過來，站在工人堆裏，先是東張西望地看看工人忙些什麽，聽到其中之一手撫胸口，驚訝的叫道：

「哎喲！就爲了這塊石頭嗎？」

另外兩個同伴頭如搗蒜般地點頭稱是，並說：

「看樣子也快完工啦！眞搞不懂他們，花了大把銀兩，費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只建這塊石碑讓風吹雨淋！這些錢花得可眞寃，毫無價值嘛！」

他們站在工人之間，就這麽你一句，我一句地取樂着。

工人心裏默唸着介三郎的警告——勿視、勿聽、勿言——儘量壓抑胸中的怒火，不動聲色。

浪人之一在嘲諷過後，話鋒突然轉向工人們，他說：

「喂！喂！喂——你們當中，有人聽得懂話嗎？」

「……」工人們依舊低着頭不理睬他。

浪人遭此冷落，不覺提高嗓門喊道：

「喂！你們這些人全都沒有耳朵嗎？」

爲吉氣得跺着脚跳了起來，瞪大眼睛罵道：

「別欺人太甚！把嘴放乾淨點！」

浪人遭此臭罵，反而笑呵呵地走到爲吉面前，大手掌朝爲吉的肩膀熱絡地拍拍！好一會兒才煞住笑聲說：

「嗨！我們不是見過面嗎？你記得那天在河邊挑水的勘太！這傢伙……哈！哈！哈！現在見到我，完全是另一種態度了！溫馴得像隻小老鼠……哈！哈！哈！你說，工人怎能對武士無禮呢？是不？」

「這兒是我們的工地，請三位到別的地方去！」

「還不明白嗎嘻嘻……笨蛋！」

「請你滾到一邊去！滾開！」

「不——今天，老爺有事要找你了商量。那間小木屋如今已空下，我們想借用三天，你們嘛！趁這意外的三天假期回家歡會，讓手臂休息、休息！」

「別到我這兒尋開心！年前我們要趕工，怎能把地方借給你們？請大爺們另覓良地吧！」

「呿！誰想和你鬧着玩？我要這塊地方！」

「什麽？你踩着誰的地方？頂着誰的天？居然逼着我們停下工作，騰空房間……天理昭彰，豈容你們胡來？」

「算了！別說道理啦！我們和你談不出個結果，把你們的頭兒給我叫來，我和他商量！你！一邊涼快吧！」

浪人毫不客氣地對爲吉這麽說。

這時，另外一名一直沒吭氣的浪人開口道：

「我們的頭兒花隈熊和生田萬，過些時候想招待好朋友痛快地賭它幾場！這塊地方挺合我們的心意，所以，想借用三天，你們當中那個能做決定呀！」

他的態度較和善，然而，那副嘴臉却和方才那名浪人不相上下，工人們只瞪着他不吭聲。

「爲吉，發生了什麽事情？」

聽到身後有人出聲詢問，三名浪人馬上轉過頭去，原來是介三郎和工匠權三郎兩人。

看到介三郎，三名浪人臉色略略改變，似有幾分尷尬。但，他們並未將介三郎瞧在眼裏，而想找權三郎談判。

「你是這些工人的頭兒？」語氣稍稍收斂。

「是的！」權三郎簡短地回答他的詢問。

「你大概也聽說了……我們的頭兒想借這塊土地……當然啦！我們會貼些銀兩以爲補償，只要三天的時間，希望你能答應！屆時，歡迎各位參加。記住！荅荷包多帶點貨色！哈！哈……」

十四

權三郎的臉色瞬間起了劇變，額上的靑筋暴

起！浪人們雖曾經歷風浪，均爲好勇鬭狠之輩，却也被他那副模樣嚇得後退一步。只是，爲了站穩立場，他們勉強鎮定情緒，繼續虛張聲勢。

介三郎見狀，急忙從旁打岔說：

「各位：在下是佐佐介三郎，這件建碑工事，由我負責——方才，各位所說的，恕我耳拙……還沒弄清楚呢？不知各位想借這兒做什麽？」

聽到介三郎出面圓場，那三名浪人忙不迭地自我介紹說：「我是柴田一角！」

「在下弁禮文八！」

「噢！我叫浮田甚兵衞……我們之所以一道來這兒，是因爲頭兒，我是指我們所刁擾的人，他……」

「這些……我倒是聽到了。你們想搭建賭場？」

「是……是的！賭博已經是每年的例行事兒啦！那幾天，住在湊川附近的船東、漁夫、商人、過路旅客……全部聚集此處，嘩！那時可用盛況空前來形容呢！——以前，我們頭兒都找寺廟的住持商量，每年都在寺廟裏豪賭，現在想想，老畢竟不太妥當，有種褻瀆神明的愧疚，而且，老是同一個地點、差不多的臉孔，次數多了也覺得乏味，因此，他改變主意想在野外舉辦——」

「哎！且慢——」介三郎出聲打斷他的話語。

「怎麽啦？難道你不答應！」

「聽你的口氣，你們眞要在這兒聚賭？」

「那當然，打從開始，我就坦白地說了。」

「奇怪？國法不容人賭博啊？」

「這種……唉！我比你清楚哪！」

「既然明知賭博犯法，爲何你們敢在光天化日下聚賭，還挑選人人都能瞧見的道路旁？」

「我們頭兒有的是辦法，不勞閣下費心哪！」

「怎麽？難道湊川的父母官都不干涉？」

「父母官？——哼，他們還不都是我們頭兒

的酒肉朋友？而且，攀親道故也不是這幾年的事……我們早就打通關節啦！」浪人之一得意洋洋地說。

「喔？」介三郎裝出一副佩服的表情。

「好嘛！你們盡情豪賭，小屋借給你們。」

「哇！哇！哇！你答應囉？」

浪人未料到佐佐介三郎如此爽快，樂得賊頭腦忽左忽右的張望。

「那……那間小木屋，我們借定了！我們還要帶些油布、草蓆到這兒搭帳篷，準會有小販來這兒叫賣……哎！這些事都與各位無關，反正，那些天你們也無法上工。」

「我們得照常工作，否則無法在年前完工。這些也不勞諸位費心，到時候，你們賭博，我們做工，互不干涉！」

「不成！到時會吵得你們片刻無法逗留！」

「沒關係！你們別到墓園胡鬧卽可！」

「簡單！我想大夥兒留在屋裏的時間都嫌少呢！那有時間到這兒亂闖？頂多路過此地罷了！」

「好哇！問題解決了，我們各隨已意！」

「爽快！咱們一言爲定——喂——頭兒！」

浪人圈起雙手朝不遠處的同伴花隈熊和生田萬喊着，並向他們招手示意，這兩人也就搖蕩地走了過來。

「嗯——你和他們談妥了嗎？」

「談妥了。頭兒，他們答應了！」

「喔？他們答應了？」

花隈熊似乎不相信事情如此順利的解決了。

「是呀！只要您吩咐，我們現在也可以搭棚子！」

「對！這兒有間現成的小木屋，搭起棚子更方便！」

「還有好些瑣碎東西要搬到這兒來！」

「那些小事後天再辦也不急！不——明天，最好明天開始準備較妥當！好啦！事情既已談妥

，我們買醉去！」

「哇！頭兒，您還要喝酒？」

「窮嚕囌！誰不知道你也喜歡此道，哈……」

說完，他們提提蕩蕩地朝通往馬路的方向走去。

權三郎圓睜眼睛，額上青筋暴突，一臉的怒氣目送他們邁着不穩的步伐離去。也許是不服氣吧，淚珠竟如斷線珍珠似的，一顆接一顆的滑落腮邊，他連忙用手背揩拭，順手推了一把站在那兒若有所思的介三郎說：

「佐佐大人！這不是姑息養奸嚒？何苦來哉？」

十五

工人們知道權三郎生氣了，也跟着你一句我一句地嚷了起來，他們說：

「幹吧！我們聯手把他們幹掉！」

「已經到這種地步了，管它是槍林或彈雨。幹！」

「佐佐大人，您等着瞧吧！這件事由我們來解決。」

於是，他們將身旁所能找到的武器代用品，例如：木棒、鐵鎚、鑿子、石頭、磚塊等，全都拿在手上，準備像一股旋風般從後頭追趕前去。

正當他們準備行動的當兒，堪太重重放下肩上的水桶張開手臂攔住羣情憤慨的工人，說：

「且慢，各位請等一下——」

「咦！你不是勘太嗎？」工人中有人這麼問。

「是呀！我是勘太！」堪太詫異地回答。

「混蛋！那你攔住我們幹嘛？我們這麼做也是替你報仇呀！快！拿起扁擔跟大夥兒一起去！」

「不行！不行呀！各位也不想想工事和打架何者重要？拜託、拜託！冷靜想想呀！」

勘太說完，走到權三郎的面前說：

「您別生氣！再忍耐一陣子……」

「其實，也難怪你們要惱火，佐佐大人自己不也氣得火冒三丈？他並非害怕那三條蟲，才答應借地！——我也被當中的一名浪人劈傷，直到現在傷口在早晚的寒風裏猶隱隱作痛，明知如此，我們還是得忍耐！逞血氣之勇反而容易壞事……只要我們拿楠木正成公爲榜樣，思及這一家族所曾遭受的苦難和委屈，我們自會……嘻嘻嘻……」

勘太尷尬地笑笑，望了佐佐介三郎一眼，繼續說：

「這些都是佐佐大人訓誡我的話……他說，無論發生何種變故，只要思及楠木正成公的事蹟，自能將許多不堪掛齒的事看開。嘿嘿嘿……我覺得……找那批混混打架，既可笑也不值得，是不？」

「……」

介三郎以一種讚賞兼含鼓勵的眼神看着勘太，勘太還是那副尷尬的神采。

倒是權三郎，經勘太這頓言辭的提醒，立時悔悟自己的衝動，實無濟於事。他滿含歉意地說：

「大人！我太膚淺了，對這件事，我不再表示自己的意見……勘太！想不到竟有接受你指點的時候，何時開始你說話的語氣和佐佐大人簡直如出一轍了！」

「失禮！失禮！我胡說……」勘太更添幾分尷尬。

「那兒的話！由你口中聽到這些我很高興！」

「這陣子，我們從早到晚都踩着這片墓地，日日啜飲湊川的流水，如果，楠木正成公的精神還無法將我們潛移默化，我們能稱是萬物之靈嚒？這件工程在年底就將結束，每每思及此事，寂寞之情油然而生。」

「勘太！你這麼說不是要我鑽地洞嗎？慚愧之至！佐佐大人，您也別生氣了！給我這麼攪和，把工事又給就擱了，我們繼續工作，再別爲這批混混傷感情了！」

這一天，直到日落西山，灰暗深掩大地後，大夥兒才結束一天的辛勞，打道回府。

神哭鬼嚎

一

翌日清晨，天色仍是灰濛濛一片。

幾位像是花限熊嘍囉的年輕男人，搬來許多竹竿、草蓆、油布、棉被和火爐，所謂「搬家」也不過如此，竟動用了數輛馬拖的大車。

「咿！這間小木屋的確不錯，正合所需！」

說着，那批嘍囉三下兩下將東西搬進屋裏，並在屋後、屋旁利用竹竿、油布、草蓆搭建草棚子。

看來，他們打算今晚就住在這兒呢！日落時分，小屋的窗口竟也飄出陣陣酒菜香味。

小木屋旁的墓地上，介三郎以石碑爲中心圈定界限，圍以草繩，以免到這兒取樂的賭徒踐汚、弄毀已經修成的墓園，草繩每隔一段距離便掛一塊木牌，牌上寫着「閒雜人請勿進入」。工人們便在圓圈內埋頭工作，完全不理那些混混之流所製造的喧擾。

花限熊的手下，只關心天氣晴朗與否，屆時是否會有大批賭客等問題，壓根不把那塊石碑放在眼裏，自然也不會對它產生興趣，而到這邊無理取鬧了！

但是，那些不堪入耳的粗魯對話，仍讓工人們聽得渾身不自在。這一天，大夥結伴回農舍休息的途中——

「這些該死的傢伙！若能下場傾盆大雨，哈！哈！那可就大快人心啦！」爲吉這麼咀咒！

權三郎聽了，以不疾不徐的口氣駁道：

「傻瓜！眞來這麼一場傾盆大雨，我們不也完了！」

頓時，一陣爆笑響起，大夥兒總算把日來所累積下的怨氣一掃而空，踏着輕快步伐回到住處。

第二天，工人們上工時發現眼前的景象迥異平時，無論草原或寬大的田壠上，櫛比鱗次地擺着賣各種吃食、雜貨的攤販，難道這些小販把這兒當成市集？工人們發覺各個攤販像是傾囊而出，把所有拿手的招式都擺出來了。

「我們必須忍耐三天！」介三郎這麼說。

「嗯！就任由他們鬧三天！」工人似已看開此事。

——在這種情況下，忍耐無異是最嚴苛的挑戰，明知如此，工人們還是一口應允了。

中午時候，對有些客人陸續到來，仔細端詳他們的裝扮，全像是無所事事的惡棍、無賴。何以這些人的日子比一般百姓的生活悠閒？此種現象的確令人費解！按常理而言，他們應該躲躲藏藏，不敢在公衆場合出現才是，但是，眼前這些人却腰插長刀，聳着肩膀邁大步伐，甚至於身後帶着嘍囉、女人，極盡風光。

這些人不論輸贏，出了賭場就找賣酒的攤販痛飲黃湯，然後，搖搖擺擺地四處胡鬧，醉了就倒在路旁嘔吐……到了黃昏，這一帶觸目盡是穢物，連空氣都齷齪了！

「……看了，眞讓人頭疼！」

工人們默不吭聲像啞吧似的努力工作，直到天黑幾已伸手不見五指，才準備收工。這會兒，他們趁着收拾工具的片刻空檔，搖着頭這麼批評。

小屋內的人在如此寒冷的冬夜，根本不覺寒冷，因爲，屋外的空地燒有熊熊的火堆；屋內則巨燭閃閃。在這片迷人的燈暈下，賭徒的貪婪是否也稍稍收斂呢？

忽然，輝耀的巨燭劇烈地閃動，燭焰滿屋飛舞。

「搞什麼鬼嘛！眞討厭！」有人高聲抗議。

「混帳東西！」

只聽到彼此叫罵的聲音，却不明白究竟發生何事。

但是，屋內的賭徒全都站了起來——

旋即，這羣人就像桶底的泥鰍一般，互相抓住對方的手脚，打起混仗來了。

二

「戰火」迅速蔓延至屋外，不但小屋內的混仗繼續進行，連屋後的賭徒堆中亦互相喊打了。

「哇！太好了！眞精彩。快看哪！」

權三郎和工人們收拾妥工具，正要踏上歸途，看到這種情形，忙地縮了脚步，以看戲的心情佇立原地旁觀。

「哼！我明白了。」爲吉突然曖昧地說。

「爲吉！你知道什麼？」權三郎好奇極了。

「這叫做『兄弟鬩牆』！生田萬和花隈熊翻臉啦！」

「喔？眞是如此？」語氣不很肯定。

「當然！你沒聽到他們嚷叫的內容？原先，那兩位難兄難弟決定共同主持這次的聚賭，但是，不知爲何緣故，八成是爲了利益而起衝突吧！因此，只剩花隈熊一人來開局。這會兒呀！哈！哈！準是生田萬手下到這兒來攪局！美妙！的確精彩！」爲吉愈說愈得意，竟拍起手掌來。

「噢！是這麼一回事！原來如此！」勘太揷嘴道。

「嗬！原來如此……你以前不也和他們同一貨色？」

「以前……嘻嘻……現在想起過去的種種，那時的無知想起就讓人心裏發毛，甭提了！」

勘太所說的正是此刻他內心的眞正感受。

鬪毆愈演愈烈，並逐漸擴及墓園這一帶，火堆以及攤販們爲便利夜間做買賣而點燃的火把，幾乎都給他們撞翻，而弄熄滅了。四周益形黑漆，但是，那些人還像野狗一般互相噬啃、糾纏，絲毫也不肯放鬆。黑暗中，除了挨拳而發出的悶哼，慘叫聲外，亦可察覺刀光閃動。

這時，突有一位滿身是鮮血的漢子，逃到石

碑這兒來，緊追不捨的是花限熊的保鑣浮田甚兵衛和柴田一角。

自始就站立一旁靜觀羣鬭的佐佐介三郎，眼見他們侵犯到墓園，趕忙衝過去大聲叱喝：

「混蛋東西，給我滾出去！」

甚兵衛和柴田一角怎會將他放在眼裏？除了驟然聽到暴喝聲而稍顯呆愣外，瞬息恢復常態，並以惡狠狠的口氣對佐佐介三郎說：

「嗬！我道是那條好漢敢對大爺如此吆喝，原來是你這位看墓工人呀！兇？你再嚕嗦，再叫爺們滾出去……大爺一刀將你宰了，好讓你早點回老家！」

「退後！再不滾出去，小心你的腿！」

「你說什麼？」甚兵衛追問一句。

「我說這塊靈地不是你們的雙腿所能站立之處，請你出去。否則，別怪我不客氣！雖然，不一定能一腳將你踹出園外，但是，這條手臂可不是好惹的！」

「別逞口舌之快！有種的，上吧！」

未待話音落地，介三郎雙手一探，輕而易舉地抓住他們的衣領，介三郎出手之快，擒拿之順，就像漁夫輕易抓牢有刺的魚兒一般，令人不由得暗暗稱奇。

「你……你放我下來！你想幹什麼？」

「你這個混帳、王八蛋，放手呀！」

甚兵衛和柴田一角一邊揮動手上的長刀，口裏還氣急敗壞地叫罵，但是，長刀未曾損及介三郎的毫髮，口沫雖橫飛也只能徒呼負負，因爲，介三郎輕喝一聲後，就這麼一手拎一個地將他們提出墓園之外，同時，他還大聲叫道：

「住手！你們再不給我滾出草繩之外，我便將你們殺了！在下佐佐介三郎是這塊靈地的建碑奉行！」

若誇大地形容，介三郎此刻的警告聽在那些混混的耳裏，值似廟中傳出的暮鼓晨鐘，令人不寒而慄。

那些混混就像被潑冷水的狗兒，雖受到冷水的刺激，却本能地搖頭擺尾，想將身上的水珠甩落，因此，雖懼於喝罵，却未將啃咬住的獵物放鬆。

「你們住手！別打了！」

介三郎怒不可抑地揮動着手中的甚兵衛和柴田一角，所經之處，其他的混混亦應聲倒地。

三

遭遇此種意外的變化，花限熊、生田萬驚得目瞪口呆，頓時醒悟不能自家人起內鬨了。於是──

「我們先把這位佐佐介三郎解決了再說！」

「對！除去他，我們再算老帳！」

「沒錯！先宰了他，我們也好一決勝負！」

花限熊和生田萬互不示弱地叫囔。

由於強敵當前，這批混混倒也知道團結的重要，在花限熊和生田萬的吆喝下，箭頭齊齊轉向介三郎，其勢兇猛好似排山倒海的滔滔巨浪，曾被介三郎警告，不可隨意出手動粗的那班工人，再也無法袖手旁觀了。

「你們這批腐壞社會的臭蟲！」

「要打架？上來吧！爺早就等候你了！」

「爺們今天先把你踩扁再說！」

這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原先已接近尾聲的羣架，這會兒反而更加熱烈了，盈耳盡是喊打的叱喝聲。

介三郎萬萬沒料到，工人們竟如此勇敢，或許，師直足以壯聲勢，他們連帶將半年來的怒氣一起發洩了。

其中尤以平日默默，看來十分有耐心的勘太，表現得出人意表，他像是拚命三郎那般，奪了一把長刀後，便朝混混叢中廝殺過去，眼前已有四、五人倒地呻吟。

「勘太！不准殺人！用刀背！用刀背！」

介三郎深怕勘太惹出大禍，不斷地出聲提醒

。但是，混混們一個接一個地擁到身旁，介三郎自己也無法空手招架了，他迫不得已地拔出腰間的長刀——

「只能用刀背傷人！不可殺人！」

他一邊應付衝過來的混混，一邊這麼警告自己和勘太。

儘管如此，長刀只要出鞘，難免傷及人身，何況是雞飛狗跳的鬪毆；因此，介三郎刀鋒過處，頓時血花飛濺，哀聲連連——

鬪毆在短時間內分出了勝負，混混之流一旦發覺情勢不利於己，便想一哄而散。工人們這半年來備受花限熊手下的欺凌，此時，正想將一腔怒火發洩在他們身上，豈肯輕言罷休？因此，一看混混們做鳥獸散，便也拿着木棍、鐵錘和扁擔緊追於後。轉眼工夫，半數以上的混混又受傷倒地，他們趴身地面無法動彈，只好告饒以求苟延性命。

不一會兒，介三郎和工人們都跑回墓園，不再追趕腳程較快的混混們，他們氣喘吁吁地望着横倒地面的「俘虜」。一時間，反倒默無人聲。

湊川的流水潺潺，夜風吹拂枯草發出沙沙的聲響。抬眼夜空，只見墨黑的天幕疏落地點綴着幾顆寒星，冷森森地觀望眼下的漠漠大地。這是個寂寞、冷清的夜。

這緩和氣息的片刻，介三郎覺得迎面撲來的夜風，不再是純淨的氣流，也不覺得它像往常那般清冷，那是一股滿含腥羶的血氣啊！

「唔……」地面的傷患不住輾轉呻吟，有些已僵死那兒，少數的雖滿身鮮血，却想趁隙溜走！

介三郎略略清點人數，約莫有二十個傷患。

「權三郎！你在那兒——」介三郎在黑暗中喊着。

「在這兒！佐佐大人，我沒事！」

「勘太！勘太在那兒？」

「佐佐大人，我很好，他們沒傷到我！」

「很好！大夥到我這兒來…！」

待工人們以介三郎為中心，聚集一起時，介三郎吩咐道：

「快！我們把受傷和昏迷的人，抬到木屋裏。」

「是！」工人羣中，有人答應道。

「嗯……拿些草蓆、棉被到屋裏，好好照顧他們，免得他們受寒——勘太，去把以前替你療傷的大夫找來！」

「是！」勘太不敢違抗介三郎。

「還有，為吉，為吉呢？……」

未聽到為吉的答應，介三郎再次出聲喊他。

「快到廣嚴寺拿些碎布條、燒酒和其他急救用的藥品，慢着！慢着！記得借些棉被、草蓆回來！為吉，你最好多帶幾名幫手，否則拿不動！」

四

在為吉尚未趕回工地之前，廣嚴寺的和尚已提着燈籠，快步趕到這兒了。

「噢！怎麼會惹出這麼嚴重的事兒？」

來到這兒的和尚，眼見傷者遍地，嚇得微微抖顫。

「佐佐大人，這下該怎麼辦？」

「我已經派人通知湊川的父母官了。我想，過不了多久，就會有人來處理此事！」

「哇！還死了人。佐佐大人，這一回麻煩可大了！」

「我剛才略略檢視了，約莫有十個人沒指望。」

介三郎望望小屋裏邊，耳聞傷者不住地呻吟，眉頭不自覺地皺縮成一團了。

「——你別擔心，我會將經過情形報告官方。」

「當然啦！這件事的是非對錯顯而易見。只是，那些父母官和這些混混狼狽為奸，全是混帳

東西。要想簡單解決此事……恐怕不太容易!」

和尙憂心忡忡地將內心的話坦白說出。

就在這短暫的沉默中，爲吉和帶去的四、五名幫手，懷抱着棉被、草蓆回來了。介三郎連忙叫來助手替傷者包紮，一些傷勢較輕的早就在情況不對時溜了，因此，此刻躺在地面呻吟的全是些傷重的人。

介三郎、權三郎和勘太等人，將傷者抱起替他們洗滌傷口，再仔細地塗抹藥膏，用白布條包紮。

雖然如此，那些傷患的表現却不如畜生。療傷之時，還聽見他們不時低低的咀咒，眼露兇光，甚至忿忿不平地就介三郎說：「……你給我記牢!」

「幹!老爺到此尋樂了，你就閒不得嗎?」

「記住!大爺這條脚會找你要回來的!」

「……」怨聲雖多，介三郎並不還嘴。

傷患堆中，混混的頭兒花限熊也丟了一條臂膀，蒼白着臉躺在那兒哀哀呻吟，他的兩位保鑣牟禮大八和浮田甚兵衞同樣一身是血，滿臉無助地躺坐在牆角。

「哇!乾脆補我一刀，讓我死得痛快些!」

大八熬不住傷口的疼痛，像困獸般怒吼。

爲吉看了這般情形，便勸介三郎說：

「佐佐大人!我們已經向廣嚴寺借來許多東西，對這些狼心狗肺的傢伙也算仁盡義至了。裹傷的事就交給僧侶們做吧!我們幹嘛理他們，横豎他們也不會感激我們!」

「爲吉，人是我們傷的，自然也該由我們救他!」

介三郎心平氣和地說，並未被傷者的話激怒。

「這樣好嗎?既然不好意思麻煩廣嚴寺的和尙，我們乾脆雇幾輛馬車，把他們運回村裏去!」

「不!不!這麼一來那些農夫不也挺麻煩?何況，他們滿身血汚，搬回村裏他不妥當!」

「唉!佐佐大人，那該如何才算兩全其美?」

爲吉的意見一直被駁斥，不禁惱火地問。

「暫時讓他們留在木屋裏，我每晚都到這兒看顧他們。你們……每晚留下三人，輪流着幫忙照顧吧!」

「媽呀!天這麼冷，我們也住這兒?」

「是呀!難道你還能想出更妥善的法子?」

「早知道還要如此費心地照顧他們，當初不如不動手!」

「——喔?你也這麼想嗎?」

燭光下的介三郎，臉上浮現一絲苦笑。

遠處，幾盞燈籠輕飄飄地逐漸接近小木屋。

工人們知道，一定是湊川官衙派人來了。

「你們是這兒的官員?辛苦了!」

介三郎在工人們的通報後，早已走出木屋，站在習習寒風中等候也們。待燈籠走近遂趨前招呼。

牽先走在前頭，身着大褂者，職位必定較高，他拉長臉兒並未搭腔。介三郎覺得此人長得好似附近海邊盛產的河豚，坦白地說，甚至比河豚還難看幾分哩!

「你是誰?」眼光在介三郎身、臉上下來回瀏覽後，他才開口詢問，十足的官架子。

「我是水戶藩的家臣，名叫佐佐介三郎，今天的事實乃不得已，才……」

未待介三郎把話說完，那人已取出十手，對隨從說：

五

「來人!把他綁起來!」

驟然聽到如此的命令，介三郎怒得雙目圓睜，定定地望着欲走上前來的捕差。捕差給介三郎牢牢緊盯後，反而害怕得縮了脚步，不敢上前。

長相似河豚的官兒，對介三郎的態度好像司空見慣，他無動於衷，只以平淡的口吻說：

「無論如何，你必須跟我跑一趟！」

「到什麼地方去？」

「代官所！」這三個字對方說得鏗鏘有聲。

「我覺得沒這個必要……您最好先查驗這些屍體。讓我好好地處理受傷的人，以免傷勢惡化！」

「提這些幹嘛？爲何殺傷他們？」

「介三郎說一不二，我決不逃走，您待會兒再審問我也不遲啊！」

「混蛋！」對方氣虎虎地喝罵，接着又說：

「膽敢如此無禮，難道沒看見我手上的東西？」

「看到了。只是，介三郎在這塊石碑尙未豎立之前，絕不離開此地，在下甘冒頭顱落地的危險！」

「聽說，這塊石碑是水戶家的老頭兒捐款籌建的，但，建這塊石頭有何意義？爲何選擇此地興建？全是因這塊東西，你們才會和這兒的人起衝突，不管你們握有何種有力的證據，隨我到官衙再說！」

「大人！」介三郎突然這麼喊道。

「什麼事？」對方的口氣在不耐中稍顯些微的詫異。

「您眞不曉得這塊碑石是誰的？」

「不知道，我那有心情留意這荒塚古墳？」

「哇——」不知爲何緣故，介三郎居然掩面痛哭。

「？……」對方覺得介三郎的表現簡直不可思議！他不知介三郎何以掩面嚎啕？圍在介三郎身旁的權三郎、爲吉、勘太和其他的工人又何以怒目相視？

或許，他警覺到自己和隨行的七、八名捕差，無法將眼前虎視眈眈的人羣懾服，遂改變態度說：

「多少人受了傷？……死者停放何處？」

說完，他命人提着燈籠，引他四處查看。之後，對介三郎說：

「佐佐介三郎！事情既已鬧大，不可能就此了結。過些時候，我會再來傳話，你等着！」

旋即，他匆匆率領捕差一同離去。

「且慢——」介三郎連忙喊住他。

「在下謹牢記大人的吩咐。但，可否請教大人一件事情——請問在大人管轄的地區，是否不禁止賭博？會是一個不注重法令的地方？」介三郎說。

「混帳！陽光之下那有這種地區？豈有此理。」

「那麼，大人何以放縱他們光天化日下，在這兒聚賭而不阻攔？連過往的人羣都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爲呢！」

「……那……小屋不是你們的？」

「姑且不論此事。昨天這兒商販雲集，盛況空前，難道你沒注意到情況迥異於平常？」

「我沒空閒到這兒察看荒地！」

「噢！是這樣嗎？……這麼說，此刻躺在小屋內呻吟的賭徒中，眞沒有與大人交情深厚者？」

「閉嘴！斗膽輕視本官，你以爲官府的人是幹嘛的？我非得寫張狀子到廣嚴寺，傳訊你不可！」

對方丟下這句話，頭也不回地走了。

大慈大悲

一

為免除傷患在寒冬受凍，介三郎在這兩天，特別叮嚀工人們仔細照顧他們，不單如此，每天早上，工人們還替傷患煮稀飯、換傷藥，甚至處理便溺等穢物。他們就睡在小屋外一間臨時搭建的草棚裏，卽使三更半夜，只要聽到呻吟、喊痛，他們都得鑽出被窩，一一照料。

為了照顧傷患，他們的工作也耽擱了。

「佐佐大人，建碑的工程該怎麼辦？」

石匠權三郎憂心忡忡地說着。

「距離過年也沒有多少時間了，工程沒法準時結束。」

「唉！遇到這種事也沒有辦法呀！」

「大夥都不願意拖到年後，我們該想辦法！」

「天有不測風雲，這種意外難免發生！」

「大人果眞這麼想，我就安心了……對啦！這批畜生不如的混混，再怎麼親切款待、仔細照料也不會有什麼好回報的，不信您等着瞧吧！將來，殺傷我們的很可能就是今日我們所醫治的雙手！」

權三郎的語氣，忽而轉成忿忿不平。

「別說得那麼難聽，你瞧他們多可憐，整天只能躺着忍受疼痛，原先的生龍活虎，現在却不能動彈！」

「大人！這是咎由自取呀！」

權三郎心想，反正只剩五、六天而已，年前既已無法將工作弄完，乾脆坐在爐旁烤火，不上工了！

一掁眼十天過了，傷者在工人們的悉心照顧下，半數已恢復了健康。但是，雖然他們已康復，却不忍棄同伴於不顧，仍舊留在那兒照料。

「你看看，這些人的天良未泯，還懂得照顧同伴呢！」

介三郎坐在一處懸掛着一只煮濃湯的大鍋旁，對工人這麼說。只是，那些工人並未像他那樣臉上浮現笑容，反而……譬如，為吉大聲地反駁道：

「哼！這些人活該嘛！還不是自作自受！」

「且慢！各位靜一靜！」

突然，介三郎打斷為吉的話，望着小屋的某一個人說：

「與其終日躺在小屋裏，何不到外頭來大夥兒聚聚，你們那個走得動的，到外頭喝點濃湯吧！」

旋卽，介三郎瞧見有半數人走了出來。他們說：

「多謝你們，我們只要烤烤火，暖和身子卽可。」

於是，他們側身擠進工人堆中坐定。其中，有牟禮大八和浮田甚兵衞。這兩人或為自己的行為感覺羞愧，他們環抱雙腿，低着頭不敢吭氣。原本趾高氣昂的神態，灼灼逼人的眼神，這會兒全都收斂了。

「喂！兩位浪人！」介三郎喊牟禮大八和浮田甚兵衞。

「是！請問有什麼事……」

「大鍋內的雜湯已經熱了，你們吃嘛！別客氣！對啦！把你們的碗遞過來好吧？」

「不！我們自己動手。您這麼有禮，我們反倒不好意思！」

只不過十餘天的時間，他們竟像脫胎換骨似的，完全換了一種彬彬有禮的態度呢！

二

大夥圍着火堆，靜靜地喝湯，半晌聽不到其他的聲音。

這時，又有一條黑影緩緩地走出小屋，來到

介三郎的身後，以微弱的聲音對介三郎說：

「佐佐大人，屋內還有些酒，能否拿出來請大夥喝？」

「喲！是花限熊嗎？有美酒更好！快拿出來！」

「好！我這就回去拿出來！」

花限熊很快地抓個酒壺回到人堆裏，將酒稍稍溫熱後，便替佐佐介三郎、浮田甚兵衞和牟禮大八斟酒。石匠權三郎和工人們根本不願喝這些流氓所留下的酒，自然不肯將酒杯遞送過去。但是——

「你們不都喜歡喝酒嗎？爲何不喝呢？」

經介三郎這麼問，他們才不很情願地向花限熊要些酒來。只是，流動其間的氣氛，並未因而稍稍緩和。

「哇！好酒！眞好喝！」

介三郎輕啜一口後，高聲叫好。

「大夥兒一道喝酒，感覺特別愉悅，似乎渾身細胞都在跳舞呢！曾聽人說，人們愈是處於困窘，所喝的酒愈覺美味。就像此刻……不知是酒精使然，亦或是人情的溫暖？想不透……但是，在如此的夜裏，置身荒郊野外，獨自一人淺酌時，是否會有相同的感受呢？坦白地說，我們不是詩人，那能體會那種樂趣？因此，我以爲，此刻我所領受到的快樂，是人與人間的融洽氣氛所致！」

這時，他仰頭飲盡杯中之酒，對浮田甚兵衞說：

「你以爲我的話，有道理嗎？」

「佐佐大人所言屬實。只是……昨日以前的我們，終日爲非作歹，請你們原諒！」

「不！不！人性本就如此！個人在一天當中，可能在清晨顯露善心，是個善人。但，時至中午可能就幹了壞事，到了傍晚才懊悔萬分！一天當中，人的情緒就有如此激烈的轉變，既能化身爲神，也可能在瞬間做魔鬼！」

「謝謝您！聽您這一番道理，我彷彿新生一般！」

「這那能算是『道理』？我只是將自己的感受，坦白說出罷了！一天當中，我時而精神萎靡、惡念萌發；時而精神抖擻，意興昂揚；人性的劣根亦潛藏我體內，伺機而動。只是，每當惡念萌發，我儘量以理智控制這股衝動……因此，從外表來看，我像個正直的人，實際上呢？我和普通人一樣，大凡屬於人性的缺點，我都具備了！」

「……」浪人們皆默然無語。

突然，一直傾聽着介三郎滔滔不絕地說話的牟禮大八，開口問道：

「能否打擾一會？我想請教佐佐大人，你向誰學習工夫？」

「工夫？沒有！自幼，父母就將我送給別人，養父家貧，那有閒錢供我拜師學藝？十五歲那年，我被送到京都妙心寺當沙彌，法名十竹。之後，我隨師父遊學南都、高野等山，除了學佛、誦經以外，我也有機會接觸論語，而對漢學產生興趣。但是，等我有機會鑽研國學後，我才領悟國學的奧妙，遂立志蓄髮並到江戶來……當時，我年方三十，正是豪氣萬丈，想一劍治天下呢？」

三

介三郎又繼續說，他到江戶後，正巧水戶藩主，亦即西山莊的老人光圀全力地編纂大日本史，不但在府邸修建彰考館，還網羅天下的文史名家，殫精竭慮地共襄盛擧，我有幸成爲其中一員——其後，沒料到似我這般不才之士，也能贏得老人家的器重，我一直聽命於他，至今如是。」

牟禮大八接着又說：

「但是，您這身武藝……我……」

牟禮大八似不肯相信佐佐介三郎未曾拜師學藝，卽能擁有這身功夫！介三郎只是笑着說：

「這幾手三脚貓的招數……哈！哈！哈！那能稱作功夫呢？只不過興趣而已，既不能入流，自然也不能稱家啊！我呀！只對洞簫稍稍覺得順心應手。」

「怎麽啦？酒還是熱的呢？」

介三郎將酒壺遞給牟禮大八，讓他傳給大夥喝。

暖暖的火堆，加上溫熱的好酒，圍坐火堆之旁的人們，個個笑逐顏開。紅通通的臉龐，使得原本蕭瑟令人厭煩的冬夜，也不再如此可憎了！

介三郎頻頻爲衆人勸酒，浪人們心底那股向善的意志，正如此刻在體內逐漸發揮酒力的美酒一般，次第深濃。

「您太謙虛了！與您的虛懷相較，我們太慚愧了！」

說時，浮田甚兵衞不禁愧疚而低下了頭。

「過去的所作所爲，着實令人羞愧！但是，我還是想請教佐佐大人，似您和水戶老翁如此高風亮節之士，竟然對這位楠木正成表示如許的推崇。到底楠木正成是何等人物？——是否能告訴我們，讓我們引爲爲人處事的典範？」

浮田甚兵衞注視佐佐介三郎這麽問。

「嗯！這個問題眞好！坦白地說，當初，你們成羣結夥到這兒鬧事時，我的確憤怒異常，極想將你們一一誅殺。繼而，我又想到，儘管你們終日沉迷賭博，可也是天皇的子民呀！我怎能誅殺你們呢？當然，如果你們屬國賊之流，自又另當別論了——說來慚愧，若非楠木正成公的精神感召，我也沒有如此寬大的胸襟。我還記得一樁楠公的事蹟……」

「您記得的事？……唉！當時，如果你眞有意開殺戒，只怕我們也沒有今日的促膝長談了。想想，數百年前的楠公父子，竟然救了我們這批無賴……慚愧！慚愧！」

「好吧！我就說段故事給大夥兒聽聽！哎！火快熄了！你們那個人拿些柴火來吧！」

「好！」爲吉說着，便朝小屋跑去。

當介三郎欲談及楠木正成公的事蹟，權三郎以及其他的工人，全都正襟危坐地凝神傾聽，不發一語。這也是他們在這段時間裏，所養成的習慣。

那些混混和花限熊，平日雖對建碑之事一無所知，但是，由於內心和牟禮大八與浮田甚兵衞一樣，均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因此，也都仔細地聽着。

「就在這條靜默的湊川……」

介三郎說時，用手指着不遠處的河流，隨着他的手勢，大家轉頭望去，在這片漆黑的夜裏、在這冷嗖嗖的荒野中、湊川的流水凄凄地嗚咽、嗚咽……耳畔呼呼的風聲，突然讓人有種感覺，彷彿置身建武、延元那時的爭戰中。

四

「那年，正好是興國六年，小楠公二十一歲時，正行和正時兩兄弟秉承父親的遺訓，從前一年亦即興國五年，接連在四天王寺以及和泉一帶獲捷後，轉向八尾城，又一舉將它攻陷，此舉不但粉碎足利軍在細川的主力，也震驚了各方。其時，軍容之壯、聲威之著，正如楠公再世！」話說此處，介三郎稍頓一會，輕啜美酒。

新添加的木柴已經燃起，閃着更耀眼的火光。

「足利的軍隊由難波津直往渡邊橋逃亡，當時是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黎明——像今夜這般寒冷吧！」

飛鳥成羣越過火堆的上空，但是，這些人却渾然不知，眼睛直盯着介三郎，期待他繼續往下述說。

「——當時，這一帶十分荒蕪，前面漆黑一片，後方又有追兵，亂成一片的足利大軍，便向唯一的生路渡邊橋那兒，蜂湧奔去。一時間，人馬傾軋，據說，不愼失足跌落湊川的人馬，不下

數百騎呢！」

「……」

「正行眼見這種情形，連忙下令部將停止追擊，下河救人。他們由河裏救起五百餘名敵軍。」

「……」

「之後，小楠公遽忙吩咐部將，替他們準備火堆。在這寒冷的清晨，跌落冰涼的激流中，不凍僵也凍得發紫了。他命俘虜圍坐火堆前烤火，並替傷者療傷，又命伙伕準備熱騰騰的飯食，讓他們飽餐一頓，對那些丟了武器，坐騎的敵人，也分別給予兵器、馬匹。後來，小楠公對這些獲救的敵人說——」介三郎喘口氣後，繼續模仿小楠公的口吻說：

「你們與我一樣，均是征戰四方的武士，常言道：勝敗乃兵家常事，因此，各位必爲一時的挫折而引爲憾事——於今，我同情的是你們的立場——不是麼？同樣爲人之子，同樣手持弓箭、刀槍，但是，爲何你們必須在賊軍的汚旗下，浪費寶貴的鮮血呢？我們都是天皇的臣民，有誰生來就得當草莽賊寇呢？若非足利氏，你們也不會淪落至此。當然，你們的行爲並沒過失，自幼，我們便接受忠君的觀念，爲了君主即便犧牲性命亦不足惜——問題的癥結是，你們之所以效忠足利氏，只不過是小義罷了！我希望你們能早日到京都，爲你們原先的主人效忠，各位必定有老邁的高堂，嗷嗷待哺的稚子，倚閭盼望征人歸來的嬌妻，我爲你們的立場而惋惜……他日有緣，或許，我們還得在戰場上併肩作戰。今天，我不打算爲難各位，你們走吧！好自爲之！」

但是，這五百餘騎，卻只有三、五個人打算回足利氏的部隊，絕大部分的人，在聽了小楠公這番話後，淚流滿面地表示，願意在菊花（楠木家的家徽）的旗幟下，拚死效命，以爲正義之師，否則，寧願一頭撞死在小楠公的坐騎前面，絕不後悔。他們紛紛下跪立誓，做上述的表示，並

苦苦哀求小楠公收留他們。

「——你們想想，當時，小楠公只不過是二十一歲！」

「……」

「每每想起這段故事，我內心就湧現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觸，在正成公和小楠公父子倆凜然的氣慨下，自己的行爲實難達其萬分之一。同時，我也從中悟到那些爲人母親者的責任，是何等莊嚴、何等艱鉅。」

「……」

介三郎就這麼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沉吟低廻地述說着小楠公的感人事蹟。四周靜悄悄地，沒有人出聲詢問，或不耐煩地打岔，他們全被介三郎所說的故事震懾了！會是介三郎的口才流暢，善於掌握衆人的情緒所致？不！他之所以能述說得如此生動感人，是因他格外推崇楠木正成公夫婦和小楠公的緣故。他以充滿自信的口吻說：

「小楠公的慈悲爲懷，完全發自內心。這場戰爭對他而言，是秉承父志、保衞天皇的聖戰，除此之外，他心無旁念——正因有此種覺悟，才自然而然地產生寬容的胸襟，如果，這場戰爭的動機，和一般武家爭權奪利相同，只怕也不會有此種慈悲之舉！」

接着，他約略環視火光下的每一張臉孔後，說：

「所謂大義是屬於天皇的軍隊，他們具有慈悲心懷，而他們的英勇善戰，也是因大義所趨——這也就是聖戰的意義。將這種意志、觀念遺留給小楠公的，無疑是楠木正成公，由此，我們便可了解楠木正成公犧牲報國的豪壯，我這麼解釋，你們能明白嗎？」

那些人像是忘了該做表示似的，個個愣愣地望着火光，沉醉在自我的世界裏。不單是火堆旁的人深受楠木正成公精神的感召，連那些傷勢較重，留在小屋內的混混，也都感動莫名地潸然落淚了。

「……但是，我們也不該忽視女性的偉大力量，在建武這場聖戰中，楠木正成夫人無疑也是一大功臣，她居家主持中饋，使楠木正成公能奮勇作戰，毫無後顧之憂。同時，她還教養出似小楠公如此傑出的子嗣——提及楠公夫人……唉！她自從嫁至楠木家後，正成公却爲國事而奔走四方，沒有自己的時間。十四年後，正成公不幸去世，夫人獨自領着六名子女，過清貧的日子。她悉心照料子女，將他們教成頂天立地的堂堂男兒。時光匆匆，十二年的時間又在指縫間溜走，這一年，她那剛屆成年的兒子，正行和正時兩兄弟却在四條畷之役陣亡了。」

介三郎說到此處，止不住內心的激盪，兩行熱淚，沿着雙頰滑落衣襟。但是，他勉強抑制悲傷，繼續述說楠公夫人在正行、正時兄弟陣亡後，如何在敵人叫囂中，鼓勵三子正儀效法亡父、亡兄爲維護春秋大義而戰的凜然氣勢。介三郎特別強調楠公夫人在正成公去世後，親率三、四千名兵士死守河內，含辛茹苦地撫養遺孤的艱苦情形：

「此刻，我們嘴裏說說十二年，彷彿是稀鬆平常事，眨眼就過去，實則這十二年，河內一直處於被包圍的狀況下，雖然，楠公夫人並未手執大刀，實際參與戰爭，但是，要負責全軍的衣食可也不容易呀！平常，她揹負着尙不解事的稚兒，大清早就替負傷的士兵換傷藥，然後，指揮村莊的婦女和小孩替士兵們張羅食物……所以，我們在畫册上所看見楠公夫人美麗的畫像，必定與實際的情形大有出入——我想，楠公夫人一定是普通農婦的打扮，捲着衣袖，整日忙進忙出的，又因辛苦工作，雙手長滿厚繭，甚至，爲了洗許多的衣物而凍壞雙手，在這種忙碌的情況下，她那有時間面對粧臺修容呢？……」

當介三郎說到這兒時，浪人浮田甚兵衛和牟禮大八相互交換了眼色，一語不發地站了起來，朝湊川跑去。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一

「喂！喂——你們想到那兒去呀？」

介三郎被他們突然的舉動嚇住，忙地站起身來詢問，其他的人也跟着站了起來，望着兩條身影奔向湊川的方向。

「奇怪！他們好好的想幹嘛呀？」

浮田甚兵衛和牟禮大八頭也不回地拔腿狂奔，介三郎回想他們方才的臉部表情，心中隱然浮現不祥的預感。

「難道他們想……」

只聽到他這麼低喃，人也跟着跑了過去。

自然，其他的人也跟着往前衝去，因爲，他們心中有着共同的猜測：難道這兩個人會因過分自責而自殺。

「啊！他們眞投水了！」

介三郎他們跑到湊川一處已經崩塌的堤防時，發現底下的湊川水花四濺，有人遂這麼喊叫。

湊川雖不是寬濶大河。但是，某些部份的深度亦足以令人斃命，介三郎萬分懊惱地說：

「他們幹嘛想不開呢？我們趕到下游去！」

說着，他跨步躍下河床——看！

浮田甚兵衛和牟禮大八兩人的衣服整齊地擱在石塊上，而且，上面還用長刀壓住以免被風吹丟了。

此外，那兒還擺着兩雙草履，由那整齊的排列，不難看出兩人在臨死前的鎭靜和必死的決心。

「……奇怪？」介三郎詫異地望了望水面。

水面已恢復原來的清澈、平靜。但是——

河面的景象着實令人吃驚，介三郎只看見兩顆頭顱靜靜地浮出水面，絲毫沒有掙扎的動作，自然，他們還能呼吸，這代表他們並未死亡，那

麼……他們只是在十二月末，緊咬牙關立於河中，忍受河水的冰涼？

「我……是否花了眼呢？奇怪！」

「露出水面的可能是兩塊石頭嗎？」

介三郎不禁如此反問自己，但是，此刻不僅僅是自己瞧見這幅景象啊！其他的人也看見啦！

於是，介三郎朝他們大吼——

「喂！浮田、牟禮，你們在那兒嗎？」

經他這麼一吼，河中的兩顆頭顱點了點頭說：

「是的！我們是大八和甚兵衞！您別躭心！」

他們的聲音聽來精神奕奕，介三郎更覺好奇了。

「你們幹嘛？這麼冷的天還下水？」

「今晚，我們死在這兒。明朝便是另一個人了！」

河中的兩人異口同聲地回答。

「什麼？你們想變成另外的人？」

「是呀！」說完，他們站直了身體又喊道：

「我們想把已經滲入骨髓的懶惰和罪孽完全洗除，我們發誓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如果，我們今晚凍死這兒，那也只能歸諸天意，哇！河水的確很冷，凍得皮膚發疼。但是，奇怪極了——或許，我們心中有一分喜悅，因此，體內彷彿有股熱流冉冉升起，並擴散至全身各個細胞——佐佐大人，您肯原諒我們的過去吧！」

浮田和牟禮在說完話後，重新坐回水中。

二

「哎！原來他們是想藉湊川之水洗清罪惡！」

介三郎心中有種莫名的感動，他靜靜地望着他們不語。

過了一會兒，河中的兩個人竟然走上河岸來了，瞧他們的樣子，似乎不覺寒冷，他們七手八

脚地擦乾身上的水珠，穿上衣服後，逕自越過介三郎和人羣，走回楠木正成公的石碑前，跪了下來。他們對着石碑說：

「請饒恕我們的無知和無禮的舉動！」

他們一再地叩拜請求饒恕，彷彿眼前站着楠木正成公似的，其他的人眼見這種情形，竟也一一跪倒石碑之前，一邊叩首，一邊喃喃唸道：

「請寬恕我們吧！寬恕我們的無知！」

「從明天開始，我決定重新做人！」

介三郎在羣衆之後，也跟着跪了下來，他默默地盯着聳立夜空中，默不言語的石碑，並以滿含慈光的眼神看着這些跪在石碑前，勇於認錯的人。漸漸地，眼前彷彿有一團霧氣浮現，視線愈來愈模糊了。

淚眼中，介三郎瞧見楠木正成公墓碑上的字，竟變幻成「嗚呼忠臣億民之靈」等八字。

他相信，楠公父子的凜然正氣，不再是他們所獨有的，只要是天皇的子民，無論他是混混之流或大字不識的農夫，人人都有這種認識才是，在這以前，這股精神一直隱藏內心深處，只是不知如何發揮罷了！

突然，有人站了起來，哽咽地說：

「你們仔細聽好，我就是個最明顯的例子！」

說話的人是勘太，由於情緒過分激動，他已哽咽不成語了。大夥兒不明究竟地望着他，猜想他是否中了邪？連平日常與他接觸、最了解他的介三郎亦慌了手脚。

「你……你們全都仔細地聽好。」

勘太說這幾個字時，幾乎是用喊的。

「我不再隱瞞自己的身份了！原來，我是丐幫頭兒，舉凡打架、勒索、喝酒、賭博，甚至殺人奪命樣樣壞勾當都幹盡了。儘管，我年輕力壯，却不務正業、自甘下流——幸好，今年年初，我在水戶城得了一個教訓。教訓我的人，是家餅店老板，若在平常時候，我不飽以老拳把他揍扁

才怪呢！但是，那天，我發覺另外有人坐在店裏的角落上，定睛細看，想不到那個老翁竟是水戶的老人家……」

起初，大夥兒還不知道他嘟囔些什麽，更弄不清楚他想表達什麽。至此，總算了解原來勘太是橫行那珂河畔，人稱「那珂河勘太」的丐幫頭兒。

接着，勘太一字不漏地詳述自己前往餅店買餡餅，却遭嚴詞拒絕的經過。經由他的這段解說，大夥兒才恍然悟到，勘太之所以加入工作，是爲了洗雪恥辱，他想做個頂天立地的堂堂男兒呀！

三

乍聽到勘太坦白表露身分，衆人都覺得意外。但是，當他們聽到勘太立誓重新做人的決心時，不覺汗顏而興見賢思齊之念。佐佐介三郎更是驚異，他走到勘太身旁說：

「哎呀！原來你是水戶藩的人……」

「是的！我來自水戶，可是，我曾辱沒水戶之名。」

「不！不！我不清楚你過去的作爲。但是，我眼中的你，一直是個好青年，雖然，我曾懷疑你如此表現的動機何在？這點，我想你該諒解才是！」

「自從我在那家餅店門前立誓——做個頂天立地的堂堂男兒，再回到這兒買餡餅，絕不能讓餅店老板瞧不起後，我便離開水戶四處謀生，只是，我一直無法謀得好差事，遂到廂根當轎夫，憑勞力維生……在廂根，勘太幸運地遇到您，佐佐大人……」

「噢！我明白了！當初，我拗不過你的懇求，才帶你到這兒來，後來，知道你肯勤奮工作，便讓權三郎把你收下，勘太，我很高興你能改過自新！」

「佐佐大人——請您坦白地告訴我，我現在

算是堂堂正正的百姓嗎？」

「當然！當然！你已經是個堂堂正正的人了！」

「我現在到那家餅店去，他肯把餡餅賣給我？」

勘太彷彿懷疑介三郎的話，只是敷衍自己。

「會的！店東一定會把上好的餡餅賣給你，你放心！」

「其實，來到這兒以後，我已經不計較那點小事了！不瞞您說，我甚至認爲自己和楠木正成公一樣，都是天皇的好子民。佐佐大人，您是否覺得可笑呢？像我這種人夠資格稱是天皇的好子民嗎？我能這麼想嗎？」

勘太的內心自尊和自卑不斷地交戰着。

「傻孩子！」介三郎愛憐地拍拍他的肩膀這麼說，並示意他坐下，勘太依言盤腳坐下。

「你當然是天皇的好子民，爲什麼懷疑自己呢？眞是個傻孩子！只要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都是天皇的子民，絕無不公平的區別！那有生來就是國賊的人？」

介三郎說到這兒，有個像是花隈熊的徒弟，突然問道：

「佐佐大人，我們也一樣嗎？」

「是的——這是無可置疑的事！」

介三郎肯定有力地予以答覆。

隨後，混混當中各自提出自己的疑問，介三郎也都誠懇親切地給予回答，直至薪火將盡乃作罷！

翌日，曙色方興，大地仍流盪一片沉寂時——

楠木正成公的墓園却已展開如火如荼的工程，他們各自選擇自己較拿手的活兒，認眞工作。

有人挑泥擔水、有人磨石砌牆，還有人專修供人行走的參拜道路——眼前的忙碌景象構成了一幅絕美的勞動圖，介三郎自是十分欣慰。

一些過往的行人，看到這種情形，也都驚訝

的駐足而觀。因爲，他們竟然瞧見那些爲非作歹的混混，也忙碌地工作，連混混的頭兒也忙得無暇抬頭似的。

日後，那位在介三郎與混混們發生衝突那晚，手持十手，趕到這兒爲虎作倀的湊川地方官兒，也曾到這兒來，當他看到這種變化時，一聲不響地走了。

一年的最後一晚，終於降臨人間。

楠木正成公的墓園，在介三郎的領導下，和工人們羣策羣力的合作下，已經在除夕的前一天順利完工了。原先，權三郎和介三郎的顧慮已成杞人憂天！

四

「長久以來，辛苦各位啦！各位家中在這段期間少了你們的幫忙，可能要忙壞了！請代介三郎向家中老小致意，謝謝你們！謝謝你們！希望大夥兒都有愉快的新年！」

竣工那一天，介三郎在發付工資時這麼說。

但是，那些幫忙工作的混混們却推辭道：

「佐佐大人，如果，我們接受您給的酬勞，又怎能算是行善呢？您讓我們參加工作，已經讓我們感激涕零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收下這筆錢的！」

「不！你們必須收下這筆錢，錢數雖不多，却代表西山莊老人對各位熱忱幫忙的感謝。」

介三郎堅持要他們收下，以爲竣工的慶賀。

於是，浮田甚兵衛代表其他的同伴說道：

「既然如此，我們却之不恭只好收下了！但是，佐佐大人，建碑竣工是否該舉行慶祝儀式？」

「嗯……楠木正成公的祭日是五月二十日……只是，我想我們也不必拘泥於這個日子吧？元月五日……我們就選擇這一天開個小小的慶祝會，讓大夥兒共享這數個月來辛苦工作的成果，你們意下如何啊？」

「贊成！贊成！元月五日大夥兒在這裏碰面！」

浮田甚兵衛興高采烈地附和。隨後，他到處叮嚀自己的同伴，在元月五日這一天務必要趕回楠木正成公的墓園來，那些改過向善的混混們也毫不猶豫地應允。

小木屋在這天以前就已經拆除，傷者也都痊癒了。權三郎的手下在慶祝會的日期決定後，相互道過珍重再見，遂各自結伴，紛赴歸程，回大阪和堺兩地去了。

勘太可說無家可歸，便隨着介三郎回廣嚴寺。

翌日，介三郎起個大早，匆匆修書交給勘太，請他找個信差，送回西山莊給老人家，他說：

「勘太！快找個脚程快的飛脚，把信送到西山莊！」

當時所謂的「飛脚」是指負責傳送信息的信差。

勘太把信交給飛脚，踏上歸途返回廣嚴寺時，心中突然湧現一種沒由來的憂愁，他站在街道旁看看那塊碑石——哇！已經有人前往參拜呢？

勘太發現有人携帶鮮花、素果和清香在楠木正成公的墓碑前叩拜，有幾個面容十分熟悉，大概是住在附近的百姓，有些人却沒見過，或許爲好奇心所驅使而上前探視吧！最引起勘太注意的是，一位身份高貴的武士和一名年輕女郎——看到這種情形，勘太樂不可支地奔回廣嚴寺。

勘太問明介三郎正與廣嚴寺住持同進早膳時，不顧應有的禮貌，一頭撞了進去，喘吁吁地說：

「佐佐大人！已經有人替楠木正成公獻香了！我點了點人頭，起碼也有六、七個人，有農夫、武士和年輕的姑娘呢！他們叩拜正成公呀！」

勘太興奮得亂嚷一通，彷彿自己就是正成公一般。

介三郎聽了，自然也是喜孜孜地說：

「噢！眞是這樣嗎？太好了！」

介三郎只喝了一小杯酒，臉上却一片潮紅。

「好！世風猶存！我們實不該只就一小部分的害羣之馬，便以偏蓋全的認爲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只要有正義之士登高一呼，總會有人與他相互呼應的！您等着瞧吧！五位、十位、甚至更多的正義人士，就要出現了！」

說到這兒，介三郎尷尬地看了看住持笑着說：

「您是高僧，在您面前談論這些無異是班門弄斧，介三郎罪過、罪過！太不知謙遜、收斂了！」

五

廣嚴寺的住持頗不以爲然地說：

「沒這回事，貧僧雖出家誦佛，却也尊敬神道！」

接着，這位僧侶繼續解釋說：

「敬神旨在精神所向，而非墨守規範，有些人以爲家中有人亡故，今年便不得出入寺廟，也不便祭神，這是錯誤的觀念，正因如此，才誤以爲神道與佛教是一火一水，彼此都無法容忍對方的存在！」

介三郎聽了，略微頷首，並應和說：

「或許如此！百姓對神道與佛教的本義並未有透澈的了解，致使宗教成爲繁文縟節，流於形式！」

「依我之見，佛祖未來日本之前，無人知曉何謂佛教。但是，神道却是與建國同時出現的觀念，早已深植人心，奉爲國教。總之，貧僧以爲佛教是民間的信仰，神道却是國教！」

「您的觀點十分前進，據我所知，佛教界人士極少有人，似您這般開明！在下十分佩服！」

「的確如此！多數佛教徒與神道之信徒相似，執意相互對抗，彼此誇示堂奧之深廣或期待權貴之士皈依。」

「一旦對立情勢明朗化，豈不堪虞？」

「是呀！方才我不清楚地說過？百姓必須要有澈底的了悟，才能避免種種不必要的迷信產生。我的說法，可能使部分佛教徒不滿，但是，他們必須明白，日本的國體原本十分穩固這件事實——佛教是在中古時代才引進國土來的，由於佛教對於人生的煩惱、慾望、生死等方面，有獨特的見解，能滿足人們的心靈，因此，佛教才得以宏揚光大，在這些方面，神道實無法與之相較，這種情形繼續發展下去，日久，神道必趨衰微。而今的問題是，神道的衰微，極可能影響團體的穩固，而成爲國體衰落的象徵！」

「嗯！您的顧慮極對！介三郎萬萬沒料到，會由您——一位高僧的口中，聽到有關神道存在的重要性！」

「這一回，該我自責是孔夫子面前賣文章了。在佐佐大人面前談論神教，不就像是在釋迦牟尼面前說佛理嚒？雖說，釋迦牟尼是異國聖人，但是，由於佛緣——我們有幸瞻望佛理的深奧，成爲佛門中人。事實上，佛教已經在我們的社會裏立足，產生了新文化，透過我們的血液，佛教將世世代代地流傳下去，無形中發揮它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因此，釋迦牟尼也不再是異國的聖人，祂已經成爲我們的聖人了。儘管，有人高倡『宗教無國籍』的論調，但是，每一個國家都有它無可改變的國體呀！上面，只是愚僧的一點淺見！」

「您有這種看法，我眞是太高興了。我以爲，人接觸神道時，會有超越塵俗的感覺！」

「這陣子，愚僧與大人朝夕相處，從您那兒亦獲益匪淺呢！」僧侶這麽表示，介三郎忙回道：

「您太客氣了！我想再請教您……根據您的看法，寺廟內亦可敬神、祭神，敢問廣嚴寺可有供人祭神之處？」

「祭神之處？……沒有啊！」

「這又是爲了什麼？」

「這……這個，我也不太清楚，或是因爲歷任住持都未設置的緣故吧！……不成！寺廟內若沒有祭神的設置，愚僧無異是自摑耳光，我得馬上命人準備才是！屆時，愚僧還得費一番口舌，將自己的看法告訴衆僧侶呢！哈！哈！哈——人類就是這麼矛盾！」

六

一些崇拜楠木正成公的年輕人，早在兩天前，就帶着水桶、掃帚、刷子到墓園來清掃，將方寸之地清理得一塵不染。到了元月五日這一天，羣衆蜂擁而至，不但有年輕武士，連一些平日居家辛勤工作的主婦和老婆婆、小孩等全都趕到這兒來觀看熱鬧呢！一時間，這塊地方擠得水洩不通。

此刻……神官口中唸唸有詞。

分立神官兩側，排成兩列的人，都是參與建碑工程者。

此外，廣嚴寺的僧侶、坂本村的老人、石匠、勘太等，都神情肅穆地站立這兒。但是，最讓觀看熱鬧的羣衆們吃驚的是，花隈熊和生田萬這兩個地方上的混混頭兒，以及他們手下那批狐假虎威的嘍囉們。此時，他們與往常迥然不同，神色莊嚴地站着聆聽神官喃誦禱詞。

末了，衆人按排列秩序，一一來到楠木正成公的墓碑前，致敬、獻花、上香並喝下神酒。

當天，佐佐介三郎更一改常態，盛裝而來。他想，待慶祝儀式結束，便趕回水戶藩的西山莊。

「謝謝各位！若非各位的幫忙，建碑工程必定無法如期完成。介三郎在此拜謝各位！」

衆人聽出介三郎話中的含意，又見他的盛裝打扮，便趨上前去，圍住他的坐騎，問道：

「佐佐大人，您要離開湊川？」

「我眞捨不得與各位告別！」

「佐佐大人！請留步——前些天，你給了我們一筆錢，經過商量，大夥兒決定買些橘子、糕餅分贈給到這兒觀禮的女人和小朋友們。」花隈熊這麼說。

果然，在墓園的一旁，堆放着一簍簍的橘子和裝滿糕餅的紙箱，像座小山那般高了。

看到這種情形，介三郎的眼眶不覺濕潤了。他知道，此刻這些人的心境，比春日的風和日麗更要亮麗幾分！

「哦？我代他們謝謝各位囉！花隈熊，你拿點糕餅給我，讓我把你們的一番心意分贈給他們！」

「喂！大夥兒幫忙遞給佐佐大人吧！」

「好！我們一起幫忙吧！快動手！」

隨着花隈熊的吆喝，工人們也都衝到橘簍和紙箱堆裏，幫忙將橘子和糕餅分贈給觀禮的人。

廣嚴寺的僧侶、浮田甚兵衞和牟禮大八也都抱着滿懷的橘子，高聲喊道：

「我們一起慶祝吧！大家吃點橘子喲！」

「慶祝建碑完工，願國運昌隆！」

橘子像光輝燦爛的陽光一般，散落人羣之中，女人、小孩、老人和過往的路人也高興地追趕滾落的橘子。

之後，牟禮大八和浮田甚兵衞帶領花隈熊和生田萬的手下，走過對街，對介三郎說：

「佐佐大人，今日一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聚首，但是，我敢拍着胸膛向您保證，此刻站在這兒爲您送行的人，全都會信守諾言，重新做人。如果，其中有人膽敢再犯，魚肉鄉民而爲大人所知悉，即使立即死於大人刀下，亦無怨言，請您相信我們吧！」

他們以此承諾，贈與介三郎爲臨別之禮。

「勘太！這是此行所得的最大收穫！」

介三郎對身從的勘太這麼說。

在這段短短的路途，介三郎和勘太曾數度回首，與他們揮手賦別。每一回顧均讓人感受到彼此的依依之情。

街頭巷尾

一

時序進入二月以後，佐佐介三郎才來到江戶地方。

依常人的脚程來算，兵庫到江戶實耗不了這麽多天數。介三郎之所以遲遲囘到江戶，是因沿途中公私俱繁所致，因此，一路行來也就誤了不少時日。

「佐佐大人！我們終歸是要分道揚鑣……」

來到江戶，眼見日本橋一帶的熱鬧景象，勘太反倒意態闌珊，帶有幾分落寞地說着。

介三郎沉默無言，繼續前行。

兩人來到千草門時，勘太又開口說：

「佐佐大人，遲早我們要分赴歸程的！雖然，我捨不得與您分別。但是，盛宴終久會有曲終之時，我們就在這兒分手吧！大人，請多保重！」

沿途中，勘太已將自己的決定告訴佐佐介三郎。他說：

「倘若水戶那家餅店的老板不肯拿我當一般的顧客看待……我也無顏囘故鄉見父老鄉親！」

介三郎對勘太的決定未置可否。

「什麽？要分手啦？你打算往那兒走？」

「暫時還難做決定，我想，先到河堤打零工，要不然揀破銅爛鐵也能糊口啊！只要肯埋頭苦幹，天無絕人之路，是不？——」勘太坦白表示道。

「既是如此，我們先找家客棧，共度結伴而行的最後一晚吧！」介三郎向勘太這麽建議。

「可是，佐佐大人！您不是得直接囘西山莊嗎？」

「天色已暗！我想明早再囘去也不遲！勘太！我們還是先找一家客棧，歇歇腿再說！」

「這一帶客棧的主要客人，都是行商、馬伕之流，可能不合佐佐大人的心意……」

「沒關係！我們就住那一家吧！這家的老板看來挺順眼的！」介三郎所說的那家客棧，正位於千草門入口處的一個巷落裏，旁邊栽有柳樹、梧桐各一列，以爲防火之用。此地雖屬江戶的中心區，却帶有濃厚的鄉村色彩。介三郎跨入客棧之內，才發覺房間狹窄，前來投宿的客人也不多。但是，他們還是將草履脫下。

「客官！我得先聲明，小店不能洗澡！」

介三郎口中的那位好老板——是一位老態龍鍾，背已佝僂的老人，他站在走廊上，手持煙斗，面無表情地說。

「啊？不能洗澡？連屋外也不成嗎？」

「我的浴桶拿去修理！沒浴桶啦！」

「那……只好……」介三郎頗覺失望。

這時，那位老人手中的煙斗突然指向外頭說：

「別急！你們走出這條巷弄後，可以看到數家澡堂！若想少花點銀兩，可挑「見附」澡堂，就在講古堂的隔壁，它懸了一塊大招牌，很容易瞧見——如果，你的荷包有貨，就往神田那兒走。神田那兒也有好幾家上好的澡堂，那兒有粉撲得像石灰一般的女侍，也有些不男不女的男人出入其間，卽使外地來的人也撞得開門戶！」

介三郎和勘太禮貌性地向他點了點頭。

這晚，他們吃過晚飯，將毛巾各自搭在肩頭便朝外走——

「勘太，我們去見識，見識吧！」

「大人！您挑那個地方呢？」

「……有女侍的澡堂，我可不去！」

「到神田去吧！」介三郎拍拍勘太的肩膀。

「哈！哈！你害怕到那種地方？」

「勘太立誓洗心革面，尙不及一年呢！我對自己沒有多大信心，深怕聽了音樂，聞了香粉會動搖意志，恢復原態，這番心血盡付東流，豈不

哀哉！因此，思及此事，我便覺得渾身不自在——甚至有點膽怯呢！」

「哈！哈！哈！意志不堅嘛！」

「所以，您還是自個兒享受吧！」

「好吧！我不勉強你！你到一般澡堂泡泡水吧！」

對介三郎而言，無論置身何種場合，均能坐懷不亂，因此，他滿不在乎地朝神田方向走去。

二

「眞令人羨慕！」勘太目送介三郎的背影暗暗稱羨。

「——心存邪念時如何能坦蕩蕩地跨進那種地方？佐佐大人對自己有十足的信心，才能把持住原則。」

他心中這麽想，抽下搭在肩頭的毛巾，朝另一個方向走了。他來到「見附」附近時，發現有羣人簇擁在一間小房子裏，勘太不免好奇地佇足觀望，原來這兒是講古堂，說書者沙啞的噪音隨着故事情節的發展而抑揚頓挫——

「——正行心知這是最後一次面謁天皇，他退出皇宮後，親率正時，和田新發智、同新兵衞等一百四十名兵士，到先皇的御廟內參拜，決心爲這次的戰爭拚死效命。隨後，他在一輪堂的白壁上，刻下姓名及遺詩……」

聽來，說書者正在說住吉之役的經過……

勘太像是異地逢故友一般，面帶喜色站在人羣之後聆聽。他發覺，這位說書的先生，只不過捧了一部「太平記」照章宣讀，偶爾添加幾句註解和警戒之言罷了。但是，聽衆却是一副津津有味的神情，空氣中除了刺鼻的汗臭味外，一點聲響也聽不見，更別說有人咳嗽或竊竊私語了。

勘太仔細打量小屋內的人，由他們的裝束，不難知道他們是屬於較貧窮的一羣，有幾個男人甚至揹着小孩聽說書呢！這兒沒有擧止優雅的男人，更沒有衣彩華麗的仕女。因此，在這兒只能

聞到代表貧窮、勞苦的汗臭味。

不知爲何緣故，最近關東和大阪一帶，說書的行業如雨後春筍般到處出現，而只要講述「太平記」的地方，屋內必定瀰漫那股屬於貧窮的味道。

結束戰國紛爭以後的六十年間，江戶的文化逐漸起了變化，原先芳醇的新酒再度發酵了，至元祿時代，美酒更因發酵過度而變了質，它的芳醇已爲腐臭所取代，麻痺和狂醉完全籠罩了整個社會，一切都改變了。

奈良茂、紀文、難波屋和淀屋等名商大賈，各樹黨羽，起而與武士階級對抗。世風所及，商賈日益增多，整個社會的結構，面臨新的挑戰。

社會上重利之風一旦形成，好逸惡勞自是難免，一些無法與名商大賈相較之輩，轉而以諂媚獲取功利，連受人尊敬的武士階級，也沾染了商賈的奢華風氣，而與他們妥協，並公然地與他們發生金錢上的往來。

初春時候，不畏春寒料峭，站立河岸旁，只有一盞熒熒燭光的小屋裏聽說書的人，必定是無錢之輩。那些腰纏萬貫的商賈，根本不屑於此，他們連女人所穿的木屐和欲到郊外賞花觀景時，用來包紮點心的紙巾，都得還用金黃色，甚至還表示不滿，發生在這兩種人身上的差別太大了！

「……我還是泡個澡，讓身體輕鬆些！」

勘太十分喜愛這段歷史，原先，他打算聽到「正行在四條畷出陣」這一段。但是，不知道爲何緣故，他心中突然想到，該先淸理這一路來所累積下的汚垢才是！

於是，勘太鑽進講古堂隔壁的澡堂去。

這間澡堂，只消花一文錢的代價就能進來享受，因此，仍該算是與奢侈無緣的地方。

澡堂內的光線很暗，浴池內騰騰的熱氣，使得空間變得黝黑、潮濕。勘太適應室內的光線後，瞧見男女共用一口浴池，中間隔以寬幅的草席，牆上則開了一個小窗透氣，設備十分簡陋。

一片朦朧中，勘太聽到有個聲音說道：

「喂！聽說隱居水戶的老人發狂了呢！」

三

那個男人說這句話時，勘太正用浮石摩擦脚底及脚跟處的厚繭，他以爲，那個消息簡直荒謬透頂。

「眞的嗎？」浸在浴池中的同伴問着。

「眞的！」他從浴池中走出後，又說：

「我今天上工時聽到這個消息，錯不了！」

「老兄，你最近在那兒高就呀？」

「嘻！嘻！高就可稱不上。就在神田的橋內嘛！」

「這麽說，還在柳澤大人的府邸！」

「府邸的新殿由前年開始，忙了一整年，好不容易才完工。這次是因幕府將軍要到那邊去，而想大事整頓，新殿原就盡善盡美了，我們只不過收拾乾淨而已。」

「喔？將軍今年要到柳澤大人家？」

「口風牢靠吧！別又傳揚出去！」

這個可能是園丁的人，這麽說時，不覺回過頭看看勘太。勘太裝聾作啞，對他們的對話似乎充耳未聞，只忙着洗刷一身的污垢。過了一會兒，那名園丁止不住又壓低嗓門說：

「柳澤大人的家臣們交頭接耳地談論水戶老人的事，這個消息是由那兒聽來的！你還不知道吧！消息挺秘密地，至今猶未流傳到外面呢！」

「哎……」他的同伴以略帶惋惜的口吻問他：

「聽說，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怎麽黃門大人就瘋了呢？」

「將軍的施政完全不採納他的意見，他只好在前途黯然退隱水戶鄉間，過着與昔日任中納言時完全不同的生活，兼又憂煩、懊悔，才會落到這種下場！——柳澤大人的家臣這麽說！」

「他好像做了許多荒謬絕頂的事！」

「是呀！但是，他曾高官至中納言之職，又是幕府的三大房之一，這個消息非但不能洩露出去，反而更要替他保守秘密才行！」

聽他的語氣，彷彿親眼目擊老翁發瘋似的，形容得繪聲繪影。他的同伴亦聽得津津有味！

不知何時，勘太已穿好衣裳走了。

園丁來到門外，仍絮絮叨叨說個沒完沒了！還是他的同伴不耐煩地說「時候不早了，我得走啦！」他才意猶未足地閉了口。

與同伴在澡堂門前分手的園丁，經過講古堂時，還特地往裏頭張望了半天。小屋裏原先飛跳的燭光已熄，除了幾聲打掃所發出的碰撞聲音外，倒沒看到人影。

他無聊地低着頭往回走，來到河隄附近時，突然，有個人影站在自己面前，阻住了去路。

這個人正是勘太！

園丁猶豫了一會兒他才開口說：

「幹嘛用這種眼光瞪我？——警衞所在旁邊，你想幹嘛？當強盜嗎？找錯地方啦！少動歪腦筋！」

他的語氣強硬，不肯示弱地叫着。

勘太原是個不善於掩飾情緒的人。此刻，爲了探聽方才所聽到有關老翁的消息是否眞確，他不得不陪着笑臉，放緩語氣說：

「別說笑了！我那像強盜呢？只是想向你請教……」

「吔？你不是與我一起在澡堂裏泡過澡的人？」

「是呀！當時，我聽你提及水戶老人……」

「噓！這種事怎麽能在大街上談論？胡說八道！」

那人作態地罵勘太，勘太順口頂了回去，說：

「喲！在街面上不能談的事，能在澡堂裏說嗎？天大的怪事！可笑！可笑！哈！哈！」

「你存心想來打架？」園丁惱火了。突然出

手摑了勘太一個清脆響亮的耳光。

勘太傻眼了，突然莫名其妙地挨耳光？倒是對方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理直氣壯地罵說：

「土頭土腦的傻老百姓，還不快點讓路！」

在這些市井小民心中，將軍暫時已取代天皇的崇高地位，成爲至高無上的人物，因爲，幕府政治給了他們奢侈的物質生活，他們根本瞧不起終日在田間孜孜矻矻辛勤工作的農夫，連幕府內的文武官員，在酒醉飯飽之後，早已忘了自己的祖先亦皆務農之輩。

德川家康之所以能雄覇日本，端賴三河武士的幫助，而三河武士從不歧視農人，在他的部隊裏，有許多是務農的武士，靠着他們的擁護，家康才能取得天下。

家康與三河自幼一塊長大，在那個時代，他們連稗、粟都無法飽食，更遑論似今日這般的奢華。

而當今諸大名及旗本（德川家康的直屬家臣）的祖先，也經過同樣的患難歲月。即使日後劃除了今川家，又與直田家結盟，勉強得以維持一國之尊時，艱苦與貧乏的陰影，仍然籠罩德川家，那眞是個胼手胝足的年代。

當時，曾發生這麽一個事情，流傳至今，依舊膾炙人口。

近藤某人是家康旗下的一員猛將，由於戰功而獲增俸祿。但是，負責理財的某官，却在近藤面前邀功，說明近藤之所以獲增俸祿，全是因自己在家康面前說項所致，近藤聞言，怒不可遏，不顧阻攔，飛快趕往幕府當中，請求謁見將軍，他對德川家康說：

「我不要求加俸祿，請將軍悉數收回！」

家康聽了，知道其中必有誤會，須妥善處理，當下和顏悅色地解釋道：

「數年前，我出外巡視時，經過某處田壠，發覺田壠上整齊地擺着一對長、短刀。心中正覺詫異，還仔細地打量正在泥濘的稻田裏工作的人們，當時，你和夫人、千金也像其他的農夫那樣辛勤地工作。黝黑的皮膚、汗如雨下的情景，無時不浮現我的腦海，猶記當時，我曾對身旁的家臣們說——我絕不會讓你們長久過着那種艱苦生活——你們給了我最大的動力，不斷鼓舞着我。這回的增加俸祿，只不過是實踐當初的允諾罷了，請你接受我的一點心意，別再拒絕了，好嗎？」

聽說，家康是如此婉轉地勸說他，而近藤也被家康這番溫情的言語，感動得涕泗縱橫無法言語。

由這個故事，我們不難想像，當今諸大名和旗本的先祖，曾在何等艱苦的環境裏立志、奮鬪。更令他們慚愧的是，這些事情距離現在的元祿時代，也不過隔了二、三代而已。人類，何其健忘的動物啊？

勘太既生存於元祿時代，自然明白園丁話中的輕蔑，雖然，他一直按捺脾氣，不想揍人，但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他終於忍不住地罵說：

「混蛋！百姓不是人哪？窮吼什麽！」

說時遲，那時快，勘太也手脚俐落地賞了對方一個巴掌，勘太的手勁較強，園丁被打得暈頭轉向連連後退。

四

勘太伸出去揍人的手尙未收回，他就後悔了。

懊惱之餘，他想快快離開，以免多惹糾紛，只是，那名園丁大聲嚷嚷說：

「好小子！你竟敢打我耳光！」

說着，自後方衝上前來，抱住業已轉身準備離去的勘太，與之糾纏。爲了擺脫對方，勘太稍稍彎低身體，雙手稍一使勁，園丁就翻落地面，他氣惱地說：

「好小子！老子和你拚啦！」

他氣虎虎地由地面爬起來時，勘太也不客氣地頂他一句：「老骨頭，你未免太不識相了！」

說完，勘太一抬腿，踹了對方的臉龐。

「來人呀！這傢伙欺人太甚嘛！」

園丁緊緊抱住勘太的腿，口中嚷着求援——

勘太使勁想擺脫對方的束縛，無奈天不從人願哪！

「哎呀！煩死人了，給你一刀！」

勘太兇性已露，順手抽出他掛在腰際的長，刀朝下方連揮兩刀，對方未來得及呻吟，卽已昏死地上。這時，勘太還很不耐煩地踢了他一脚，然後往柳樹垂蔭的河隄方向逸去。不多時，他在柳樹蔭裏聽見雜遝的脚步聲和嘈雜的人語。

——殺人喔，快追捕兇手呀——

——是謀殺？還是見財起意的強盜！

——往河隄那個方向逃了，快追呀！

耳聞追捕自己的喊叫，勘太慌得不知何處藏身才是救急之道？此刻，他連將長刀納入刀鞘的時間都沒有，一縱身便由神田川的河堤，躍下川中的沙洲上。

之後，他藏身一塊大石頭之後，像船底的小蟲一般緊貼着石塊，不輕輕鬆地喘口氣——但是……

「嘿！在那裏，我看了！」

河堤上的人，馬上發現他的蹤跡，紛紛跳了下來，圍在他的周圍。一邊叫罵，一邊用手中的竹竿、木棒打他，勘太左右爲難，進退不得，像極囚籠中的困獸。

這時候，碰巧有顆石頭擊中勘太的額頭——血水立時遮掩了勘太的視線，儘管，他揮動長刀以阻止人羣逼近，怎奈淺灘之龍，縱有利爪在身也只能徒呼負負！

勘太連傷二、三人後，才被羣衆制服。

他們將神態狼狽的勘太，拖上河堤——隨後，羣衆竟爲如何處置勘太的問題，而鬧得不可開交。從警衞所那兒跑出的捕吏，堅持將他送交警衞所，而一些園丁的朋友們，却認爲勘太殺傷好友，理當交給他們處置。否則難消心頭之恨。

私刑尚未及身的勘太，已是一副奄奄一息的垂死模樣，他氣如游絲般地趴在地面上——但是，仔細打量，却發覺他還能趁着雙方進行舌劍唇槍時，偸眼觀察情勢——

終於，勘太逮着了千載難逢的逃脫機會，他發覺圍在他四周的人羣，有個缺口，於是——

勘太突然躍了起來，將受驚嚇的人一手推開後，朝黑暗處竄逃了，這一回，勘太使盡平生之力往前衝，而且，一直拖到夜深時候，才敢溜回下塌的客棧。

客棧前門業已掩上，勘太輕輕一推，虛掩的門就打開了，黑暗中，他彷彿看見此刻自己最害怕遇着的人——佐佐介三郎，勘太朝那影像囁嚅地說：

「……我回來了！」

怪！好半晌沒聽到回音，勘太不覺抬起頭，瞪大眼睛細看！噗！原來是一株人身高的枯樹。

——噓……

勘太鬆了一口氣，跨進客棧，客棧的第一個房間，住着店主一家人，燈盞已涼，想必這一家人也熟睡多時了。但是，裏面的一間房，透過紙窗還可瞧見燈芯的躍動，室中之人，何以遲至這會兒猶未成眠？

五

勘太深怕驚擾別人，摸黑中找到取水的木桶和一塊抹布，悄悄地拉開後門到屋後去——那兒有一口古井。

勘太心想，若讓介三郎瞧見自己這副狼狽相，而使對方就驚受怕，也是自己的罪過了。他來到古井旁，輕輕地垂下木桶，打滿一桶水，靜靜地洗清額頭上的血跡和手脚上的泥土，以及染在衣襟上的鮮血、汚泥。

「……」

勘太輕噓了一口氣，突然又聽到一陣細碎的足音，嚇得他那業已擱下的一顆心，再次躍升夠

口，仔細諦聽，原來是貓兒在屋簷上走動的聲音，總算沒有人追來。

他小心地把桶內的汚水倒掉，重新打滿一桶水；提到屋內，在仍有微微亮光的窄廊邊上坐穩後，才將雙腿伸進去洗淨。當他拿着抹布拭乾雙脚時，忽有一陣笑聲傳來——

「哈！哈！哈……」

「哈！哈！哈……」

笑聲是由那扇緊掩的紙門內傳出來的！

其中之一是介三郎，但是，另一位是誰呢？

——勘太沒想到介三郎房裏有客人，這會更不敢冒然闖入。

屋內又恢復原先的寧靜，細碎的交談聲不但聽不眞確，連裏邊是否有人，都難以確定——這或許因爲夜已深，他們害怕驚擾其他人的睡眠吧！只是，這種情況維持不了多久，一旦言談投機，嗓門也自然提高了。

「——我對老人家的所作所爲，一點也沒有懷疑的意思，無論是編纂表明立國精神的史書，或是在湊川立碑，均是極有意義之擧。但是，做了這兩件事就能改革元祿時代的混亂？這可就大錯特錯了！」

介三郎回答說：

「老翁不是常這麽說——死後，必將遺澤後世，他也不認爲自己能在短短數十寒暑中，有所收穫。」

「不錯！老翁並不冀望親眼看到所栽種的樹苗開花結果，他的確有偉大的人格。但是，一棵枯萎的樹如何能開花？世風若過分頹唐，亦無法挽救——果眞要全面改革，必然惹出腥風血雨，否則……難矣！」

「又四郎！元祿時代的社會，不如你所想的那般腐化。你應該有信心才是！」

「哎呀！這點……你不懂！你一直生活在西山莊，不是埋首古籍便考證古蹟，此番籌建楠木正成公的碑石，又費了年餘的時間，你可知道這

一年來的變化？你根本沒機會接觸京都、大阪和江戶的社會——也少有機會透徹地了解元祿社會的眞面目，世俗對你來說，應該十分陌生！」

「儘管如此，又四郎，你我俱爲武士，多少應能了解，只要百姓能擁護施政者，國勢必能立於不墜！任何樹木都有枯榮之時，你別躭心——絕對沒問題的！」

六

又四郎平日沉默寡言，表情木然。因此，常被人取笑爲木頭人。只是，他若遭到某種刺激，他的反應亦特別激烈——非但如此，他還有拚命三郎那種硬拚、硬闖的蠻幹精神。在介三郎眼裏，他是十足的危險人物。

這個木頭人，正是人見又四郎。

「莫讓天機乘隙溜走！」

他在西山莊前的梅樹上留下這句話後，再也沒回去那兒。這件事！介三郎在京都有所聽聞，並爲此擧感覺痛心。當然，介三郎萬萬沒有料到，自己還有機會與他促膝長談。

這一天的黃昏時候，介三郎與勘太分手，踏進那間有女侍服務的澡堂時，一眼瞧見又四郎在樓上飲酒作樂。

當年，他和又四郎同在西山莊服侍光圀時，由於時相往來，倒也成了莫逆之交。今日異地重逢，雖然，一方已淪爲無主的浪人武士，但，深厚的交情未曾改變，又四郎高興地對好友說：

「這個地方可以通宵豪飲！快坐下來敘敘別後！」

他叫來女侍，要她們盡其所能地款待介三郎，只是，一會兒工夫，介三郎便藉故帶他到外面說：

「有些事情不便於公衆場合交談，何不到我那兒去！」

又四郎心想，此話不錯，便隨着介三郎來到這家客棧。

客棧的設備簡陋，房內只有一壺茶，比起方才在澡堂裏的愜意，自是天壤之別。又四郎也不以爲意。

他們像任何一對乍然相逢的故友，低啜茗茶，相談甚歡，不知不覺中，夜已深了。

儘管兩人的目標一致，却因達成目標的方法迥異，而展開長串的爭論，他們各就自己的立場，爲自己解說。

「喂！你是怎麽啦！」

又四郎已沉默好一陣子了，介三郎頗不以爲然地這麽問他。坦白地說，又四郎一臉凹洞已經無法讓人對他產生好感，加以陰陽怪氣的個性，若非好朋友，彼此交誼深厚，任誰也受不了他現在這副冷冷的態度。

「沒有呀！」又四郎愛理不睬地說：

「瞌睡蟲找上你啦！」

「別開玩笑了！」

「好吧！我們替剛才的一席話，做個結論如何？你的處世原則呢？總不能一天到晚和女人們飲酒作樂，却扛着正義的招牌爲幌子，大罵俗衆有罪吧！這種過日子的方法，那像你的爲人！你不會這麽做吧！」

「我的處世原則？……這個問題未免問得愚蠢？我現在只想如何去死！選擇最有意義的死法！」

「反正都是閉眼、蹬腿——」

介三郎的語氣，似在責罵他的淺薄無識，當他說到這兒時，後方突然傳來「啪」的一聲——木椿斷了？

七

頓時，兩人不敢作聲，仔細諦聽聲音出自何處，但是——剛才那一聲響過後，再也無任何聲音了。

沉默在小屋裏徘徊許久，介三郎才又啓口說：

「雖然，我了解你絕不可能爲一己之私利，離開西山莊，但是，究竟是何原因，促使你做這種決定？明知老人家會爲你的行爲生氣，你還是不顧一切地做了，又四郎，你這麽做……太過份了吧？」

「不只我一個人離開西山莊是不？江橋林助也受了我的影響，離開了西山莊。因此，我決不可能胡作非爲，你等着瞧吧！江橋和我絕不會平白送死！」

「江橋林助呢？他人在那裏？」

「目前，他也在江戶，住在哪兒恕我不便奉告！」

「喂！如果，我開門見山地問些問題，以我們的交情，你不會生氣吧？」

「你想問些什麽？」

「對於你的計劃，也就是你的眞正意圖和心境，我多少也能猜着，只是，你不肯對我說是嗎？」

「你答應替我保守秘密嗎？」

「可以！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千萬不能阻攔我！行嗎？」

「一旦，你下定決心，我的勸阻會生效嗎？說吧！」

「老人家在位之時，暗中妨礙他施政。老翁失職之後，他自以爲自己的時代到了，而一心巴結，迎合綱吉將軍，想總攬大權。這個人雖身在幕府，實則對將軍後患也有一手，十足的小人、佞臣！可惡極了！」

「噢！你是說柳澤吉保嗎？」

「就是那個可恨的傢伙！」

「你準備如何對付這個人！」

「爲萬民除害，必須殺了他，但是，爲了水戶藩，我必須先殺死藤井紋太夫！只要這兩個心願能達成，我隨時隨地都可以切腹！」

「……原來如此……我同意你的不凡抱負，但是，社會風氣和時代潮流，並不僅你所想的那

般簡單，你以爲除去柳澤吉保，就能將頹唐的世風掃除。依我之見，絕無此種可能，反而會使情勢趨於惡化呢？——此外，除去藤井紋太夫……水戶藩內的人可能就此停止活動？我才懷疑呢！說不定，他們會把罪責推在老人家或當今藩主的頭上！這可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我考慮這種情況，才離開水戶藩成爲浪人！」

「你居然……」介三郎頓了一會，斷然地說：

「總之，你千萬不能意氣用事！憑個人的力量休想力挽狂瀾，矯正世風。匹夫之勇足以壞事啊！你可不能壞了老人家遠大的抱負！」

「老人家的抱負甚佳，只可惜節拍太慢，過不了多久，大勢就落在柳澤吉保手中啦！」

「果眞如此，只怕他也沒能耐久居其位！」

「我無法默視這一切，我可不願活在這種社會裏。」

「又四郎！明天，我要回水戶藩，我們一道走吧！」

「哎呀！你怎麽想出這種餿主意？」

又四郎像是猛然遭受狂風襲擊一般，大搖其頭，表示不敢苟同。

這時候，與原先相同方位處，又傳來類似木頭折斷的聲音——「啪」！

——客棧附近，有道斷牆，斷牆之外，是座小森林，森林之內，人影幢幢，像極躍動的癩蛤蟆。但是，那條條黑影，眞像是活生生的捕快！藉着微弱的星光，那些人手持十手、木棍，行跡詭異地圍攏過來。

八

「等一等……奇怪！」

介三郎下意識地舉起了右手，彷彿要阻止又四郎出聲，然後，雙目凝視着屋裏的燭火。

又四郎也豎耳傾着——很明顯的，有一股不

尋常的氣氛，已逐漸逼近紙門後頭——

燭火怪異地搖晃着——

「是誰！」

又四郎這樣低喝，同時很快地翻身躍起，手中的刀無聲無息地挾於腋下。

介三郎也倏然地退至牆邊，警覺地握住了刀柄。

——聽到一連串如同貓那麽輕的腳步聲，由屋頂上跳下來。

來者的人數似乎不止一、二名。

又四郎回過頭，小聲地對介三郎說：

「……又給你添麻煩了，不過，我會找機會將他們引到外面去，你就這樣站着，他們大概不至於逮捕你！」

「麻煩倒是無所謂，但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

「可能是奉行派來的手下吧！」

「會是捕差嗎？」

「我實在想不出遭受追捕的原因，但是，如今有沒有罪已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因爲，目前有大半的幕吏，都成爲吉保的私人士兵了……」

「難道，你已經被他們發覺了嗎？」

「吉保那個傢伙，只要聽到水戶浪人，就會渾身緊張，所以，我的周圍不斷有人在窺探、監視着——但是，你不必替我擔心，我這個又四郎也不是好惹的！」

話方說完，又四郎就一口氣吹熄了燭火，然後，躡至介三郎身邊，使勁握住他的手說：

「佐佐，原諒我一直對你口出無禮，請你永遠留在老翁身邊，代我侍候他老人家，我們可能已後會無期了，別了，請多保重——」

忽然，「咔噠」一聲，紙門外有了動靜。

又四郎一個箭步，拉開紙門，縱身一跳跳到了屋外。

他站在黑暗中，朗聲喝道：

「——你們這些狗腿子，到底是爲何而來？

這裏是客棧，爲了不打擾其他旅客的安眠，我們到外面去了結吧！有種的就跟我來——」

又四郎一面說着，一面打量着漆黑的四周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在水井旁邊、樹身背後，以及屋簷的下面，到處都有人影，但是，他們都如同生了根般，毫無反應。

又四郎呵呵地笑着，翻過了後面的圍牆，朝着土地廟的方向跑去——

然而，並沒有人隨他而去，也沒有人跑出來阻止他，連一個都沒有——

因爲，對這些立於黑暗中的同心和捕差們來說，這個人見又四郎的存在，與他們毫無關連。

「……奇怪！」

「看樣子，他不是那個在神母川岸殺死植樹工人，而存心畏罪逃亡的無賴……」

「但是，那個無賴方才好像走進了這家客棧……」

「那……可能在其他房間吧！我們把客棧的主人叫醒，好好盤問一番就會曉得了。」

這些分藏在各處的武士，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語地商議着。然而，當他們無意間抬頭一看，卻發現有一名武士，以刀當柱，立在前面不遠處，目不轉睛地瞪視着他們。

衆人皆愕然，不知所措，最後不知何故，三三五五地消失在圍牆外了。

九

「出了什麼事？」

客棧的主人終於被驚醒了，客棧裏的其他房間，也紛紛傳出唏唏嗦嗦的起床聲。

介三郎站在房門外，輕聲地對客棧的主人說：

「不！只不過是一點小事，明早，我再詳細告訴你好了，請你代我向其他的房客致歉，要他們繼續安眠吧！」

客棧的主人穿着睡衣，不勝悲縮，聽完介三

郎的話後，就一語不發地回房了。

不久，所有的驚動聲都平息了，夜，又回復原本的肅寂。

介三郎剛想關起防雨的木門時，發現眼下似乎有一個黑影在蠕動着……不久，那個蠕動的黑影突然從屋下爬了出來，原來他就是堪太——

「噢！是勘太呀！」

由於事出突然，介三郎不自覺地呼叫起來，連他自己也被自己的呼聲吓了一跳。但是他又覺得很奇怪，勘太到底怎麼了，他原本可以不回來的，爲何跑回來了呢……

方才在和又四郎談話時，介三郎就一直掛念着堪太，連要關上木門的那一刹那，也還在想着他。

「勘太，你爲什麼不上來坐坐，還在那裏幹嘛？」

「我實在覺得萬分慚愧！」

勘太只是這樣答道，連頭也未曾抬起來過。

隔了一會，他才緩緩地抬起頭說：

「我馬上就要離開你了，所以，來此向你說聲抱歉，感謝你以往的照顧……」

「你是來告別的嗎？那爲什麼非在這時不可呢？」

「我心裏非常痛苦，雖然天還未明，但是，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我一定要馬上去自首！」

「什麼？你要去自首！你到底做了什麼事？」

「我殺了一個人，就在我去澡堂沐浴後的歸途中，我爲了一件微小的事，把一個人殺死了……」

「咦！你也會……」

介三郎似乎懷疑自己聽錯了。

因爲，直到今天爲止，勘太都形影不離地跟在介三郎身邊，而在介三郎的感覺上，堪太實在是一個柔順得無可復加的好人，不管勘太如何敍

述他的過去，並且再三強調他過去那些荒誕，凶暴的行爲，但是，介三郎認爲自己所見的勘太，和以往的勘太眞是判若二人。

「你眞的殺了人……」

介三郎呻吟般地問着，又順手把燭火移置身旁。

藉着燭光的照射，他才看淸了勘太渾身的血跡和蒼白的臉色。

……被人類豢養，感化的狼虎，難道終究無法擺脫天生的野性嗎？介三郎不禁油然生出一股憐憫之心。

「在湊川之時，你尙且能忍受別人的欺凌，今日爲何會做出此等糊塗事呢？這其中必有使你忍無可忍的原因，對嗎？能不能告訴我？」

「……事後，我細細一想，覺得這實在是區區小事！哎！事情是這樣子的，我在澡堂沐浴之時，聽到有人口出惡言，說水戶的那個老翁近來發狂了，我向旁人打聽之後，才知道那人正是經常出入柳澤家的植樹工匠頭，於是，我再也遏不住心中的怒火……最後就做出不可收拾的事了。」

「什麽？有人傳說老翁發狂……」

「我當時也懷疑這件事的眞假，便偷偷盯住那個傢伙，等他走出澡堂時，我就把他叫住了，這大概就是我最大的錯誤吧！因爲，後來我終於忍耐不下，就……啊！不行了！我立刻就要去自首了，如果我未被判死刑，只是遭流放荒島、或坐監的話，有朝一日，我會洗心革面，好好重新做人，請你好好保重……」

勘太連連地點頭，並且向介三郎拜了又拜。

此刻，他的心情勢必非常焦急，因爲，黎明一到，事情就會變得更糟糕了。介三郎雖然很想將他留下來，但又唯恐勘太會因而捨不得離去……

最後，勘太還是毅然地走了。

寵臣

一

在靠近吳服橋之處，有一幢佔地七千多坪的大宅邸。

那就是柳澤吉保的宅邸。

這兒原本是水野和松平二家的府邸，吉保遷入時，將三宅打通爲一，是故，較一般諸侯的府邸大了一倍。

「我曾經夢想，能擁有這樣一座大房子，好好地加以擺設佈置……」

一位置身於豪華室內，獨自久候多時的客人，無聊已極，遂以豔羨的眼光，打量着周圍美侖美奐的佈置。

室內的主位牆上，掛了一幅似乎是東山遺墨的條幅。主位後面有一隻雅緻的附耳花器，可能就是名貴的砧靑磁吧，花器中斜插着剛剪下來的牡丹花苞，而那些冷露猶存的花苞，已經微微地綻開，向人露出嬌媚的笑靨。

香爐、畫軸——還有放置在他坐位前的煙灰缸，隨意端出的一只茶杯，莫不都是名貴的珍品。

「哇！這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

這位客人似乎也極有鑑賞能力。

欲與上流階層的人物相互酬酢，穩固本身在社交圈中的地位，必須對古老的墨寶，畫軸略具心得，並能評鑑各種陶磁，品味各式珍饈，講究衣飾，此外，對能（日本的古典戲劇）及各種音樂、曲譜，都要廣予涉獵，使能吟唱詩歌，出口成章，在各種場合都應對得體，談笑風生，

而室中這位客人，似乎具備了上述這些條件，集各項才能於一身，稱得上是一位合乎時代潮流的武士。

雖然他已經年屆五旬了，但是，由容貌和外表上看來，無論如何都沒有那麼蒼老，這固然與他的穿着有關，但是另一方面，他的確是氣質優雅，保養有方。他的頭上看不出有一絲白髮，而且梳理得烏黑光亮，一絲不亂，面龐如同抹了粉黛般的白皙，緊抿的唇紅若丹硃，臉上的肌肉也緊縮而不鬆弛。除他了雙頰和肩膀稍微削瘦了點外，給人一種愛嬌的感覺。

——忽然，他身後的紙門被輕輕拉開——眞是輕巧得連一點聲音都未發出。

接着，一名美女輕移蓮步，婀娜多姿地端進了一杯茶。

上過茶後，美女就稍微退開說：

「讓您久等了，眞是抱歉之至，由於前面有客人，所以，老爺到現在還抽不出空來……」

美女細聲細氣，將吉保的侍臣交待的話委婉轉述完後，來客就忙不迭地稱道：

「不客氣、不客氣，我知道他是一位大忙人，非得到深夜絕不會有空暇，妳不用介意，我可以在此靜候他！」

雖然明知對方只是一名侍女，但是，來客還是把雙手緩緩地滑至地面，微微地行禮作答。

「那麼，請您稍微再等一會兒。」

來客一面目送着侍女的背影消失在紙門之外，一面在心裏想着，久聞柳澤府邸中的侍女，個個國色天香，宛如美女，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外頭那個客人究竟是誰？爲何遲遲不走呢？」

他瞇起了雙目，在心裏猜疑着。他的眼睛，彷彿有細若銀針般的東西在微微發亮着。

他——就是世人久仰其名的藤井紋太夫。

水戶家由於有他這麼一位閣老，才得以在光圀的揮霍無度之下，繼續支撐而不墜。

因此，世人的輿論都把水戶家的成就，歸功於藤井紋太夫的手腕。

二

通常，武士家的宅第建築，都崇尚雄渾的陽剛之美，然而，置身於柳澤府邸的廻廊上，却可以感覺此座府邸的確不同於普通武士的宅第，而多多少少帶有一點京都的風味——廻廊上的雕欄，以及屋宇上垂懸着的燈籠，尤其是出出入入的美女佳人，在燈影下鬢影髣髴，搖曳生姿，處處暗影幽香，充滿了濃郁的艷麗色彩。

這些可能就是主人吉保之所好吧！

自薄暮起，水戶的藤井紋太夫，就在這座府邸裏一個佈置華麗的房間，靜候與吉保會面。

——但是，在這座府邸的客書院裏，却酒興正酣，主人吉保正和另一位客人頻頻擧杯，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似乎早已將在另外一個房中，孤獨等候的客人遺忘了。

「好了、好了……」

客人對要爲他斟酒的美女搖了搖手。

他滿面的紅光，倒不全是因爲酒的關係，因爲，他那臃腫肥碩的軀體，早就擠得出油脂了。

這人就是吉保最寵信的勘定奉行（大名家中掌管金銀收支者）荻原近江守近江重秀，年約五十。

「——近江好比一頭蠻牛！」

吉保這樣高聲笑著說。

在場的衆美女也都吃吃地笑了起來。

重秀在這種醇酒，美女與恩寵的包圍中，不禁酣然陶醉，遂誇張地答道：

「比我爲牛倒還合適，不過，我可不野蠻哦！」

平時對待百姓凶戾殘暴的重秀，在這種場合却能故意幽自己一默，可見他就是這樣一個雙面人。

而吉保的年紀才三十有六。他的擧手投足頗似貴族，笑時微微露出整齊的貝齒，煞是好看，不論作何種裝扮，他都給人一種瀟灑和練達的書

生感覺。

「好吧！好吧！我收回前言就是！哈！哈！哈！」

吉保機智地說着，又朗聲笑了起來。

近來，吉保的言談不但有技巧，並且幽默風趣，不知是從何處學來的。由於他平常和紀國屋文左衞門有特殊的交往，因此，家臣們皆認爲這是他和文左衞門左右那些詩人，畫家一起微服出巡時染上的習氣，而頗不以爲然。

——但是，或許是重秀也經常陪同於微服出行的行列中之故，重秀對主人吉保的言談習氣早就習以爲常了，甚至有時，當吉保的笑話並不高明時，他也能努力擠出幾聲乾笑。

「今天這些無懈可擊的美酒佳餚，我已經領受够了，我再也沒有辦法承受下去了，所以，我看我該告辭了！」

「且慢！你不喝酒，可以來一點湯嘛，怎麽樣？」

「眞感謝你的美意，不過，好像有一位客人在天未黑之前，就在另一個房間等着見你了，不是嗎？」

「噢——你是說那個人呀！那個讓他再多等一會，也沒多大關係！」

「那個客人究竟是那一位？」

「就是水戶家那個，就是那個嘛——」

「哦？是不是藤井紋太夫？」

「對！就是他！」

「聽說他是一個相當能幹的人。」

「是嗎？」

「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有人認爲他就是水戶家的柳澤侯，依我看嘛，這世上除了你之外，大概就數他最爲能幹了……」

重秀神采飛揚，說得滔滔不絕，但是，當他注意到主人的臉色後，就趕緊煞住了這個話題。

這時，吉保的臉色的確很難看。這也難怪，因爲目前他碰到一個敵手——一個才華和他相當

，足以和他相抗衡的人物——這使他非常不愉快。

「噢！你認爲是這樣子的嗎？」

果然，吉保的回答也是冷冰冰的。

三

在這太平盛世，大概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像吉保這樣官運亨通，名利雙收的人物了。

這當然是由於將軍綱吉的恩寵所致。

一般輿論認爲，目前第五代將軍綱吉的手下，最受寵遇的莫過於所謂的「五士一僧」了。

這所謂的五士就是——

首推柳澤吉保，其次則爲牧野備後守，松平右京大夫，稻田坦對馬守，最後一位就是職位較低的荻原近江守。

至於「五士一僧」中的一僧，就是備受綱吉將軍生母桂昌院崇拜，那位名垂青史，無人不知的護持院大僧正隆光。

然而，此五士之中，今已不復受寵的，已不止牧野備後守一人了。而且，依目前的情形看來，將軍綱吉的恩寵，早已集於吉保一身了，荻原重秀之流，只是因爲跟隨吉保的關係，方才勉強被算進五士之中。

當然，荻原重秀司勘定奉行之要職，也使他的地位大爲提升，同時，無可否認的，他也頗具經營之才，所以，才能受到將軍綱吉的重視，並被吉保所籠絡利用。

勘定奉行重秀俸祿雖僅三千石，在當時，却算得上是雄踞一方的人物，他不僅具有政治手腕，善於諂媚，鑽營，走捷徑，最主要的還是因爲，他的確擁有眞才實學。

說起吉保，他是在二十二歲，亦卽綱吉就任第五代將軍之職的同時，就受到大力拔擢，出任做御小納戶（服侍於將軍左右，專掌理髮，烹調及庭院佈置諸項雜事者）而時至今日——由於他的忠誠，和毫不吝惜施展所能，遂使將軍大爲讚

賞：

（這個人才是我眞正必須重用的人才！）

是以，無可否認的，在將軍綱吉的心目中，柳澤吉保的確是一個可用之才。

然而，他對工作的熱誠與負責，與其說是奉公，倒不如說是「奉私」，因爲，他幾乎忽略了所有公家的事務，而只鞠躬盡瘁，效忠將軍一個人，因此，政治遂成爲他們私人所有，而造成了元祿特異的世風。

吉保其人如上所述，而綱吉將軍亦非如世人所傳述的那般愚昧與無知。

秉公論之，綱吉的確具有明君的素質。

他自少年起就好學不倦，博覽羣書，在學問方面，他的臣子恐無一人可堪與他相比。他的個性豪邁，事母至孝。

當其時，幕府規藩的越後家，有一項十餘年不解的糾紛，到了綱吉將軍手中，却以僅僅兩天的時間，做了明快的裁決和處置。此乃綱吉將軍就任後的第一項作爲。他大刀濶斧地撤銷了越後中將光長之封賜，並將他幽禁，此外，凡與光長有關連的所有黨徒，皆予以適當之懲罰。

由於如此，當時的官吏和百姓們皆暗暗訝異道：

「好一個厲害的將軍呀！」

然而，百姓們於畏懼之餘，亦欣然自慰，以爲此位將軍將爲他們帶來輝煌的政治前途，使民生樂利，百姓受福——無論如何，大家都對他抱有某種期待。

但是，最後大家却大失所望，因爲，綱吉將軍未能持善至終，就連他的孝順，也只是狹義的順母親爲所欲爲，結果導致他的生母桂昌院獨樹一派勢力，造成後宮婦女擅政的不良風氣，更由於他相信妖僧的進言，變態地善待畜牲，擅頒法令，蔑視人民，而曾經被史家稱爲「犬將軍」。

最爲矛盾的，乃是綱吉將軍曾於寬永年間，繼上一代將軍之後，再三地頒佈了禁奢令，嚴飭

百姓必須勤儉立身。然而，將軍府的後宮，却以桂昌院和綱吉左右的數位近臣爲中心，日日宴飲通宵，歌舞達旦，極盡奢靡豪華之所能。如此一來，吉保等服侍於將軍身側的侍臣們，也都競相崇尚服飾之講究，紛紛謳歌物質文化。

四

凡人雖與生俱有明君的素質，但却無法貫徹終身，至死堅持原則，獲得後世以明君賢者之名加譽之，則空有秉賦，無法成就完美的人格矣。

身爲君王，欲成就完美的人格，着實比尋常人難多了，因爲，立於王侯之位，容易受小人包圍、阿諛，而且，較之一般人更有能力爲所欲爲，所以，僅以常人的原則和道德標準爲規範，就稍嫌不足了。

我們可以如此斷語說，綱吉確實具有明君的素質，但在他的將軍任中，却使自己成爲一名愚君。如果，他只是一個普通人，那麼這便只是他個人的損失而已，不幸的是，他身爲一國之政治首腦，因此，他個人的錯誤就變成了整個國家不幸。而他個人的錯誤，也造成了歷史上的元祿靡爛時代。

倘若，導致綱吉將軍如此的，是他近身那些侍臣的話，那麼，吉保的罪孽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罪孽了。

「佞臣！該誅！」

難怪部分有識者會發出此種義憤的聲討了。

據一般所傳，水戶藩副將軍之退位，乃是吉保所導致的。

噢！不！水戶藩和將軍之間，原來就是不甚融洽的，因此，水戶才在避免與將軍互起衝突的原則下，悄然隱退於西山……這是另一部分人的看法。

後者雖純屬臆測，但恐怕也含有幾分眞象。因爲，吉保和光圀本是兩個極端的人物。無論在施政方針，日常生活，持家原則，或在思想上，

都是截然相反的。

然而，妙的是儘管將軍和光圀二人之間，有如此大的出入，但是，柳澤吉保和光圀，在對皇室和國家的看法上，却相去不遠，有時甚至完全相同。只是，吉保的私利心強過公義心罷了。

嚴格說來，吉保並非屬於具有精神內涵者，而且，他是極端注重物質享受的，若硬要給他一個確定的形容詞的話，那麽，姑且就稱他做具有雄才大略的現實主義者好了！

在他的心目中，自己和子孫們將來的前途，永遠是高過於國家利益的。

當然，和光圀比較起來，他的人生觀和國家觀，都稍微有所偏差。這也是他們永遠無法溝通的差異。

他們二人，都是經常服侍於君側的人，他們二人，同是輔佐將軍綱吉的人。然而，綱吉却有意疏遠光圀，而獨寵信吉保。

我們可以認爲，這乃是綱吉個性中比較脆弱的本質所使然，或者還可以說，這也是他究竟不能成爲偉大的君主之因。

也很可能是吉保從中挑撥了將軍和光圀的感情，因爲，據說吉保曾經藉着反對許多事情，而藉故向將軍進讒。

雖然，在一般人的觀念中，位居副將軍之位，且是將軍親戚的人，不太可能由於他人三言兩語的進讒，就遭到疏遠，然而實際上，吉保根本就不須直接向將軍進讒。因爲，不但桂昌院不喜歡光圀，就是對後宮那羣婦女們來說，光圀也不是一位受歡迎的人物，她們都故意排斥光圀的主張，而支持吉保，這對吉保來說，是一件相當有利之事。

因爲，後宮婦女們的輿論，經常能打動將軍，左右將軍的施政與好惡。

目前的吉保，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因爲他不但能使後宮那批婦女爲所欲爲，使將軍的某些欲望得以達到滿足，而且，也滿足他自己的

私心。

五

就在那天傍晚——

荻原重秀說了委婉的告別辭後，就離席站了起來。緊接着，無數的燭光和人影成羣結隊，送他到了廊上。看起來，這是主人對客人的一種殊遇。

由於他們同侍於將軍身側，同爲將軍的寵臣，因此，這種殊遇也是理所當然的。

其實，做爲勘定奉行的重秀，能受到此種如同宰相般的禮遇，也有值得懷疑之處。

在事過境遷的今日，且讓我們試着加以探討。

重秀在這之後未到二年的時間，就取得將軍之默許，允諾了他濫造帑幣的政策，這項措施，引起了輿論的抨議。

起因當然是由於彼時黃金不足之故，而黃金不足又是導因於綱吉的奢華，與後宮的靡爛。此外，建築護持院，及將軍寵臣的逸樂無度，也都有其直接而巨大的影響。

此種奢華、靡爛與逸樂，也使得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但是，物價飛騰直接導致的貨幣貶值，却是刻不容緩的大問題，當時做爲勘定奉行的重秀，不得不窮則變，他說：「貨幣不足並非質的問題，此乃量的問題，自寬永以來，文化與社會的進步顯著而神速，然而，貨幣却一直未有任何改變——當然，目前面臨此種問題，正是我們改鑄貨幣的時機，只要變更貨幣的含金量，增加貨幣的數量，使得以暢通無阻！」

於是，他基於此種經濟觀念，斷然地實施了濫造貨幣的政策，在金幣中摻入了銀和銅，在銀幣中摻入了錫和銅，不久，新貨幣就通行於市了。

當然，有識者均可預見的後果，不久就發生了——物價加倍的波動，人民生活加倍的艱苦。

（這一定是柳澤大人和荻原近江守，爲了能乘機混水摸魚、塡飽私囊，而故意推行的政策！）

就這樣，一般民衆開始怨聲載道……然而這些怨言却一句也未傳到那些寵臣耳中，其實，他們的權位正如日當中，卽使聽到了，也未見得就能有所反省或補救。不過，這些都是後話。

後來有人證實，就在這次的會面中，柳澤吉保和荻原重秀，已經就改鑄貨幣之事，提出了初步的討論。

當重秀告辭之後，吉保就高呼着：

「呀！醉了！醉了！」

然後，懶散地雙手反背。踱至室外，仰望銀河上那些，象徵着他目前官運的燦爛星斗——也就在這時，他才感覺自己眞是不勝酒力了。

「主君……雖然您從中午到現在，一直不停地應酬，一定相當疲勞了，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客人，自傍晚起就一直在那間豪華的房間裏等着您去接見……」

他的侍臣唯恐他忘記了，所以這麽提醒他。

但是，吉保顯然還記得相當淸楚——

「水戸家的藤井紋太夫嗎？……反正，時候也不早了，好吧！」

他雖然這麽說，但仍然悠哉地看了好一會兒星星。

「按摩的叫來了沒？」

當吉保應酬疲憊時，經常叫人來爲他做針灸或按摩，而每次替他做此工作的，是一位名叫杉山的檢校（日本古時，爲人做針灸或按摩的男姓盲人中，地位最高的），據說，當初把紀國屋文左衞門介紹給吉保的，也就是這位杉山檢校。

「我早就把他叫來了，他現在正在用晚餐——」

侍臣毫不在意地回答着，但是，當他說「晚

餐」這兩個字時，似乎楞了一下。

這是因爲，他突然想到賜予吉保的渾名，不正是「晚餐少將」嗎？不過，吉保似乎並未察覺。

「……好吧！那我先去見見他好了。」

於是，他轉身走過一道長廊，走向一幢嶄新的宮殿。

影子

一

要到那座宮殿，必須先穿過一道小門。

這座宮殿也叫做御成御殿。當初，由於將軍綱吉將臨幸此地，因此，吉保事先挪用了一筆巨大的公款，日夜趕工增建了此座宮殿，由於它具有此種特別的用途，是以，其內部裝修之豪華，瑰麗，就不待言了。

而在御成御殿之旁，還建了一間數奇屋。

御成御殿平常都大門深鎖，而這間數奇屋就成爲平日吉保休息之處，通宵燈火輝煌，但鮮少閒人。

「唉……終於來了……」

水戶家的藤井紋太夫遠遠聽到有人在低聲地說話，就知道吉保已經來了。

「讓您久等了，我們老爺請您到這邊來。」

不久之後，一位美貌的侍女進來請他。

——一脚踏入吉保的數奇屋，紋太夫就被輝煌的燈光照射得頭暈目眩，幾乎睜不開眼睛。

房間裏除了吉保和他的兩名心腹侍臣外，其餘的都是女子。

紋太夫在離吉保很遠的地方，溫雅地落坐。

然後，他們依禮殷勤地寒喧了一會兒，並且話及天氣，季節等，雙方都極盡交際之辭。

緊接着，吉保簡短地表達了歉意說：

「抱歉，方才讓你久等了。」

此後，他們逐漸把話帶入正題——

「你們都退下吧！」

吉保也適時地遣開了左右那些人。

紋太夫雖然身爲親藩的閣老，但是論官階，只是旁臣而已，和吉保的地位相去甚遠。直到左右都退下，室內只剩下他們兩人時，他們才無拘無束以朋友之禮相待。他們親密地傍坐一起，小

聲地交談着。

「西山那方面沒有什麼改變吧！還有，那位老人家近來怎麼樣了……」

「已經完全像個普通農夫了，我看他不會有什麼野心，只是，他的個性剛強，恐怕不會就此安安穩穩下去吧！」

「這是當然的，所以，你對那個老頭子可得加倍警戒！我這個吉保，天下事沒有什麼能讓我害怕的，就只有那個老頭子，總是教我心有所懼！想想，你能在他的手下，毫無過錯地待了三十年，實在是不簡單！而且不平凡的是，你能被他當做人才器重，大小事情都讓你一手承擔，由此看來，你實在比那個老頭子還要來得厲害！」

「不要開我的玩笑了，如果要以此類推的話，你能影響將軍和整個後宮，那麼，你又該如何稱呼呢？我着實想不出一個恰當的名詞來褒獎你！」

「哈！哈！哈！話也不能如此說——」

「那麼，我們就別再互相標榜了吧！」

「好！好！口舌之辯我實在是辯不過你。」

「不過，我敢說我只有一點小野心，和你的大野心比起來，實在是相去太遠了……」

「不管如何，你要全力幫忙我達成心願，而且，你要把這個也當作是你的心願——」

「那當然，我在水戶家雖然也身擔重任，但是，我仍然發誓要爲你粉身碎骨，萬死不辭，難道你還不滿意嗎？」

「不！不！我非但沒有不滿意，而且，能把水戶大人逼到不得不退隱的地步，這完全是由於你在他內部和我配合的好，才成功的——就是在他退隱前後，所引發的擇嗣問題，也是一樣。」

「對！我現在仍然和從前一樣，絕無二心……」

「……但是，我們眞正要的是——」

說到這裏，紋太夫忽然警覺地察看了一下四周。

可能是由於他的眼睫毛過分濃密，因此，使得他的眼神顯得非常恐怖懾人。

二

「你要說什麼呢？」

吉保也露出很小心的眼色。

——奸雄識奸雄，在這亂世中，他們二人可算是難得的一對，彼此都具有雄踞一方的奸才。

紋太夫的嘴巴幾乎沒有動，就吐出極微細的聲音說：

「……恕我斗膽，私自臆測你長久以來藏在心中的秘密，那就是——你意欲擁立的將軍嗣子，並不是甲府大人，或紀伊大人，對吧！」

「那你說說看，我要擁立的到底是誰？」

「就是目前只不過八歲，而一直寄養在你這裏的吉里君，對吧！」

「什麼？你說什麼？」

吉保這種慌亂的神色，平時大概很少有吧！紋太夫心裏暗自好笑，遂稍微低下了上半身，然後抬起頭凝視着吉保。

「胡說……怎麼會有這種事呢！」

吉保着急地想要否認這件事。

「你就不要再隱瞞了吧！」

紋太夫的聲音雖小，但是語氣相當堅決，聽在吉保身裏，幾乎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威脅，而且，聽起來讓人覺得相當不快——

「我雖然身在水戶家，但是，我還不是爲了對你效力，而設法將我的主君光圀公自將軍身側、和後宮驅退，難道，我一切不都是聽命於你的安排嗎？難道到了這種地步，你還不拿我當自己人看待，還要把我摒除在外嗎？」

「誰也沒有拿你當外人看，誰也沒將你摒除在外呀！」

「好，這句話是你親口說的，希望你永遠記住……」

紋太夫收回他那恐怖懾人的眼光，柔順地低下了頭又說：

「……這件事，我已經投下我的生命和地位做爲賭注了，再說，你這裏的閣老藪田五郎左衞門之女，乃是賤內，算來你就是我老丈人的主君，衝着這段關連，我也應當爲你效力……否則，我也不會輕易參加你這件計劃。」

「對！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我一直拿你當自己人看待！」

「那麼，你爲何不再讓我爲你效勞，而讓我賦閒無事呢——也許是我疑心太重了，不過，我確實感到非常不滿——因爲，我相信你的心願絕非僅僅要獲得要職，或者是僅以做個諸侯爲滿足？」

「……」

照情況看來，此時的吉保已是處於被動的地位了；也就是說，至此地步，他再也無法避開這個話題了。

因此，他沈默了一下，然後抿着嘴呵呵笑了起來——

「……紋太夫，你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才，倘若今日你不是水戶家的老臣，我早就將你安置於要職之中了。」

「你雖然這麼說，不過，我還是有我自己的理想，這個理想比起你的大志來是微不足道的……我心中的理想，除了你以外，再也沒有人能明白，同樣的，你遠大的心胸和野心，除了我紋太夫，大概也沒有人能夠了解。」

「你這個可怕的傢伙，不要再說下去了。」

「我不說了，不過，最後我還想向你進諫一言，那就是，行事不可過分急躁，你應該先立紀伊爲嗣子，然後，再慢慢扶立吉里君，讓他繼承紀伊之位，這樣比較能成功——」

「……噓！」

吉保忙不迭地掩住紋太夫的嘴。

窗子下的樹叢，在房內燈光的斜射下，呈現出一片淡藍的煙霧，此外，就是駭人的漆黑與死

寂。

而在一片漆黑中，彷彿有白色的影子在晃動着，大概是院落邊的水晶花吧！

三

紙門外忽然有爭吵的聲音，聽起來好像是小姓（服侍於諸侯或將軍身側的少年）和侍衞在爭辯什麼。

大概是侍衞遵照吉保的指示，不准他隨便打開紙門吧！

吉保抬起頭來，對着紙門說：

「可以進來了……到底什麼事？」

「檢校說──他要告退回去了！」

聽到小姓的話，吉保才忽然想起來──

「噢──對！對！他大概等得不耐煩了！……

……就叫他再等一下吧！我馬上就回寢所去！」

於是，隨着小姓的退下，紙門又閤了起來。

當小姓的腳步聲漸行漸遠後，紋太夫就問道：

「就是那個杉山檢校吧？」

「對！我經常在就寢前，讓他爲我按摩、按摩，不過，那個老頭性情很浮躁，總是不太情願的樣子，你別見怪！」

「大概是生意太好了，這也難怪他！今天，我已經打擾夠久了，也差不多該告退了。」

「說什麼打擾，要你來也是我的意思，你有什麼話，就繼續說下去吧！」

看樣子，吉保乃是想透過紋太夫，多打聽一些消息。因爲，現在吉保最擔心的，就是光圀的存在，雖然光圀的退隱，表面上似乎是遠離了政權中心，但是，對吉保來說，却有一種敎他無從捉摸的感覺。

光圀在職的時候，置身將軍府中，彷彿有雄據整座將軍府的氣魄，而目前，他雖是隱居在野，但是，他的精神仍存在於日本全境之內。

吉保覺得自己的所做所爲，以及各項施政，都

受到他無形的監視，心裏因而有無法解脫的壓力和負擔。

「據說西山莊的老人，自去年開始，就預定在兵庫湊川建立楠公之碑，現在是不是已經建好了？」

「噢！擔任此項建碑工作的，是一個叫做佐佐介三郎的，前幾天，他還到小石川的宅邸，詳細地向我報告過，據他所說，建碑工作已經竣工了。」

「你認爲，他眞正的心意是什麼呢？」

「你說他眞正的心意，到底是指什麼？」

「當然就是他老人家心裏所想的──據說他隱居在水戶鄉下，雖然從事農田之事，有時却藉口要借古書和史籍，而派使者到將軍府或各諸侯的地方，然後又說要建碑……依你看，他在建碑期間，有沒有親自到湊川去呢？」

「不！他向來很少微服出遊。當然，年輕時他曾經遍遊各地，每一個地方幾乎都有他的足跡。」

「我還記得，有一次在將軍府閒聊，當話題扯到旅行時，黃門光圀曾說，大概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喜好遠遊，而且到過各地方。他說，他曾陪將軍前去膜拜過日光的御廟，使他終生難忘，而東海道一帶，他只有在年幼時，到鎌倉的菩提寺參拜過一次，此後就未涉足過──據說，他所謂的遠行，其實就只有這兩次而已……」

「這大概是僅指曾向幕府報備過的吧！」

紋太夫不禁失笑道。

「其實，他在三十四歲，也就是任幕府之職前，一直都是非常自由的，所以，他就把服侍於他身邊的五、六名年輕武士，組成一個頭巾小組，讓他們戴着黑色的頭巾，假扮成他本人，而他自己則偸偸地溜出府邸，有時二、三個月都不曾回返過呢，這些事我至今還依稀記得！」

「那他到底溜到那裏去了呢？」

「他曾經開玩笑地說，他是遨遊四海去了

——所以我想，整個日本他可能都遊遍了！」

「哦？是這樣子的嗎？那個時候你呢？」

「那個時候，我還是年幼無知的小孩呢！只是偶爾的機會才得見到他。」

四

「那些曾經假扮成他影子的武士，現在還在西山莊，服侍他老人家嗎？」

「不！那是早年的事，後來就……」

「不管怎麼樣，他是一個光憑觀察外表無法了解的人物，以為他柔弱，他却表現得剛毅，以為他無謀，他却是一個策略家，我想，只有這個老頭子才值得我們注意！」

「據說，有一個大名曾經說——他和你是平分秋色不相上下——」

「是眞的嗎？」

「不！照目前的情形看來，你是佔了上風。」

「……紋太夫！」

吉保又提出了另一個問題：

「你說水戶那位老人家，年輕時曾組織頭巾小組，做為他的影子武士，而自己却微服出遊，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我想絕對不是單純地為了遊玩吧！」

「那是當然的！還有一件事，我說出來你可得守密……」

「一定！一定！你說好了，這裏不會有人的！」

「這件事非常的機密，據說，那段時期他曾經偷偷地會晤過備前的池田新太郎少將等人，此外，還和勢力雄厚的西藩諸侯，以及公卿堂中的某位顯要也都有聯繫！」

「他這樣做的用意到底是什麼呢？」

「難道你還看不出來嗎？他自青年時期開始，就心存大志，一意要讓幕府將政權歸還給天皇。這件事除了少數的幾個藩國以外，你是頭一個

知道的人。」

「哦？但是，水戶不是和將軍有淵源的三家之一嗎？再說，黃門光圀本身不是德川家康之孫嗎？他具有這雙重高貴的身分，難道還不滿意嗎？」

「不！這樣想你就錯了，像他這種人是永遠不會以身分為重的，他所顧念的是大義和國體，我們只能說，在衆多的德川家康子嗣中，唯獨他是最特殊的！」

「看起來，他眞是一個難以捉摸的人，我們得格外小心，防範他才是！」

吉保似乎有意結束話題，好及早回寢所，讓杉山檢校舒舒服服地替他按摩，解除一日的疲憊。他的眼皮似乎逐漸下垂，臉上露出疲憊的神色，呵欠連連——

忽然，他想起了另一件事。

「對了！紋太夫，我差點忘了告訴你，去年你送我那朶名花，不論色，香、都是稀世的，不過，她好像有什麼怪癖，我眞是拿她毫無辦法！」

「名花？哦——就是我送你的那個叫做蕗子的女人嗎？」

「對！就是她！由於將軍常到此臨幸，所以，我着意物色了許多天下美女，以供餘興，然而，天下的美女實在不多，加上將軍在後宮已擁有無數天香國色，所以，要尋到能博得將軍歡心的佳人，實在是難之又難，我幾乎認為是毫無可能之時，你送來了蕗子，而她的姿容也的確足使後宮的妃子個個黯然失色，可是，我却拿她毫無辦法！」

「到底是為什麼呢？」

「她來到這兒已將近一年了，而且，也在將軍面前露過一、兩次面了，但是，無論何時，何地、或與任何人在一起，她都朱唇緊閉，不言不笑——有一回將軍甚至懷疑地問我，她是不是一個啞巴！」

五

「哈！哈！眞看不出這個小妮子個性這麼倔強！」

「雖然她的絕色足以傾國傾城，但是，終日不苟言笑，不假辭色，實在讓人無法消受！」

「稍微給她吃點苦頭，或許能使她馴服吧！」

「只怕行不通！」

「那麼，找個機會由我下手，來狠狠打她一頓——倘若方便的話，現在就把她叫來也可以……」

「說實在的，雖然非常可惜，但是我心裏曾經盤算過，是不是應該把她退還給你……」

「我看，我們還是先以說服的方式，或責罰她，使她屈服，因爲你若將她退還給我，只怕我也不能再讓她活着了。」

「什麼？你不能讓她活着？」

「當初我自忖她的姿色，必能獲得你或將軍的歡心，是以，才千方百計地將她從故鄉帶出來，如果你將她退還給我的話，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必須讓她自世上消失……」

「這樣太殘忍了……這樣她不是太可憐了嗎？……」

吉保突然下了決心似地說：

「那麼，我立刻把她叫到這裏來，怎樣麼？」

「那是最好不過了！」

「但是，那個檢校還在等着替我按摩呢！對了！是不是可以這樣……我回寢所讓檢校替我按摩，然後，你就在寢所的鄰房和蕗子談談，你看如何？」

「……那個檢校雖是個瞎子，不過，耳朵可還靈光得很！這……不要緊嗎？」

「一個瞎老頭還用得着防備嗎？何況這位杉山檢校對各藩的內部情形，莫不瞭若指掌，當初

，把紀伊國屋文左衞門介紹給我的也是他，他絕對不敢背叛我的，所以，你不用擔心這個——」

吉保擊掌叫來了小姓，吩咐他說：

「把檢校叫到寢室裏來。」

過後，他又吩咐家臣去打開專門軟禁女子的牢房，把蕗子帶到寢室的鄰房。

看來，柳澤府邸還設有特殊的牢房，專供責罰下人，和軟禁不馴服的侍女。

當吉保舒服地躺在寢褥上時，蕗子也被帶到隔壁房間了。

其實，與其說是被帶來，還不如說是在監視下，被強行拉來的——

藤井紋太夫注視着略呈憔悴的蕗子，對那位家臣說：

「暫時把她交給我好了，你可以退下了。」

所有的人都退下後，房內就只剩下紋太夫和蕗子兩人了。

——隔着一扇紙門，吉保正躺在白絹的被褥上，而在他身上按摩的老人，就是自稱杉山流針灸，按摩一等一高手的杉山檢校。

他已經快七十歲了，經常喜歡自詡地說，自己已是年邁體衰了，不僅雙目失明，就是耳朵也愈來愈不靈光了，什麼事情都不知道，簡直快成爲一個廢人了……

不過，很多明知底細的人都說——

（這老頭是個裝蒜的高手！）

因此，吉保也不把檢校的話信以爲眞。只不過，吉保經常對他略施小恩，以便向他打聽各家的內幕，偶爾，也透過他製造，散佈一些謠言。

因此，這個瞎老頭對吉保來說，還是一個頗有利用價值的人。

「檢校……」

「是的！」

「我的肌肉是不是有一點硬？」

「是的！」

「噢！那邊再用點力……」

「是這裏嗎——」

「對！對！嗯——好舒服噢——今晚讓你久等了！」

「就是呀！眞是糟糕！我已經和別人約好晚上要去。」

「你跟誰約好了呢？」

「就是御老中的——」

說着，檢校突然把空洞的雙眼，抬起來注視着天花板，因爲，他聽到隣房傳來的說話聲。

六

許多被認爲最不可能發生的事，往往都會發生——

在水戶失踪的絕代佳人，竟然會出現在柳澤府邸的後宮裏，這不能不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此刻坐在燈火旁邊，不哭不笑，面無表情的女子，不就是雪乃的女兒，不就是在西山莊的歸途中，連同轎子和生母一道失踪的蕗子嗎？

——對！她正是蕗子！

然而，她爲何會淪落至此處呢？

還有，她的母親又是在何處呢？

這種種的眞象，恐怕只有蕗子本身和紋太夫才知道了。

紋太夫注視着如同木雕般的蕗子說：

「蕗子，妳身體是不是不舒服呢？臉色怎會如此蒼白？」

「……」

「我有一件事情要跟妳談談，妳坐過來一點吧——不要跟我客氣，妳那過去的父親白石助左衞門，和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說起來妳也許不會相信，想當年我紋太夫還曾爲他在主君面前美言過，而且——哎！這些都不要再提了，我不是要和妳談這些……」

說着，紋太夫挨過身去，坐近了蕗子。

「蕗子！」

「……」

「今晚我恰好有事來拜訪吉保大人，他告訴我，妳自從到這裏來以後，就沒有說過一句話……」

「……」

「將軍來的時候，妳也沒有開過口……」

「……」

「據說，將軍覺得很奇怪，就問吉保大人，妳是不是啞巴，這件事妳知道嗎？」

「……」

「這實在是太過分了！」

「……」

「蕗子！」

「……」

「喂！」

「……」

——依然是毫無反應，就連眼皮也未曾霎動一下——

蕗子冷冰冰地，一如僵硬的木雕——卽使池水，偶爾也會因風起皺，但是，她就像激不起絲毫漣漪的死水一般。

紋太夫不僅不耐煩，而且也開始焦躁起來了。

可能是他平日極力隱藏的某一條神經，此刻忽然暴露出來的關係吧！他的雙眉間出現了一條皺紋，而且，他的面貌也因而變得極爲醜陋、駭人。

「——蕗子，對我紋太夫，妳也要裝聾作啞嗎？妳把我紋太夫看成什麼人了，妳也不想想，我是妳先父的大恩人呢！再說，如今我代妳侍奉令堂大人，妳不當視我爲恩人嗎？妳以爲妳用這種態度，我就拿妳沒辦法了嗎？」

「……」

「蕗子，妳回不回答我的話？」

「……」

「蕗子，妳還不開口嗎？」

「……」

「還不說——無論如何都不說嗎？好！我也不勉強妳，妳就繼續裝妳的啞巴吧！只是！我紋太夫也絕非對妳毫無辦法，我心裏已經有所打算了，大概……最可憐的就數令堂大人了……」

「……」

「那也沒辦法了，妳讓我紋太夫下不了臺，所以，我只好回去對令堂嚴刑拷打，逼她來解決這件事，難道，妳忍心眼看她人家爲妳受苦，而繼續倔強下去嗎？」

「……」

露子依然不出聲，但是臉色迅速地起了變化。忽然，她緊緊咬住了衣袖，撲倒在榻榻米上，悽婉地哭了起來。

七

從剛才起，就一直有一個男子藏在庭院中。由於庭院是這麼寬大，到處是樹叢深深的蔭影，因此，他從剛才就一直潛伏在此處，而未被人發覺。

他的身上是一般男僕慣穿的短外衿，腰間斜揷着一柄木劍，而他那壯碩的體型，可以看出他是相當的年輕。

起初他的視線不斷地在四周游移着，然後似乎找到了目標似地，全神貫注傾聽着某個房間發出的聲音，那個房間中正有一對主客在談話——

不久，主客分別進入了兩個房間，而有一名女子被帶入其中一人的房間……

片刻之後，一陣女子的嚶嚶飲泣聲，微微地震撼着滿院的寂靜——

這名男子顯然有點焦躁，似乎想極力聽清裏面的談話……他忘記了本身的處境，情不自禁地由藏身的地方爬了出來，忽然，他像是看清了什麼似地——

「啊——」

連他自己也被自己的驚叫聲嚇了一跳。

然而，一切已經太晚了，一個守在院中的武

士箭步衝過來，從後一把抱住他。

「咚！」地一聲，男子把身後的武士過肩一摔，就奮力逃了出去。

這一來，前面兩個房間都察覺了，只見燈影搖動着！

「是誰？」

「出了什麼事？」

吉保首先走出房間，呼叫家臣們。

那名男子又接連摔倒了幾名窮追不捨的武士，而快速地逃入了樹叢中。

緊接着，一大堆家臣氣極敗壞地都齊集過來，在吉保的指揮下，把男子藏身的樹叢團團地圍住了。

「出來吧！」

「有種就出來吧！」

於是，一陣狂風暴雨似地搜索後，那名男子終於被數名家臣死命拉了出來，渾身都被加以大綁小綁，絲毫動彈不得。

這時，吉保才從走廊上走下來道：

「把燭火拿過來！」

他接過燈火，始低頭細細打量這名夜客。

「你們認不認識這個人？他到底是誰家的男僕？」

經此一問，立即有一名家臣答道：

「這傢伙是檢校的男僕嘛！我已經數次見他陪同檢校一道前來了，想不到……」

「什麼？你說他是檢校的男僕！」

其他的家臣楞了一楞，紛紛趨前看個分明——

「不錯！不錯！正是他沒錯！」

只有吉保絲毫未感到意外，反而露出得意的神色，彷彿捕到窺伺已久的獵物般。但吩咐家臣：

「把他綁在那棵大樹上，只留兩人在此看守就好了，其他人統統回房去吧！不要再到處渲染了。」

然後，他就若無其事地踱回房中，依舊在檢校前面坐了下來，以背向著檢校說：

「幫我再推一推肩膀吧！」

檢校馬上伸手在吉保的肩上按摩着，但是，很顯然的他的手指有點不聽使喚。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院子裏是不是有怪客？」

「檢校——那個怪客就是你經常帶在身邊那個男僕，像這種有問題的人，你麽怎也敢僱用呢？」

「呃……是我的……」

檢校突然頹喪地跌坐在地，輕聲嘆息着。

就在這個時候，紋太夫拉開了紙門——

「那大概是檢校新僱用的男僕吧！我方才去看了一下，那個人我認得——他是水戶藩的人，而且還是西山莊老翁身邊的一名武士。」

八

檢校茫然地睜大呆滯的雙目，一言不發地坐在那兒，很顯然地，這件事給他很大的打擊。

……平素做事勤奮，對雙目失明的自己，也服侍得妥妥貼貼的年輕男僕，竟然會是水戶已退隱的老翁身邊的近臣，這使他覺得非常驚訝！不！幾乎使他恐怖已極！

「這種事情，其實也很稀鬆平常！」

吉保的口氣依然很平淡。他認爲在這種關鍵，應該避免責備檢校，而應藉機利用他，才是聰明的。

「在我吉保身邊，總是會出現心懷不軌的刺客，這種情形也不是第一次了，吉保我已經司空見慣了……只是，西山莊那位老翁，究竟對我有何成見，爲何三番兩次地想取我的性命，眞教我百思不解！」

他獨自昂首感慨地說着。

看樣子，吉保是不想責備檢校的疏忽，而是要握檢校此時的恐怖心理，將自己有意散佈的流

言，藉着檢校之口傳開吧！

紋太夫立卽明白了他的用意，就附和着他，用檢校也能聽到的聲音接下去說：

「這件事或許會令你感到不快，不過，請你看在我的面子上把它忘了吧！西山莊那個退隱的老人，他的殘暴早已是人盡皆知的事了，也許，他心裏認爲自己的退隱，都是你一手策畫、導演的，所以才懷恨於你，事情一定就是這樣——而且，他身邊那些近臣也有責任，他們非但不諫止他，反而從中協助，眞是……」

接着，紋太夫又故意談到了一些往事，他說自己在光圀任中，曾經一度勸止了光圀的叛亂企圖，同時，他又談到目前的水戶藩主，已因病重而荒廢政事，使水戶藩的藩政幾呈懨懨欲息等等……

當然，他所說的這些話，都屬子虛烏有，目的只是要檢校相信有這麽一回事，而去對外散佈而已。

「夜已經深了，你可以回去了。」

檢校聽吉保這麽說，心裏如獲大赦，他匆促地起身，口中惶恐地說道：

「今晚的事情，請多多海涵……」

「不！這絕對不是你的錯，你不是有意要把一個身分不明的男人帶進這裏的，只是那個男子——據說是水戶的江橋林助——我們暫時不能放他走！」

檢校走了以後，紋太夫也起身向他告辭，並且約定數日後再來過訪。

一切都復歸平靜後，蕗子又在家臣的押送下，步向牢房——她自始至終都沒有說過一句話。

——但是，當她緩緩走在長廊上時，雖然粉頸低垂，眼光却不斷地瞟向漆黑的庭院。

她約略知道，水戶老翁的一個家臣被逮住了，因此，心裏覺得非常不安。

庭院中是一片漆黑，只模糊地看得出有一株巨大的樹影，而且，恍惚地感覺到樹身上似乎綁

着一個人。

但是，被綁在樹上的江橋林助却很清楚地看到蕗子滿面愁容地由走廊走過——

「啊——蕗子——」

可惜他的聲音尚未脫口，就被在身後看守的武士一把掩住嘴巴了。那名武士連忙對另一名武士說：

「喂！快把你的汗巾借給我！」

銀河

一

人們開始穿起較厚的袷衣了。

涼涼的風微微透着秋的蕭瑟氣息。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江戶地區的各個角落，都可聽到吹笛和擊鼓的聲音，尤其是淺草一帶，爲了迎接各種祭典，一些店舖，客棧、茶館都裝飾得金碧輝煌，喜氣洋洋，準備廣徠顧客，趁這祭典期間大賺一筆。

這時，有一個販魚的老板娘，滿頭大汗地在巷子裏走着。

這是一個猶有殘暑氣氛的下午，她剛忙過了一陣子販魚生意，手裏托着一些東西，正以細碎的快步，在窄巷中趕着。

水溝上的踏板不斷地在她足下響著，一羣羣蒼蠅，嗡嗡地繞着她飛舞着，時而停駐在她的身上，因爲，她的身上帶有一股濃烈的魚腥味。

「人見大人！人見大人……喂！你怎麼還在睡呢？」

她不需拉開紙門，因爲門原本就大開着。

這個只有兩個小房間的屋子，只要站在門口，就可一覽無遺——只見屋後的一扇木門，正任風不斷地由前吹到後，發出支吾的聲音。

老板娘搖搖頭，無可奈何地邁了進去。

——這兒正是人見又四郎的暫時棲身處。

這時，又四郎正倒在破榻榻米上呼呼大睡著。亮麗的陽光斜照在他那粗大多毛的腿上，但是，他仍舊枕着一些泛黃的舊書，懷抱着自己的長刀，睡得奇甜無比。

「你還不起來嗎？」

老板娘就像要喚醒懶睡的孩子般，在他身旁坐了下來，然後看着自己手中托着的一盒紅豆飯和茶湯——

（要放在什麽地方呢？）

她環顧室內，想找一處可以置放東西的地方，却發現一隻小貓正立在門上，虎視眈眈地看着她手中的食物。

「噓！」

被她出聲一唬，小貓一溜煙跑掉了。而又四郎也醒轉過來了——「噢！是老板娘嗎？妳來得正好，拜託給我一杯水，最好是剛從井裏舀出來的冷水！」

說着，他伸伸懶腰，揉了揉眼睛，但是，沒有起來的意思。

「這幾天有祭典，所以，難免得喝點酒沾沾喜氣，不過，要適可而止，否則會傷了身體——你呀！這幾天實在喝得太不像話了！」

老板娘一面數落着，一面繞到又四郎身後，用力把他碩大的身子推了起來，這下子，又四郎迫不得已才坐了起來。

「噢！睡得眞舒服——」

「你當然是舒服啦！因爲你本來就是一隻蝙蝠！」

「所以，我才一到晚上就出門，是嗎？哈！哈！」

「你這個人眞是的！我可不是跟你鬧着玩的！」

「好！好！不要嘮叨了，妳可眞像是我的娘！」

「你每日只顧喝酒，一定還未吃過紅豆飯！」

「對！我是還沒吃過！」

「哎呀！你這人怎麽搞的，好端端地怎麽對我行起禮來了！」

「我不是說過，妳就像我的親娘嗎？其實，妳待我眞比我親娘還好，有朝一日，我要好好報答妳！」

「你呀！莫非還沒清醒，滿口胡言亂語！」

「哈！哈！我是還未清醒，所以，請妳趕快

去弄一杯冷水來，我喝了水後，再來嚐妳的紅豆飯！」

「你如果現在就要吃，那我去幫你燒一點開水，泡一杯茶好了……」

「還有茶葉嗎？」

「我想是沒有了……眞麻煩，我想我乾脆再跑一趟，回家拿來好了！」

「那也好！我就先洗把臉好了！」

「好吧！」

這位老板娘雖然長得非常粗悍，但是手脚非常俐落，不久，就又踩着水溝上的蓋板回來了。

「又四郎，你洗過臉了沒？」

「廚房的水桶一滴水都沒有，而且，那隻水桶的把手早就脫落了，根本不能提水……」

「哎呀！你這個單身漢……眞是到處都一團糟！」

老板娘嘆息着，拿着壞了的水桶走出去，不久就拎着一條濕毛巾走進來，一手扯住又四郎的頭髮，另一手把濕毛巾往又四郎的臉上一抹，就像對待一個淘氣的孩子般……

二

抹過臉後，老板娘把帶來的紅豆飯和鹵菜取出來。

又四郎一面頻頻動筷子，一面讚美道：

「啊！眞不錯！實在眞不錯！」

老板娘看着他狼呑虎嚥的樣子，故意問道：

「你是說什麽東西不錯呢？」

「我是說，這世上的事都很不錯！」

「你這個人偶爾倒也會說出正經話！」

「偶爾嗎……哈！哈！哈！」

「你每次喝醉時，就喜歡胡言亂語……有時又任性得像個孩子，好多次我都想不管你了！」

「妳這麽一說，我又想喝一杯了！」

「不行！要喝晚上再喝吧！」

「咦……是不是神轎走到巷口來了，外頭怎麽這麽熱鬧？」

「哦？如果是神轎通過的話，阿次可就麻煩了，因爲我叫阿次送茶到這裏來哩……那些抬神轎的男人最下流了，看到年輕的姑娘就想調戲……」

「阿次是不是因爲祭典，才告假回來的？我有好長一段日子沒有見過她了！」

「……又四郎，有一件事我一直沒告訴你。」

說着，老板娘忽然把聲音壓低，表情非常認眞——

「因爲我家那個死鬼說，事情還沒弄淸楚之前，先別讓你知道，所以我也沒告訴你……阿次早就離開杉山檢校那兒了……」

「哦？是她自己不幹的嗎？」

「不是，是被辭退！因爲怕面子上掛不住，所以她一直暫住在一個親戚家，這次由於祭典，才趕回來的！」

「……當初林助也是藉着阿次的引見，才到檢校那裏當男僕的，現在阿次被迫辭職，而林助也已兩個多月沒有消息了，我正在替他擔心呢！照這樣看來，林助會不會是發生了什麽麻煩呢？」

「很難說，搞不好阿次被辭退也和林助有關係，只是，檢校都沒有說什麽，所以也不太明白！」

「奇怪……」

又四郎不禁放下了筷子，雙手交放於胸前，雙目直直地凝視着牆壁上的某一點——

看到他這種神情，老板娘忽然有點害怕，她突然想起又四郎從前是一名武士……

濃郁的愁緒悄悄爬上了又四郎的眉梢，方才午睡時，他還夢見了江橋林助……

最近，他經常夢見林助，但是，他總以爲這是自己過分擔心，日夜牽掛的關係，所以，不論

夢境是凶是吉，他都毫不在意地付諸一笑，然而，日子一久，他就惶恐起來，深怕這其中藏有不祥的預兆。

最令他擔心的就是，林助經常得陪檢校出入於可以說是敵人梟巢的柳澤府邸。

這也是當初他們二人發誓要達成的一個手段，當機會來臨時，林助便搶先要去冒這個險……

如今，假定林助出了事，又四郎勢必就無法繼續依計行事，而且，以他和林助的交情，他也不會袖手不管。

這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銀鈴般的叫聲：

「……娘！娘！我娘有沒有到這裏來……」

三

又四郎對阿次的感情，比對阿次的母親還要親密。

最初來到江戶時，又四郎因爲找不到一個安穩的棲身之所，一直東飄西盪的……

有一天，阿次出外辦事，在途中被一羣遊手好閒的武士所包圍，並欲加以非禮，就在這時，又四郎碰巧路過，才將她從虎口中救了出來。

阿次的父親魚松，爲人本就誠懇、親切，認爲：

（這是女兒的救命恩人，也就是我們家的大恩人！）

雖然，他也看出又四郎的來歷頗不簡單，並且對他們似乎有所隱瞞，但是，他還是非常禮遇又四郎，毫無戒心地以他的名義，在這破巷子中借到了這間小屋讓又四郎安身，另外，還要妻子每天照顧他的飲食起居，爲他洗衣服，還淸所有的酒債。

（又四郎這傢伙實在麻煩透了！）

儘管他不只一次地如此咕噥着，但是，他似乎頗欣賞又四郎的個性，所以心甘情願地爲他承擔一切麻煩。

後來，當又四郎知道阿次就在杉山檢校的宅

第中做事時，心裏就暗暗盤算着——

（這眞是天賜良機，絕不可錯過！）

因爲，他老早就知道杉山檢校經常出入於柳澤家。

不久，他把一起自水戶逃奔出來，發誓要同生共死的難兄難弟江橋林助，僞稱是自己的親弟弟帶到小屋來，然後透過阿次的引介，讓他潛入檢校的宅第做男僕。

如今看這情形，阿次似乎已受到連累，而被檢校辭退了，倘若眞是如此的話，又四郎豈不爲魚松母女帶來麻煩了嗎？又四郎不禁有點愧疚。

然而，魚松夫婦却從未有過怨言，反而待他更爲親切。

「——大概是阿次來了……妳這個傻丫頭，說話像蚊子叫似的，還不快進來，在外面幹什麼！」

老板娘回轉身子，朝門口嘰哩呱啦地叫着。

於是，門口出現了穿着時下最流行的格子衣裳的阿次，她囁嚅地說道：

「……娘，我把茶端來了……」

然後，她匆匆地擱下茶盤，回身想走，她母親見狀，立刻又扯開喉嚨喊着說：

「妳這孩子怎麼越來越沒規矩，放下就想走呀！」

也許，做母親的她想讓女兒多和又四郎親近吧！

「妳就不會上來替又四郎倒茶嗎？都十九歲了，還虧妳在外面做了三年事呢！舉止就像個小孩！」

被母親這麼一嚷，這個生性矜持的阿次姑娘，雙頰愈發紅得厲害，而使她看起來更是楚楚動人。

她再也不敢搭腔，怯怯地走上來，跪坐在榻榻米上，倒了一杯茶捧到又四郎面前，小聲地說：

「請喝茶，這茶有點涼了，請別見怪……」

等又四郎接過去後，她才又說：

「從那次之後，就一直未曾來向你請安，請勿見怪，今日看到你一切無恙，我心裏非常高興！」

老板娘在一旁瞇着眼，非常得意地看着女兒嬌滴滴的模樣。

又四郎當即端坐斂容道：

「妳太客氣了，好久沒有妳的消息了——聽說妳已經離開檢校的府第了，關於這件事，我倒要仔細問問妳……」

又四郎這麼一說，老板娘立刻站了起來。她的樣子就像是突然想起了某件事情似地——

「糟糕了！我忘記給人家送東西去了——被那個死鬼知道的話，一定又要嘀咕了……阿次，妳就在這裏陪又四郎聊聊，晚上再幫他弄點吃的，到時，我會送一些新鮮的生魚片來，知道嗎，我得趕快走了……」

四

茶也喝了，杯子也放下了——

又四郎不知道該如何打破沉默。

「……」

阿次也覺得很不自在，她並不想回去。

街上的熱鬧喧嘩之聲清晰可聞，大概是神轎、花車和跳舞的人羣正通過巷子口吧！

「……有什麼事我能幫忙的嗎？晚餐是不是可以慢一點再準備呢……」

阿次的聲音微微顫抖着，可能她的芳心正如小鹿般亂撞吧！又四郎雖然仍像一根木棒，但是也有一點不自然。

「等一下再準備也沒有關係……」

他覺得氣氛太尷尬了，就清清喉嚨說：

「是不是可以請妳稍微坐過來一點，我有件事情要請教妳，這件事非常秘密，所以怕隔牆有耳！」

「是……你要問我什麼呢？」

「就是有關林助的事情。這幾日，我幾乎天天夢見林助渾身血淋淋的樣子，好不怕人！而且他一直未和我聯絡，實在敎我放心不下。阿次，妳有沒有聽到關於林助的消息？」

「……」

阿次只是粉頸低垂，目光定定地注視着榻榻米，身子微微地發抖着。又四郎心知有異，便繼續追問：

「妳是不是聽到什麼消息了，還有，妳離開檢校的府邸前，是不是看出了什麼變化……這就是我要請敎妳的，拜託妳仔細想一想，我相信一定發生了什麼事，否則，妳在檢校身邊服侍了好幾年，從來都沒出過什麼錯，檢校決不會毫無理由就將妳攆出來……」

「……」

「是不是檢校警告過妳，不得將事情說出來？」

「……又四郎大爺！……」

阿次突然轉身看看門口，似乎在懼怕什麼。

「你爲什麼這麼問我，莫非你已經曉得什麼了？」

「也可以這麼說，只要妳將妳所知道的告訴我，我也會將我所知道的告訴你！」

「好！我就把一切都告訴你吧！其實，我原本就是要告訴你的，只是一直沒有機會。」

「那麼，就請妳快點告訴我吧！」

「嗯，讓我想看看……好像就是我離開檢校府第的前一天吧！林助像往常一樣跟隨檢校到柳澤大人的宅第去，但是，檢校到深夜才單獨回來，自那時起，就再也不見林助的踪影了——我們幾個下人都覺得很奇怪，跑去想問問轎伕，就在那時，檢校忽然把我召進去，要我走路——」

「那個時候，檢校有沒有說什麼？」

「是的！檢校要我回家後，什麼也不要說出來，他說，如果漏出什麼口風的話，恐怕會惹來

凶禍。所以，他要我裝做什麼也沒發生似地，乖乖回家。」

「他叫你不要說的，到底是什麼事呢？」

「就是林助沒有回來的事情！」

「那麼，林助跟隨檢校到柳澤府邸，爲什麼沒再回去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有人說，他偸溜進柳澤家的後院，被柳澤家的家臣逮走了，還有人說，他已經被殺了……」

「什麼！被殺了——」

就在這時，門口忽然傳來喧鬧的笛鼓聲，緊跟着，一陣吶喊，一個舞獅者耍着一個獅頭闖了進來——

阿次驚叫一聲，畏縮地躱在牆角。

五

熱鬧的祭典一直進行到晚上，家家戶戶的屋簷下，都掛起了五彩繽紛的燈籠。

魚松的老板娘忙完一些雜事後，立刻把幾樣食物裝在食盒裏，再度走到又四郎的小屋，但是，小屋裏空盪盪地，沒有阿次和又四郎的人影。

「到底是怎麼搞的！」

當她一面探頭望着黑漆漆，沒有燃燭的小屋，一面自言自語時，隔壁的主婦抱着滿身痱子的嬰兒對她說：

「我剛才看見他們好像陌生人般地，一個在前，一個遠遠跟着，往那邊走去了，呵！呵！呵！」

「哦？是這樣的嗎？哈！哈……」

老板娘也跟着笑了起來。

住在這一帶的人，個性都非常樂觀。

——夜晚的河岸。

有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地走着。

前面那條較爲高大的人影，正是又四郎。他忽然停了下來，而走在他身後的十步遠那個窈窕的身影，也隨而站住了——那就是阿次！

「……」

又四郎默默無語，他當然知道阿次就在他的身後，但是，阿次隨他出來，既不是又四郎的意思，也不是阿次要如此……事情就是極自然地發生了……

「……他大概被殺了吧……大概已不在這世間了吧……眞可憐！眞悲慘！老天爺爲什麽要如此殘忍？爲什麽？」

除了嗚咽的流水聲外，他得不到半點回答。

他的自言自語，在這微涼的夜裏，聽起來就像是一串串的呻吟……

河畔堆了一堆漁夫們由河中撈起的木材。

又四郎似乎走累了，但是，他並未對阿次說什麽。就獨自在地上撿了一張破席，舖在木材上坐了下來。

在他的身後，有一株柳樹伸展着柔美的枯條。

「……嗯——眞是一個美麗的夜晚！」

阿次喃喃自語着。她的感觸和又四郎完全不同。

她微仰着頭，似乎正在細數散佈於銀河邊的無數星斗。

「眞的就這樣讓他死了嗎？他還那麽年輕……我雖未親手執刀殺死他，但這又有何差別呢？」

此時又四郎的眼底，既沒有那一帶皎潔的銀河，也沒有阿次姣好的面龐，因爲，他的生死之交江橋林助的幻影，正重疊交錯地浮現在他的腦海。

……倘若不是自己力邀他同行的話，他此刻必仍好端端地服侍於西山莊的老翁身旁吧！

……那麽，他也不至於到江戶來送掉一條命了……

又四郎把一切的罪過，都歸咎於自己身上，雖然，他們都是在爲同一個理想賣命，但是無論如何，又四郎認爲林助先自己而死，就是自己的

罪過。

「……又四郎大爺，那些在今天晚上死去的人，是不是都變成了天上的星星呢？」

阿次不知因何感觸，如此幽幽地問着。

可能是她依稀聽到又四郎說到『死』字，而引發出的遐想吧！

「？……」

又四郎以奇異的表情，轉身看着她。

六

「噢！是阿次妳呀！原來妳也坐在這裏！」

「嗯……因爲你一直沒有叫我回去嘛！」

「但是，我也沒有要妳跟來啊！」

「又四郎，你這個人眞沒良心，忽然間就一言不發地跑出來，難道，你要把我孤伶伶地扔在那裏嗎？」

「哈！哈！哈……」

又四郎不禁爆出了一陣笑聲，隨即站了起來，阿次以爲他要走了，也想站起身，但是看看情形，似乎又不像。

原來，又四郎是向着她走近，然後歉疚地摟住了她。

阿次被輕擁在懷裏，不禁嬌羞地顫抖着：

「不要這樣……會有人來……」

「來就讓他們來好了，反正我們是純潔的，怕什麽！」

「……但是，我怕……」

「難道妳怕被人發現？」

「是的……是的……」

「阿次，妳喜歡我嗎？眞心喜歡我嗎？」

又四郎扳着臉孔，如此問着，同時他的雙手一鬆，阿次不由得癱軟在他的懷中。

「……不可以喜歡你嗎？」

「傻瓜！妳哭什麽？」

又四郎這種愛憐的語氣，聽在阿次耳中當然覺得非常甜蜜，於是愈發將小臉深埋在他那強壯

的胸膛。

「我最討厭，也最怕女人哭了，因爲，一看到她們哭，我就會跟着哭起來——」

又四郎輕輕地拍撫着阿次的背膀：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們來談談有關我們兩人的事，好嗎？因爲，像今晚這種機會，恐怕不會再有第二次了——阿次……」

「……」

「妳大概還不知道我是何地的武士，在替誰做事，又爲何到這江戶來吧！現在，我可以一一告訴妳！」

「我早就知道了。」

「妳早就知道了？」

「我看得出來，林助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武士，當然，你也不是——」

「女人的眼睛眞是厲害，全都讓妳看破了，好吧！我就告訴妳好了，我是水戶藩的人！」

「是黃門老爺的家臣吧！」

「對——別人都叫我木棒，也有人稱我是木棒的又四郎，他們都認爲我不擅言談，個性不伶俐，但是，誰又知道我經常不能自已地發起倔強的牛脾氣，而且，我有滿腔豐富的熱情和感情，動不動就落淚……我總是儘量地壓抑自己，告訴自己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不要跟他們計較吧！也就這樣，養成了我這副如同木棒般的外表。不過，我終於還是來到了江戶……」

「……」

「我說的這些，妳大概不會懂吧！」

「不！我懂！我懂！」

「如果妳眞懂的話，那妳就是我尋覓已久的女孩，我必須讓妳更深一層地了解我。我自來到江戶後，就更堅定自己的信念，當今的世界，人們生活奢侈、怠惰而好逸樂，對政治局勢毫無所覺，也漠不關心，再這樣下去，可怎麽得了呢——這些話對妳來說是不是太難了一點？妳一個女孩子家大概不會明白吧！那我就簡短地告訴妳

好了，我和林助是同患難、共生死的朋友，我們曾經立誓洗淨這世上的一切汚穢，妳知道洗淨的意思嗎？就是——」

說到這裏，又四郎突然推開了阿次的身子，端坐在那堆木材上，抬頭看着天空說：

「就是我們水戶的老翁心中所盼望的，下手改革這個國家，使他成爲一個清明、繁榮的國家，如果在老翁這一代無法實現，卽使三代、四代，不管費多少時間，花多少心血，也要達成使命，我們早就發誓，要爲這個使命犧牲、捨命……阿次，我已經下定決心，要肩負起這個使命，縱使我能力有限，也要做後人的踏脚石！這也是我來到江戶的目的，這種心思，妳能了解嗎？」

七

據說，在有銀河出現的夜晚，最容易發生奇妙的事情，例如男女的殉情，就是最好的例子。

「現在的年輕人眞是讓人猜不着，摸不透，我們家裏沒有一個人阻止他們來往，但是……」

魚松的老板娘每天不住地這樣向人訴苦着，因爲，這一帶的人都傳說，在祭典那天夜裏，阿次和又四郎雙雙跳河自盡了……

那天夜裏，有人發現他們二人的鞋子整整齊齊地擺在河灘上，而雙雙不見了，因此才有這種傳言。

當時的元祿年間，百姓們往往喜將男女殉情的故事，編綴成歌或戲劇，加以吟詠歌唱，以爲枯燥生活中的調劑，或是飲酒聊天中的話題。

由於人們已習慣於單調，膚淺的生活型態，他們對周遭的事從不加以追根究底，所以，除了阿次的父母外，從來沒有人懷疑這對男女的眞正死活及殉情之因。

這事之後，在駒込一帶的一個寺院，突然出現了一名五官標致的女子，每當有貴賓來上香時，她就會出來奉茶招待。

據說，她是院中一個和尚的外孫女，名叫小

枝，然而奇的是，她的相貌幾乎與阿次一模一樣。

當然，從來沒有人去過問她的身份。

但是，藤井紋太夫可說是唯一的例外。

因爲，當藤井紋太夫到那家寺院時，小枝並未出來奉茶、打招呼，而且，自那次起，小枝就突然從寺院中消失了，據說，她是被紋太夫收買爲佣人了。

然而事過不久，就有一個浪人數度風塵僕僕地來拜訪這家寺院。他頭戴一頂深笠帽，一進寺院就匆匆忙忙地走到住持房中，但是，他並非來陪住持喝酒、下棋，而是以很低的聲音，悄悄地不知在商談什麼。

談了很久很久，他才告別，而住持似乎有意引起其他僧侶的注意，大聲地自言自語道：

「我這個在紀州寺廟當住持時結識的朋友，一來就向我伸手要錢，唉！做一個浪人混到這種地步，我看再也沒什麼好混了……」

由於如此，寺院裏的幾個和尚，每當聽到那雙破草鞋的聲音，在寺院中響起時，就會互相走告說：

「那個窮浪人又來了！」

他們這樣瞧不起他，可能和他那張藏在笠帽下的醜臉也有關吧！因爲，摘下笠帽後，他的相貌實在一無可取。

到了歲末時他又來了——

「大概是來要壓歲錢的吧！」

小和尚和男僕一面在寺院中焚燒落葉，一面交頭接耳竊竊私語着。然後，又目送着那個只穿了一件單薄袴子的浪人，模樣寒酸地自他們面前走過。

過了年，在梅樹上的蓓蕾都將盛開的五月天，小和尚們方慶幸地說：

「還好，這陣子他都沒來！」

——這是元祿八年的事情——

「糟糕！我們一談起他，他就來了！」

小和尚這樣一嚷，在廚房煮飯的男僕連忙回頭問道：

「在那裏？在那裏？」

也許是很久沒看到他那副落魄相，心裏有點想念的關係，他忙把頭從廚房探伸出來，四下張望着。

空谷子

一

當天，住持向大家交代，拒絕一切會客，然後緊閉房門和那個落魄的浪人——八見又四郎——做了一番密談。

又四郎首先說：

「今日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相見了！」

住持並未露出狐疑或不解的神色，只是滿面依依之情，萬分無奈地說了一句——

「祈求神明保佑你一切平安、順利！」

原來，這位住持曾拜又四郎之父卜幽爲師，與又四郎母親的娘家也有親密的關係，所以，又四郎素來非常信賴他，曾經向他吐露心迹及抱負。

當然，去年曾出現在這座寺院，後來又到藤井家當女佣的女子小枝，和這位住持並無任何因緣，而且，她正是自銀河之夜就杳然失踪的魚松之女阿次。

阿次雖然離開這座寺院，到藤井紋太夫的府邸幫傭，但仍時常捎信回來，並和又四郎保持聯繫。

藉着阿次的幫忙，又四郎獲知紋太夫欲顚覆水戶藩的陰謀，而且得到紋太夫與柳澤吉保勾結的實證。

這些，可說都是阿次的功勞。

不僅如此，阿次還探出了林助尙被監禁在柳澤家的消息，這個消息使又四郎爲之欣喜若狂。

據阿次探出的消息，將軍將在不久臨幸柳澤府邸，而吉保便欲趁機向將軍上訴，並利用林助做證人，因此，林助才僥倖未被殺害。

此外，他們想逼蕗子向將軍進讒，說黃門光圀業已發瘋——如果不是發瘋，也已至喪心病狂的地步，企圖顚覆幕府——等等誣告。

因爲，水戶藩的當代主人已經病勢垂危，老翁再發瘋失常的話，幕府無論如何都不能置之不管，勢必嚴加處置。而水戶家乃德川三家之一，不能加以滅亡，只能重加改革。如此一來，當代主人就可能被令退位，重新任命一個新主人，那麽，水戶家中的新任主人，除了藤井紋太夫以外，就再也不做第二人想了。

這就是藤井紋太夫打的如意算盤。

「要先逮住元兇——然後再一一捉住藩裏的幫兇！」

又四郎打定了主意後，就很有耐心地等待時機。

終於，時機來了——

據阿次託人帶來的消息說，將軍將於這個春天蒞臨柳澤府邸，而紋太夫也一反慣例，頻繁地在柳澤家走動着。

於是，又四郎特地到寺院中與住持道別。然後，在當天晚上，單獨越過柳澤府邸的圍牆，偸偸潛入了柳澤家。

他一身輕裝，以黑布蒙面，在黑夜的掩護下，悄悄躱在平時都閉着門的新殿那邊。他想等夜深人靜時，再尋找他的目標——監禁林助的所在。

二

林助究竟被囚禁在府邸中呢？還是另外的一棟屋宇？

關於這些又四郎都毫不知情，而且，阿次在信中也說得非常含糊，難以推斷。

「如果一直找不到，我就一直躱在府邸裏！」

又四郎未進府邸前曾經這麽盤算，但是進入後才發覺這座府邸非常大，院中草叢林木遍佈，可容雉雞、狐狸等鳥獸藏身之處比比皆是，要潛伏幾天應當是沒問題，只是食物的問題恐難解決。

然而話又說回來，既可如此輕易潛入，難道不能利用深夜或凌晨跑出去覓食，然後再潛回來嗎？

「想不到柳澤府邸中也有像荒野的地方！」

又四郎心裏這麼想着，差一點忘了自己正置身危險的敵人之地，他悠哉地四處觀望着。

突然，林泉內射出幾絲光線，同時傳來一陣篤篤聲。

接着，有三條人影由石橋上踱了過去，每人手上都提着燈，拿着六尺棍，可能是巡夜的人吧，他們都互相大聲談笑着。

「……她從沒開過口！可能沒有人聽她說過話……」

又四郎只依稀地聽到其中一個人這麼說。又四郎當然不知道他們在談論什麼，不過，他忽然靈機一動，心想：林泉那邊只有一棟孤零零的房子，看來似乎無人居住的跡象，爲何需要如此慎重地巡察呢？

「……說不定，那就是我要找的地方！」

不知不覺地，又四郎便向着那棟房子移近，狐疑地打量着——

有一扇門，是很厚的木門，也有窗戶，不過此刻都緊閉着，沒有露出半絲燈光，所以給人陰森森的感覺。

就在這時，裏面突然有輕微的聲響……

有人移動窗戶，露出一條細縫——

又四郎喜出望外，快速地匍匐到窗下——

——是林助嗎？

然而，窗縫中露出的是一張白皙屬於女人的臉，不是他日夜懸掛的江橋林助！

窗裏的女人似乎在聆聽風的聲音……

又四郎突然探出了頭，雙手圈在嘴上，儘量壓低了聲音問道：「妳是不是蕗子……」

然而，窗子冷不防地被關上了。

……莫非這小小的聲音，也讓蕗子受驚了！

又四郎只得再度伏下身子——

片刻之後，窗子又徐徐被拉開了一寸左右，然後，慢慢地整個都開了——

「……你是誰——」

聽到對方出聲後，又四郎方才小心翼翼地站了起來答道：

「我是……人見又四郎。」

「噢！噢！」

「蕗子，妳不能出來嗎？一點辦法都沒有嗎？」

「……請你救我出去！」

她的嘴唇微微翕動着，發出微細但是淒厲的聲音。

「好——」

又四郎拔出短刀，就要朝大門走去，似乎認爲這是輕而易舉之事，然而，蕗子及時叫住了他，告訴他大門有人看守，唯有鑽到地板之下才能行得通。

又四郎依計潛入地板下，另一方面，蕗子也掀開她房間的地板，藉着微弱的光線，指示又四郎正確的位置——

還未到午夜之時，又四郎就順利地救出蕗子了。

這時，本屋的正殿仍然燈火輝煌。

三

又四郎救出蕗子後的半個時刻，究竟躲在何處，又是否對蕗子交代過什麼，我們雖然無法詳知，但是，由他們此後的行動也不難猜測出來。

久爲幽禁的蕗子，在又四郎的保護下，攀越過高聳的圍牆，像脫離樊籠的小鳥，雀躍地投入自由的世界。

另一方面，又四郎當然仍抱定原來的目的，在揭露紋太夫與吉保的陰謀之前，要先將好友江橋林助解救出來，而且，他已由蕗子口中，約略打聽出林助被關的地方了。

據蕗子所說，在靠近新殿的數奇屋附近，早

晚都有武士在那兒巡邏，似乎在警戒什麽，當初林助也是在那兒被逮捕的，後來好像未再移送他處，因此，很可能仍被囚禁在那附近。

於是，又四郎遂仔細地在該處探察了一遍，然而，除了一口老式的古井以外，並無任何建築物。

這座古井上加了一個木蓋，一條吊繩在粗粗的木樁上，頂端繫着一個吊桶。而不論木樁或吊繩上，都早爲樹藤所纏繞，充滿了野趣。

然而，在這樣一個古老的井畔，怎會有一根漆黑發亮，很不相稱的六尺棍呢？

又四郎不解地將六尺棍抓在手裏揮了幾下，也許是守衛的人遺忘在這裏的吧！

「但是，怎麽會好端端地放置於井邊呢？」

——究竟是有意，還是無意？

基於內心的焦慮和不解，又四郎下意識地以木棍輕輕地敲擊地面，這純粹是一個無意的動作——

然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井底彷彿傳來回答的聲音……

「喂！喂——」

的的確確是有人從井底喊叫着。

又四郎連忙丢下手中的棍子，豎起耳朵，懷疑地僵立在那兒——那聲音千眞萬確是發自井裏。

「喂！守衛的！」

這次的叫聲更加清晰了。

又四郎把井上的木蓋打開，再度傾聽着。

——井是這麽深邃黝黑，所以，井底的人是否能看清站在井邊的又四郎，實在很難推斷。

井中看不到由天空倒映下去的星光，可見，這是一口枯乾的井。又四郎忘我地俯身探頭到井中——

「喂！江橋——」

「……」

「喂！林助！是林助嗎？」

「哦……」

「這口井是空井嗎？」

「對——這是一口枯井！」

「你一直都被禁在裏面嗎？」

「是的，白天、晚上都在這裏——」

「你等一下——我把吊桶放下去，你快點爬進去，聽到了嗎——」

又四郎剛想爬起來放吊桶時——

不知何時，兩名守衛的大漢早已站在他身後了，他們合力把又四郎由脚部倒提了起來。

又四郎極力掙扎着，雙脚似乎踢到了井邊的吊繩，然而，最後他還是身不由己地掉入了井裏。

井裏傳來一陣悽厲的叫聲，然後又復歸寂靜——

至於井邊也在片刻之後，恢復了平靜。

春雷

一

「若非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經過一陣春寒料峭的天氣之後，年年盛開的梅花都綻放了，每天都是宜於踏青的好天氣。

一向門可羅雀的西山莊大門，昨天和今天一直都有匆忙的脚步聲，這些脚步聲都是發自附近的農民。

他們有的牽着孩子，有的背着孫子，也有的一手背着孩子，一手牽着馬……

這些百姓都帶來了自己田裏的產物，或是自製的食品。

「這是我們田裏首次收成的，給老公公嚐一嚐！」

有些百姓口裏這麽說着，把東西扔在厨房就走了。

「托老翁的福，我的馬生了一匹小馬，所以，特地做了一些糕餅，雖然不一定合你們的口味，但是帶來聊表謝意！」

有些比較斯文的人，則如此恭敬地等待老翁的接見。

他們所帶來呈現給水戶老翁的，除了田裏的產物和自製的糕餅外，還有各種四季的珍品，以及祭典時供奉在佛堂上，或神明前的東西。

他們有的特地洗淨手脚上的泥巴，打老遠辛辛苦苦趕來，然而，只要聽到老翁手下的人說：

「老翁一定會非常高興的……」

他們就會喜不自禁，全然忘了趕路的辛苦。

而倘若家臣們說：「老翁說這是非常珍貴的東西。」百姓們就更是引以為無上的驕傲和光榮。

平常都是不出戶的女子和稀古之齡的老人，也都紛紛到此來向老翁請安、致謝——

「……非常感謝老公公對我們的關照和愛護，今後，我們一定加倍努力，來報答您老人家！」他們多半站在老翁的門前如此許願着，然後，跪在門口叩拜幾下，方才離去。

無論是一把蔬菜，或是一包山芋，只要是百姓們呈獻的東西，家臣們莫不送來給老翁親自過目。

老翁不住地點頭微笑，心裏感動地重覆着「謝謝！」這一句話。

這兩年以來，老翁親手配製的「救民良藥」廣施於民，救治了不少百姓，因此，到此地來道謝的農民不斷地增加。多年來，老翁獎勵生產的善政，如今也都有了好的成果，是以，讚譽與擁戴之聲，更是不絕於耳。

當初，他徵召人民在道路上遍植松、杉時，曾經有人發出不滿的怨言，然而，如今這些樹木都已傲然挺立，不但綠意盎然，還象徵着水戶一藩的繁榮與進步。

除此之外，老翁還贈送當地人民漆樹苗，命他們每隔五畝種植一棵，待長大後，每十棵中交出二棵作為藩的公費，而留八棵作為農民的收益。

不僅漆如此，對落花生、人蔘、葡萄、蓴菜及其他藥草、糧食、染料等植物，老翁亦採取此種補助與獎勵的政策。然後，他又鼓勵人民栽培果樹、利用湖沼養魚，將有益於人類的動物放生於山野……

造紙、製茶、養蠶、織布各項生產莫不欣欣向榮，呈現出一片美好的遠景。

這位可敬的老翁，將他的學問活用於人間，使得一藩的人民皆能享此福蔭。

放眼望去，水戶藩境內綠林成蔭，道路整潔，一秧秧的稻田，菜圃盎然有緻。而且，凡是有嫩草的地方，就有活潑的小馬羣在嬉玩、蹦跳着。

「啊！何等地可愛呀……蕗子你看！那麽多小馬……」

有兩名旅行打扮的女子，時常被這種恬靜的景色，引得駐足看得悠然神往——她們就是結伴而行的阿次和蕗子。

自幼長於江戶的阿次，尤其對田畦裏的菜蔬，和寧靜的鄉野情調感到非常稀奇——

二

她們二位女子怎麽會打這兒經過呢？

蕗子和阿次像姊妹般結伴旅行，並非是不可思議的。

原來，蕗子自柳澤家脫險後，便照又四郎的指示，過訪了魚松一家人，表明自己的身分，然後將事情的經過詳細敘述了一遍。當然，這時阿次早已以某種藉口，由藤井家返回了，而且，她已經由藤井府邸中得知，又四郎解救江橋林助失敗，墜入井中之事了。因此，聽完蕗子的敘述後，阿次也將自己所知的告訴了蕗子。

（無論如何！我們已經被牽連入一個重大事件中了！）

魚松夫婦心裏這樣想着，顯得萬分恐慌。

「請爹和娘把我當作是在祭典那天晚上就死了，因爲，倘若又四郎有了萬一，女兒活着也沒有意義了！」

相形之下，阿次就表現得非常鎭靜，完全不像是魚販的女兒。現在的她，已具有作爲武士之妻的資質了。她的雙親當然也意識到她這種轉變，然而，除了慶賀她的成長外，兩位老人家還覺得有點寂寞……

阿次又說：「說不定人見大爺能平安脫險，至少，他和林助如今還活在枯井之下……」

由於有蕗子在此，可替她分擔憂慮，阿次顯得更爲堅強。然後，她們想到應該先將事情稟報西山莊的老翁，而且，除了倚靠老翁之力以外，別無辦法。

爲了避開柳澤家和藤井家的追查，蕗子要阿次和自己一樣，作旅行打扮。托天庇佑，由江戶到水戶這一路上，並無任何危險，她們一路聽着雲雀的鳴聲，觀賞着盛開的寒梅和青葱的麥穗，終於來到了西山莊。

蕗子對這兒原本就十分熟悉，而且，她的意中人渡邊悅之進還是老翁身邊的護衞。

「我是雪乃的女兒蕗子，懇請能見到隱居的老翁一面。我們日夜不停地由江戶趕來，只爲向老翁報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請無論如何，代我們通報一聲！」

剛巧有一名武士，在廚房整理百姓進獻的貢品，蕗子立卽解開頭巾，恭敬地向他陳訴着。

「咦！妳是蕗子嗎？」

那位武士如要看穿她似地盯着她瞧。然後，像失去理智般地狂奔而去，口裏大聲嚷着：

「與平大人，與平大人，快來呵——」

他這種失常的舉動，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爲，經過前年春天的汁講事件後，能再度看到蕗子活着回來，確實令人非常驚異。

三

那一天，老翁湊巧不在。

幾天前，他就到那珂出遊，而且一直住在寅賓閣。

欣賞那珂的月，是老翁平生的嗜好之一。一般人皆欣賞秋天的月亮，但是，依老翁所說——

「秋月雖美，然而，春天也有明月，夏天也有明月！」

不僅賞月如此，老翁之於察人亦自有其一套。

他既不認爲貴人尊貴，亦不以貧者爲卑賤，只要性情仁厚，卽使出身再卑微，才智再低，他也會移樽就駕，親自登門去拜訪、慰問。

茨城郡某村落，有一個名叫彌作的愚人，由於性魯鈍，向爲村人所瞧不起。然而難得的是，

他非常的孝順。

彌作有一個感情很不錯的妻子，身子很單薄，彌作爲了專心侍奉母親，便毅然將她遣回娘家。

平日要下田時，他就背着母親，然後一手抱着農具，另外一手提着母親喜愛的食物和點心。

村人看了他這副模樣，莫不取笑地說：

「中濱的彌作就像拖貨車的馬，連雙手和脖子都掛滿了東西，腳下健步如飛！」

步行到田裏後，彌作就把母親先安頓好。如果是春天的話，他就讓母親安坐在柔軟的草地上，倘若時當炎夏，他就讓母親躺在涼快的樹蔭下，嚴冬時，他就將母親置於蔽風處，或者能晒到陽光的地方。他自己則在烈日或寒霜下辛勤地耕作，然後不時回頭看護着母親，看到母親歡欣他就感到快樂，看到母親不悅，他就憂愁自責。

由於他的母親嗜酒，所以，沒錢爲她沽酒時，他就死命地埋頭苦幹，不敢抬頭看在一旁愁眉苦臉的母親。

「稻子呀稻子，請你快快長大變成母親最愛的酒吧！」

他總是一面這樣祈求着，一面一鋤一鋤地耕種着。

有一天，彌作居住的破茅屋前，飄然地來了一個白髯的高士。他拐着杖，停在茅屋前，問道：

「你就叫做彌作，是嗎？」

「是！我叫做彌作。」

「你母親幾歲了？」

「她已經七十二歲了，你看，她駝背的樣子多麼像一個小孩子呀！」

「哈！哈！哈……這些錢你拿去爲她買酒吧！」

他把一包東西交給彌作之後，就對等候在附近的隨從交代了幾句話，然後消失了。

彌作茫然不解地把那包東西打開——

一塊光燦奪目的黃金，赫然裸露出來……

彌作這一生，還未見如此的巨金，所以吃驚得連忙跑去向代官所報告。

「彌作，你以爲光臨你那破茅屋的老者是誰呢？他就是尊貴的西山莊黃門大人，他方才還特地到這裏來，交代我說，彌作這個人看起來雖然不怎麼聰明，但還不失爲一個老實人，我私下送了一塊黃金給他，但深怕他太過老實被騙去了，所以，希望你能替他安排買一塊田，好好關照他——黃門大人剛剛才走呢，我正在想你這個人實在太幸運了……沒想到你就來了……」

彌作聽完這番話後，禁不住涕淚縱橫，朝着西山的方向跪倒在地，拜了又拜……

據說，老翁打道回府之後曾說了一句：

「今日，我總算見到了一位人中之人。統率一國的宰相，固然是國家的瑰寶，然而，守護一田的他，可不也是大地之寶嗎！啊！痴愚近乎神！」

那一天，老翁看起來似乎格外高興。

四

造訪農民，親自慰勞貧窮人家這些事，對老翁來說，一點也不稀罕，有關這一類的例子也層出不窮，例如——

在那珂郡的山形村，住着一位名叫武右衛門的農夫，他的雙親已屆稀古之年，而他的哥哥又雙眼失明，皆須賴他奉養服侍，因此他常說：

「我有三個父母。」

他的老母患有嚴重的氣喘病，病發時整天整夜都不得安寧，有時連唾痰的氣力都喪失了，而武右衛門便以自己的口，去吸出母親喉中的痰。

有時，他的老母渴望到寺廟朝拜，他就不辭勞苦地背負着她，跋山涉水，連夜趕去。

由於必須照顧兩位老人家，和一位失明的兄長，常常感到力不從心，於是，他讓自己的妻子服侍兄長，不知實情的人，每每將他妻子誤爲其

嫂子。

一天，老翁突然造訪了武右衞門，他親切地和這家人閒話家常，事後又寫信給藩主綱條，要他褒獎武右衞門。

還有一個名叫與治又衞門，生活浪蕩，一天到晚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幾乎成爲一個廢人。

幸好，與治又衞門有一個賢惠的妻子，終日任勞任怨、料理一切家事，最後感動了與治又衞門。

「我實在對不起你，讓你這樣跟着我受苦……妳還年輕，希望妳趁我們還無子女時，趕快改嫁吧！我絕對不會怪妳，也絕對不會怨恨妳……」

他這樣流着淚對他妻子懺悔。

但是，他的妻子却說：

「現在，我好不容易熬到你反悔知過了，你却要我離開你，這不是很可恨嗎？而且，我也捨不得離開婆婆！」

像她這樣以纖弱之軀，支撐一家的生活，可說是一位偉大的女性，老翁得知後，立卽贈送他一塊免稅的田地，並且親自登門造訪，當面稱讚她說：

「眞正是一位美人！」

這句話使得在場的郡吏和保長覺得相當困惑。

老翁雖然從不標榜仁政，但是，他的所作所爲，莫不符合了仁政的標準。

他對百姓已如此，對家臣們則是更爲厚情了。

從前，他的家臣三本高之年老患病時，他就親自探訪，坐在病床邊，取出懷中預藏的酒杯說：

「我知道你喜歡喝酒，所以，吩咐屬下爲你準備了一些酒肴，等一會酒送來時，你就用這個酒杯痛飲幾杯，暫時忘掉一些病痛之苦吧！」

他把酒杯交給三本高之後，就離去了。

他這種關愛家臣的作風，不知振奮了多少人心呢！

還有一次，有四、五名年輕的武士，操練完武藝後，聚在一塊談天說地，最後紛紛倦極倒地而睡，等到一覺醒來，才發覺他們的長刀統統被偸走了，不禁嚇得臉色發白。

「哎呀！我們太大意了！」

「我們把象徵武士的精髓弄丢了！」

「我們犯了武士最大的禁忌了！」

「我們的士道統統掃地了……」

他們悲哀地淌着眼淚，懊悔地向藩主請罪——他們眞心覺悟，並且情願被賜切腹自殺。

然而，非常意外的，老翁並未責備他們，並且下令放他們一條生路，讓他們有機會重新做人。

老翁的理由是這樣子的——

「酣睡時武器被偸，這是十分無可奈何之事，只要以此做爲警惕，以後在酣睡時，亦不可忘記士道，那就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

老翁向來以多種角度來觀察，絕不侷限於某一種標準，對微小的事物更是非常寬容，這就是他老人家最大的特性和優點。但是，有人却責備他說：

「你此種作風太過寬大了。」

更有人進一步地說：

「由於如此，諸如藤井紋太夫那種人，才會被縱容得如此狂妄、驕傲！」

不過，老翁確實是眞心地博愛着衆人，這彷彿就是他的天性。他玩月縱酒、賞花悲歌，年壽愈高愈善感多情，這些平凡、純眞的癖好，在在可見出他猶有年輕的氣概。

他平日抱持的信念就是——互相寬容——，因爲彼此都是人，只要站在相反的立場，替他人設想，則何事不可寬容呢？除了危害國家的罪行外，任何的小過錯都可以寬容，只要將來能做出有利國家、社會之事，就可將功折罪了。

老翁相信，只要以寬容待人，不管性情如何暴戾之人，也會恢復天生的善性，他一向都是這麼相信，不！應該說，他的天性就希望如此相信。

除了前面所舉數例外，他還將他的仁愛與寬容廣被及囚犯和畜牲。

曾經有一個監察官，名叫三木松兵衞，由於他的新刀初煉成，欲一試其利鈍，遂向上級提一名被判死罪的囚犯。後來，據另外一名目睹的監察官說：

「他一刀將死囚砍成兩截，成績甚嘉！」

而三木松兵衞也僅提出數根死囚之毛髮爲證，向上級報告已斬死囚犯了，至於其他細節，則不願詳說。

「……松兵衞似乎私自釋放死囚了……」

不久，開始有這種謠言，說者議論紛紛，繪聲繪影，言辭鑿鑿。

事實上，那名死囚是眞的沒死，三木松兵衞以瞞天過海的手法放他逃走，臨行前，松兵衞還贈他一筆盤纏，並當面親自給予耳提面命，訓示他必須重新做人。

事情經人一渲染，就變得非常嚴重，松兵衞幾乎要被上級審判問罪。幸好，光圀及時地將他召來，對他說：

「松兵衞，你前天試了新刀，成績非常好！」

由於光圀這樣褒獎他，這件事遂未再發生枝節，就此不了了之，無人深究了。

還有一次，一個名叫長作的農夫，不愼殺死了禁止獵捕的鶴池之鶴，這在當時是須治砍頭之罪的，是時，光圀正巧住在那珂的寅賓閣，遂命人將長作解到閣前的院子裏，自己則持刀正立於長作身後——

光圀轉頭看了一下隨從的中村新八，問道：

「倘若這個犯人的人頭落地，那隻千年之鶴可能重新活過來嗎？」

這樣問完，光圀又以刀抵住長作的脖子，喝道：

「此後，千萬不得再犯罪了，知道嗎？」

然後，他回頭對家臣們說：

「爲了區區一隻禽獸而殺人，是不仁的！法律如果過於嚴苛，使民動輒得咎，無以安寧，則寧可無法律！」

最後，長作被賜飽餐一頓，然後流放他國。

光圀的仁德，還普及至被處死刑的無名白骨。

每年，光圀都會親至久昌寺上香、憑弔歷年來被處死刑的亡魂。依理說來，處死犯有大罪之歹人，乃是除暴安良之善舉，然而，光圀以爲自己業已退休，不再執掌國法，應當祝禱那些亡魂，讓他們早日轉世重生。

即使是他騎坐的愛馬喪生，他也會加以安葬，年年爲之憑弔、默禱，永遠追懷之。

五

老翁經常說，沒有感情的武士，就如同沒有香味的花。而他那寬容大量的襟懷，也許就是由此觀念產生出來的。他認爲大家同樣生而爲人，當相互體諒——而且，他意識到自己的渺小和平凡，也意識到人類共同的悲哀，因此，他頗能同情，了解衆人的煩惱。

新月初上的黃昏、繁花盛開的淸晨，這位善感多情的老人，總以百姓的煩惱爲己憂，雖然，他也曾在那珂的寅賓閣玩月縱酒，享受閒情逸趣，但是，他也常深入窮鄉僻壤，凡他足跡所及之地，民莫不被其恩澤。

這一天，老翁又在寅賓閣自斟自酌，胸中感慨萬分，最後，杯乾酒盡，老翁遂慷慨吟詩，吟詠那無人能解的憂詩愁句，體會那千古雷同的寂寞——

「報告！」

「什麽事呀——」

「剛才劍持與平乘坐快馬，打西山趕來！」

「與平？乘坐快馬趕來——」

「他說有急事要向您稟報！」

「是！」

「好！你叫他進來吧！」

「還有……」

「是，屬下在聽着！」

「噢！我不是說你……」

光圀環顧左右的幾名隨從，說：

「你們暫時退下吧！等我叫時再進來。」

「是！遵命——」

緊跟那名通報者，隨從們也出去了。

不久，劍持與平進來了，他一反平日的沉着，滿頭大汗、氣喘吁吁，一看就知此事非比尋常。

「出了什麽事呢？與平……」

「事情是這樣子的……今天，從江戶——」

「等一等……與平。」

「……是……」

「我慢慢聽你說……你也慢慢說吧！先喝一口水好了！」

光圀擊了一下手掌，喚來一名家臣：

「拿杯溫水給劍持大人。」

這時，與平也意識到自己的慌亂與失常了。

——所以，他喝下那杯水後，緩和了情緒，才簡單扼要地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報告了一遍……

他先報告蕗子和阿次到西山莊來了。然後說，在汁講那一夜，蕗子母女的突然失踪乃是中了壞人的陷阱。而且，整個陰謀的罪魁禍首出人意料的竟是藩中的重臣藤井紋太夫除將蕗子的母親幽禁起來外，還將蕗子當作禮物饋贈給柳澤家——

他還詳細地敍述了柳澤家內部的情形，以及柳澤吉保和紋太夫的關係，及他們的野心，連江橋林助和人見又四郎陷身枯井中的事也一一交代

清楚。

「以上這些經過，是蕗子和阿次由江戶逃亡帶來的消息，而且，她們說，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除了請求您給予援助外，再也沒有法子可想了！」

至此，與平才完全結束了他的報告。

「事情眞的是這樣子嗎？」

始終未發一言的老翁，此時才這樣反問。他的態度和平常毫無兩樣，唯一不同的是，他說完後立卽由坐墊上站了起來，高聲呼叫外面的隨從

「我要回西山莊，趕快備馬！」

六

夜愈來愈深了——

忽然，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傳來，西山莊的莊門前，落下了紛紛的白梅花之瓣……

「主人回來了……」

「主人回府了……」

平常看見主人回來，就立卽到裏面報告的隨從，今天的聲音與平常也有一點不同。

但是，大家還未來得及全部出來迎接，老翁就帶着劍持與平進入裏面的房間了，不久，他向外吩咐：

「把稀飯送進來。」

緊接着，他又命鹿野文八去請住在附近不老澤的西山重臣大森典膳，雖然時值深夜，鹿野文八還是不敢怠慢，急忙地跑去了。

在他去請大森典膳的同時，光圀又下令：

「叫佐佐介三郎到這裏來！」

介三郎是完成湊川的工程才返回水戶來的，經過江戶時，還謁見了當家的綱條，當時，綱條特地關照他說：「拜託你好好守護西山！」

因此，打從回到江戶後，就一直寸步不離地服侍於老翁身邊。剛才老翁進門時，他跪坐在地板上迎接時，已經注意到老翁神情有異，似乎下

了極大的決心。

他服侍老翁這麽久以來，從未看過老翁像今夜這樣，眉宇間充滿了剛毅之氣。老翁身邊的人，習慣於見到他慈祥和寬厚的長者之風，因此，不知不覺地忘了老翁剛強的一面。不過此刻，介三郎却忽然在老翁的眉宇間，窺出其剛強和武斷的一面。

他接到命令後，遂立刻趕到老翁的房裏聽示。

這時，與平也在老翁身邊，倆人似乎在研究什麽，不久，大森典膳也匆匆忙忙地趕到了。

典膳進來後，紙門仍舊緊緊地關了起來，室內的油燈燃得比平時更爲明亮。

不知是那位家臣安排的，在院子的入口和遠處的圍牆邊，都有人在那兒佈哨警戒。

夜愈發地深了——

蕗子也被叫進房裏去過。那時約略是丑時。

蕗子大概也一併代替阿次回答老翁的詢問了，因爲阿次並未被召喚進去。

老翁對整個事情的經過，大概問得非常詳細，因爲，房間裏不時有一陣子沉默，然後才聽到輕輕的談話聲。

將近五更之時，一名佣人進去換了一盆炭火，因爲房裏稍嫌陰冷了點，老翁遂命佣人將燈芯翦掉，重新倒入一盤新的油脂，再次點起油燈。

雖然如此，他們的會議還是沒有結束。

蕗子走出房間之時，天已將屆破曉了……

典膳返回他的府邸時，曙光已射至軒窗上了……

最後走出房間的是介三郎和與平……

然後，老翁依照平日的習慣，開始盥洗，待修飾整齊後，便面向皇宮的方向拜了三拜，接着又拜主廟，最後才安靜地享用他的早餐。

侍醫鈴木宗典，等老翁用過早膳後才進來。

這位侍醫每天早晨都要替老翁把脈，但是，對自己的健康相當有自信的老翁，有時也會拒絕

讓他把脈。

「您雖然一夜沒睡，不過，脈搏還是很正常！」

侍臣以驚異的表情，這樣下了結論。老翁從昨夜以來，頭一次露出欣喜的笑容，說：

「我不過才六十有七，卽使一夜不睡，也不會有何大礙的，何況，我光圀現在肩負重任，也不容許稍有差錯！」

「您本來就是富貴之相，長壽之軀！」

宗典以醫生慣有的作風如此回答着，但是，他心裏想，還是不能太大意了。

「不論如何，還是請您立卽歇息吧！」

「好吧！我就睡一會兒……」

老翁只好老實地點點頭，接受這項勸告。

宗典由房間出來之後，立卽命人到寢所準備。

——早晨的太陽已高昇至天上了。

梅樹的影子幽然地映在紙內、廊上和牆上。

那一個房門緊閉的雅房，似乎就是老翁的寢所……

果然不久，裏面發出了一陣鼾聲。

黃鶯在莊裏的每一個角落，婉轉地啼叫聲，這一天的西山莊，和平常並無任何差別，只是，彷彿有一部分的人，似乎悄悄地在做着遠行的準備。

有的武士正在餵馬吃草，有的武士在整理行囊……

還有一個武士，獨自在貯藏室檢點長刀，並在刀身上灑佈防銹的藥粉。

這時，鹿野文八突然走到貯藏室門口，探頭叫了一聲：「介三郎大人！」

介三郎急忙將裝藥粉的盒子闔上，並且把那把長刀拭亮，收回刀鞘，然後才轉回身來——

「文八，你有什麽事嗎？」

「……有一個人想見你，他現在門外等着，請你出去一趟好嗎……」

文八的口氣似乎有懇求的意味。

「有人要見我……爲什麽不請他進來呢？」

「這……他好像有所不便！」

「到底是誰呢？」

「……」

文八走上前去，在他耳邊輕輕地耳語着。介三郎的表情很明顯地有點吃驚。

「……是嗎……」

介三郎立即站了起來，搶在文八之前走了出去。然後拖着一雙草鞋，步過院子後，遠遠便看見老翁的寢所緊閉着，於是，他毫不猶豫地往前門走去。

邁出莊門後，約莫走了四步他就站住了。

他發現那邊麥田旁的梅樹下，佇立着一個人。那個人身穿暗褐色的衣服，足登草鞋，一手提着衣服下擺，一手握着洞簫，頭上則深覆笠帽，一看就知是個虛無僧。

介三郎年輕時，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也在虛無僧的寺院修煉過，當時，他的別號叫做佐佐十竹，現在看到眼前這位虛無僧，不禁使他懷念起以往的日子。

「噢！」他快步地跑過去。

「噢！」對方也迎面跑過來。

「佐佐兄嗎——」

對方先開口了，聲音充滿了感情。

「悅之進嗎？怎麽回事？」

介三郎伸手一把握住悅之進戴了深褐色手套的手，並且探頭去看笠帽下那張久違了面孔……

——他發覺悅之進的面龐上，已爬下了兩行熱淚。

……悅之進是在蕗子母女失踪那一夜，未請示老翁就徹夜不歸地私自行動、到處調查、尋訪，而惹老翁不悅，於是，悅之進愧而悄然離開西山莊，此後就再也無踪影了。

「我特地從江戶趕來，要告訴你一件事情，我們先找一個四下無人的地方。」

「什麽？你也是從江戶來的！」

於是，他們並肩順着西山莊的門前，毫無目的地走出去。

七

他們在路邊的梅林中，發現有可供行人歇息的木椿，就在那兒坐了下來。渡邊悅之進也摘下了笠帽：

「佐佐兄，眞是久違了……」

「你今天的裝束很特別……從你離去後，這期間怎麽了，生活還好吧！」

「我一直期望得到老翁的寬恕……這段時間，我努力在調查藤井紋太夫那班人。」

「有件事我不知該不該說……不過，聽說蕗子的母親，也不反對你和蕗子來往。蕗子昨天突然回到西山莊，這事你知道嗎？」

「我知道！」

悅之進有點難爲情地紅着臉，說：

「他們從江戶來的一路上，我怕會發生什麽意外，所以一直暗中保護她們……後來，我才到城下去調查藩中三個計畫與江戶的藤井紋太夫呼應的賊臣！」

「那麽，你是和人見又四郎一塊行動了？」

「不！我沒有見過又四郎，又四郎的犧牲精神雖然很悲壯感人，不過，我還是徹底奉行老翁的原則，絕不使用武力、儘量避免流血——我想老翁必定是極力壓抑住滿腔的豪壯慷慨之氣，咬緊牙根忍耐一切……所以，我和又四郎雖然抱定同樣的理想和決心，但是我的觀念，使得我無法加入他的行動。」

「你知道蕗子姑娘遭受危難，爲什麽不去救她呢？你甚至也不和她打個招呼！」

「說不定你會笑我頑固！但是，我和蕗子的事情不但還未公開，尤其是，目前我是待罪之身，蕗子失踪那晚，我未得到老翁的指示，私自在外面胡亂搜尋，直到天亮才茫然地返回西山莊，

使老翁生氣了……因此，在老翁赦免我，並且允許我重新回去服侍他之前，我絕對不和菭子見面，也不和她說話！」

「那麼，菭子大老遠由江戶來這裏做什麼，你也都沒問過她嗎？」

「這些我雖然沒直接問過她，不過，我方才也說過了，這一路上我一直在暗中保護她。就是她被幽禁在柳澤家時，我也都一直在注意她，我知道在那兒她是不會有生命危險的——只是，又四郎的出現，讓吉保和紋太夫大爲恐慌，深怕他們的陰謀洩露出去，原形疏露，所以，才突然下了某一種決心。」

「——下了某一種決心！到底是什麼決心？」

「就是多年來，深藏在吉保心中的最後一把七首，也是最後一張王牌……『我認爲前中納言光圀卿，才是暗中與西國某大藩的藩臣互相勾結，想找機會推翻幕府，將政治奉還天皇的一個大罪魁。』他極可能如此在將軍面前誣告一狀，並且還煞有其事地提出證人。」

「嗯！這眞是一個毒辣的計謀……不過，他眞的提得出這樣的證人嗎？」

「當然能！」

「是誰？在什麼地方？」

「或許你萬萬想不到，那就是藤井紋太夫，他就是吉保手中的最後一張王牌——」

「難道紋太夫會背叛主人嗎？難道他一點都不懂得君臣之道嗎？」

「如果他懂得君臣之道，也不至於有今天這種災禍了。紋太夫這個人可以說是一個道義上的瞎子，一個不講人倫的畜牲！我們是不能把他當人看的！」

八

一藩之中擁有一個不能當人看待的閣老，實在是一件非常大的不幸。

像這樣的盜賊早就應該把他除掉了，只是，他也有他穩固的勢力，若勉強地予以拔除，惟恐他狗急跳牆，做出更爲不利的事情，禍及全藩。

而且，不知何故老翁對他的寵愛始終一樣，從他年幼時到現在，一直未有轉變。

根據戶籍上的記載，他是幕府旗本荒尾久成的四男，母親爲木下氏，不知是家庭緣故或其他原因，他自小就被送至寺廟當和尚，從那時起，他就顯露出他那聞一知十的聰穎才分。後來光圀在偶然機會看到他，就非常喜愛，領到後宮充當老宮女藤井的養子，而時常把他帶在身邊，並爲他取得武士資格。

紋太夫的學問深博、交際廣濶。通曉諸史、長於辯論，尤其對一般武士最感笨拙的經濟理財、更是擅長。由於他是這樣一個稀有的通才，因此更是受到光圀的寵信，逐漸地加以提拔，使他的俸祿由三百石、五百石、一千石一直扶搖而上。儘管如此，藩中諸臣，並沒有人認爲不公平。

但是，當他逐漸地嶄露頭角，被任命爲彰考館的總裁，繼而轉任嫡孫菊千代的監護人，最後終於出仕爲駐江戶的閣老這段期間，他那一向深藏不露的另一種本質，却慢慢地顯露出來了。

他表面上看起來雖然文質彬彬、篤實忠厚，然而，在他的城府之中，也有梟雄之才。他善於人際關係，無論上上下下都能處得非常圓滿，但是他喜歡屬下的阿諛；藩裏的財務，他能理得有條不紊，然而，他也有貪私利的時候。他總是設法結交權勢，因爲，雖然位至閣老，但是他還是不以此爲滿足。

如今他的俸祿已高達一千八百石了，但是，日常看慣了柳澤吉保奢侈豪華的生活，以及元祿社會中像紀文（元祿時代非常有名的商人）及其他無名暴發戶的糜爛生活，使得他不滿現狀的情緒愈來愈高漲。

（我這種才華，難道僅僅值一千八百石嗎？）

他想，如果自己的慾望不能獲得滿足，實在是毫無生存的價值。於是，隱藏在他胸中的梟雄之才，使得他惡向膽邊生，愈來愈無所忌憚。

「你最好還是不要用他！」

光圀的師父朱舜水，在紋太夫還是少年時就看出他的個性，曾經這樣偷偷地建議過光圀。

但是，光圀却認爲：

（凡人必有所短，有短處就當彌補，有惡癖就當矯正，使其終成有用之才，這才是身爲主君的責任。）

就這樣，光圀對紋太夫從不加以提防，有時像愛徒般地寵他，有時像親骨肉般地疼他，有時待之如同胞，又有時待之若良友，直到將他培養成一位閣老，這當中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和關愛。

——但是，結果呢？

——又老翁今日的心情呢？

想到此，介三郎和悅之進不禁淚滿衣襟了。

但是，話題一觸及藤井紋太夫的所作所爲，倆人不知不覺就怒髮衝冠，傷心的涕泣也轉而爲悲憤、痛心的滂沱淚眼。

（和他來個同歸於盡算了！）

這幾乎是所有家臣們不約而同的想法。

但是，不知爲什麽，老翁還是對他非常寬大，這或許是基於多年來的溺愛吧！

「絕對不可逞血氣之勇，否則趕出家門！」

老翁這樣嚴令制止家臣採取行動，例如人見又四郎出走之後，他就絕口不提又四郎的名字。

九

悅之進和介三郎避開了人們的耳目，叙說着別後的舊情。但是，他們又意識到不能長此談論下去。

「對了，你今天到這裏來究竟有什麽事呢？」

介三郎首先把話引入正題，悅之進遂答道：

「我是聽說老翁忽然決定到江戶去，心裏一驚，所以來告訴你我心中的想法。」

「哦……難道連你都知道老翁將出府的事了！」

「江戶那邊早就有這種傳言了——據說，將軍已有數次敦促老翁出府了。」

「是呀！這種事早就有了……不過，忽然要出府的事，並未對外宣佈呀！」

「據說，昨天在那珂的寅賓閣，演出了一幕快馬回府，然後，老翁就召集家臣，向他們透漏了堅定的決心，難道沒有這回事嗎？」

「可是，這也是昨夜才做的決定，算是很秘密的，怎會洩漏到外面去呢？你是怎麽知道的呢？」

「他們那些奸徒實在是無孔不入，只要參加他們，徹底了解他們的組織，就會感覺非常可怕，卽使再秘密，再安全的地方，也絕對會有一、二個他們的奸細。我認爲，任何地方、任何時刻、任何食物，都不能稍加大意，這也是保護者的責任，因爲，他們隨時都會有奸細潛伏在你們之中，也隨時有可能在食物中下毒！必須隨時都保持高度的警覺性才可以！」

「……難道連昨夜的密議，也被他們知道了嗎？」

「當然！早就被他們知道了，而且，這件事馬上就會傳到在江戶足不出戶的紋太夫耳中。」

「那你爲什麽這麽快就知道這件事了呢？」

「要知道野獸的生活情形，就只有混入野獸羣中一途了，說起來，這實在是一種羞恥……」

說着，悅之進不禁把頭低了下來，又說：

「講老實話，我自從被老翁逐出家門後，由於這件事傳得很快，衆人皆知，於是，我故意裝出非常怨恨的樣子，一個夜裏，偷偷地拜訪了紋太夫，而得以混入了他們的內部，並且在他們的誓約上，連署了我的名字……介三郎，你笑我吧！你瞧不起我吧！反正，我現在已經是一個不忠

不義的家臣了，但是，我的心還是向着老翁，我只是賊窩裏討一碗辛酸的飯罷了……」

「噢……原來如此！」

「——所以，我不能在此久留，最後，我只想忠告你幾句，希望你能相信！」

「當然我會相信！」

「這次，老翁想到江戶去，無論如何都要加以阻止——因爲，紋太夫他們一黨人認爲，老翁這次出府一定是別有用心的！不是要將他們的陰謀抖出來，就是要提出對他們不利的證據，因爲他們相信，老翁向來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如果不先採取行動，很可能會被老翁一網打盡！」

「當然，老翁是抱着這樣的決心——」

「——所以才必須加以阻止，因爲，他們那一羣惡徒也都抱着極大的決心，想在老翁出府之時，襲擊老翁乘坐的轎子，謀刺老翁，或者設法在途中，於老翁的食物中下毒，使世人認爲老翁果眞是發瘋而死——這次，他們可是千方百計，無論如何要達成目的，所以——」

說到這裏，悅之進突然止住了，因爲，他聽到後面梅樹林的小徑，有逐漸走過來的脚步聲。

十

他倆回頭一看，愕然地站了起來，然後退開。

因爲，後面的來人正是光圀。

當然，特別吃驚的是渡邊悅之進。

他就一直拜伏在樹根旁，不敢抬起頭來。

「虛無僧……虛無僧，你爲何不回答。」

「……嗯！是的。」

「好久不見了。」

「我實在不敢直接回答您；自從上次一別，我就一直待在藤井紋太夫的地方。」

「好了，不要說了。」

他說着，看了看旁邊的介三郎——此刻，陽

光正透過梅花林，灑落在兩人的肩膀上，也照亮了老翁的白髯。

「我吩咐你的事都準備好了嗎？還有，上京去的轎子和隨從的人員，是否也已發落妥當？」

「是的——一切都準備好了，只是，悅之進說……」

「喂！喂！你說的悅之進，到底是誰啊！如果是渡邊悅之進的話，似乎不太可能，因爲，他老早就被趕出門了，怎麼可能到這裏來呢——嗯，我想，或許是你過去在虛無僧寺時的舊友，名叫格外的那個人吧！不是嗎？」

「不錯！他就是我化名爲佐佐十竹時的朋友，名叫渡邊格外。」

「怎麼樣，格外，他沒說錯吧！」

「是的。」

悅之進說着，流下感動的眼淚。

「從今以後，你們兩個就跟着我來。」

「什麼？跟着你去，這是什麼意思？」

「當然是和我到江戶去。」

「喔！等一等——關於這件事，我們有一點小意見要說出來！」

「是旅途上的事嗎？」

「是的，爲了預防萬一。」

「關於旅途上的事，你們就無需擔心了——這一次前往江戶，在西山莊通往江戶這條路上，無論有任何危險或障礙，在前頭等着我們，我光圀也定會毫不猶豫地到達目的地；當我下定決心要去時，任誰也阻擋不了我。」

「話是不錯！但是，像你這麼重要的人物……」

「當然，我光圀並不是逞匹夫之勇的人；我要格外同去，自然有我的想法和道理——介三郎，你立刻去通知玄關上的那些人，要他們列好隊在那兒等待出發。」

「是的……那老翁你……」

「我還要在梅花林待一會，欣賞梅花。」

「是否要我準備一些東西。」

「帶着隨從和醫生，要前往江戶的光圀，已經做好準備，老早就坐在轎子裏了。」

「吔……那是。」

「不要多問，你就一聲不響地去吧！」

光圀將脚步移到樹蔭下，如此命令道。

這下介三郎了解了。

原來，老翁是讓他的替身坐在轎子裏，讓外人誤以爲那是他本人；事實上，他自己却是跟在後面，有其他秘密的行動。

目前在不老澤這個地方，仍然有好幾個老臣，領着終身俸祿，一直在這裏住着；這些人之中，還有老翁年輕時所組織的黑頭巾組，他們就是所謂的「影子」；當老翁不在時，就當老翁的替身。

當然，這些所謂的「影子」一被召喚，就會立刻趕到山莊來。他們的容貌和姿態都酷似老翁，因此，縱然是經常在老翁身邊服侍的人，有時也無法分辨他們。

十一

約莫過了半刻鐘之後，那頂坐着老翁「影子」的轎子，就被聲勢浩大的家臣護衛着，走出大門去了。

這一行人雖稱聲勢浩大，却也不過是醫生和擔任茶道，以及其他做雜事的人，總共還不到二十個人。

「聽說老翁要到江戶去。」

「不知他何時才會回來。」

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在路旁和田埂上，可以看到許多農夫和老老幼幼的人，蹲在那裏歡送老翁。

後來，根據當時在路旁歡送老翁的人透露說：

「透過轎子的竹簾，我們可以清楚地望見他那白色的鬍鬚和高挺的鼻子；看起來宛如一尊神

明一般。」

——當這頂轎子和隨從人員遠去時，在梅林中偷窺的人裏，也有一個白髯、高鼻子的人。

當然，眞正的光圀並不是轎子裏的人，而是——

「格外……你在做什麼？」

「噢！沒什麼。」

目前已改名爲格外的渡邊悅之進，爬了七、八棵樹，兩眼直視從西山莊的後門，通到梅花林中的小路上。

「老翁——！」

他保持原來的姿勢，用手搖了一搖，說：

「對不起，請你蹲下來，不要讓別人看見你。」

「爲什麼要我蹲下來！」

老翁雖然這樣問，但他還是照着格外的話做，只是，他不明白格外爲何要他這樣做。

不久，西山莊的後門，突然有一個漢子用驚人的速度跑了出來，但是，緊跟在他後面，有一種速度更快的東西，繞到他的面前來，不停地走來走去。

「噓！畜牲，快回去。」

那男子一會兒用石頭丟牠們，一會兒用脚踢牠們，但是，牠們或許和這名男子很熟悉的緣故，不管他怎麼趕牠們，牠們還是沒有回去的意思。

——牠們就是飼養在西山莊的十五頭鹿。

「嘖！平常對你們還不錯，現在爲何要阻撓我？」

此刻，那男子的心情已似快箭般的急，因此，他在氣急敗壞的情況下，就把長刀拔了出來，威脅那羣鹿。

鹿一見到白刃，就遠遠地跳開了；然而，就在這當兒，只聽到那個男子發出痛苦的悲鳴，迅速地跳進草叢中，手脚在空中揮舞着。

鹿不再跑到他身邊去了；跟着哀號聲奔跑過

去的人是渡邊悅之進；老翁見狀，也跟着走到他身旁。

「你認識這個人嗎？」

悅之進騎在那個負傷的人身上，抬頭看了看老翁。悅之進察看他的身體，發現有一柄匕首，深深地揷入他的太陽穴中，他的臉已被泥巴污染，變成一副恐怖的樣子。

「噢！他就是在廚房裏工作的人嘛！格外，你下手也眞够狠的。」

「如果讓他闖了過去，他一定會到另一個地方去密告，這個廚師也是紋太夫的人，你不知道嗎！還好，我曾在他們的巢穴待過一段時間，目前還能認得他們的長相，也因此才能防患未然，以後還是請老翁多注意周遭的事情，一切小心爲妙啊！」

十二

老翁的神情看起來有點悲傷和沮喪，他那一直抿着的嘴唇雖被白鬚覆着，却可以感覺到它在微微地顫抖——不過，他仍然用那充滿慈愛的眼神，憂傷地看着廚師的臉。

他沒有忘記向格外囑咐一聲，說：

「格外，你不要殺了他，好嗎？」

格外似乎對老翁的寬大感到訝異，但他定睛一看，發現那個廚師已經無力掙扎了。

於是，他就站了起來，說：

「匕首刺入致命傷，恐怕沒救了。」

「如果我們盡全力治療他，還不能挽回他的生命，那也算是天意，但是，好歹總要爲他治一治啊！」

就在此時，佐佐介三郎牽了一匹馬走入林中來了。

「老翁，你需要的東西，我都爲你帶來了，你就在此地，將它們穿戴上去吧！」

他說着，就將馬鞍上的東西拿下來，放在草地上。

「好！好！」

老翁在草地上坐了下來。

然後，他打好綁腿，穿上草鞋，將所有的裝備帶在身上。

「這樣够了嗎……是不是還需要什麼？」

「够了，這樣就可以了。」

說着，他就撫摸那匹馬的脖子，又接道：

「這回路途相當遙遠，恐怕要辛苦你了。」

然後，他轉過頭來叫了一聲：

「介三郎！」

「是的。」

「你再到屋裏去告訴留守的人，請他們好好治療那個廚師。」

「遵命——那麼，請老翁做好準備吧！」

「好的！好的。」

於是，老翁就走到馬旁；因爲，他的年歲已相當大了，所以，介三郎和格外趕忙走過去扶助他，然而，當他的雙脚踏上馬蹬時，一眼就可看出他過去所受過的訓練；他的馬上英姿，氣概非凡，只見他熟練地拉直馬首，馬就乘着一片春風，轉向草徑直奔而去了。

介三郎跑到山莊去，將老翁的囑咐告訴那些站在圍牆，看着老翁離去的人後，也跟着向西跑去了。

在那條草徑，老翁的馬如同旋風般地飛奔着；因爲，這條小徑平常並沒有人來往，所以，當老翁的馬在飛揚的沙塵中，已飛奔老遠時，留守的人才猛然發現。

在他的後面，有一個虛無僧也飛快地跟了過去，雖然他的笠帽飛落到田上，但他無暇撿起，只有任由它被風吹走了。

然後，在距離一丁遠的後面，還有一個人在追趕着，不用說，那人就是佐佐介三郎。

當這片稻田逐漸遠離時，緊接着就是一段斜坡，走完這段斜坡，就進入村莊。一行三人身着灰黑色衣服的影子，一下子就消失在稻田的盡頭

那邊——

「喂！悅之進，等一等，稍爲休息一下吧！」

介三郎揮着手大叫道！這個人一旦着急，就會忘記應該叫悅之進的假名——格外。

十三

小石川的本地由於老翁的突然蒞臨，而顯得手足無措；因爲，他們雖然早就接到水戶藩的通知。說老翁已從西山莊出發，但是，他們計算脚程，認爲老翁勢必再過幾天才會到達。

因此，當那些在大門以及玄關的武士，發現老翁忽然來到時，就慌忙地到處走告道：

「老翁已經蒞臨了。」

「老翁已經到達了。」

而屋裏的人雖然聽到這樣的通報，但他們還是不能相信老翁會來得這麼快速。

但是，不久，他們就確確實實地看到老翁和兩名隨從，帶着滿身的汗水和灰塵，走上玄關了。

老翁就在他們慌亂的脚步聲中，在一羣急急忙忙跑出來迎接他的家臣面前，直向屋裏走進了。

然後，他在一個房間裏坐了下來。

他的臉雖被炙熱的陽光晒得通紅，而且，從他滿身的汗水和汚泥，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急速地趕路，然而，他看來還是精神奕奕，沒有半點倦容；他休息片刻，慢慢地喝了一口白開水，然後說：

「少將無恙吧！」

他先問綱條的近況，然後似乎想起一件事說：

「好像沒看到紋太夫，他不在嗎？」

他向每一個上前來打招呼的家臣都這樣問道。

「剛才好像還在這裏！」

一個家臣這樣說，他說着，就要站起來去找紋太夫。

但是，老翁阻止他說：

「不用叫他了。」

半晌，他又接着說：

「他大概在忙什麼事吧！等一會我再和他見面好了。」

但是，片刻之後，紋太夫就侍候主君綱條出來晉見老翁了——綱條雖然是自己的孩子，但他目前貴爲太守，因此，老翁就離開座位，將上座讓給他。

綱條並沒有坐上上座，他寧願和以前一樣，做老翁的孩子，接受老翁嚴厲的教誨；一陣寒暄之後 他問起老翁的近況和他的健康情形，然後，他似乎很訝異地問說：

「爲何只帶兩名隨從，快馬趕來呢？」

藤井紋太夫就在綱條的後面，恭恭敬敬地坐着；無論從那個角度看來，他都是一個忠良的近臣；而且，做爲一蕃的閣老，他各方面的表現，都令人覺得他是一個睿智、而有高尙文靜人品的人——老翁的視線不時地移向他，然而，紋太夫始終低着頭，沒有一絲一毫的傲慢態度。

「……這裏太靠近外邊，恐怕不太妥當，可否請您到綱條的房間來？」

太守本身就站了起來，在前面帶領着，老翁頷首表示同意，就跟在後面走了去；雖然在禮貌上，他倆是君臣關係，但在感情上，他倆仍然是父子，自然無法隱藏他們那種親密，微妙感情的流露。

——默默跟隨在後面的紋太夫，表面上看起來雖然很冷靜的樣子，然而，目前他的胸中就如同受到洶濤駭浪的衝擊一般，澎湃不已。

這對父子進入房間之後，就退下所有的旁人，兩人單獨談至深夜；在這段時間裏，紋太夫表現出莫名的焦躁，就好像被一根無形的金鋼繩細在柱子上一般，然而，他心中這種不可告人的焦

躁，又能訴之與誰呢？此刻，他只能咬着牙，悔恨自己鑄下的大錯。

十四

第二天——如同他們所預料的，老翁一早就進入城閣。

到了這種地步，藤井紋太夫已經覺悟他所有的策劃都已變成泡影而失敗了；因此，他就下了悲痛的決心。

然而，當他和主君綱條，以及所有的家臣列坐在一起，爲老翁送行之時，他的面孔已如死灰一般了，在衆人之中，也只有他的臉色顯得特別蒼白。

當然，這天早上，老翁已事先接到將軍的詔令，要他卽刻進城，不過，對於紋太夫，以及太守以外的人來說，老翁進入城閣，未嘗不給予他們一種唐突的感覺。

目前老翁雖是退隱的人，但他畢竟是前副將軍的黃門，因此，城內的閣老和侍候他的人，都對他懷有幾分畏懼，尤其是後宮的宮女，一見他就如同受到春雷一震一般。

這種情形就連將軍綱吉也不例外，每次見到他，心中多少會受到震撼，使他感覺到對付這個老翁，就如同撫摸腫瘤一般，因而表現得過分禮遇，始終很用心地安排這個已退隱的男人和自己見面——然而，不久，他就被光圀那種農夫般的瀟灑風貌所感染，而倍感親切，這下君臣才開始暢快抒懷；綱吉希望能以盡善盡美的方式來款待他。

「非常感謝你這種安排，但是……」

光圀首先表示致謝之意，但旋卽又接道：

「在接受你的款待之前，我這個鄉下農夫有一禮物要獻上，不過在水戶那種鄉下地方，並沒有任何東西能送給不欠缺任何物品的將軍府，因此，我只能將自己所擁有的東西送給你，現在就請將軍移步到御學問所吧！」

將軍綱吉雖然不太願意，却也不好意思拒絕，只好跟着他，一起到御學問所來落坐。

光圀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

只見他正襟危坐，那種嚴厲的姿態，卽使連將軍那種高高在上的人望之，也不敢正視他的眼睛。

「……」

將軍望望他，然後默默垂下頭來。

光圀見狀，就開口道：

「看樣子，將軍最近很少到此地來；你瞧瞧，樑上有許多煤灰，柱子上也蒙上一層塵埃！使我一踏進這裏，就如同進入一個空洞的地方一般。唉！這也難怪，世上的人總是見不到有內涵的生活方式，他們所追求的，只是膚淺的尋樂和靡靡之淫風！官吏欺上瞞下，裝聾作啞，阿諛權勢，人民則任其頹廢，走向自我毀滅之途，不知所終……」

——他向在場的人掃了一眼，又說：

「你們平時接近琴曲三弦之長，大概也厭煩了吧！今天，我這個鄉下老頭子就爲你們講一段書；這對你們這些江戶人來說，或許是不懂情趣，但我還是要請你們忍耐一下。」

說着，他就正色開始講解「大學」這本書，在這段時間裏，將軍綱吉始終無法抬頭看他。

講解終了，光圀就問將軍說：

「你以爲今日的天下應該歸誰呢？」

綱吉一直無法作答，於是，老翁又接着說：

「你這個將軍的職位，到底是誰授予的；我希望你能反省一下，只要能覺悟天下不是將軍你一個人的，就能明白我所指的了。」

他以斬釘截鐵的口氣如此說道，最後又說：

「據說，有些鼠輩誤會我光圀，到處謠傳我有叛變之心；哼！這件事縱然是眞的，但你也該知道，這個廣大無邊的天下，有一個偉大的神明在操縱，怎能如我這個下賤的人的意願呢——假定我光圀確有此意圖，而獲得天下，那時，我也

會將我得到的，奉還給原來該擁有它的人。」

光圀氣色凜然，毫不隱瞞地說了出來。

十五

光圀將心中的話，暢快地吐露出來後，就退下座位，重新拜見將軍，說：

「這些話都是出於我一片忠誠，爲整個國家着想而說的，冒昧無禮之處，請你多加包涵，但是，你要知道，有國家才有將軍，而有農夫百姓才有國家，所以，請你不要誤了順逆；年紀大了總是會擔心很多事情，但願你不要怪罪我這個鄉下老農夫才好。」

說着，他就看了看綱吉的臉色，不久就告退出來了。

此刻，北邊的房間裏已備好酒菜，所以，將軍府中的侍臣就如旋風般地追了出來，告訴他說，難得將軍賜宴，希望他接受酒宴的款待，然而，光圀恭敬地謝恩後，說：

「自從住到鄉下去之後，早已不習慣美食，偶而吃到不合適的東西，恐怕會傷害腸胃，而感覺不舒服。」

一笑之後，就頭也不回地走了。

來到走廊時，恰巧遇到大久保加賀守忠朝，兩人做了禮貌上的招呼之後，就一同進去一個房間裏。

由於沒有外人，因此，兩人相談甚歡，東拉西扯聊了一陣之後，忠朝就說：

「有一度，我曾聽人謠傳說，老翁你發狂，當時，我們都以爲，怎會有這種令人傷心的事發生，但是，因爲這個流言不止在將軍府中流傳，就連一般老百姓之中也有這種說法，因而使我們深信不已；不久，阿部豐後守探出了眞相，這個流言才不再被提起；此刻，你正正常常地坐在我的眼前，我感到非常高興；相信許多人見到你，也會和我一樣，不僅訝異，同時也會很欣慰的。」

光圀一聽，就說：

「哈哈哈！俗語說，無風不起浪，或許我這個老頭子，多多少少有這種跡象吧！只是我自己沒有感覺罷了。經常以不屈服的浩然正氣和昭昭然的眼光，觀看世上的一切，自以爲憂國，而沒有忘記國事的人——這種人在他人的眼中，不知被看成什麼樣子。」

之後，他們再交換一些雜談，而對這件事沒有深談下去，就互相告別了。

事實上，他們剛才所談論的事情，光圀已早有耳聞，只是，他並沒有說出來，因爲，老翁猜測那消息是由從堂八重姬的口中傳出來的，關於八重姬，就是綱條的世子——也就是光圀的孫子——吉孚的夫人，她是從京都的鷹司家嫁過來的；自古以來，後宮的女性，以京都出生的佔絕大多數，因此，江戶和京都的書信來往，也較頻繁；所以，透過八重姬的口中，自然傳出許多消息來；這些消息雖然也得到光圀耳中，他却一直沒說出口。

剛才忠朝和他閒聊時所說的話，當中也有一些是光圀非常熟悉的，其中一件是——有一次，柳澤吉保在衆閣老列坐討論事情之時，曾很認眞地將老翁發狂的事情提出來，當時，阿部豐後守就加以強烈的否定，因而兩年之中，他倆暴發了感情上的糾纏，這件事也很快就傳到西山莊的光圀耳中，然而，今天光圀却好像已完全忘掉這件事一般。

當老翁退出御學問所，回到小石川的府邸時，太陽還高掛在藍空上，府邸的裏裏外外，從昨天開始就好像經過一番刻意的灑掃一般，顯得異常乾淨舒爽，同時，管理庭院和守門的人，爲了取悅老翁，讓他不管什麼時候回來，都會感到舒服，而在石頭地上，青苔上，以及每一棵樹上，都澆上水，使地面上看起來更涼爽、樹木看起來更蒼翠。

老翁回來之後，就關在一個房間裏，閉門獨

坐，一直沒有發出任何聲響，因此，服侍他的人都以爲。（他是否正在午睡！）

不過，半刻之後，外人聽到洗澡間裏有沖水的聲音，就將燭臺送進房裏。

老翁獨自在房間裏，吃過少許的晚餐之後，就差遣旁人去找紋太夫來。

侍臣們受命，就四處尋找紋太夫，並一邊喊叫着：

「閣老大人，藤井大人，藤井紋太夫大人，你在那裏啊！老翁有事要召喚你。」

十六

在一個緊閉着，沒有上燈的漆黑房間裏，他正肅然地坐着。

當他聽到找尋自己的聲音，正從遠處不斷傳來時，才將交叉在胸前的雙手放下來，並把臉抬起來。

半晌，他才回答說：

「我在這裏，有什麽事？」

「噢！你在這裏啊——老翁找你許久了。」

「……哦？是嗎？」

他回答的聲音相當沉重，像在歎息一般。

「那就請你回報地，說我馬上就去，同時也請你告訴他——我因受了一點風寒，才避開，不敢和他見面，若他要召見我，我當然隨即就去。」

「是的，我這就去稟報他。」

紋太夫聽到腳步聲逐漸遠去，却還在原處坐了片刻。

不久，他好像忽然想起什麽事似的，站起身來就走了。

看他那副整齊的樣子，好像用鏡子整過容貌和鬢毛似的。

「老翁在什麽地方？」

他就近問了侍候自己的一名武士，那武士告訴他，老翁自從昨晚開始，就搬進走廊另一邊的

一個兼作寢室的房間，此刻好像正在看書的樣子。

於是，紋太夫靜悄悄地走到那裏，隔着一層紙門，他跪坐在外面拜見，並輕聲地說：

「我是紋太夫，聽說你召見我，請恕我遲來，不知你有什麽指示？」

「你來了，紋太夫，進來吧！」

當他打開紙門，進入房間之後，老翁就把書架挪到一旁，然後，和他面對面坐了下來。

「把那扇門關起來吧！」

「是的。」

老翁又回頭看看隔壁的房間，向那個人影吩咐道：

「介三郎，你現在就退下去——還有，通往這裏的那扇木門要緊閉，不要讓任何人到這裏來。」

雖然隔壁房間的光線較暗，不能看清什麽，但老翁依然可以感覺到，介三郎的白眼正瞪着紋太夫。

介三郎老大不願意地站了起來；此刻，他心裏或許正在想，不能將年老的主君，單獨留在一頭凶猛的野獸面前，而內心感到不安吧！

「你還不快去嗎，介三郎。」

介三郎再度被老翁催促着。

「啊！是的，是的，我這就去。」

於是，介三郎走出房門外了，之後，老翁聽到咔噠一聲，大概已將那扇木門緊閉起來了吧！

「……」

紋太夫始終低着頭，沒有發出任何聲響。

「紋太夫，你坐過來一點。」

「啊……是的。」

「你到底是怎麽了，臉色似乎不太好，是嗎？」

「嗯，事實上，兩三天以前我就受了一點風寒，所以。」

「喔！那眞不巧……看樣子，你的身體不太

舒服，那我就長話短說好了。」

說着，他的身體就向前彎了下來，白髯幾乎碰到膝蓋。

「我雖已退隱山林，和世上幾乎沒什麼接觸，但是，我依然很難改掉囉哩囉嗦的習慣，並且經常想到你的事情，因爲，如同俗語所說的，主僕有三世之緣，所以，以你和我相處那麼長一段時間，情分自然比別人重多了。」

「是的，我卽使在夢裏也不敢忘記。」

「三十年，不，可能更長吧！紋太夫，你今年多大歲數了，想我光陰已經……」

老翁親切的語調，使紋太夫大感意外，他想，老翁今晚到底要說些什麼？他心中不由得起了一陣寒意，並有一點心躁口乾的感覺；雖然夜是這般的靜，但是，老翁的聲音仍然那麼溫和，激起他的心中翻騰不已。

十七

而這種情形，就如同杯弓蛇影一般，使他驚悸不已；蒼白的臉上，此刻正不斷地涔出涔涔的汗水。

然而，老翁說話的語氣，還是和平常沒有兩樣，不，甚至可以說，比平常更富有感情。

「不必我多說，你心裏大概也明白，在衆多有深遠關係的家臣中，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受我光陰如此提拔、重用，也沒有人像你這樣，受到我過分地寵愛，雖然如此，我却沒有要你感恩圖報，因爲，我之所以提拔你，寵愛你，也是由於你具有一般人所沒有的經營才幹，以及優異的個性——你從一個寺廟的小僧，一躍而變成我的侍從，而俸祿也從區區兩三百石的侍官階級升遷今日的一千八百石；而今天，你又被任命輔佐當今的主君，水戶一藩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由你的雙肩挑起來，我相信，這都是由於你的天賦的才能，以及勤奮的工作，所得到的成果，紋太夫，你說是不是？」

他的口氣愈來愈溫和，也愈富感情。

「任何一個人，一旦習慣於順境，就會忘記過去的艱苦，而得意忘形，這種情形，也不止你一人而已，過去有一些才能之士以及才幹之人才，他們也都犯過相同的錯誤；目前，我這個囉嗦的老翁已不再干涉藩政，而且，藩裏上上下下的人，也都屈從於你的威服，因此，大概也沒有人敢指出你的錯誤，不過，我要提醒你，在這種時刻，才眞正是你應該謹愼的時候。」

「……是的，老翁教誨的是。」

「不要被諂媚者所迷惑，也不要敵視那些反對你的人，近來我聽到一些風聞，但我相信這可能不是出於你的意願，而是一種毫無事實根據的傳說吧！據說，你目前受到柳澤吉保的頤使，而爲他多方奔走；另一方面，有人謠傳說，你的主君的世子吉孚，因爲體弱多病，而難以繼承其父的職位和志業，而你却使吉保上奏將軍府，想從他家中領來一名養子，以據爲己功，企圖操縱水戶一藩。」

「……」

「紋太夫！」

「……是的……」。

「請你相信我，無論如何，我還要信任你。」

「……」

室內一片寂靜，兩人都落入沉思之中，只有汗水滴落在榻榻米上的聲音，震撼人們的心靈，不知從何時開始，紋太夫放在膝蓋上的雙手，已經滑落到榻榻米上，拜倒在那裏。

「……你想想，一個主人和家臣的那種密切的關係，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目前我雖已是退隱的人，但對於你的關懷和信任，却依然不減當年，現在我要拜託你，希望你從今以後，要更用心輔佐當今的主君，以及爲吉孚的將來，多加策劃。」

「……」

「我這種悲天憫人的個性，可能是一個尙武的人的短處吧！我光圀雖曾貴爲一藩的主君，却經常爲國事，以及國家未來的命運擔憂，也因而花掉不少錢財，勞苦了所有的家臣，然而，這個大業却依然未進行到一半，所以，我給予家臣的待遇都非常微薄，使他們被磨練得甘於薄衣粗食，我雖目睹這種艱難的情形，却只能假裝不知道；紋太夫，你身爲閣老，想必也經常爲我藩的財物和內政的經營而苦惱吧！同時，我也知道藩裏的內部，有許多沒有顯露出來的困難，而你也盡了力量——目前，水戶藩之所能維持下去，大部份都是依靠你而撐起來的，假若沒有你個人的才幹以及經營的能力，那麽，我相信今日的水戶藩，早已導致藩政混亂，而無法避免對農夫施苛稅了；紋太夫，偏勞之處，我眞是感激不盡。」

老翁先大大地讚揚紋太夫的功勞，然後話鋒一轉，又說：

「人生在四十、五十這個年歲，最容易犯錯；而獲得世人的信賴以及令人羨慕的地位，也大都在這段時期內獲得，然而，你一旦墮落，却和年輕人犯錯不一樣，因爲，這時你已無法挽回，而無重頭做起的機會了——但願你能努力，以求大成，不要使我光圀成爲人們茶餘飯後談笑的話題，好嗎……紋太夫，好嗎？」

十八

——紋太夫無法隱瞞心中的顫慄。

剛開始時，他一直在想，要如何提出抗辯才好；另一方面，他又想：

（這個老人難道對世上的萬事萬物都能瞭若指掌嗎？）

他與生俱來的智慧，使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提出一套冠冕堂皇，以隱藏自己過錯的理由，然而，老翁諄諄的教誨，却慢慢地軟化了他的倔強。

早先，他心裏是預料，老翁一定會以嚴詞詰問他，或是叱責他，但是，老翁只是稍爲點到爲止而已，其他的話裏，都是充滿了幾十年來絲毫沒有改變的溫情。

況且，在最後一段話裏，老翁那麽誠懇地拜託他，這種毫無主君架子的眞情流露，使他再也無法厚着臉皮狡辯了，他想，如果再隱瞞下去，實在太不應該了。

於是，他不知不覺地顫抖起來，心想，我爲何要背叛如此仁慈溫和的人，此刻，他只感覺到自己的愚蠢，和萬分地懊悔，甚至找不出一句表示歉意的話。

「……」

不久，只見兩行熱淚撲簌簌地掉下來，後悔的眼淚一旦從那道包圍着他的防線逃脫出來，就使他如同獲救一般，而不再壓抑不聽使喚直流而下的眼淚。

「……噎……請你原諒我吧！此時，我的感覺，就像惡夢初醒一般。」

說着，他已無法控制自己，而開始嗚咽起來，這種眞情的流露，實可看出他眞實的一面。

半晌，他忽然把整個臉埋在榻榻米上，說：

「這是小人一時的淺慮……你說得不錯，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就因自己的官場得意，而飛揚跋扈，犯下滔天大錯，但我發誓，從今夜以後，要回復成原來的我；爲了表示我的眞心和誠意，我……」

說着，他就將衣服攤開來，露出胸膛，然後，忽然滑落而下，對着紙門說一聲，對不起，就拔起短刀，想要切腹自殺。

「愚蠢的東西！」

老翁大喝一聲；這時，隔壁那個原已沒人在的房間，忽然有人發出一聲：

「啊！你要幹什麽！」

一個人影跳了出來，猛然抓住紋太夫的手。

他就是虛無僧，渡邊格外。

「——假若你是被老翁命令切腹，那沒有話

說，但是，你如果眞心悔恨，根本用不着走上自殺之途，你知道嗎？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爲，是毫無意義和價値的。」

「啊……你不是悅之進嗎！」

「不錯，我正是。」

「……」

紋太夫好像已喪失自殺的力氣一般，只見他一言不發，默默地垂下頭來。

格外站在旁邊安慰他，並偷偷地對他說，如果你眞想表示你的誠意，有一條路可以走，而那件事也唯有你一人才能辦到，那就是把老翁那兩名被囚禁在某個廢井裏的家臣救出來——

紋太夫一聽，就說：

「好！這件事我一定辦到，那麽，我就先行告退了。」

說着，他就悄然地離開了。當然，在那天夜裏，沒有人看見他出現在府邸裏的任何一個角落。

十九

一聲春雷響震大地，雖使人們嚇了一跳，却沒有使樹上的花掉落下來。

第二天，老翁一行人就在和暖的陽光中，趕回水戶去了。

在這樣的天氣裏，把自己關在轎子裏，的確有些可惜。

因此，老翁寧願騎在馬背上，享受搖晃的樂趣。

行經之處，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水戶那個已退隱的老人。

老翁的後面有一頂轎子，從小石川的府邸出來時，就一直跟着，以便老翁在馬背上坐得疲憊時，可以移坐到轎子裏，但是，行到途中時，却有一個人神不知鬼不覺地坐進轎子裏。

同時，隨從的行列裏，也增加了兩名人員，那兩人頭戴笠帽，始終低着頭，默默地跟着走；

除了佐佐介三郎和渡邊格外，沒有人認識他們，不過，當他們一進入水戶，大家便明白了。

原來，他們兩人就是人見又四郎和江橋林助。

而坐進轎子裏的人，就是雪乃，現今的她，年紀雖大，却風韻猶存。

他們三人於老翁從江戶出發之時，卽已看好時刻，在府邸外面等待，準備和老翁一起回水戶去。

這三個人原已被人認爲遇害，而不存在於世上，此刻能够安然無恙，加入老翁回鄉的行列，並非僥倖得以不死，而是經由老翁一手的安排，把他們拯救出來的。

而這種快速的拯救工作，同時也可做爲藤井紋太夫悔悟的證據，以及說明了他整夜不眠不休的奔走而促成的；紋太夫自從前夜告別老翁之後，可能整夜都無法闔眼，而爲了向柳澤吉保保釋又四郎和林助，一定費了很大的心血，用盡他畢生的智慧，並向吉保說明利害關係，和答應某些條件，才使吉保不得不答應釋放他們兩人——這種奔走的辛苦，除了紋太夫本身外，大概沒有人能了解吧！

而紋太夫本身最痛切的感慨，就是這十年來的快樂，都在這一夜之中獲得了報應，因此，等老翁回去西山之後，他就藉口生病，將自己關閉在一間小屋裏。

當老翁不在家的時候，西山的梅花雖已凋謝，但是，田野裏各式各樣的菜花，所交織成的美麗圖案，以及在朦朧的夜裏吟風弄月，依然爲老翁所愛好，而不會感到悵然。

「好久沒舉辦汁講（一種客人各自帶餐點前來參加，而由會主提供湯汁的一種以樸素簡約爲旨的集會）了，我們來舉辦一次怎麽樣！這一次就由又四郎和林助兩人來安排好，希望這幾天之內，就立刻發出通知，並做好一切準備工作。」

老翁回到西山不久，就這樣吩咐下來，而他

這句話，也是回到西山以後，對他們兩人所說的第一句話。

他們兩人一聽，自然忍不住心中的雀躍，而奔跑到介三郎的住處來相告。

「今天老翁親口吩咐我們做事，這是否代表赦免我們的意思，而將它解釋爲無言的原諒呢？」

「當然，對一個有罪的人，老翁是絕不會吩咐他做事的……不過，到現在爲止，老翁對悅之進還沒有任何表示；悅之進自從回到此地之後，每天都將自己關在那個煎藥的房間裏，一直沒有露面……」

「不！剛才悅之進也受到老翁的召喚，此刻可能也得到相同的囑咐吧！」

就在他們談論此事的當兒，渡邊格外已從老翁的房間退了下來；他雖然什麼話也沒說，但是，他那明朗的眼色，已把一切告訴所有關心他的朋友了。

二十

汁講的通知已經散發出去——而集會的那個夜晚也已到來；在西山莊的一個房間裏，君臣歡聚一堂的情形，就像前年的那個晚上一樣。

不！逝去的歲月已不再復回，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情況，在這前後三年之間，其中有已去世的人，也有兩三個不知何故，未能趕來參加的人，這種情形不得不說，多多少少是由於紋太夫的事情所引起的。

不過，相反地，前年沒有參加的佐佐介三郎，今年却來參加了，同時，女性之中，除了雪乃和落子母女之外，還多了一個阿次，對於平常缺乏女性的西山莊來說，有了阿次，很多事情都感到方便多了。

是夜，又四郎顯得格外地規矩，只見他一言不發，獨自縮在一個角落裏，或許是這兩三年來的經歷，使他學到很多東西吧！然而，比起他來

，林助却沒有多大的改變，見他那副模樣，就好像剛從前線打了一場戰爭回來一般，正高高興興地和一些朋友閒聊，並不斷地喝着酒。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集會，現在就請去泡茶，同時把老翁最喜歡吃的餡餅拿出來，讓各位嚐嚐吧！」

酒宴告了一個段落之後，介三郎就對來客這樣宣佈，而把老翁最喜歡吃的浙江餡餅拿來，每人一個，放在茶盤上，和茶一起供應給大家。

「這些餡餅又是雪乃帶來的嗎？」

被老翁這麼一問，介三郎就回答說：

「不！這是別人獻上來的，不知老翁是否還記得，過去我在湊川建碑時，有一個始終非常勤奮工作，那個名叫勘太的人，他原先是那珂河畔的遊民和乞丐的頭兒，但是，後來……」

關於這件事情，老翁早就從介三郎那兒聽說過了，而當時，西山莊所有的家臣也都認爲這是近日來最有趣的一件傳聞，因而對這件事記憶猶新。

不過，當介三郎要回西山的時候，勘太由於在江戶殺了人，犯下滔天大禍，後來便去自首了。

「我忽然提起這件事，你或許會感到奇怪，不過……」

介三郎補充下去說：

「據勘太本人說，他自動去自首，反而對他有利，因爲，經過奉行調查的結果，認爲錯在於那個被殺的人，自以最公平的裁斷，判他無罪釋放他。」

而且，他去自首之時，也把過去的前科都自白出來，但由於他是眞心悔悟，使奉行大受感動——或許是認爲那是在江戶以外所犯的罪，在江戶並不能構成罪名，因而置之不問，之後，勘太就跟着介三郎回到水戶來了。

「你若眞想重新做人，實在沒有必要在陌生

的外鄉飄泊流浪，只要你有誠意，那麽，外人的恥笑又算得了什麽呢？你應該在自己的家鄉，好好幹出一番成就才對。」

當時，介三郎曾這樣地教誨他，因此，後來勘太就滯留在水戶，做一名驛站工人，每日默默地勤奮工作，使過去認識他的人大感驚訝，而莫不翹指稱讚。

「不知道他從什麽地方打聽到，我們今晚要舉行汁講集會，所以，他就帶了一盒餡餅來，因爲他說，使他成爲一個常人的，就是餡餅，因此，平常只要他有空，就會到那個叫葛屋的餅店去勤快劈柴或打掃，以換取餡餅，獻給您。」

二十一

老翁始終在傾聽着，他等介三郎講到一個段落後，就問他，那個勘太是不是把餡餅送來之後，馬上就走了；介三郎一聽，趕忙回答他說：

「不！現在他可能還在廚房外面，他說，今天晚上有那麽多人來參加集會，一定有很多事要做，他願意留在這裏幫忙，所以就在廚房外面等着吩咐。」

老翁一聽，就說：

「快去把他叫進來吧！快！快！」

老翁似乎很急，重複說了又說。

鹿野文八聽命，立刻跑出去，不久，有一個顯得很不自在的人影就在文八後面，走到庭院來了，因爲他不懂得如何面對貴人，就聽從文八的話，在院子裏跪坐着。

老翁親自走出室外，在入口處的緣柱旁坐了下來，然後叫人取來一杯酒說：

「給勘太一杯酒吧！」

在場的每個人都好像把這份光榮當作是自己的一般，而興高采烈起來，然而，勘太却倔強地辭謝這杯酒，說：

「非常抱歉，我不能喝酒，因爲，我在湊川

擔任挑工工作之前，已經向湊川的石碑發過，誓只要我能成爲一個正當，不被人恥笑的人，我就會回來膜拜它……因此，我就向正成公發誓，在這之前，我絕對滴酒不沾。」

「哈哈哈……原來如此，太好了。」

老翁高興地大笑起來，旋即又接着說：

「喔！原來你事先跟偉人約定好了，哈！你竟然成爲一個能和神明交談的人，眞是值得慶賀，値得高興。」

「那就請您給我一點獎賞吧！……老翁，勘太有一件要請求您！」

「好，你說，給你什麽獎賞好呢？」

「是的……老翁，我勘太雖是一個不中用的人，但是，現在的我，已不再懶惰，貪玩，和做壞事；而且，當我在工作的時候，總是以在湊川挑泥土的心情，勤奮工作，我想，關於這二點，佐佐大人可以爲我做證。」

「嗯……你說，你到底要什麽呢？」

「我希望老翁親手頒給我一個餡餅。」

「……噢！原來是這個啊！」

老翁看着堆在盆子上的淡黃色的餡餅說。

介三郎也把視線移到餡餅上——而那些從介三郎的口中，得知勘太過去爲人的人，也都被勘太的這種祈望，感動得熱淚盈眶。

對於勘太來說，得到一個餡餅，可能是他目前最大的願望，因爲，這個餡餅是由老翁親手頒贈，就能讓他感到自己和衆人一樣，而邁向光明的康莊大道。

(你若想吃餡餅，就先做一個正正當當，不爲人恥笑的好漢吧！因爲，我這個店裏的餅是辛辛苦苦做成的，不是賣給你們這些好吃懶做，成天遊手好閑，做盡壞事的人，如果你不服氣，就趕快改頭換面，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男子漢，到時，你再大大方方地來到我這裏吃餡餅吧！)

勘太記起前年在那家餅店門口，被餅店老闆數落的那番話，當時，勘太就一直把那段話當作

重新做人的目標。

「介三郎。」

「是的。」

「你就給勘太一個餠吧！」

「啊！眞是萬分感謝。」

介三郎把這件事當作自己的事一般，鄭重地向老翁道過謝，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張紙包餡餠，說：

「勘太……這是老翁親手頒贈給你的。」

二十二

勘太將餡餠剝成兩半，吃了下去，在他將餡餠香進肚子的當兒，兩行熱淚不斷地湧現出來。

「……」

在那一瞬間，在場的每個人却肅然地想着勘太口中的餡餠的味道：

「你們也都吃吧！」

老翁回顧席上的衆人，對他們這樣囑咐，而老翁自己也拿起一個餠餡來吃。

此刻，庭院飄落幾片遲開的櫻花花瓣，晚春，月光昏暗的夜晚，顯得特別迷人，樹上的新芽也飄送些許香味——忽然間，不知是那個人，正緩慢地拍着大腿朗吟着：

先生生於常州水戶，其伯染疾，其仲巳夭，先生夙夜陪與膝下，戰戰兢兢。

其爲人不拘小節，尊神儒而駁神儒，拜佛老而斥佛老。

好賓客，而賓客常集於一堂，暇即讀書，但不求甚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全場頓時鴉雀無聲，大家定睛一看，原來是最沉默的人見又四郎正在吟唱着。

於是，大家趕忙正襟危坐，洗耳恭聽，並跟着暗誦。

這篇文章正是老翁的壽碑上的碑文，此碑建於三、四年前，在離西山莊不遠的瑞龍山上，由老翁親自起草。

石頭是堅固而不腐朽的東西，老翁在不至於

腐朽的石頭上，寫下自己的心意，就表示，他雖已達到爲自己立壽碑於年紀，却仍不滿意己身之做爲，因而藉此碑爲明鏡，時而反省自己，激勵自己；然而，旁人却否定此種說法，他們認爲這其中或許具有更深遠的意義，因而不約而同地暗誦，而想藉此不停地暗誦，接觸老翁之靈魂。

壽碑全文如下：

——月夜、晨花、飲酒，只要意適，便可開放胸懷，高聲吟誦詩歌。

然聲色、飲食，則不究其美；宅邸、器物，不求奇異，樂於既有，而安於既無。

雖早有志於編史，却無可資參考之載籍，於是四處搜購，求而得之，並在小說之中，甄選可貴之資料，摭實而闕疑，用以正閏皇統，定人臣之是非，而輯錄成一家之言。

元祿庚午之冬，訪求骸骨而出仕，乃收養兄子爲嗣，後立而襲封。

先生之宿志於此已足，既而還鄉，擇瑞龍山先塋之一旁，將歷任之衣冠玉帶埋於此，封蓋而立碑，自題曰：梅里先生之墓。

嗚呼！先生之靈永眠於此，其骨肉隨天命之所終，而骸水施於魚鼈，務使山中之禽獸得以飽食，何用劉伶之鍤焉。

其銘曰：

月雖有藏於瑞龍之雲時，而其光芒却滯於西山之峯，用以建碑，而勒銘者爲何人，乃源光圀字子龍是也。

碑中的劉伶，乃古代繼孔孟之後之一賢者，其人常以鍤（鋤頭）爲杖，行走天下，遊說其道，而告人曰：

（吾人死後，卽以此鍤挖一穴，以埋我之骸骨！）

然對於「劉伶之鍤」，老翁却在碑上提出不同之說法，而說：

「我死後不需像劉伶一般，惟願佈施於魚鼈，讓山中之禽獸飽食一餐。」——

殺一赦衆

一

——老翁對於今夏的悶熱，似乎也無法消受。

這是民間關心老翁健康情形的人的看法。

他們或許是太久沒看到老翁的關係吧！因爲，許久以來，老翁就辭謝許多來訪的客人，而將西山莊緊閉在淒寂的樹林與蟬聲中。

秋天已漸遠去，而冬天無聲無息地脚步却悄悄地降臨人間，在人們稍不注意的時候，紅紅白白的梅花和櫻花，又開滿整個山莊了。

十一月中旬，在一個降霜的早晨。

當渡邊悅之進正在庭院的一個角落，焚燒落葉時。

「今天我要上街一趟，麻煩你格外費心看守。」

介三郎剛要走出去，看到悅之進在那兒，就走到他身邊，一面說着，一面將雙手放在火堆上烘烤着。

「好吧——但是，你有沒有稟報他老人家呢？」

「我剛才已經告訴過他了；當我見到他時，他還是和往平一樣，頭戴頭巾，在冬陽裏動也不動地坐着，唉！看他那副老態龍鍾的樣子，眞使人有一種歲月不饒人的感覺。」

「嗯……尤其是這一兩年來，他心中過來的苦惱，確實帶給他很大的打擊。」

「哼！眞是可恨！」

介三郎咬牙切齒說道。

「這所有的一切，都是藤井紋太夫那班狗黨的胡作非爲所導致的，唉！這些人的橫行覇道，眞要使老翁喪命嗎？」

「依照目前的情形看來，老翁已邁入老境，

而太守綱條也沒有改掉他一貫的作風，世子吉孚又那麽年輕——看樣子，已沒有人能壓抑紋太夫的勢力了——水戶一藩的內政，很可能因此正邪相鬪而瓦崩玉碎，要不然，就只有閉着眼睛，讓他們去胡搞了。」

「今年春天老翁進城時，爲何不果斷地處分那些惡徒，而讓紋太夫切腹自殺呢……唉！老翁的仁慈竟然導致這樣的結果，眞是令人痛心疾首——我一想到這裏，整夜就無法闔眼。」

「連佐佐大人你也有這樣的想法，也難怪那些富有正義感的年輕武士，會咬牙切齒，滿懷怒氣——對了，那個如同木棒一般的又四郎，近日都不見人影，是不是和那些血氣方剛的年輕武士在一起，想要發動一次大戰鬪，一舉殲滅敵人——這一點，或許也是使老翁憂慮的原因之一。」

「不過，依我想，這種情形也不只又四郎一個人而已，而且，我們無法預料這件事何時會發生，只能猜測那些惡徒可能正在拭目以待——因爲，如果沒有正當理由，而無端擧事的話，就可能披上謀叛的罪名；唉！無論如何，他們的背後總是有一個柳澤吉保做靠山，同時，目前的後宮也有足够影響將軍的力量。」

「算了，不要談這些了……啊！眞薰人。」

悅之進說着，就拿起一根木棒挑火，一面把臉別過去。「眞不知將來會有什麽變化——不管怎麽樣，——不過，話說回來，擧世皆保持元祿的糜爛作風，我們怎能避免得了呢？」

「悅之進，那我走了。」

「晚上才會回來嗎？」

「嗯！我還不知道。」

「如果到晚上才要回來，你在路上要特別小心。」

「哈哈哈！這一點你就毋需擔心了……」

介三郎說着，就率自走出去了。

二

黃昏時刻，家家都已開始準備晚餐了，不知那家正在烤魚，只見瀰漫的白烟，不斷從庭院中冒出來；疏林、泉石雖然幽雅，但一見白烟，却讓人忍不住想起現實的生活。

「太太！太太！」

卜幽軒的主人大概被烤魚的烟薰得受不了，就把書齋的紙門打開！他一向就沉默得像一根木棒，此刻也一如平常，靜坐在暮色中；忽然間，他對着裏面的房間說：

「大門的搖鈴在響着，大概是有人來了，妳快去開門吧！」

「好的，我這就來。」

她說着，就從廚房走了出來，這個女人就是阿次，而男主人却是又四郎，在這個荒涼，如同廢園一般的家裏，還有女色存在，其中恐怕有一段原因吧！

事實上，又四郎之所以娶阿次爲妻，完全是遵從老翁的命令。

當時，朋友們一聽到這個消息，就爭相跟他開玩笑說：

「唉呀！棒上開花了！」

但是，又四郎聽了，一點也不臉紅。

那時，阿次的雙親還特地從江戶趕來，替他們主持婚禮，這是晚春那次演講過後不久的事情。

結婚後，這根木棒仍然脫離不了棒的本色，平常他只要將書齋的門一關，就不再管門外的事情，而且，他在裏面，不是看書，就是睡覺；出到門外來時，也是一個人孤獨地坐着，不是挖鼻子，就是仰天，看天上飄浮的雲，以及撫摸那雙多毛的腿。

有時，他一個人喃喃自語，忽而大笑，忽而陷入沉思。

因此，阿次自從和他在一起生活之後，就覺

得：

「這個人怪癖眞多。」

「過去我雖然嘲笑那些空談理論的人，然而，像我這種輕率的行動派，未嘗不讓人覺得可笑，唉！只因上一次的失敗，給我的打擊太大；這一次，我務必要稍安勿躁，如果我再重蹈覆轍，那眞是天下第一號大傻瓜。」

這根木棒的自言自語，大體上就是這樣。

（今後，我一定要好好地做學問，並注重實踐，一方面生活，一方面向生活學習，同時要更加謙虛，多向別人討教……看樣子，娶個太太還眞不錯，此次回想起來，那些沒有家庭而高談國體論的人，就像繽紛的落花一般，雖然美麗、雄偉，却沒有堅固的根……唉！我想，我必須先生個孩子，好好做一個父親再說。）

此刻的他，正面對美麗的晚霞，這樣自言自語着。

不久，阿次帶着客人走進來了，當兩人已經非常靠近他時，他還沒有察覺。

「又四郎，你在做什麼？」

「喔！原來是佐佐你呀！」

「天這麼冷，你爲什麼坐在這裏……是坐禪嗎？」

「禪？」

又四郎苦笑道。

「是我肚子餓得受不了，而且被她烤魚的烟薰得難受，才逃到這裏來的，來，進來坐吧！」

「那我從玄關上去好了。」

「算了，我再站起來也實在麻煩，你就從這裏上來好了！阿次，小心妳的魚，不要被狗吃掉了，還有，把客人脫下來的鞋，拿到玄關去……等一等，待會兒再把燈火和坐墊帶過來，然後準備一點酒。」

三

——拉上紙門，把那股寒意堵在門外；火鍋

裏冒出來的熱氣，頓時使整個房間溫暖起來。

「沒什麼好東西招待，只能來一點禦寒的薄酒。」

阿次客氣地說着，她把酒拿出來之後，就做這做那的，盡一個家庭主婦的職責；不久，她又走到他們旁邊來說：

「酒還有嗎……火鍋是不是需要再添些柴火。」

看樣子，阿次並不習慣款待客人，不過，又四郎和做客的介三郎，似乎都不在乎她的存在一般；而他們兩人也只是把杯子放在下面，默默地互相凝視。

——仔細一看，酒並沒有減少半分，所以，他們也不可能喝醉；在兩人之間的一股冷靜感情中，似乎無法壓抑某種高昂的情緒。

「爲什麼？你爲什麼不同意？」

這句話的語氣相當急促；介三郎從沒有用過這種語氣和人說過話，而現在，他却如此緊張，可見，他和又四郎正在談論的話題，實非尋常。

「沒有什麼理由，只是不喜歡這麼做而已。」

又四郎斷然地說着；因爲，又四郎的個性原本不喜歡理論，因此，他說出這樣的話，可以說是出於被迫。

「……那你過去那股熱情，難道是假的嗎？你曾說，要捨命討伐奸賊，使水戶一家安如泰山，並慰老翁之心，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難道這也是假的嗎？」

「佐佐，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

「我這麼說，難道錯了嗎？」

「平常的事情，你若說我說謊，我還可以裝聾作啞，一笑置之，但是，你說我這股熱情是假的，那我就不能保持緘默了——你既然這麼說，那麼，我問你，我們在江戶見面時，阻止我的人是誰？不就是你佐佐嗎？難道你忘了？——……」

介三郎找不出反駁的話來，只好閉上了嘴，於是，兩人又回復原來的無言相對。

對於介三郎所提出來的要或不要的問題，又四郎不置可否，因爲，這中間的問題若要爭論起來，那眞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而介三郎一進到屋裏來，就坦開胸懷，對又四郎所說的話，大致是這樣的：

「目前世態險惡，我們這些近臣的隱忍也必須有個限度，因此，你經常提到的一劍掃奸的時機已經來臨，又四郎，我相信你一定正在等待這個機會吧！西山莊的那些侍臣中，共有六、七名誓死參加，同時，藩中的年輕武士，可能有二、三十名會一起參加舉事；我堅信，我們這些人團結在一起，下定必死的決心，一定可以誅殺紋太夫和他手下的那班奸黨，讓我們一起爲水戶家犧牲吧——我想，現在只要決定一個日期，在江戶和水戶兩地，同時進行。」

本來，介三郎心裏想，又四郎絕對會贊成，但是，當他聽到又四郎一口回絕時，他茫然了。

「不！我不能參加這種無謀的舉事！」

介三郎想不到他會說出這種話來。

於是，他們就開始爭吵起來了。

過去，介三郎曾經嘲笑又四郎，說又四郎的行爲是屬於粗暴而無謀的，而今，他們的立場却剛好顚倒，介三郎反而被又四郎所阻止。

「在我還沒有去過一趟江戶以前，我就沒有話說，然而，在我任性地逞着血氣之勇，去做了一件傻事之後，我才發覺了自己的淺薄和愚蠢，而後悔不已，所以，我實在無法再贊同你們這種無謀的舉動。」

四

阿次的心裏有點害怕，她慢慢地走進丈夫和客人那種緊張的氣氛中；然後，她洗了洗酒杯，才開口說：

「佐佐大人，到底是怎麽囘事？唉！我這裏沒什麽好東西招待，還是請你喝一杯酒吧！」

然後，她又囘過頭來，對又四郞說：

「酒已經冷了，我去幫你們溫一溫，你請客人多喝幾杯吧！」

她的目的，就是要緩和他們之間的緊張氣氛。

於是，介三郞很爽快地把酒喝光了。

「大嫂，在你們平靜的家裏，忽然來了一個像我這樣的客人，大概讓妳嚇一跳吧！因爲，我這個不速之客，是來勸妳丈夫去捨命的，只是不知爲了什麽，又四郞竟然囘絕我……唉！想一想也難怪，他現在已經有妳這麽一個如花似玉的嬌妻了，怎麽忍心拋下妳，做那種冒險的工作呢？」

介三郞哭喪着臉，如此說道，旋卽他又接着說：

「又四郞，既然沒什麽好說的，那我就告辭了。」

他說着，就站了起來。

又四郞見狀，却動也不動，只是冷冷地說：

「要囘去了嗎？」

「和一個意不相投的朋友喝酒，實在沒有多大意思，我想，今生今世，咱們倆是最後一次見面了。」

「哦？是嗎？」

「——不過，臨走之前，我要給你一句贈言；木棒終歸是木棒，永遠做不出什麽大事來。」

「什麽？你說什麽……」

「你一直強調不再重蹈覆轍，但是，你要知道，你上次之所以失敗，完全是由於逞匹夫之勇，以及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淺薄計劃，魯莽行事導致的——當時，我就是阻止你這種淺薄……今天，你竟然以此爲藉口，逃避我們最後、最偉大的壯擧，哼！總算讓我看清你無能的根性，更使我忍不住要憐憫你，好吧！你就留在這個安樂窩

裏，好好地跟你那個美麗的妻子，過安穩的日子吧！哈哈哈……又四郞，這就是我訣別的話，你聽也好，不聽也能，總之，請你不要見怪！」

說完，他很快地走出房間，也不管阿次臉上那種驚慌的表情；片刻之後，只聽到大門一陣鈴響，可能已走出大門去了吧！

又四郞也不理會他，兀自喝了兩三杯酒，然後，他忽然站了起來，說：

「阿次，去把我的草履拿出來。」

說着，他就打開了紙門。

阿次想到剛囘去的介三郞講話的語氣，和她丈夫現在的表情，使她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就呆呆地站在那裏。

「叫妳去把草履拿出來，妳到底聽到沒有？」

當她被罵得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時，又四郞又突如其來地罵了一句：

「拿到這裏來，不是拿到玄關，妳聽懂沒有？」

又四郞說着，就把長刀插在腰間，穿上草履——當他走了大約十步之後，才囘過頭拋下一句：

「把門關起來，自己先睡覺吧！如果我晚點囘來，也不用擔心，我只是出去辦點事。」

出了門，他就加快脚步！當然，他是要趕出去追介三郞的。

五

「喂！等一等。」

就在冷颼颼的多風，及漆黑的天空下，前面的人影站住了——他慢慢地囘過頭來，望着逐漸逼近的人影。

此地是一片原野，已經快要接近街道，就在拐角的地方，有一對高聳的夫婦松；樹梢上的星星正在閃爍着。

「等等，佐佐。」

「唉！是又四郎嗎？」

「我有話對你說，剛才我話還沒說完，你扭頭就走了，現在我要向你解釋清楚，你先在這樹根上坐下來吧！」

「你不是已經沒什麼話好說了嗎？」

「——我原是這麼想，但是，仔細想了一想，我們是同僚，說起來緣份應該不淺，所以……」

「你說得不錯，不過，你不是已經決定背叛我這個朋友，而想獨善其身了嗎？是不是忽然感到自己的行爲很可恥，才追過來的？」

「不！我的想法還是沒有改變……只因爲你過去曾不厭其煩地規勸我，因此，現在我要反過頭來，誠誠懇懇地奉勸你，阻止你，才不顧一切追了過來。」

「算了，多言無益，毋需多說了……」

「當然，你介三郎所決定的事，絕不會因我的一句話而有所改變，不過，我還是不忍心見到你白白地犧牲生命——並且這件事不只是你一個人的事而已，很可能使老翁家中的所有正義之士，因而喪命；我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枉顧朋友信義之道。」

「哦？你這個人還會講求信義嗎？」

「不管你怎麼說，我總是個敗軍之將，所以，我自願受到你的侮辱——無論如何，我的心境你是無法了解的！你即使以赴湯蹈火的心境，不顧一切去舉事，然而，會輸的終究會輸，我看，你們也只有失敗一途——萬一失敗，會有什麼結果呢——想到這一點，我才活得如同一個啞吧一般……這種心酸，你能明白嗎？唉！如果你是我眞正的朋友，你應該會明白的。」

「昨天以前，我們也是一直採取這種態度，不過，你現在把這些話說出來，那只能成爲一種藉口了。」

「我想，時機還早，我們需要再隱忍一段時間，而眞正戰起來，也要等到送走老翁之後。」

「送走……」

「他老人家的年紀已經這麼大了，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要等他怎麼樣，只是說，一個人的壽命是有限的。」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不要談這種話，因爲，人的生命是如此短促，所以，我們才要爲長久的將來打算！你想想，老翁一生不是一直在爲百年後以及千百年後策劃，而忍氣吞聲，把眼前的屈辱和眼淚一起吞下去嗎？」

「那麼，你有什麼辦法，解除水戶家的危機呢？」

「只有一點，那就是我們必須團結一起，以必死的決心，把水戶家支撐下去。」

「如果能想出辦法支撐下去，我佐佐介三郎就不需要站在你面前，和你共商大計了。」

「難道眞的無計可施嗎？」

「沒有，絕對沒有……你可能不知道，自從你離開江戶以後的情形；今年春天，藤井紋太夫曾在老翁面前發誓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然而，他這個發誓並非出於眞心，而只是爲了一時的方便，欺騙老翁而已，如今，他和藩中的那羣狗黨結合起來，使水戶一藩的政務更加紊亂；而紋太夫本人也更加緊地和權臣柳澤吉保接近，並透過後宮的力量，逐漸顯露出他的陰謀，首先排除將軍，然後藉口世子體弱多病，企圖從柳澤家迎養由他自己選擇的孩子，做爲世子，以方便他濫用職權——而且，目前的種種跡象顯示出，他爲了加緊實現這個陰謀，正在暗中活躍着——對於這件事，我們這些微臣，又有什麼能力去抵抗呢？」

六

當然，又四郎也想不出什麼良策來，不過，他依然堅持己見，認爲沒有修正的必要。

「難道眞的不行嗎？」

現在已是最後的時刻了。

對於這類的話，近來又四郎已經不再感到悲痛了，因爲，當他被關在那口廢井時，每天就是在想那兩句話，而呻吟喊叫着，然而，不管是否由於天助，他總算活了下來。

因此，他明白所謂的最後時刻，或是不行；這種絕望的語氣，他是經常聽到的，只是，他認爲這兩句話並非事實，因爲，人總是有辦法活下去的。

他覺得，一個人不應該把這種「不行了，」或是「現在已是最後的時刻的觀念，存在自已的心裏。

進一步地說，一個人相信若這世上有長遠的前途，就不應該有這種想法；至少，以老翁爲中心，而把自已的生涯獻給國史編修的人，他們心中應該也有這種想法才對——難道他們還看不出老翁寫在壽碑上的文字，很明顯地指望久遠的將來嗎？

「……」

又四郎很想把這種看法告訴介三郎，但是，他明白，介三郎對每件事的看法，都要比自已深刻得多，所以，對於介三郎，還有什麽話好說呢？說了，也只是班門弄斧罷了——忽然間，他抓住介三郎的手說：

「我們這樣，你一句我一言地爭論下去，永遠沒有說完的時刻，倒不如現在就到西山莊去，讓老翁來裁斷我們誰是誰非，怎麽樣！走吧！」

說着，他就催促着介三郎。

「你說什麽！」

介三郎掙脫他的手，說：

「這種事情，千萬不能讓老翁知道；如果他知道了，只能加添他的憂愁了。」

「我想，不管他有沒有聽到這件事情，結果都是一樣，到頭來還不是會讓他老人家擔心？因此，假若他是一個平庸的老頭子，那我就不敢下斷言，但是，光圀公異於常人，他絕不會爲這件

事感到驚訝的，他若認爲這件事值得做，就會閉起眼睛說：你們放手去幹吧！而他的看法若和我一樣，也一定會阻止我們。」

「……嗯！這話還有一點道理！事到如今，我想就老翁而言，也全認爲這一次已不得不擧事了，走吧！又四郎。」

介三郎說着，就像下定決心似的，大步地走了。

到了街上，整條街都靜悄悄的，人們都還在睡夢當中。

夜半的寒風，如刺骨一般，然而，他倆也不覺得冷，甚至走了兩里路之後，身上就微微冒汗了。

既然決定請老翁做一個公平的裁斷，兩人也就沒有再爭論的必要，所以，一路上都沒有人開口說話。

他們就這樣，一直默默地走着，來到一條鋪滿白霜的田埂路上時，不知是誰說了一句：

「噢！天亮了……」

這句話不是對誰說，只是在自言自語而已。

當他們來到增井川的桃源橋畔時，兩人都不約而同地發出驚訝的叫聲。

「啊……迎面而來的那頂轎子到底是……」

「大概是老翁吧！」

「奇怪？爲何還準備了備用的馬？」

「難道他要再次……」

於是，兩人就在滿地白霜的橋旁，恭敬地跪了下來。

七

這一次，隨從的人好像比以往都多，除了那個名叫井上玄桐的侍醫外，還有一個叫大森典膳的閣老，以及御書記鹿野文八，和僕人劍持與平；這些人都是平常在他身旁侍候的人，在行列之中，一眼便可望見——儘管稱得上聲勢浩大，然而，加上轎夫和拉馬的僕人，也還不到三十個人

，不過，老翁出府，有這麽多人跟從，是自從開闢西山莊以來，最爲壯觀的一次。

踏着桃源橋上的白霜，徒步走在最前面的是鰹木萬右衞門；剛過了橋，他就看到橋畔的兩個人了。

「呀！這不是佐佐和人見兩位嗎？」

聽他的叫聲，像是非常驚訝的樣子。

轎子裏的老翁聞聲，趕忙叫停，然後將轎子的門掀開。

雪白的白髯出現了，不知爲什麽，他看起來好像比去年清瘦多了，不過，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神，却加添了幾許威嚴，使人對他更加敬畏幾分。

「他！不是介三郎嗎？」

「是的，老翁……」

「又四郎也在？」

「……是的。」

兩個人就只有這樣簡短地回答着。

爲了讓老翁裁斷他們的爭論，昨天晚上，他們就趕了五里路來到這裏，但是，現在在這種場面見到老翁，兩人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不僅如此，他們對於老翁這種異於平常的作風，也感到懷疑和不安。

不曉得是否因爲開了轎子的門，接觸到外面冷空氣的原因，老翁的鼻子有些發紅，同時咳嗽連連。

「我突然決定出府，並沒有通知任何人，想不到你們竟然會在這裏等我——我這一次的出府，很可能是最後一次了，所以，我要你們跟着我來——嗯！這樣的打扮就可以了，至於脚上穿的，等到吃中飯時，在茶店裏，再想辦法好了。」

說着，他就把轎子的門關上了。

「……」

兩人都沒有說話，只是互看了一眼。

這時，轎子已經走到前面去了。

因爲這是主君的命令，也是主君決定的行動

，所以，在這裏不容許參予個人的看法。

當他們加入步行的行列後，介三郎就小聲地問鹿野文八說：

「我實在沒料想到老翁會出府……他老人家在準備時，是否因爲見不到我的人影而生氣呢？」

「不！一點也沒有，而且渡邊悅之進也對他說明了。」

「對了，我怎麽沒見到悅之進呢？」

「昨天傍晚，他就騎着快馬，先到小石川去通報了。」

「噢！原來如此……」

這時，轎子裏忽然又傳出幾陣咳嗽聲。

「我看他老人家，似乎稍爲受到風寒，爲什麽還要出府呢？」

「侍醫井上玄桐也正在擔心這一點，一直勸他延期，不過，我也不知道爲了什麽原因，昨天晚上，他似乎下了很大的決心似的，所以，今天一早，他就堅持要出發了。」

「——而且，他說，這一次恐怕是最後一次出府。」

此刻介三郎的心起了一陣疼痛如同赤足踏在冰霜上一般。

在沒有到達江戶之前，介三郎和又四郎再也沒有口頭上的爭論，而只是交換憂愁的眼色而已。

八

幸好天氣狀況良好，一路上都安然無事。

到達江戶小石川的府邸後，老翁因微受風寒，加上旅途勞累，而在南面一間陽光充足的房間裏靜養。

「老翁一回來，府邸內頓時充滿熱鬧的氣氛。」

小石川府邸的家臣以及僕人們都這樣想着，而每個人都忙得不亦樂乎。

老翁也看得出這個府邸裏，平常似乎有某種不太融洽的氣氛籠罩着。

因此，老翁一來，就把那些平日關閉着的房間打開，讓陽光充分地照進來，使得那些在走廊上來來往往的家臣們，都開朗了許多。

「玄桐大人、玄桐大人。」

侍醫井上玄桐在走廊上走着，不知誰在後面急促地叫着他，他一回頭，然後略彎的腰伸直，說：

「噢！原來是藤井紋太夫大人啊！」

他的聲調聽起來如年輕人般的活潑；和他打過招呼後，紋太夫就走上前來，說：

「今天老翁的情況如何？昨晚我看他的健康情形還不錯，就和他長談了一段時間，不知道會不會有影響；昨晚我告辭他老人家之後，就一直擔心起來。」

「今天他老早就起來了，雖然還有一點咳嗽，但是，他平常就不喜歡躺在床上，所以……」

「大概只是受到輕微的風寒，沒什麼大礙的，我看他神采奕奕，顯得比年輕人都有精神，所以也不用擔心什麼。」

「話是這麼說沒錯，可是，他的年紀已經那麼大了……。」

「是否多少有些衰弱的情形？」

「今年比起去年、前年都差多了；連他最喜歡的歌謠，近來也很少哼唱，而更少乘興跟着歌曲舞蹈，我想，從這些跡象看來，都可顯示出他已衰弱許多。」

「這一次到江戸來，讓我們都有一種唐突的感覺，是不是忽然想到什麼重要的事情呢？」

「不，沒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情——他不是說過了嗎？」

「哦！他到底說了什麼？」

「唉！說起來就讓人感到悲傷！他說，他的年紀已經那麼大了，這一次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到

江戸來，所以……這句話從他走出西山莊之際，以及一路上都一直講着。」

「這麼說，他這一次到江戸來，可能有什麼原因吧！」

「可能是他本人對這個府邸，以及府邸裏的每個人，都依依不捨！才專程來的吧！」

「……」

服侍老翁多年的井上玄桐，忽然悲傷得把臉別過去，然後默默地垂下頭來，紋太夫見狀，也擺出一副悲傷的模樣，雖然如此，他們兩人對老翁的健康狀態，所抱持的希望，却正好相反。

兩人就一起到老翁的房間去；冬陽在擦拭得相當光亮的地板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溫暖的陽光透過紙門，照在老翁的白髯上，看起來，老翁的臉色還相當不錯，使得紋太夫的心裏起了一陣狐疑。

（看起來，他實在沒有一點衰老的樣子……）

昨天晚上，他雖然和老翁做了約莫一刻多鐘的長談，然而，今晨老翁的健康情形和情緒却都相當良好。

「紋太夫嗎？我正在等着你呢！有件事非你辦不可，你坐過來一點吧！」

九

這件事可能是紋太夫所沒有預料到的；兩人交談一陣之後，紋太夫就匆忙地從老翁的房間告退下來了。

從他那種安穩，沒有一絲不安的表情看來，老翁所委託他的事，可能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因此，他顯得此昨天和前天都放心多了。

（——看樣子，大概沒什麼大事了。）

此刻，在他的心裏，已多多少少有些不怕事的想法。

這種想法不只是他一個人而已，那些和他擦身而過，或是走過來和他說話的同僚及家臣們，

也和他一樣，在他們的表情上，似乎都有一種不怕事的樣子。

當然，這些人都是紋太夫的同黨和爪牙，因而抱着同樣的態度，來觀看老翁的一切。

幾天之後，老翁給府中所有的家臣發出請帖。

就是邀請他們來觀賞「能樂」。

在小石川的府邸裏，很早以前就設置舞臺，專門演「能」了。

而這個舞臺，就是先代的賴皇，專爲「能」而設立的；而今，光圀也因爲特別喜歡「能」，而在請帖上寫着：

余今七十有餘，過此歷寒，恐再無出府之機。

因係最末一次，同時爲告別家臣。

故請個人携妻眷同聚一堂，一賞能樂。

屆時，余將在能樂會中，舞最後之一舞。

請帖上所註明的日期，是元祿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那幾天以來，紋太夫和其他的家臣們，都顯得異常的忙碌。

「……唉！天氣不知會變得如何？」

這也是他們所擔心的因素之一。

因爲，當天前來觀賞能樂的，不止是府中的家臣而已，其他像九條的諸太夫，以及有親戚關係的幾個大名，和將軍府中的幾個閣老，也都在邀請之列，因此，家臣們預料這一次的熱鬧將是史無前例的。

「一旦下了雨……」

爲了萬一下雨，所以，事先必須先有萬全的準備。

而幸運的是，二十三日那天，天氣非常晴朗，沒有半絲風，暖烘烘的冬陽透過府邸內的樹梢，灑落在能樂的布幕以及草地上，似乎連太陽也在祝福今日的能樂會演出成功。

能樂會卽將開始時，家臣們的家族就一羣羣地來到庭院了；爲了不把庭院弄亂，他們都很有

秩序、很客氣地陸續落坐。

有些帶了一大羣孩子，也有的把祖父母，以及雙親都帶來了，還有剛結婚不久，頭一次看到這個府邸的新娘，似乎和水戶一藩沾上一點關係的人，都集中到這裏來了。

熙來攘往的人羣之中，有的互相打招呼，或互相誇讚對方已漸長大的孩子；這種君臣打成一片的親密融洽景象，在府邸四處都可以看得見。

「喂……」

擔任徒步目付（幕府時代的一種職稱名，是負責警衞及偵察工作的人）的海野三右衞門，和秋山村右衞門兩人，走到一個家族旁邊，很有禮貌地向他們打招呼，說：

「——你們是藤井紋太夫的家人嗎？」

一個約莫三十歲年紀，眉目秀麗的女性回過頭來，很客氣地對他倆行過禮後，就回答說：

「是的，這位是紋太夫大人的母親，這兩個是他的孩子，我是他的妻子。」

十

「噢！我們是來迎接你們的。」

海野三右衞門對紋太夫的妻子說。

「老翁特別下令說，閣老的家人可以到那邊去晉見他，請你們跟隨我來吧！」

說着，他就和秋山走在前頭。

「請問，我們眞的可以晉見嗎？」

紋太夫的母親感動得熱淚盈眶說。

紋太夫的妻子則牽着她的手，跟在海野和秋山的後面，而兩個孩子也跟在她後面一起走。

兩個孩子長得都很像紋太夫，模樣都端端正正的，大的叫泉之助，今年十三歲，小的叫桐次郎，今年九歲。

「這兩個孩子長得眞是可愛極了。」

海野三右衞門在西山的鄉下也有孩子，因此，見到紋太夫的孩子，就更加懸念起自己孩子了。

「是你太過於誇讚他們，其實，他們老早就不可愛了，因爲今天要到這裏來，所以，他父親特別交代，一再叮嚀，他們才顯得特別乖一點；平常，兩這個孩子眞是頑皮得叫人束手無策呢！」

「老夫人今年多大年紀了。」

「我已六十歲了。」

「是藤井紋太夫人的母親嗎？」

「不！是我的母親。」

「紋太夫大人有這麽美滿的家庭，眞是福氣。」

「唉呀！他是一個一年到頭非常忙碌的人，連晚飯都很少和我們一起吃，而且，除了生病以外，他根本很少有時間待在家裏。」

紋太夫的夫人很喜歡說話，大概和今天情緒興奮有關係吧！她還要繼續說下去時，她母親在一旁拉拉她的衣袖，她才閉起嘴來，不再說下去。

忽然間，她發現自己被帶到一個事先沒料想到的地方。

這個地方在後院的樹叢之中，有一個五輪高的石塔；除此之外，就見不到任何一個客人，和府中的家臣了。

「……奇怪？」

她楞了一下，然後，整個臉頓時變得蒼白，因爲，她看到了眼前的不淨門（專門讓挑糞工人和死人出入的門）而嚇呆了。

「對不起！現在就請你們坐上轎子。」

海野三右衛門和秋山村右衛門，指着放在一旁的四頂空轎子，客氣地說。

轎子旁邊，有三個武士站在那裏，以非常嚴肅的表情等着，他們就是西山莊的鹿野文八，劍持與平，和經木萬右衛門。

「辛苦你們了。」

「那裏的話，讓你們久等了。」

雙方互相打了一下招呼，海野三右衛門就再

度催促藤井紋太夫的妻子，說：

「這是老翁的命令——你們先坐上轎子，詳細的事，以後再說明吧！」

「啊！……是的。」

紋太夫的妻子看了看她母親，又回頭看看那兩個孩子。

兩個孩子毫不猶豫地跟在母親後面走過去了。

「坐上這頂轎子，到底到什麽地方去呢？」

現在，她的心裏只擔心這一點。

劍持與平和鹿野文八兩人，就攙扶着老夫人，讓她坐進轎子裏；然後，所有的轎子就經過不淨門，走出府邸了。——劍持與平和鹿野文八兩人走在轎子前面帶領，其他的三個人則跟在轎子後面追跑着。

十一

不很遠，而時間也很短——所到達的地點，是赤城下的一條坡道。

當紋太夫的妻子還在狐疑，猜測時，轎子忽然在坡道的中間停了下來。

「啊！這裏是什麽地方？」

然而，當她從轎子裏被叫出來的時候，忽然脫口而出說，這不是藤田將監（幕府禁衛軍的判官）的家門口嗎？

這個將監是藤井家的親戚，也就是紋太夫的伯父。

「請妳的母親、和孩子也下來吧……」

到目前爲止，海野三右衛門和秋山林右衛門，都非常客氣地對待他們，然而，當他們兩人把紋太夫的家人推入門內時，就以嚴厲，如同對待犯人般的語氣說：

「——這幾個人就交給你們了。」

門內有十名左右的官員，正在那裏等着，而回答說：

「噢！好的，沒問題。」

不用說，這些人都是水戶家的家臣；他們大概已在屋裏進行過搜索的樣子，只見四處散滿書籍和各種東西；紋太夫的妻子和家人被拉到屋裏去，不久，屋裏卽傳出小孩和女人的哭聲。

「無論是後門、前門，以及其他所有出入的門，都要禁止出入，最好用鐵釘釘牢，同時，將監家的僕人，也必須好好地監視他們。」

一個地位似乎較高的官員，抱了一堆書信和書籍，大概是紋太夫等人犯罪的證據吧！他一面走出去，一面對留在門內的部下這樣交代。

「抱歉！辛苦你們了。」

海野三右衛門一面和他打招呼，一面問他說：

「到底怎麼了，裏面好像有人在哭。」

「也沒什麼事，大概是紋太夫的妻子和孩子，已發覺到事態嚴重，而哭叫起來吧！我因爲害怕他們自殺，就把他們綁起來，那曉得他們却哭得更厲害，唉！實在爲我們增添了不少麻煩。」

「這麼說來，他們對今天的事，是完全不知情囉！」

「他們當然不會知道，不過，那個老夫人確有所不同，她甚至自言自語地說，這件事怎麼到今天才暴發出來，應該……」

「哦！她是這麼說的嗎？」

「她還說，如果今天什麼事都沒發生，而還能安安穩穩地觀看老翁演出『能樂』的話，她的心裏可能會更加難過——這個老夫人就說了這些話，安慰她的女兒。」

就在他們說這話的當兒，負責監視府邸的官員，已經把所有的門都釘牢了。

而所有門的出入口，也都用竹竿封閉起來。

「現在還要到什麼地方去嗎？」

「嗯！對了，不能再延遲了，我們已約好，馬上就要到藤井紋太夫的府邸去——告辭了。」

於是，跟隨轎子而來的那些人，就分成兩路，一路從原來的那條路跑回去，而另一路的海野

三右衛門，劍持與平，以及鹿野文八三人，就從另一條路，急急忙忙地走了。

來到江戶川畔的商街，向橫裏拐過去，前面有一座豪華，寬大的大宅邸，就是藤井紋太夫的宅邸。

當他們朝着大門走過去，來到圍墻的拐角處時。

「喂！等一下！」

一個男子忽然從旁邊跳了出來，伸開雙手把他們攔住了。

三個人猛然被攔住，一下子不曉得擋駕的人是誰，就往後跳開一步，然後定睛一看，那名男子原來是今年春天舉辦汁講時，一面哭着，一面吃餡餅的勘太。

「咦，是你勘太，你怎麼到這裏來了。」

劍持與平見他一身武裝打扮，腰裏還插了一把刀，甚感奇怪，而這樣問他。

十二

勘太毫不隱瞞地回答劍持與平的問話。

據他說，水戶的人們，對於老翁這一次突然到江戶來，認爲老翁一定別有用心，或另具目的；也有人想：

「這一次勢必會發生大事件。」

另外，還有一部分人說：

「老翁這一次到江戶去，可能是他生命的終點了。」

因此，在驛站工作的他，雖然對很多事情，還不太能了解，但是，他的心裏總覺得不安，就想：

（像我這種人，若還有一點用處，就應該前去幫助他們。）

所以，他就急急忙忙地趕到江戶來，找到了佐佐介三郎，對他表達了自己的心意。然而，介三郎却說：

「也沒什麼重大的事，你的心意雖然令人感動，但這件事我們自會處理，你還是回去吧！」

他就這樣被介三郎拒絕了，不過，他依然不死心，就到淺草的一家小客棧住了下來，想乾脆在這裏玩個兩三天，再回水戸去好了。

想不到，今天一大早，介三郎忽然找上了他，說：

「我因人手不够，需要你的幫忙，你就跟着我來吧！」

於是，他就跟着介三郎走了，來到途中時，渡邊悅之進和江橋林助也加入他們的行列，他們三人一來到這裏，就從後門潛入宅邸裏——進去之後，到現在都還沒有任何消息——勘太以一種茫然的表情這樣說。

劍持與平一聽，就苦笑着對他說：

「喔！原來是這回事，他們是不是叫你在這裏把風？」

「是啊！他們交代我說，若有可疑的人來，不管是來訪的客人，或是柳澤家的家臣，就立刻丟石頭做暗號——然後交代我好好在這裏看守。」

「這是一件相當重要的工作，你要好好地幹，千萬不要疏忽了？」

「遵命……幾位大人是否也要進去。」

「不錯，我們暫時要進去一下。」

說着，劍持與平和海野三右衛門兩人，就留下勘太，爬過圍牆，隱身到宅邸裏去了。

光天化日之下爲何要採取這種行動？而宅邸之內，到底發生什麼事情？說實在的，這對勘太來說，是一件完全無法明瞭的事情。

他只知道，這座宅邸是紋太夫的府邸，而可能要對這批壞人下最後的手段吧！此刻，他爲自己能參加他們這個正義的行列，而感到沾沾自喜！雖然說，他所擔任的工作，僅僅只是把風的工作，然而，對他本人來說，自己竟然能參加正義的陣容，怎能忍住心中的雀躍呢？

另一方面，跳進宅邸裏的劍持與平等人，立刻來到一個小屋前，在門縫裏，他瞧見一個看門的人，和一個男僕，被人用繩子綑綁在那裏。

「……」

當他們看到劍持與平時，神情中就流露出一種恐怖的樣子，而臉色也變得如同死人一般——他們兩人見狀，就趕忙離開那裏，繞到後面去了——途中，在兩棟倉庫的旁邊，有一個看似紋太夫的家臣，手上還握着一把刀，已被人砍死躺在那裏。

後門還好端端地關着，並沒有任何異狀，但一進庭院，他們就發現有一羣滿身是血的武士躺在血泊中——三個、四個，其中還有一些手裏握着槍，直躺在那裏。

「哈！他們眞幹了不少……不過，爲什麼這般靜悄悄！」

劍持與平自言自語地說道，一面走近了書齋，就在這當兒，紙門旁邊閃出一個人來，說：

「啊！眞危險，差一點就認不出你了。」

說着，渡邊悅之進就笑着走了出來。

十三

「想不到這個宅邸除了他的家臣外，還有一些保鑣和武士，人數還眞不少；但你竟然能將他們一一撂倒……」

一碰頭，劍持與平就如此誇讚他，然而，渡邊悅之進却搖搖頭，說：

「不，不！那些拿着刀槍，跑出來應戰的人還好對付，可是，那些哭叫着，到處亂跑的女僕人和老婆婆，可就拿她們沒辦法了，你知道嗎？這些人眞使我們增加不少困擾。」

「吔！另外那兩位呢？」

「噢！江橋林助正把那些女人關在後面的一個房間裏，叫她們不要吵鬧，又告訴她們，若是乖乖聽話，就不會有生命危險——至於佐佐介三郎，他老早就跑到紋太夫的房間去，搜查一些文

件了。」

「怎麽？還沒找到嗎？」

「除了從壁櫥的一個小箱子裏，發現和柳澤吉保交往的兩三封書信外，其他什麽都沒找到。」

「照理說，應該還有很多和水戶的同黨來往的書信才對啊！」

「這個狡猾而細心的紋太夫，會不會已經把那些對他不利，足以構成罪行的證據燒掉了呢？」

「那間倉庫搜過沒有！」

「噢！還沒有。」

「那我們立刻到那兒去看看。」

「沒有用的，因爲鑰匙還沒找到。」

「鑰匙不是在管家的手裏嗎？」

「那個管家由於一直拚命抵抗，介三郎一氣之下，就把他殺了。」

「……這樣做未免太急了一點。」

這時，裏面的介三郎忽然大叫道：

「悅之進！悅之進！」

悅之進沒回答，但是，緊接着又傳來一聲：

「有了！有了！我找到了。」

一聽介三郎興奮的叫聲，大家趕忙奔跑過去；只見兩、三個房間被搜得亂七八糟，簡直連站的地方都沒有；就在那個房間裏，介三郎打開一個存放盔甲的箱子，然後和江橋林助，兩人合力取出一大堆書信和書籍，開始檢點起來。

「嘿！這些都是他們黨徒往還的書信嗎？」

「事情緊迫，我們無法一一詳細檢點，不過，多多少少總有一些黨徒的名字記在上面。」

「那我們就選擇較重要的東西帶回去吧！只是，老翁特別交代，一定要找到那件東西。」

「你指的是他們的名單嗎？」

「對！找到那份名單沒有？」

「找遍很多地方，目前還是一無所獲！」

「我看其他的東西暫時不要管了，先找出那

份名單最重要。」

因爲，老翁深信，他們一黨人所聯署的名單，一定在紋太夫手上，就一再叮嚀他們，務必找到那份名單。

然而，這份名單非比尋常，依照普通的常識，他們是絕不會把它放在人們所能想像得到的地方——或許是在天花板，或是較特別的地方吧！每個人都非常著急地想找到它。「啊！對了，一定在那間倉庫。」

於是，江橋林助和劍持與平立刻跑到倉庫去，企圖破壞門窗闖進去，然而却徒勞無功。

——就在此時，一直沒開口說話，好像已被衆人忽略了的人見又四郎，站在黑暗的一角，手上提着一把沾滿鮮血的長刀大喊道：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然後，只見他將那把長刀擧起，指着那個天花板上垂掛火爐的房間；那個房間就是他們飲茶的房間。

十四

在這場激烈的戰鬪之中，紋太夫所豢養的保鏢以及家臣，約有十餘名跑出來抵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奮戰不懈的那個老管家。

這個管家約莫五十歲年紀，身材並不十分高大，但是，身手却非常敏捷；當佐佐介三郎和江橋林助等人侵入之時，他一馬當先，首先衝出玄關，拚死命加以抵抗；最後，他見大事不妙，就退守到那間掛有火爐的房間前，面對着追擊而來的佐佐介三郎和江橋林助，一直奮戰不已，直到被砍倒的最後一刻，他還不肯罷手。

——又四郎忽然想起這個管家的行動。

（他爲何要退守到這裏來，而且，還拚死命地阻止別人進入房間呢？）

他心中起了這樣的懷疑，就重新仔細地看那管家倒臥下來的位置——一看，他似乎還有一些氣息——而且，此刻他的身體已比原來更接近房

問，約莫移動了六七尺之多。

——不僅如此而已。

在又四郎注意觀看之下，那個管家還拖着血跡，在榻榻米上，一寸一寸地爬近那個大火爐的旁邊，然後睜大眼睛，右手握着的刀，想把火爐上面的一個竹管砍下來。

此時的他早已精疲力盡，可以說僅存一絲氣息而已，因此，想要抬起頭來已相當不容易，若想把刀伸直砍過去，就更不簡單了；就這樣，手中的刀晃來晃去，也只是稍爲碰到竹管而已，根本無法將它砍下來。

「……？」

去四郎被他這種已瀕臨死亡，却還要拚命把那個竹管砍下來的奇怪行動，弄得滿腹狐疑，他楞了一會兒；剎那間，他的心好像忽然被人點通一般，頓時豁達了。

「啊！我知道了。」

他就這樣用刀指着房間，對衆人說。

衆人一聽，就連忙跑過來，說：

「你知道什麼？」

佐佐介三郎、江橋林助、劍持與平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就焦急地接着問道：

「在什麼地方？」

「你找到那份名單了嗎？」

他們看看又四郎的手，又看看他的臉，衆人你一言我一句地問他。

然而，又四郎沒有理會他們，只是用那把刀指着大火爐，對他們說：

「你們看看那個人。」

那個管家的氣息已將斷絕，但是，他依然不死心，想用手上的刀把那個竹管砍下來。

「……？」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他想幹什麼？」

衆人都想不出那個老管家爲何要這樣做。

又四郎一聲不響地走進去，霎時，只見刀光

一閃，那根竹管掉落了下來。

——那個管家一聽到竹管被砍落的聲音，就如同自己已完成一項使命一般，直挺挺地躺了下來，不久就斷氣了。

竹管迅速掉進火焰裏，不過，人見又四郎的動作也相當快速，瞬息間，卽在熊熊烈烈火中，將竹管搶了出來，然後，從竹管中取出一卷卷軸。

「這一定是他們聯署的名單，你們快來看看。」

於是，又四郎就把卷軸交給佐佐介三郎，介三郎將它打開，衆人就探過頭去。

果然，陰謀參加叛亂的，總共有三百多人，這其中還有一些留在水戶；他們以藤井紋太夫爲首，聯着簽名在上，並蓋有血印爲證。

「喔！原來他也有。」

「……啊！他也是。」

名單上的人，有些是讓他們意想不到的，他們都緊張地如同窒息一般，而互相凝視起來。

十五

「唉！算了，算了。」

「唉！算了，算了。」

介三郎翻到一半，忽然重新捲起來，說：

「老翁還沒過目以前，我們還是不要看，這對我們也沒什麼益處，還是先確定一下，這是不是他們聯署的名單就夠了。」

「啊！當然，當然。」

其他的人也都異口同聲地贊同道。

「那我們可以回去了。」

然後，他們就把搜索到的文件，書信，以及其他證據，由介三郎小心翼翼地帶着，從玄關走出大門。

「咦？又四郎怎麼了，是不是還留在裏面？」

一注意到又四郎還沒出來，衆人就停住脚步

，在大門口等又四郎出來。

然而，又四郎一直沒有出來。

「他到底在幹什麼？」

「唉呀！他平常就是這個樣子，老是慢吞吞的。」

「看這情形，也難怪他會跑去柳澤家，而被人幽禁在廢井裏……」

一行人因爲已達成目的，就開始開起玩笑來了；然而，等了好久，依然沒見到又四郎的人影。

「這傢伙到底是怎麽回事？」

介三郎說着，就回到屋裏去了；劍持與平與其他人見狀，也跟着走進去了。

——衆人一看。

原來又四郎獨自留下來，正默默地把那個倒斃在火爐邊的管家的屍體，搬到隔壁一個有佛壇的房間去，然後在佛壇前面舖了一層墊被，又小心翼翼地把管家的屍體放在墊被上面。

他也不管這是緊急時刻，仍然把佛壇上的香爐移下來，放在管家的屍體前；此刻，他正在燒香膜拜。

「啊！由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又四郎真實的一面，以及他的爲人。」

又四郎心中雖然明白，此刻需緊急離開此地，然而，對他來說，這個老管家的忠義行爲，使他不得不流下同情的眼淚。

在一旁觀看的介三郎，也不由自主地向老管家的屍體合掌膜拜；因爲，那個管家的立場縱然錯誤，但是，他到最後一刻，仍然沒有違背主人；而爲了保護主人，還拚死命，想要把那份名單砍下來，讓火燒掉，這份忠心耿耿的心意，怎能不讓人欽佩呢？

「又四郎……」

佐佐介三郎一面站起來，一面垂下頭來對又四郎說：

「——水戶一家，眞正了解老翁所提倡的『

正義武道』，也只有你一個人能了；而水戶的武士道以及我們要追求的學問，也必須以此『正義武道』爲原點，而發揚光大……又四郎，我想，那天晚上我倆的爭論，此刻我不得不認輸了；好了，閒話少說，我們該走了。」

十六

這一天的能樂表演會已經開場了；在老遠的地方，卽可聽到悅耳的笛聲，以及大鼓小鼓咚咚作響的聲音。

戲臺位於庭院中，剛好和書齋相對，因此，今天書齋，以及書齋兩旁的房間，就成爲貴賓、太守，以及後宮女人的觀賞席位，而因場面寬濶，就准許僕人以及侍女們也能在一旁獲得席位，這樣一來，書齋就變成非常理想的看戲場所了。

而戲臺和書齋之間的空地，就用布幕圍起來，並在地上舖上草蓆，讓一些外來，地位不太顯赫的外賓在此觀賞；另外，爲了維持良好的秩序，就在庭院中，用竹竿圍成一個個小範圍；在這裏，男女老幼都非常安靜地觀看着；而太守，以及後宮的女人，就坐在他們後面，每個人都面帶微笑，靜看這大團圓的熱鬧景象。

然而，在這人羣之中，並沒有見到老翁的人影，那是因爲，老翁今天不是觀衆的身分，而是要參加能樂的演出，所以說，他沒有出現在觀衆席上，是不足爲怪的。

不過，此刻老翁也不在準備上場的化粧房間裏，因爲，離演出的時間還長，老翁並沒在那裏準備，也絲毫不足爲奇——當然，我們可以料想到，他一定在那個經常獨坐的小房間裏，正在靜思休息。

就在此時，一羣人進入玄關？這些人當中，只有佐佐介三郎一個人，以飛快的脚步，沿着彎彎曲曲的迴廊，走向老翁獨坐的那個房間。

不用說，這羣人就是從藤井紋太夫的宅邸趕回來的渡邊悅之進，人見又四郎，以及江橋林助

等人。

（情形到底怎麽樣了！）

一羣人就一直站在那裏，等介三郎出來；不過，又四郎覺得一羣人在那兒站着，未免太引人注目，就對他們說，我們在這裏圍成一羣，似乎不太妥當；衆人一聽，覺得又四郎的話頗有道理，就一起走到另一個房間裏去了。

話說佐佐介三郎來到老翁房間附近時，突然從木門邊跳出兩個人來，大喊道：

「什麽人？」

一看，原來是經常守護在老翁身旁的加治與惣兵衞，及老臣河合寸阿彌；兩人一看是介三郎來了，就說：

「喔！原來是佐佐大人。」

說着，他又放低聲音接道：

「……老翁正在裏面等你，他已經問過兩三次，介三郎怎麽還沒來；我看，你還是趕快進去吧！」

介三郎一聽，連忙走了進去，而那兩人則繼續在外面留守着。

「我回來了。」

介三郎在房間外面，一面拜伏下來，一面說。

然後，就聽到老翁應了一聲：

「噢！回來了嗎？」

「是的，我等已達成目的，一切都辦妥了。」

「哦？都辦妥了？」

「是的。」

「那就好……」

老翁似乎放下心中的一塊石頭一般。然後接下去說：

「辛苦你了，你就進來吧！」

十七

房間裏，早已有二名家臣了。

他們就是秋山村右衞門，以及綱條的重臣阿部七兵衞。

由於他倆的幫忙，把監家沒收來的書信和文件等整理好，堆放在老翁面前。

介三郎一進房裏，老翁就從那堆文件中，挑出兩三封書信放在一旁，說：

「村右衞門，剩下的，你就將它們綑成一束吧！」

然後，他又急急忙忙地對介三郎說：

「介三郎，把你帶來的東西拿出來吧！」

這時，舞臺那邊忽然傳來「能管」（樂器名）急奏的聲音，老翁一聽樂聲，就已明白節目大約進行到什麽地方，因此，他的心中似乎非常著急的樣子。

——介三郎心中這樣想着。

於是，他也不顧平時的禮儀，而立刻走到老翁的身旁來，將手上紙包的帶子切斷。

之後，又協助老翁把那些書信及文件一一打開，讓老翁過目，然而，老翁只是很快地瞄過去。而且，在這一大堆書信中，只挑出一紙文件，和一封舊書信而已。

老翁看這些東西，似乎有些不滿意地說：

「只有這些嗎？」

介三郎一聽，連忙稟報說：

「不！這兒還有一件。」

說着，他就把那卷聯署的名單拿出來。

老翁一看到那卷名單，臉上立刻泛出紅暈，就迅速地將它解開，然後睜大眼睛，直瞪卷軸上的名字——看完之後，卽以熟練的手法，迅速地將它捲起來。

「好！非常好，只要有這件就够了。」

老翁點着頭，自言自語地說着。

又轉頭對村右衞門和七兵衞說：

「除了我挑起來的以外，你們和介三郎所帶來的全部文件和書信，要用心地綑起來，然後找一個地方把它燒掉——這件工作千萬不能叫那些

佣人去做，你們兩個務必親身負起這個責任；記住，不要讓風吹走任何一小片沒燒着的紙片，一定要全部將它燒成灰燼才行。」

他倆一聽，就異口同聲地說：

「是。」

然後又行了一個禮，就退出去了。

「……」

兩人退出去之後，老翁的表情似乎緩和了許多；只見他傾耳聽著遠處傳來的鼓樂聲，又吸了兩三口煙，才對眼前的介三郎吩咐說：

「你把這卷名單，和其他留下來的文件用布包好，放在你的懷中小心保管——過一會兒我就要穿上舞衣，我想，這齣戲跳完之後，大概也已近中午的休息時間了，到那時，你就在戲臺後面的化粧間，或是後面的房間裏等我，千萬不可擅自離開。」

「是的，我明白了。」

「我也該走了，現在你就跟着我來吧！」

說着，老翁就站了起來。

自從入夜以來，老翁就對身邊的幾個家臣做了詳細的指示，命令他們去辦好這件事，而此刻他們也都能按照老翁的指示，如期完成這件事，然而，對於以後的事情，介三郎却無法看出下一步的棋該怎麼走。

十八

此刻的舞臺非常冷清，只是後面的背景裏，有一棵偌大的老松樹。

在志村金五郎旁邊，舞畢「羽衣」的老翁，很快就退下舞臺，走入化粧間；而那些合音的，以及唱歌謠的人也都靜靜地退了下去。

當一齣戲完了時，觀衆除了一聲讚歎外，就開始交頭接耳起來了；他們的輕聲細語，就如同緩緩流動的涓流一般，輕輕地波動着。

「啊！他看來還是那麼健康。」

「眞看不出他已有那麼大的歲數了。」

「大概是他專心貫注的緣故吧！」

「！不不！這是他天生的氣質。」

「不管怎麼說，今天能大開眼界，看他舞得這麼好，眞是令我們感動不已。」

這時正是中午時刻，艷陽高掛在天空上。

一盒盒堆積如山的便當，以及一包包的餅乾，都已發給每個家臣和他們的家人。

仔細一看，後面那個大書齋的觀衆席，太宅和後宮的女人以及侍女們，都已離開席位了。

此外，賓客之中的九條家諸太夫，以及閣老阿部豐後守、中山遠江守，和其他的親戚都到另一個房間去接受款待，只留下少數的家臣了。

那些只知道觀賞的人，大概也知道舞「能」需要耗費很大的精力，因此，當他們看到老翁精湛的舞姿後，就爭相談論老翁的健康情形了。

事實上，這確實是需要耗費體力的；老翁一進入後面的化粧間，就趕忙將頭上戴的和尚帽子摘下來，並脫下舞衣，整個身體靠在小几上喘息着：「介三郎，把茶水拿來。」

佐佐介三郎一聽，就趕忙捧着茶盤走了進來。

老翁一面伸過手來，一面說．

「這是茶水嗎？」

主僕兩人就互相對看一眼。

介三郎似乎發現什麼事似的，只見他楞了一下，就把老翁手上的茶杯接過來，退回化粧間裏去了。

「你老人家是否疲倦了。」

紋太夫走到老翁的面前跪下來，一面拜伏一面說；其他的家臣也一個一個接着走過來，同樣對老翁的身體表示關懷之意。

「放心好了，也沒什麼大礙。」

他的呼吸已逐漸恢復正常，就親自擦拭額頭以及脖子上的汗水。

旁人見狀，立刻走過來，幫他脫下衣服；老翁一言不發，就任由他們將自己的衣服脫下來；

之後，他就說：

「離下一個節目「龍神」還有一段時間，你們先去吃中飯吧！」

「——那你老人家呢？」

老翁回答說：

「我現在如果吃了東西，等一下就會舞不好，在沒有全部舞完之前，只要喝茶就够了。」

「那麽……」

幾個人一聽，就忙着行了禮，告退下去了；藤井紋太夫見衆人都已出去，也跟着退了下去。

「……」

留下光圀一個人，默然地坐在那裏。

而坐在化粧間裏等待的佐佐介三郎，心裏正在想着，老翁爲何還不叫他過去呢？

因爲，他身上還帶着藤井紋太夫那一黨人聯署的名單，以及足以做爲罪證的四、五封文件。

然而，已過了好長一段時間了，老翁依然沒有叫他。

他百般無奈地等待着，過了一會兒，老翁終於叫他了。

「介三郎，給我倒一杯暖茶來。」

「是的。」

介三郎應聲道；忍不住怦然跳動的心，急促地走到光圀的身旁去，光圀就以快速的語氣說：

「那包東西拿給我。」

十九

介三郎趕忙將他懷中的東西取出來，以快速的手法，放進光圀的懷裏。

光圀喝了一口茶，然後命令他說：

「你去把文房四寶拿到這裏來。」

介三郎拿來之後，就在硯臺上滴上水，爲他磨墨，光圀拿起筆來，開始在紙上寫下一些東西。

他寫的是一條條的條文，大約用了兩張半的紙。

「好了，你可以將硯臺和筆拿出去了。」

然後，他就將寫好的那張紙摺好，放進懷裏。

介三郎回來後，就一言不發，只是將雙手扺在榻榻米上；他的眼神似乎在問：

(還有什麽事情沒有？)

(……)

光圀也無言以對，只是搖搖頭——似乎在示意他，你可以退下去了。

於是，介三郎就行個禮，靜靜地消失在隔壁的房間裏……過了一段時間，那些管服裝，以及後臺的人員都跑過來問老翁說：

「是不是應該準備了。」

光圀點點頭；於是，他們就跑過來，把光圀當作一尊傀儡似的，替他穿上衣服。

最後一齣戲是「龍神」，必須穿上厚厚的內衣，外面穿上下擺爲紅底銀色波紋的外袴，最外面則披上一件藍底、用金絲繡出葵紋的龍神戲裝。

穿戴完畢之後，老翁就吩咐他們說，面具暫時不必戴上，然後又問他們上演的時間，他們回答說，還有一些時間，老翁就站了起來，說：

「我有一點事要到化粧間去，我若沒叫你們，就不要進來，你們就隨意去休息好了。」

光圀說着，就走進隔壁的化粧間去了。

這裏和舞臺一樣，地上都舖着一層擦拭光亮的木板，牆上擺着一面大鏡子，面向舞臺那一邊垂着布簾，雖然房間的角落裏，有一小扇窗戶，然而，整個房間看起來還是相當陰暗，只有那面鏡子放出冰冷的光芒。

那些被老翁遣走的人，心裏都想着：

——老翁大概想，這是他一生中最後扮演的一齣戲了，所以，他爲了演好這齣戲，才獨自到化粧間去，想想要如何才能演好這齣戲吧！

不過，光圀一進去之後，就在一具裝假髮的箱子上坐了下來，然後大叫：

「介三郎，介三郎。」

然後，又接着問道：

「屋裏還有誰和誰在啊！」

介三郎就回答他說：

「是侍醫井上玄桐和秋山村右衞門，以及劍持與平等，四、五個人坐在這裏等着。」

光圀說：

「你不用站起來了，就在那裏叫玄桐來吧！」

從化粧間通到走廊的中央，還有一間較低的房子，介三郎就對着那個房間大叫道：

「玄桐，老翁要你來。」

於是井上玄桐就到化粧間來；他一走進來，就繞過屏風，然後跪下來拜見；光圀回過頭來對他說：

「藤井紋太夫大概在這附近吧！你去叫他來。」

二十

看起來，藤井紋太夫還不知道他的家中發生了變異，同時，他大概也不知道受到招待，前來觀賞「能」的妻子、岳母和孩子都失踪了。

這一切，他都沒有發覺到。

吃午飯時，他就和一些家臣在一起，高高興興地吃着老翁賜給他的便當。

家臣們也分成好幾組，在庭院的草地上鋪着毛毯，然後坐在毛毯上一面喝茶，一面閒話家常。

「咃！閣老到那裏去了，剛才明明還在這裏嘛！」

玄桐四處找尋着紋太夫。

「哦？你要找閣老嗎——閣老就在那邊？」

一個人用手指着，順着那個方向看過去，有二個人蹲在走廊拐角的地方，正在那裏曬太陽。

其中一個是叫鈴木安心的家臣，和他並排而

坐的，則是閣老藤井紋太夫。

只見紋太夫和鈴木安心兩個人交頭接耳，紋太夫似乎很贊同他的話，頻頻地點着頭。

玄桐見狀，就走到他們後面說：

「紋太夫，老翁有事要召見你。」

紋太夫一聽，就回過頭來說：

「哦？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說着，他就站了起來。

「他已經穿好舞衣，此刻正在化粧間裏。」

紋太夫就迅速地走過走廊，來到化粧間，然後立刻跪伏下來，兩眼直視屏風裏面。

「……老翁，是你召見我嗎？」

光圀還是坐在那口裝假髮的箱子上，只見他正襟危坐，面色凝重地說了一句：

「是紋太夫嗎？」

「是的，我是紋太夫。」

「過來。」

「……是的。」

「再過來一點點。」

「……是的。」

紋太夫迅速滑動身體，靠了過去。

——同時，光圀也把身體挪過來，面對着紋太夫。

「……。」

敏感的紋太夫這時才感到事態有些不妙——心裏如同受到衝擊一般，不自覺地抖了起來。

「你老人家要我來，到底有什麼事？」

「紋太夫，現在我所要說的，可能是最後一次了，你給我好好地聽着——！今年春天，我曾壓抑心中的怒氣，由衷地勸告你——然而，直至今日，你依然醉夢未醒，不但沒有痛改前非，反而變本加厲，更加緊地進行你的陰謀，哼！你這個傢伙眞是一個不怕天，不怕地的畜牲。」

「……啊！你的意思是……」

「住口，不要說了。」

「我是被寃枉的，一定有人向你進讒對不對

？」

紋太夫拚命地呼叫道。

「太難看了！太難看了！」

二十

光圀怒罵一聲，然後說：

「到了這種地步，你還把我光圀看成隨便被進讒的小人所迷惑的人嗎？在你的眼裏，我這個主君是否還是一個不懂世事，容易被甜言蜜語所迷惑，不了解臣下，無法看透人心的人嗎？——這大概就是使你的才能，大膽地發揮到做壞事方面的原因吧！」

老翁直瞪紋太夫，憤憤地說。

但是，紋太夫仍然當作沒聽見似的，繼續抗辯說：

「我怎會把你老人家當作沒用的人呢！我從小就在你的身旁服侍，怎麽可能不了解你呢？」

「好了，多言無益。」

光圀又無情地罵了他一句，然後接着說：

「不管怎麽說，難道你不是一個譁衆取寵，不知改過前非，和一些在將軍身旁爭寵的奸臣狼狽爲奸，圖謀不軌的人嗎？你說，你還有沒有理由辯駁。」

「你有什麽證據？」

老翁一聽，就苦喪着臉，對他說：

「我早就料到你會要證據，哼！告訴你，證據我早就找來了，現在我先把你的罪狀，一條一條地唸出來給你聽。」

說着，他就將那個布包拿出來，攤在自己的腿上，然後，也將自己所寫的那張紙取出來，看着紙上所寫的條文，一條條地把紋太夫的罪狀唸出來；他想，這下子紋太夫一定會覺得惶恐，想不到，紋太夫却傲然地挺起胸膛，開始辯駁起來了。

他的心裏或許正在想，此刻正是最緊要的關頭，卽使拚死命也要維護自己，而他本是一個機

智，有相當才華的人，因此，他必須集中全部的智慧，爲自己辯護。

「等一下。」

本來光圀還默默地聽他辯駁幾條罪狀，但是，他聽到一半時，就再也忍不住了，因而阻止他說：

「你看看，這是什麽東西？」

說着，他就將那卷聯署的名單取出來，放在紋太夫的眼前說：

「你把它攤開來看吧！」

紋太夫一看，整個臉色都變了；他那勉強挺起來的胸膛，此刻也正在微微地顫抖着。

光圀見狀，就冷冷地對他說：

「你大概不需看裏面的內容了吧！我相信每一行、每一字，你老早都已記在心裏——這就是你掛在火爐上的東西……紋太夫，現在你是不是已感到你的辯才，已無用武之地了？」

「……不！不！」

紋太夫的面孔，變得非常蒼白，然而，他還是用力地搖着頭，夢囈似地說：

「我不認識這個東西，這不是我的……」

「眞的不認識嗎？」

「是的，這太過份了，太過份了。」

「哦？什麽叫太過份？」

「太沒道理了……」

說着，紋太夫的手很快地抓起那卷聯署的名單，然後轉過身去，像一頭野獸般地，想要衝出去。

就這樣，他一下子就撞倒身後的屛風；然而，老翁的動作比他快速，他從箱子上站了起來，伸出手，一把就緊緊地抓住紋太夫的後衣領了。

「你雖然是一個壞人，但總是貴爲一藩的閣老，這個樣子實在太難看了。」

光圀像是半在敎誨他，半在怒罵他似的，一副哭笑不得的樣子，把他拉回那口箱子上。

二十一

隔壁房間的井上玄桐和其他的人，聽到化粧間裏傳出來的聲音，就紛紛探出頭來，光圀見狀，就告訴他們說：

「沒什麽事，你們就靜靜在隔壁的房間等好了。」

於是，他們也只好耐住心中的焦急，在隔壁的房間靜靜地等。

而光圀還是緊抓着紋太夫的後衣領不放，這時，紋太夫反而對光圀說：

「請你安靜下來吧！」

他雖然一度想逃走，然而一想，在化粧間以及隔壁的房間四周，一定有很多人等在那裏，看來已沒有逃走的希望，所以他就說：

「……事到如今。」

紋太夫想掙開被抓住的後衣領，一面抬起頭來說：

「現在我只有請求你，發發慈悲，由你老人家親手殺死我吧！」

「你眞是這麽想嗎？」

「我紋太夫縱然說了一輩子謊，然而，這一次却是千眞萬確的。」

說着，眼淚已從他的臉頰上流了下來，事實上，在過去，他的眼淚已不只流過一兩次了，不過，這一次却讓人感覺到，他是眞正哀傷自己的生命已走到盡頭了。」

「——我一直無法控制自己，自從幼小的時候受到你的照顧開始，一直到侍奉你，跟着你一起讀書的那段時間，我絲毫沒有存着欺騙的念頭，然而，不曉得從何時開始，我就自覺才華過人，而想脫離侍奉別人的身份，和那些權臣勾結，想在藩中成立自己的黨派，因而出生這種不該有的慾望，而圖謀不軌。」

「……」

紋太夫一面流着淚，一面如夢囈般地敍述道：

「敬請神明昭鑒，就在今年春天，我在你老人家面前所許下的誓言，絕沒有半絲虛僞，我這樣說，你或許又會認爲我在撒謊，不過，請你務必相信我，當時我確是眞心眞意發誓，也非常悔悟自己所犯下的過錯……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又因爲無法壓抑自己的慾望，以及無法中斷那些權臣的關係，又覺得一時難以摒棄那些聯署的同黨，因此，我的內心縱然感到不安，但是，這個陰謀却愈來愈具體化，而我也更大膽地想要早日完成這個陰謀。」

「……」

「我想，老翁你就算再仁慈，再用心地敎誨我，而我也一再地反省、檢討，然而，我仍然無法改掉我的劣根性，以及中斷那些關係——所以，我現在只好懇求你，請你以大慈悲的手，了斷我紋太夫的生命吧！請你相信我，我再也不會逃走了。」

「好！你說得好。」

光圀說着，就放開了他，然後伸手到背後，抓起長刀；這把刀據說是法城寺正弘所打造的名刀。

只見刀光一閃，光圀嘴裏怒駡道：

「你這個不忠的東西。」

然後，一刀就把紋太夫砍死了。

光圀見紋太夫已經氣絕，就用他的袴子，擦乾刀上的血跡，把刀收進刀鞘裏，才坐回原來的位置開口說：

「介三郎，快把毛毯拿進來。」

就在介三郎從隔壁的房間裏，拿着毛毯蓋到紋太夫的屍體上時，後臺的人匆匆地跑進來，催促光圀說：

「上臺的時間到了。」

二十二

「時間到了嗎？」

「是的，您準備得怎麼樣了。」

那些在後臺，以及負責服裝的人，和在隔壁房間已經知道發生異變的家臣們，一見到光圀的表情，都大大地嚇了一跳，不過，他們並沒有注意到毛毯下的紋太夫的屍體。

「好了，可以了。」

光圀說着，就站到鏡子前，整理身上的戲裝。

「介三郎，你看看你的背後有沒有什麼？」

他的意思是問，介三郎的身上濺到血跡沒有？當介三郎告訴他，身上沒任何汚點時，他就點點頭，走到那口箱子的旁邊，催促着說：

「快給我戴上假面具。」

衆人一聽，趕忙走過去，爲他穿戴齊備。

「把扇子拿過來。」

「是的。」

當他手上一拿起扇子時，就不再是光圀，而如同一個眞正的龍神了。

就在吟唱的聲調之中，龍神緩慢地站了起來。

「——開幕。」

隨着這一聲叫喊，龍神出現在舞臺上；此刻，觀衆席上一片靜悄悄的，都在等他出場。

誰能料想到，這個舞龍神的人，就在幾分鐘前，才以利劍刺死奸臣，拯救了衆多的生命。

那些看得非常出神的家臣之中，當然有不少紋太夫的黨羽在，而他們的名字，也都在那卷聯署名單上——不過，龍神已下定決心，不再追究他們的罪狀，他想，此刻就讓這些人享受一天的快樂吧！

＊ ＊ ＊

「沒有樂趣，還有什麼人生可言。這是老翁經常講的一句話。」

在有樂趣的地方尋找樂趣，這是每個人都能做得到的；然而，這種膚淺的樂趣得之容易，就不能體味眞正的人生。

因此，從痛苦之中體味樂趣，人生的快樂才

會無窮無盡。

因爲，人生的旅途自從母胎陣痛開始，所有的快樂就必須跨越痛苦才能獲得。

「……介三郎、悅之進，你們把落葉掃成一堆，再把它們燒成灰燼吧！」

這裏是西山莊院中的一角。

老翁從江戶回來以後，就集合了所有的家臣，以酒宴款待他們；大概是老翁一時感到暢快，而想慰勞家臣吧！

開宴之前，老翁就走到庭院來，如此命令他們兩位，一大堆的落葉頓時變成美麗的火焰，似乎要把天上的月亮都燒焦一般；原來，在這一大堆落葉下面，有那卷藤井紋太夫和他的黨徒聯署的名單，此刻，它正像一條沒有氣息的蛇一般，隨着落葉被燃燒着；而那幾封書信也跟着化成無情的火，最後成爲一堆灰燼。

「好了……這樣就行了。」

老翁露出滿意的微笑，如此說道。

如此一來，藩中那些加入叛黨的三百餘名家臣，當然就不必再受到處分了。

此刻，清風徐來，微拂清竹——老翁並不期盼什麼，他只希望那些曾經加入叛黨的人，都要覺悟、反省，想想他們一旦有了實際的行動，將來他們的家人會落到什麼樣的下場。

「他們都不是我私人的家臣，也不屬於水戶一藩，而是屬於國家民族的，但願他們能爲國賣力，使國家能邁向光明遠大的前途。」

老翁的願望只此，已別無他求了。

遠遠的角落裏，偶爾看到一個人仰望着裊裊的白烟，獨自一人悠哉遊哉地吟詠詩歌，此人或許是人見又四郎吧！

……月雖有藏於瑞龍之雲時，而其光芒却滯於西山之峯。

而碑上勒銘者爲何人

乃 源光圀字子龍也。

(87)周易尙占(122)	李道純著	定價一〇〇元
(88)地理古鏡歌・穿透眞傳(170)	珍藏本	定價一五〇元
(89)尋龍點穴集（上）（下）(172)(173)	珍藏本	定價三〇〇元
(90)周易古經今注(174)	珍藏本	定價一〇〇元
(91)正三元楊公祖師心法(175)	珍藏本	定價一五〇元
(92)天地人通靈神數(178)	正玄山人著	定價三五〇元
(92)八宅造福周書(180)	中央圖書館善本版	定價二五〇元
(93)地理樞要(181)	中央圖書館善本版	定價三五〇元
(94)天元大成（上）（下）(182～3)	中央圖書館善本版	定價五〇〇元
(95)擇日仙訣(191)	珍藏版	定價一五〇元
(96)抄本蔣大鴻地理秘要(192)	珍藏本	定價二〇〇元
(97)蔣大鴻先師秘旨口訣(193)	珍藏本	定價二〇〇元
(98)珍藏崑崙符法總解(201)	程靈凡著	定價三〇〇元
(99)白話飛星紫微斗數(206)	吳明修著	定價二〇〇元
(100)河洛理數起例秘解	吳明修著	定價一五〇元
(101)八字推命精解	吳明修著	定價二〇〇元
(102)神秘命理學	歐陽玠著	定價一〇〇元
(103)紫微斗數高級理論	楚皇著	定價三〇〇元
(104)紫微斗數不傳心法	楚皇著	定價三〇〇元
(105)紫微斗數論婚姻	張耀文著	定價二〇〇元
(106)宿曜經・洪氏會解通書(208)	珍藏本	定價二〇〇元
(107)經義秘旨	珍藏本	定價二〇〇元
(108)陽宅鑑定術	白雲山人著	定價一五〇元
(109)住宅風水設計學	白雲山人著	定價一五〇元
(110)都天圖說(226)	中央圖書館善本	定價二五〇元
(111)大六壬秘本(229)	中央圖書館善本	定價三〇〇元
(112)四柱推命看命原則與實踐	阿部泰山著	定價三五〇元
(113)四柱推命奧秘傳（首卷）	阿部泰山著	定價三五〇元
(114)四柱推命極意秘密皆傳	阿部泰山著	定價三五〇元
(115)妙術秘法大全	白雲山人著	定價一五〇元
(116)王德薰地理眞傳	陳繁夫著	定價三〇〇元
(117)陰陽宅秘訣	陳繁夫著	定價三〇〇元
(118)陰陽五行入門	白雲山人著	定價一五〇元
(119)野鶴老人占卜全書（上）（下）	珍藏版	定價一、〇〇〇元
(120)阿部泰山全集20册（精裝）		定價六、〇〇〇元

㊱我不再失眠(189)　李榮光著　定價九〇元
㊲經穴纂要針灸學綱要(202)　針灸研究中心　定價一五〇元
㊳仙人回春人丹術(218)　赤木幸一著　定價一〇〇元
㊴仙人健康法　赤木幸一著　定價一〇〇元
㊵胃炎・十二指腸炎　主婦之友社著　定價一〇〇元
㊶五十肩　主婦之友社著　定價一〇〇元
㊷認識自己的身體　李榮光編著　定價一五〇元
㊸白話本傷寒論　晨　曦譯　定價二〇〇元

美術、藝術叢書

①漫畫入門(004)　手塚治蟲著　定價七〇元
②素描入門　晨　曦譯　定價七〇元
③卡通製作入門　卡通六人會著　定價九〇元
④水彩畫入門　安紀芳譯　定價一二〇元
⑤風景畫入門　程　曦譯　定價一〇〇元
⑥寫實畫新技法　雷　諾著　定價一五〇元
⑦油畫技巧(085)　程曦編譯　定價一〇〇元
⑧最新素描全集(096)　桑原寶著　定價九〇元
⑨佛像彫刻入門　釋圓生著　定價三〇〇元
⑩陶藝入門(108)　陶藝中心主編　定價三五〇元
⑪冰彫刻(044)　長谷川秀男著　定價三〇〇元
⑫細密畫描法(010)　晨　曦譯　定價一五〇元
⑬構圖與繪畫分析(106)　陳景容著　定價一五〇元
⑭古今名人畫稿(107)　天南遯叟編著　定價七〇元
⑮我愛卡通漫畫(143)　劉青山編著　定價一二〇元
⑯人物漫畫入門　任東明譯　定價一〇〇元
⑰素描基礎教材　晨　曦譯　定價七〇元
⑱版畫入門　本社編　定價一〇〇元
⑲壓克力（丙烯）畫法　晨　曦譯　定價一〇〇元
⑳刺繡畫　劉青山著　定價一二〇元
㉑畫餘趣事　影容著　定價九〇元
㉒裸體素描法　清次郎著　定價九〇元
㉓趣味漫畫集　黃淑貞著　定價七〇元

文藝、辭典叢書

①字辭辨正　林川夫編　定價八〇元
②成語辨正　林川夫編　定價一三〇元

健康醫藥叢書

①彩色針灸解剖圖　針灸中心編著　定價八〇〇元
②現代針灸照片寫實　針灸中心編著　定價三〇〇元
③中風患者與家庭看護　村上慶著　定價一二〇元
④癌症的治療與預防(097)　森下敬一著　定價一二〇元
⑤水果酒藥酒治百病　小谷英三著　定價一〇〇元
⑥內功理療長壽秘訣(099)　鄧宏遜著　定價二〇〇元
⑦皮膚病的常識(077)　狄眞章著　定價一〇〇元
⑧中國醫療秘方(014)　陳農士著　定價一五〇元
⑨飲茶與健康(098)　亮順師著　定價七〇元
⑩素食・健康・長壽　江富美著　定價七〇元
⑪小草藥治大病(159)　汪霞雲譯　定價八〇元
⑫健康指南(075)　伍島雄著　定價二五〇元
⑬恢復視力的體操(101)　廖志方編著　定價八〇元
⑭綠葉汁與健康(069)　主婦之友社編　定價九〇元
⑮飲酒的秘訣(067)　杜夢生著　定價七五元
⑯香菇健康法(072)　森　喜著　定價七〇元
⑰瑜珈呼吸健康法(071)　藤本憲幸著　定價七〇元
⑱三分鐘指壓　本社編譯　定價六〇元
⑲美容指壓法(047)　王鳳英主編　定價七〇元
⑳近視指壓按摩法(063)　本社編譯　定價八〇元
㉑驚異的穴道健康法(062)　本社編譯　定價七〇元
㉒牙籤針灸自療法(079)　邢中和著　定價九〇元
㉓耳鍼入門(086)　針灸研究中心著　定價一五〇元
㉔腹證奇覽　中醫研究所主編　定價四〇〇元
㉕茶經百話(002)　亮順師著　定價七〇元
㉖仙人回春強精術(035)　赤木幸一著　定價一〇〇元
㉗鍼灸聚英(117)　明・高武編著　定價一八〇元
㉘腰痛治療法(006)　主婦之友社編　定價一二〇元
㉙針灸醫案集錄(125)　針灸研究中心編　定價一五〇元
㉚名醫百病經驗談　彭麗美著　定價二五〇元
㉛坐禪的奧秘(115)　達智禪師著　定價七〇元
㉜仙宗性命圭旨(152)　不著撰人　定價一五〇元
㉝不要吃錯藥　晨　曦譯　定價一〇〇元
㉞內功合氣術　道家主編　定價一〇〇元
㉟氣功治癌養生合集(168)　周履清編著　定價一五〇元

水戶黃門

作　　者　吉　川　英　治
發行人　林　輝　慶
出版者　武陵出版社
永和市成功路二段1巷14弄13號2樓
電　　話　・9280225・9448611
郵政劃撥　105063
印刷者　建興印刷廠
板橋市雙十路二段70巷9號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一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 120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③最常用的破音・別字(136)	林川夫編	定價一〇〇元
④英漢圖解分類辭典	岩田一男著	定價九〇元
⑤英文字彙記憶手册(158)	安紀芳編著	定價九〇元
⑥百倍讀書記憶秘訣(135)	多湖輝著	定價七〇元
⑦世界遊戲百科全書	英國遊戲協會編	定價二〇〇元
⑧牛津英漢簡明彩色辭典	林輝慶譯	定價九〇元
⑨自己學日語	安紀芳編	定價六〇元
⑩中國成語辨正辭典	林川夫編	定價一五〇元
⑪文之初	唐海林編	定價二〇〇元
⑫學生五體書法入門(056)	梅舒適編著	定價一二〇元
⑬歷代名詞總集	林川夫主編	定價二〇〇元
⑭大人物小逸趣（三册）	唐海林編著	定價二四〇元
⑮松（歲寒三友）(113)	唐海林編著	定價一〇〇元
⑯竹（歲寒三友）(112)	林美珊編著	定價一〇〇元
⑰梅（歲寒三友）(111)	吳安安編著	定價一〇〇元
⑱百萬人的手語(022)	程　曦編	定價一二〇元
⑲惡魔辭典	英國ＴＥ主編	定價一五〇元
⑳最新英語會話全集	尹讓轍主編	定價一〇〇元
㉑李白(141)	梅舒適主編	定價一〇〇元
㉒杜甫(142)	梅舒適主編	定價一〇〇元
㉓圖解日本成語辭典(167)	大山治義編	定價一二〇元
㉔日本語百科辭典	春田主編	定價四〇〇元
㉕詩詞名句欣賞	陳小梅編	定價一二〇元
㉖別字辨正	齊騁邨著	定價七〇元
㉗別字追踪	齊騁邨著	定價七〇元
㉘看報刋辨白字	齊騁邨著	定價七〇元
㉙每日一別字	齊騁邨著	定價七〇元
㉚英文新聞時事辭典	林輝慶主編	定價二五〇元

名著叢書

①口才與交際	姚能鑽著	定價七〇元
②口才藝術與技巧	姚能鑽著	定價七〇元
③如何出人頭地(088)	林語堂譯	定價一〇〇元
④白手成家	林輝慶編	定價八〇元
⑤廣告・企劃・撰文	貝　克著	定價一二〇元
⑥文化頑童——李敖	王棠儀編著	定價一〇〇元